

武俠世界

俠盜玉麒麟（福俠艷姬故事）　憶文・著

「玉麒麟」是一種栩栩如生的小巧玉雕，也是一位著名俠盜的暗記綽號，他偷盜過無數貪官惡霸奸商，也暗查過不少美貌少女的繡樓閨房，一向平靜無波，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誰，但到了密雲縣城，不但改變了他的俠盜歷程，也左右了他的命運感情，再沒有安靜日子好過了。

第28年

51

$5.00

編者話

本刊自創辦以來，一貫奉行⌊取諸讀者，用諸讀者⌉之宗旨，因而長期深受各地讀者的熱忱歡迎和大力支持，本刊發行數量不斷增多，儘管近年各類物價普遍提高，本刊聘用員工之薪酬、稿酬也得以逐年迭增，我們都竭力維持，不願增加讀者負担。但在今時通貨膨漲的沉重冲擊下，本刊發行成本費已入不敷出，迫於無奈，本刊決定自第２９年第一期開始，調整售價爲每本港幣六元正，此次增加讀者負担，實非得已，懇希見諒及繼續大力支持爲感。

本刊跟着時代進展，購置最新式印刷機，電腦排字機，務求把雜誌辦得更精益求精，不斷充實篇幅內容，提高質量，更會向各地徵求和聘請名家執筆撰寫，增多猛稿，以報廣大讀者厚愛。

☆　☆　☆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俠盜玉麒麟⌉是憶文先生撰著，講述一個不願表露身世的俠盜，如何劫富濟貧的事跡……但後來他却一反常態，改變了自己原先俠盜的歷程，命運感情又深受困擾，到底是什麼原因？爲什麼會如此？請細讀本文，即便知曉。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51期

（總號144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俠義奇情故事／憶文・文
可飛・圖

俠盜玉麒麟

一龍三鳳糟老頭

千山白頭，萬江冰封，凜冽如刀的寒風，吹起漫天鵝毛大雪。

這等惡劣酷寒天氣，正是酒樓生意最興隆的時候。

雖然連年荒災，糧禾歉收，不少窮苦人家三餐不繼，甚至有人凍餓而死，因而造成了更多的匪盜宵小，但今天晚上「致美齋酒樓」仍上了七成座兒。

酒客們喝的是燒刀子，吃的是羊雜火鍋，談論的話題却是「玉麒麟」和「一朵紅」的俠盜事跡。

這兩人刦富濟貧的俠義事跡，的確轟動了整個江湖武林，可謂婦孺皆知，無人不曉，更是那些貧寒人家念念不忘的救世活佛活菩薩。

但是，最令大家感到興趣的是，直到現在，竟沒有那一個人見過這兩人是胖是瘦，是男是女，穿什麼衣服，長得是什麼樣子。

根據他們在贓官惡霸家留下的標記和暗號來判斷，「一朵紅」很可能是女子，而「玉麒麟」當然是位男士。

但是，也有人說，「玉麒麟」和「一朵紅」，根本就是一個人。

因爲，他們偷盜的對象，雖然都是貪官汚吏，惡霸劣紳，但兩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專找「藏珍閣」和「聚寶樓」下手。

不過，一些細心人士也曾注意到「玉麒麟」和「一朵紅」的不同之處。

「一朵紅」偷盜的對象大多是惡霸雄豪，一經被發現，下手辛辣，絕少留下活口，得到的珠寶銀両，也會很快的分散給飢民貧戶。

爲了避免連累無辜，她都會在下手的地方留下「一朵紅」三個血字。

「玉麒麟」偷盜的對象雖然也是惡霸貪官，但風評不錯的富商巨紳，威鎮一方的武林世家，他照樣的進內走走，而且還有不少次進入千金小姐的香閨，著名俠女繡樓的紀錄。

他進入小姐俠女的香閨，絕不是偷香竊玉，也不是將她們的珠寶首飾拿走，只是翻看過後又放回原處。

一般大家閨秀發生了這種事，由於毫髮無損，又沒有失竊財物，自然隱忍了事，只是她們的梳粧台上，多了一個玲瓏小巧，栩栩如生的小擺飾——一個晶瑩可愛的精彫玉麒麟。

而那些著名俠女可就不同了，她們一旦發現有人進入她們的臥室而不知，這不但輕視了她們的武功，損傷了她們的俠名和自尊，看到了她們的睡姿，也是一種戲弄和羞辱。

她們當然也不會四處張揚，但却懷着那隻溫潤晶瑩的玉麒麟，暗中查訪，仗劍尋仇，一定要找到這個冒犯她們的俠盜，討回公道。

由於，「玉麒麟」受到千萬貧苦百姓的歌頌和贊譽，那些俠女們雖然有股恨意，但也有一份敬佩！

尤其，那些眼高於頂、至今尚未找到如意郎君的俠女們，却又希望「玉麒麟」是個年輕英俊、武功奇高的俠士，有了他留下的玉麒麟，正好是個向他糾纏示愛的藉口和機會。

被光顧的贓官惡霸和劣紳們，對「玉麒麟」當然恨之入骨，有時重金懸賞，有的公告捉拿，務必將「玉麒麟」碎屍萬段，繩之以法。

那些遭侵入的武林世家，對「玉麒麟」更是憤恨震怒，深覺貶損了他們在武林中的威望和地位，因而也多方詆毀，不予寬容。

尤其那些沽名釣譽，自詡俠義正派的僞君子，暗暗發誓，一定要把「玉麒麟」在芸芸衆生中揪出來，儘情羞辱一番，方消心頭之恨。

可惜的是，「玉麒麟」機警多智，神出鬼沒，一年多來，行動百餘次，竟沒有一次失風敗露，當然也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樣子。

這樣一來，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也相對提高了人們對他們的好奇與一定要將他揪出來的決心。

今晚這場大風雪，把不少喜歡藉酒取暖的人吹上了「致美齋酒樓」。

全樓近百酒客，沒有人猜拳行令，沒有人勸酒乾杯，因爲他們對「玉麒麟」和「一朵紅」的事跡，談得太起勁，聽得太入神了！

當然，談得最起勁也最感興趣的，還是那些勁衣疾服，攜刀背劍的武林人物。

這些武林人物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們一致猜測着，什麼時候才能被人揭開「玉麒麟」和「一朵紅」的身份之謎。

就在大家談得興致勃勃，聽得津津有味之際，樓外大街上突然傳來一陣嗒嗒馬奔聲。



隨着樓下酒保的吆喝，接着是快步登樓的樓梯聲響，一個身穿着銀花亮緞勁衣，外罩銀灰短毛大披風的英挺俊美青年，就在全樓酒客的注視下，輕快的走了上來。

全樓酒客見這位銀衣英挺青年，朱唇展笑，目閃柔輝，神態飄逸，容貌俊美，每個人的目光都不禁一亮！

銀衣俊美青年看來約二十二三歲，劍眉入鬢，朗目有神，髮髻上束着一條銀灰絲緞帶，腰繫巴掌寬的銀絲英雄錦，徒手未攜兵刃。

一些久歷江湖的豪俠立時看出來，這位年輕人是屬於風流倜儻，精明而又瀟脫型的俊秀人物。

銀衣俊美青年瀟洒而愉快的站在樓梯口，也遊目看了一眼全樓注視着他的酒客們。

當他看到就近靠窗一桌上的三個紅衣女子時，神情一呆，目光也跟着一亮！

因爲，這三個女子的鮮紅勁衣不但亮麗醒目，而她們每人一頂大簷紅漆竹笠的四週，尚綴了一圈紅紗遮住了她們的面孔。

她們三人肩披一式短劍氅，每人背繫一柄紅鞘紅穗劍，既看不出她們的年齡相貌，也看不出她們的身份地位，是主僕抑或是姊妹？

銀衣俊美青年注意三個紅衣女子，三個紅衣女子自然也很注意他，但根據中間紅衣女子的冷輝目光透出紅紗之外來看，中間紅衣女子的功力最爲深厚。

就在銀衣俊美青年望着三個紅衣女子

神情一呆，目光一亮的同時，一個滿面堆笑的酒保，已哈腰迎到了面前，並含笑恭聲道：「爺，請這邊坐！」

說着，肅手指了指距離三個紅衣女子不遠的一張空桌，並當先向前走去。

銀衣俊美青年跟着酒保走到桌後，順手解下銀灰亮緞短毛大披風，舉臂掛在身後牆壁上。

酒保先在肩上拿下抹布來匆匆擦了一下桌面，一俟銀衣俊美青年坐下，立即含笑恭聲問：「爺！您吃點什麼？喝點什麼？」

銀衣俊美青年立即道：「香椿毛豆豬耳朵，四兩白乾三個饅頭……」

話未說完，酒保已愁眉苦臉的說：「爺……您……您就吃這些……」

銀衣俊美青年略微沉聲道：「連年荒災，饑饉千里，能有這些東西吃已經很不錯了，那能大魚大肉，山珍美酒……」

酒字方自出口，不遠處突然傳來一聲嬌哼！

銀衣俊美青年聞聲住口，循聲一看，只見三個紅衣背劍女子，個個停箸不食，俱都冷冷的面向着他。

再看她們桌上的酒餚菜食，嘿！紅油肚絲辣子雞，冰糖肘子燒鰻魚，清燉海參炸白塊，茄汁明蝦脆皮鴨，杯中是綠色的酒，小籠裡的蒸餃尚未動筷子。

銀衣俊美青年看罷，哂然微笑，望着酒保搖頭道：「我可沒有那麼大的胃口！」

話聲甫落，左邊的紅衣女子已玉手一按桌面，脫口輕喝了聲「你？」，憤然就待站起。

但是，中間的紅衣少女卻輕咳了一聲，左邊的紅衣少女只得將欠起的嬌軀又坐了下去。

酒保店夥跑堂的，最怕客人衝突打起來。這時一看苗頭不對，趕緊哈腰堆笑恭聲道：「好好好，請稍待，爺的酒菜馬上來！」

說罷轉身離去，並向內大聲吆喝了幾句。

全樓的酒客們，早在銀衣俊美青年坐在位置上的同時，就已開始了他們的老話題——什麼時候才能揭開「玉麒麟」和「一朵紅」的身份之謎。

銀衣俊美青年沒有再看三個紅衣女子，他要聽聽全樓的酒客們正在談論些什麼，如此熱烈，如此興奮。

就在他遊目全樓，準備靜聽的同時，桌前面黑影一閃，突然多了一個蓬頭垢面的黑袍瘦小老人。

銀衣俊美青年一看，差一點兒笑出聲來。

因為，桌前的瘦小老人身高不超過三尺，褪了色的破黑袍補了又補，渾身瘦得皮包骨，一張三角臉，蓄着狗纓鬍，兩個扁鼻孔，一雙禿眉頭，偏偏又生了一對又圓又亮的大眼睛，活像一隻大馬猴，任何人看了他這副尊容，都會忍不住笑出聲來。

但是，當他看到瘦小老人在如此呵氣成冰的大冷天裡，居然赤足穿着草鞋，破褲管下還露出了兩截乾枯小腿，他立時警覺到，這個瘦小老人顯然不是等閒人物。

也就在他望着瘦小老人幾乎笑出聲來的同時，瘦小老人已向他咧齒一笑，道：「小伙子！我老人家可以坐在這兒嗎？」

說着，尚伸出枯瘦油污的小手，指了指桌側的圓櫈子。

銀衣俊美青年原本就忍着笑，這時一見，也趁機大方的肅手一指桌側，含笑道：「當然可以，請坐！」

瘦小老人似乎很高興，雙腳一蹦已登上了圓櫈。

他並沒有坐下，他就用兩隻腳蹲在圓櫈上。

銀衣俊美青年看得劍眉一蹙，不遠處的一個酒保已吆喝着奔了過來，顯然把瘦小老人當做了强吃白喝的老化子了。

就在酒保奔向桌前的同時，瘦小老人已在懷裡抓出了三四個二兩重的雪白元寶來，伸手向桌面上一放，道：「小伙子，有本事儘量的吃，這銀子可不是偷來的！」

說到最後幾個字時，還特別神秘兮兮的壓低了聲音。

奔到桌前的酒保本待喝斥瘦小老人出去，但看了按在那隻乾瘦小手下的三四錠銀子，先是一呆，趕緊堆下笑臉來，哈腰恭聲問：「老爺子，大冷的天，您想吃點兒甚麼？喝點兒甚麼？」

瘦小老人先看了一眼酒保，竟望着銀衣俊美青年，學樣問：「小伙子，大冷的天，你想吃點兒甚麼？喝點兒甚麼？」

銀衣俊美青年再度肅手含笑道：「晚輩已經要過了，您想吃什麼您就點什麼！」

瘦小老人一聽，立即伸長了脖子東張西望起來。

酒保一看，趕緊報菜，道：「本樓名菜，風聞百里，均是重金聘請的京師名廚掌灶，現有的菠蘿鷄、水晶鷄、醉鷄、滷雞、紙包雞、紅燒鴨、小爐鴨、薰鴨、扒鴨、脆皮鴨……」

酒保報的正起勁兒，瘦小老人已將他的乾瘦小手舉起來，並緩緩的搖動着。

但他那雙又圓又亮的大眼睛，却貪婪的直盯着三個紅衣背劍女子的桌面上。

酒保看得精神一振，趕緊含笑興奮的說：「老爺子，您老人家如果吃不了那麼多，可檢您喜歡的要……」

話未說完，瘦小老人已一臉饞相的縮了脖子搖着頭道：「算了吧！你也給我來一份香椿毛豆豬耳朵，四兩白乾三個大饅頭吧！」

酒保聽得先是一楞，在大失所望之下，突然升起一股怒火，不自覺的憤聲道：「您有這麼多銀子……」

瘦小老人兩眼一瞪道：「銀子多是我老人家的，這是我老人家拚死賣命的錢，你懂不懂？有的人銀子是偷來的，花起來當然不心痛！」

痛字方自出口，不遠處突然响起一聲嬌叱道：「你這糟老頭子，胆敢胡說八道……」

銀衣俊美青年轉首一看，只見發話的又是那個坐在左邊的紅衣背劍女子。這一次她的嬌軀已由位置上站起來，而且雙目泛光，直透紗外，她內心的憤怒可想而知！

瘦小老人毫不生氣，似乎也不覺得意外，指着站起的紅衣背劍女子，問：「罵我老人家糟老頭子的，可是妳這丫頭？」

站起的紅衣女子立即怒斥道：「什麼丫頭丫頭？丫頭兩個字也是你叫的？」

瘦小老人禿眉一蹙問：「不喊妳丫頭喊妳小姐？要讓人家喊妳小姐，自己也得有那個命……」

話未說完，右邊回頭後看的紅衣背劍女子已「霍」的一聲站起來，同時怒叱道：「看你身高不足三尺，活像一隻猴子，喊你聲糟老頭子，已經是抬舉你了……」

左邊的紅衣背劍女子恍然接口道：「對了，妳說他活像個猴子，我倒想起來了，他八成就是那個無惡不作的飛賊『賽靈猴』……」

「賽靈猴」三字一出口，全樓酒客中，不少人發出了驚啊聲！

銀衣俊美青年聞聲一看，這才發現全樓酒客俱都停杯不飲了，所有人目光，一致注視在三個紅衣背劍女子和瘦小老人的身上。

顯然，他們早在左邊紅衣背劍女子起身呵斥瘦小老人的同時，就已經停止了他們的談論話題。

提到飛賊「賽靈猴」大家當然震驚，因為他的偷盜行徑與「玉麒麟」「一朵紅」迥然不同。

首先是「賽靈猴」惡性重大，他不單單偷盜人家的財寶，也經常採花，同樣的，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見過他的眞面目，不知道他的長相是否眞的像隻猴子。

其次是「賽靈猴」在下手偷盜之前，必先下帖子通知物主，他在帖子上寫明了他要偷的東西和日期，只要日期一過，而他沒有將寶物盜走，他將永不再偷。

說也奇怪，不管物主如何加强防範，甚至邀請衆多高手保護，「賽靈猴」還沒有一次失過手。

由此可知，「賽靈猴」不但武藝高强，狂妄胆大，也証實他足智多謀，擅用下流邪術。

據說他姦淫了不少美貌女子，而那些女子都是在他離開去前的一刹那才甦醒過來。

更令人可恨的是，「賽靈猴」在暗中尚告訴那些被姦污的女子，因為他們前世就是夫妻，所以才向她們求片刻之歡。

根據這一點，有人斷定「賽靈猴」必然擅用迷香，再根據他殺人滅口的幾種手法，知道他使用的兵器的刀，並打得一手精準袖箭和飛蝗石。

由於「賽靈猴」殺人不分男女老幼，誰在他偷盜時碰上他誰上黃泉路，因而人人担心碰上他，也都把他視為厲鬼、無常、活閻王！

所以，當全樓酒客驟然聽到「賽靈猴」三個字時，不少人嚇得發出驚啊！

只見瘦小老人淡然「噢？」了一聲道：「這麼說，昨晚「金風寨」的一對姊妹花被姦殺，也是我老人家幹的了？」

全樓酒客一聽「金風寨」的姊妹被「賽靈猴」昨夜姦殺了，立時掀起一陣騷動和啊聲，再度震驚緊張的議論起來。

因為，「金風寨」是武林世家，而金家姊妹也個個武功不俗，居然被「賽靈猴」姦殺了，怎能不令全樓酒客震驚、駭異？

憤然站起的兩個紅衣背劍女子，似乎也是聽說了這件事，頓時被問得啞口無言，不知所對。

當然，也許是聽到了「姦殺」兩個字，乍然間羞澀的不知如何開口。

左邊先站起的紅衣女子似乎較刁蠻，依然哼聲道：「那你也不該說我們的銀子是偷的……」

瘦小老人立即正色道：「哎？我說紅丫頭，我老人家可沒有指名說妳們呀？！」

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一聽瘦小老人呼出「紅丫頭」，三人的嬌軀不由同時一震，俱都驚異的瞪着瘦小老人。

左邊的紅衣背劍女子，尚不自覺的失聲問：「你……」

瘦小老人却一揮小手道：「傻丫頭，別緊張，我老人家是看妳身穿一身大紅衣，所以才喊妳一聲『紅丫頭』……」

話未說完，不知何時離去的酒保已急不及待將兩份香椿毛豆豬耳朵和兩壺酒送來。

酒保一面殷切的擺着酒菜，一面恭聲道：「兩位爺的酒菜饅頭，不夠用隨時招呼！」

說話之間，分別拿起兩只酒壺來，各自在瘦小老人和銀衣俊美青年的酒杯裡滿上了酒。

瘦小老人漫應了一聲，並向着酒保揮了個「離開」的手勢。

銀衣俊美青年一俟酒保應是離去，立即舉起酒杯來，向着瘦小老人，恭聲道：「老前輩，晚輩敬您！」

瘦小老人毫不客氣的贊好道：「酒雖然是我老人家自己要的，但我老人家仍接受你小子的敬意！」

說話之間，兩人已將杯中的酒喝了個乾。

銀衣俊美青年趁仰頸飲酒之際，覷目偷瞟了一眼三個紅衣背劍女子。

只見三個紅衣女子，俱已坐在櫈子上，微傾着上身正在低聲交談，根據她們閃爍的目光不時瞟這邊一眼，顯然對黑袍瘦小老人既震駭又驚異，既迷惑又生氣。

目光尚未收回，已聽瘦小老人有些無奈的說：「別看啦，都是有刺的玫瑰！」

銀衣俊美青年俊面一紅，急忙放下酒杯，拿起酒壺來為瘦小老人滿酒，並低聲關切的問：「老前輩，您認識她們？」

瘦小老人立即沒好氣的說：「我老人家連她們那一個是瞎子那一個是瘸子都不知道，我怎會認識她們？」

銀衣俊美青年聽得神色一驚，問：「前輩說她們是瞎子瘸子？」

瘦小老人立即正色道：「不瞎不瘸幹甚麼把臉都用紗蒙住？」

銀衣俊美青年知道瘦小老人說的是風涼話，但他仍忍不住轉首看了一眼三個紅衣背劍女子。

三個紅衣背劍女子當然都聽見了，但却佯裝不知，低着頭在那裡吃東西。

正感不解，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何以沒有發作？却聽瘦小老人壓低聲音說：「別看啦，小伙子，招惹不得！」

銀衣俊美青年見瘦小老人兩次向他提出警告，好奇心更熾熱了，倒眞的有意看

一看她們三人的眞面目，因而也低聲道：「聽前輩的口氣，您一定知道她們的底細！」

瘦小老人見問，依然壓低聲音問：「你小子眞的想看看她們的小臉蛋上有沒有痲子？」

銀衣俊美青年雙頰一熱，只得道：「只是好奇而已！」

瘦小老人立即輕聲道：「好！那你小子今夜就盯着她們……」

銀衣俊美青年神色一驚，同時一楞道：「這麼冷的大雪天……」

瘦小老人立即諷聲道：「又想看美人又怕吃苦，那怎麼成？」

銀衣俊美青年却蹙眉道：「可是，她們住什麼地方？會不會離開縣城……」

瘦小老人更加壓低聲音道：「你放心，絕對不會，她們就住在這家酒樓附設的客棧裡，你小子住的是上房，她們三人住的是獨院……」

銀衣俊美青年見瘦小老人不但對三個紅衣背劍女子的行踪弄得清清楚楚，連他住的是上房也弄得一清二白，顯然，連他也是瘦小老人注意的人物！

由於內心的震驚和迷惑，不自覺的「噢？」了一聲！

只見瘦小老人繼續道：「你小子今夜雖然挨一下凍，却能救不少好人的命，你願意眼看着她們殺錯人？」

銀衣俊美青年自己也對瘦小老人提高了警覺，因而道：「您老人家既然知道，爲何您不去阻止她們？」

瘦小老人立即道：「我老人家還有我老人家的事情！」

說此一頓，突然改口問：「小伙子，說了半天，我老人家還不知道你的師父是誰，你小子的仙鄉、大名……」

銀衣俊美青年面現難色，「哦！」了一聲道：「徒忌師諱，晚輩不便奉告……」

瘦小老人立即道：「那你小子姓甚麼叫甚麼總可以告訴我老人家吧？」

銀衣俊美青年雖然面有難色，但仍欠身道：「晚輩姓白，名玉崙，關東錦州人……」

瘦小老人立即問：「跑到關內來幹甚麼啦？」

銀衣俊美青年白玉崙，略微遲疑才道：「遵照先師遺命，辦些師門事情！」

瘦小老人微一頷首道：「你小子師門的事我老人家不便問，但我老人家却衷心的祝你成功。乾了這一杯！」

說着，舉起面前的酒杯來。

白玉崙欠身稱謝，也將酒杯舉起來。

兩人飲罷了杯中酒，白玉崙却一面爲瘦小老人滿酒，一面關切的低聲問：「前輩可是也認爲飛賊『賽靈猴』仍停留在密雲縣城內？」

瘦小老人先是一楞、問：「怎麼？你小子也在找他？」

白玉崙立即道：「晚輩一直在追踪他，可惜，總是陰錯陽差，錯過不少次機會。」

說此一頓，特意又低聲問：「這次金家姊妹被姦殺，想必看見了飛賊的眞實面目和衣著……」

瘦小老人神情凝重的微一頷首道：「不錯，據甦醒過來的金家大妞說，飛賊『賽靈猴』一身黑緞勁衣，持單刀，三十餘歲年紀，雙頰削瘦，黃青面皮，鷂子眼，鷹勾鼻……」

白玉崙聽得目光一亮，不由興奮的說：「這麼說，我們現在就可將『賽靈猴』的眞實形貌公開來了……」

瘦小老人立即搖頭道：「不，那會令他改變衣著，遠遁潛逃，要想捉住他就更難了！」

白玉崙却憂慮的說：「可是，我們不公開，『金風寨』的人也會宣揚出來呀？」

瘦小老人搖頭道：「不會，我老人家已去過『金風寨』，他們的看法和我一樣。過幾天在對外發喪出殯時，同樣的抬出兩具棺材！」

白玉崙心中一動道：「以前輩看，飛賊『賽靈猴』今夜會不會再去『金風寨』探一探……」

瘦小老人再度搖頭道：「不會再去了，他根本不知道金大妞又活了，不過，他可能要等金家姊妹發喪後才會離開密雲縣城！」

白玉崙聽得一楞問：「爲什麼？前輩！難道他對他的劇毒袖箭失去了信心？」

瘦小老人道：「那倒不是，因爲他在倉惶逃走時，金大妞的金鳳釵曾射穿了他的左耳朵！」

說此一頓，突然又壓低聲音道：「我老人家有事要先走一步，酒錢由你小子付了。」

說話之間蹦到地上，向着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一呶嘴，繼續道：「這三個丫頭就交給你了。」

說罷轉身，逕向梯口走去。

白玉崙沒想到瘦小老人說走就走，只得起身恭聲道：「前輩有事請便……」

話未說完，三個紅衣女子中已有人輕哼譏聲道：「拿着幾錠銀子作幌子，騙吃騙喝……」

走向梯口的瘦小老人立即止步回身道：「怎麼？我老人家花他小子的錢，妳心痛啦？」

但是，方才接待的酒保一看他要下樓，却驚得急步奔了過來，同時嘴裡不停的歎聲吆喝道：「老爺子，您……你酒足飯飽啦？」

白玉崙一見，趕緊向着酒保揮手道：「待會兒一起算！」

酒保一聽，趕緊又哈腰堆笑恭聲道：「老爺子，您慢走，下次請再來！」

瘦小老人却橫了他一眼，沉哼一聲，逕自走下樓去。

白玉崙趁機向三個紅衣背劍女子看去，發現她們已停箸不吃，三人正低聲交談，似乎也準備付賬離去。

一看這情景，白玉崙心中不禁有些焦急，不知要不要跟着她們付賬離去。

繼而一想，又覺不妥，因爲她們三人對他白玉崙已經注意，如果跟着她們下去，勢必引起她們懷疑。

最後，決定等她們走後再下樓，然後再向店夥打聽她們住的是那個院子。

心念已定，發現右邊的紅衣背劍女子，果然已向着酒保招手。

也就在這時，樓下驀然傳來了恭謹的吆喝聲：「陳五爺駕到，三位，雅座──」

這一聲「陳五爺駕到」，全樓喧嘩的談論聲頓時一靜，樓上的幾個酒保也急忙應喏了一聲！

白玉崙一看這等聲勢，斷定這位陳五爺在本地必是一位極有名氣的人物。

隨着雜亂的登樓脚步聲，當先上來的是位頭戴絨球英雄帽，身披寶藍亮緞大披風的中年人。

這人看來已四十出頭，生得濃眉環眼，獅鼻方口，目光烱烱有神，裡面穿着同一顏色的亮緞勁衣，徒手未攜兵器！

身後兩人，一著煙灰袍，一穿黑勁衣，兩人均逾六旬年紀，根據他們有神的目光，顯然都身具不俗武功。

早已哈腰恭迎在梯口前的幾個酒保，一見身披亮緞大披風的藍衣中年人上來，趕緊諂笑恭聲道：「恭迎五爺！您好久沒來光顧啦！請裡面雅座裡坐……」

被稱爲五爺的當前中年人，看也沒看，吭都沒吭，傲然高挺着胸脯，環眼先掃了一眼鴉雀無聲的全樓！

目光掃到三個起身離位的紅衣背劍女子時，雙目一亮，神情一楞，脫口驚「咦？」道：「一朵紅？」

一朵紅三字出口，全樓酒客立時掀起一片啊聲和騷動。

白玉崙聽得神色一驚，立即向三個紅衣背劍女子望去。

因爲，他白玉崙所以對三個紅衣女子感到好奇的原因，也正是懷疑她們三人是不是女俠盜「一朵紅」。

這時見藍衣中年人陳五脫口呼出了「一朵紅」，顯然和他的看法相同，當然感到吃驚！

只見三個離位準備走向梯口的紅衣背劍女子，依然是左邊的那個，沉聲道：「姓陳的，你看清楚了沒有？姑娘們是『三朵紅』，不是『一朵紅』……」

話未說完，身穿黑衣的老人已瞪眼怒喝道：「丫頭大胆，敢對五爺這樣無禮說話？」

左邊的紅衣女子立即怒斥道：「什麼丫頭丫頭的，什麼東西……」

黑衣老人頓時大怒，瞪目喝了聲「妳？」越過陳五就要撲出！

但是，藍衣中年人陳五伸臂一攔，同時沉喝了聲「慢着！」

黑衣老人似是不敢違背陳五的命令，瞪着三個紅衣背劍女子怒哼了一聲，只得退了回去。

陳五這才望着身穿煙緞袍的老人，沉聲問：「古北口姜家被『一朵紅』殺了多少護院打手和武師？」

煙袍老人微欠上身，恭聲道：「左右兩院共二十一人！」

全樓酒客一聽「一朵紅」在古北口姜家，一口氣又殺了二十多人，無不驚得渾身一哆嗦，俱都驚懼的望着三個紅衣背劍女子，生怕她們三人一怒，也把他們殺了。

只見陳五繼續問：「那邊的武林前輩們怎麼說？」

煙袍老人恭聲道：「幾位前輩研判的結果，『一朵紅』作案時，絕非一人，至少兩人以上！」

這時，一直未曾發言的中間紅衣女子才冷冷一笑道：「這麼說，陳五俠認定我們三人就是『一朵紅』的同夥了？」

一聲「陳五俠」，使得陳五立即改變了口氣，道：「在下聽說『一朵紅』絕非一人，乍然看到三位姑娘一式穿紅，又面罩紅紗，因而直覺聯想，脫口說出罷了！」

中間紅衣背劍女子繼續冷冷的淡然道：「如果我們三人確是『一朵紅』，陳五俠僅以你們三位的力量就想爲你姓姜的朋友報仇，那不是太莽撞了嗎？」

「姜奇堃乃古北口惡霸，鄉里父老，人人咒罵，陳某豈肯與他爲伍？」

中間紅衣女子立即贊聲道：「好，你不愧是全城鄰里盛贊的陳五爺！告訴你，我們三個的確想作女俠盜，只可惜，我們的藝業淺薄，還夠不上那個格！」

說罷舉步，當先向梯口走去。

陳五被戴了一頂高帽子，趕緊退步將梯口讓開，並欠身謙聲道：「三位姑娘如此裝束，武功必有過人之處……」

已經脚踏梯口的中間紅衣背劍女子，頭也沒回，謹說了聲「謝了」，三人立即輕快的向樓下走去。

仍恭立在梯口的幾個酒保一看，當前一人趕緊向着陳五，肅手向深處一指，哈腰恭聲道：「五爺！您們三位請！」

陳五傲然「唔」了一聲，隨着酒保逕向深處走去。

三人的臉上雖然不怎麼光彩，自覺也沒有丟人。

是以，仍高挺着胸脯，昂然走進了雅座內。

白玉崙很想知道三個紅衣背劍女子究竟住的是那一座獨院，一俟酒保將陳五三人引進了雅座內，立即向着就近的一個酒保招了招手。

酒保急步走過來時，白玉崙已丟了一塊碎銀在桌上，取下牆上的銀緞大披風，逕向梯口走去。

就在酒保的朗聲稱謝聲中，白玉崙已走到了樓下。

應了聲肥喏的樓下酒保一見白玉崙走下來，趕緊哈腰堆笑恭聲道：「爺！您酒足飯飽啦？」

白玉崙先看了一眼通向後店的樓門，淡然問：「那三位紅衣的姑娘呢？」

其中一個酒保急忙一指後門，哈腰道：「已經回去安歇了！」

白玉崙一聽，逕向樓後門走去。

一個年齡較長的酒保立即朗聲道：「招呼這位爺安歇！」

呼聲甫落，後門外已急步迎過來一個店夥。

白玉崙一看，正是剛才拉馬接待他的那個店夥。

店夥一見白玉崙，也急快哈腰肅聲道：「爺的上房已整理好了，請隨小的來。」

說罷轉身，當先向深處走去。

白玉崙一面跟進一面遊目察看，發現寒風已經停止，雪花仍不停的飄着，地面的積雪有脚印，兩邊成排的客房大部垂着綿帘亮着燈光。

根據地面上幾行新踩的雪脚印，白玉崙斷定就是剛才三個紅衣背劍女子踐踏的。

脚印直通深處，顯然去了後面的院子。

心念間，前面的店夥已停身在第五排一間上房門前，並向着他哈腰肅手恭聲道：「爺！就是這一間！」

白玉崙一看，綿帘垂着，內室窗上亮着燈光，是一間一明一暗的上房。

爲了稍時行事方便，微一頷首道：「我已累了，沒事不要前來打擾！」

店夥恭聲應了聲是，轉身逕自離去。

白玉崙本能的看了一眼昏暗夜空，雪花打臉，立時給了他少許清涼之感。

他雖然看不見夜空星辰，但斷定已經起更了。

根據武林人夜間辦事的習慣，除非專程去聽別人歡宴談論，通常都在夜靜之後才開始行動。

也就是說，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不會在剛剛起更不久就去作案殺人。

掀帘進入房內，立有一陣暖意撲來，發現牆角的不遠處木架上尚放着一個大火盆，但裡面的木炭已沒有多少了。

白玉崙進入內室，順手將銀緞大披風丟在炕上，揮掌撥熄了油燈，和衣斜倚在枕被上。

首先他想到和他共桌飲酒的黑袍瘦小老人，對方雖對白玉崙沒有惡意，但他也是瘦小老人跟踪注意的人物。

其次是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他一上樓時就直覺聯想到她們三人是不是女俠盜「一朵花」？

繼而陳五三人上樓，竟脫口呼出了「一朵紅」，這更令白玉崙起了疑心，莫說黑袍瘦小老人還要求他對三個紅衣女子加以注意，就是沒有瘦小老人的拜託，他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但白玉崙對「一朵紅」的追踪已非一朝一夕，只是一直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他追踪「一朵紅」的眞正目的，並不是查出她的眞面目公諸於世，而是要弄明白她下手的對象何以一定是惡霸豪雄，而又和「玉麒麟」相同，特別對聚寶樓有興趣？

今晚看到的三個紅衣背劍，面罩紅紗的女子，的確有些怪異，而黑袍瘦小老人還特別强調他的銀子不是偸來的，的確令人迷惑。

很可能，在這三個紅衣背劍女子的身上，就能查到有關「一朵紅」的一些蛛絲馬跡。

因爲，根據他自己以往的判斷，「一朵紅」作案恐怕非她一人可能，方才再經過陳五三人的述說，更加證實他的判斷正確。

如今，紅衣背劍女子三人在一起，不管她們是不是「一朵紅」，他都要跟踪她們一段時日，直到確定她們不是「一朵紅」爲止。

算算自己離開恩師「鬼靈子」的靈體下山已一年有餘，直到現在，對恩師臨終前的交代，依然沒有絲毫眉目，實在令他既慚愧又不安！

心念至此，不由黯然嘆了口氣，暗自警告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以慰恩師在天之靈！

正待閉上眼睛稍事休息，「沙」的一聲輕響，一個小土塊逕自由窗櫺間破紙射了進來。

白玉崙心中一動，飛身縱到了後窗下，先凝神靜聽，接着將窗門拉開。

一陣寒冷空氣和徐飄的雪花，迎面撲來。

但是，窗外一片寂靜皚白，不遠處即是一座獨院的房脊和院牆。

白玉崙見窗外和牆頭房面上均無人影，足尖一點，穿窗而出，一式「巧燕凌空」，直飛獨院小廳橫脊上，不但身法輕靈曼妙，而落在厚厚的積雪上，也沒有發出「沙沙」的壓雪聲音。

也就在他足尖剛剛踏上橫脊積雪上的同時，立即發現了三道纖細身影，正在數十丈外的皚白房面上，如飛向北馳去。

高聳的北門城樓就在數十丈外，而那串斗大的警示紅燈，正隨着寒風搖晃，大片的雪花在殷紅的燈光中飄動着。

白玉崙一看那三道纖細身影，立時斷定就是在酒樓上看到的那三個紅衣背劍女子，只是她們摘下大竹笠並卸下了短劍氅，劍仍背在身上。

根據眼前情形看，方才向他窗內打了一粒小土塊的人，當然就是黑袍瘦小老人。

心念間，一伏身形，飛身向前追去。

他身穿銀緞勁衣，又飛馳在雪地上，自然減少了被發現的機會，加上他輕功絕頂，身法輕靈，飛馳間毫無一絲聲息，要想發現他，更屬不易。

白玉崙雖然輕靈快捷的跟踪着三個紅衣女子，但他的目光仍注意附近房面，希望能發現黑衣瘦小老人的位置。

說也奇怪，根據他的銳利目光和靈敏聽覺，居然沒有發現瘦小老人在什麼地方。

舉目再看，三個紅衣背劍女子業已飛身縱上城牆，繼而身影一閃，直落城外。

白玉崙一看，加速飛撲，直馳城牆前。

他根據三個紅衣背劍女子的身法，而且在縱向城外時，身形不停，竟無一人回頭後看，如果不是有意，便是斷定這麼早，又這麼大的風雪天，不可能有人跟踪。

白玉崙飛身縱上城頭，發現十數丈外的敵樓下，根本沒有兵士把守，顯然因爲風雪大，都躲進了敵樓內。

他先看了一眼身後，發現依然沒有瘦小老人的踪影，才看向城外去找三個紅衣背劍女子。

只見她們三人早已越過了冰封的護城河，沿着北關大街的民房後，正向東北馳去。

白玉崙再不遲疑，飛身縱下城牆，越過護城河，直向三個紅衣女子追去。

追出北關大街的民房後，這才發現三個紅衣女子奔去的方向，正對着一綫黑影的村莊。

由於遍地皚雪，白玉崙發現那片雪光中的村莊，範圍甚廣，中央建築，多是崇樓高閣，顯然是一戶富貴人家

想到了富貴人家，當然也聯想到三個紅衣背劍女子去做什麼。

白玉崙一面跟進、一面察看三個紅衣女子的雪上脚印，他發現其中一人的脚印極淺，顯然就是在酒樓上坐在中間的紅衣女子所踏。

隨着距離的拉近，白玉崙發現偌大一座村莊，似乎只有一戶人家，四週都是樹木水池，以及儲存食糧的穀倉和小屋。

前面的三個紅衣女子已將身形慢下來，並沿着一排穀倉向東面繞去。

白玉崙凝目一看，這才發現前面林隙間有一道高大院牆，根據形勢判斷，牆內可能是一座花園。

因爲，靠近東邊的一面，崇樓併列，高閣比鄰，顯然是內宅部份，由於全莊沒有一絲燈光，顯然都已入睡。

打暈間，前面的三個紅衣女子已騰身而起，足尖僅在牆頭上一點，直入牆內。

這那裡像是前去偸東西，簡直是前去尋仇殺人。

一想到殺人，白玉崙立時想起了黑袍瘦小老人的交代，心中一驚，飛身疾撲，宛如掠地驚鴻般，一閃已到了院牆下。

他不能像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一樣，飛身直入，他必須格外謹愼小心，除非出手救人，絕不能和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以及這座莊院的人照面。

心念間，略微一長身形，先伸手扳住了牆頭，悄悄探首一看，裡面果然是座花園。

花園範圍極大，直達西邊那片崇樓高閣下。

園中有假山，有凉亭，曲池小橋，還有一座富麗堂皇的觀花廳，除了一些松柏小樹，所有的花草都已成了枯枝。

但是，經過大雪的覆蓋，一片晶瑩皚白，看來另成一幅銀粧奇景境界。

三個紅衣背劍女子，就隱身在假山後，正在那裡指着園邊的一座紅漆畫棟高樓，悄聲議論事情。

也就在這時，那座高樓上驀然響起一聲清脆怒叱道：「什麼人？」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驚！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也同時驚得一楞！

顯然，她們三人和白玉崙一樣，都在驚疑發問的女子，是眞的發現了她們，抑或是另有原因？

就在大家心中一驚的同時，高樓上竟傳出一個蒼老嘻笑聲音道：「杜丫頭，別緊張，是我老人家……」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動，覺得那人的嗓音雖然有些尖聲變調，但「我老人家」四字却有些熟悉。

心念方動，高樓上的那位杜姑娘已憤聲怒叱道：「找死！胆敢喊我杜天嬋丫頭，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了字出口，「嘩啦」一陣脆响，顯然是那位杜天嬋姑娘，順手拿了一件磁器擲向了那人。

白玉崙聽得暗自搖頭，這等潑辣姑娘居然也有人敢去招惹，實在是色胆包天，不知死活。

只聽那人急忙辯白道：「杜丫頭，別生氣，我老人家是來救妳的……」

樓中的杜天嬋立即怒哼道：「姑娘手中有寶刀，誰來犯我我宰誰，要你來救？」

說話之間，窗紙上已寒光連閃，顯然寶刀已出了鞘。

只聽那人惶叫道：「丫頭別動刀，妳不接受我老人家好意，我馬上走……」

杜天嬋却已切齒恨聲道：「走？沒那麼容易，你深更半夜的溜進來，非姦即盜，你道我杜天嬋是好欺負的？瞎了你的狗眼，快把腦袋留下來……」

嬌叱聲中，窗紙上寒光閃動，並挾雜着那人的尖聲呼叫「寃枉」聲，以及閃躲跳躍和鋼刀砍中傢具的「格格」聲，亂成一團。

就在刀風霍霍，格格連聲中，樓窗突然打開了，只見一道瘦小黑影，如飛縱出，口裡尚不停的惶叫道：「救命呀！救命呀！」

白玉崙凝目一看，果然是在酒樓上同桌飲酒的黑袍瘦小老人，心中不由暗呼道：「方才不是還在客棧裡示警嗎？幹嘛一轉眼跑到人家大姑娘的繡樓上去？」

心念方動，樓窗內已緊跟着飛出一道灰白纖細身影，提着一柄耀眼鸞刀，直追黑袍瘦小老人。

只見那道灰白纖細身影，秀髮披散，僅穿着一套灰絨緊身睡衣，身法輕靈，如貓撲鼠，緊跟着瘦小老人追下樓來，口裡尚恨聲嬌叱道：「跑？門兒都沒有，不留下腦袋休想離開……」

飛身奔向假山後的黑袍瘦小老人立即惶叫道：「俺的小姑奶奶！腦袋只有一個，留下腦袋還怎麼活呀……」

緊追不捨的杜天嬋却恨聲道：「你還想活？下輩子投胎吧……」

白玉崙舉目一看假山後，早已沒有了三個紅衣背劍女子的踪影，心中不禁一陣懊惱，因爲仍未能看到她們三人的廬山眞面目。

再看提刀緊追的杜天嬋，目光一亮，神情不由一呆！

只見杜天嬋，雪膚玉貌，明眸彎眉，小巧的瓊鼻下有一張鮮紅的小嘴，由於她穿着灰絨緊身睡衣，酥胸高聳，細腰如握，渾圓的雙股，豐滿的玉臀，白玉崙簡直看傻了。

他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樣充滿野性的潑辣少女，竟然是個如此健美艷麗的美人。

也就在他驚異發呆的一刹那，連聲惶叫的黑袍瘦小老人，身形一轉，竟閃電般向他身前奔來。

白玉崙大吃一驚，急忙鬆手，足尖一蹬墻面，飛身縱向就近的一座圓形穀倉後。

好快，也就在他貼身站在穀倉後的同時，黑袍瘦小老人已在倉左邊「呼」的一聲飛了過去。

白玉崙担心緊跟追至的杜天嬋發現他，本能的急忙向右後方退去！

也就在他點足急退的同時，身後刀風盈耳，寒光當頭閃動，同時响起杜天嬋的嬌叱道：「那裡跑？」

白玉崙做夢也沒想到杜天嬋會由穀倉右面繞追過來，心中一驚，滑步扭身，右掌一式「閉關拒佛」，左掌疾演「摘星托月」。

由於看清了面前人兒是杜天嬋，担心傷了她。右掌急忙洩勁，左掌已將杜天嬋的握刀玉腕托住。

一個疾退，一個猛撲，加之白玉崙怕

傷了杜天嬋的右掌又洩了勁，結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只聽杜天嬋一聲「嚶嚀」，整個嬌軀已撞進了白玉崙的懷裏，高舉的鸞刀停在半空中，酥胸已緊貼在白玉崙堅實的胸脯上。

杜天嬋看也沒看，急忙抬膝去撞白玉崙的小腹，同時恨聲怒叱道：「你這死糟老頭子……」

嬌叱未完，美眸倏的一亮，張着鮮紅欲滴的小嘴呼了聲：「你？」望着白玉崙的俊面頓時呆了。

根據她美麗嬌靨上的驚疑和迷惑，似乎在說：怎麼回事？一個又瘦又醜的糟老頭子，怎會突然間變成了一個英挺俊拔，貌似子都的美少年？

杜天嬋急定心神，這才發覺對方俊美青年的左手不但已將她的握刀玉腕托住，而他的右手也正撫在她的高挺玉乳上。

一陣羞急，嬌靨通紅，不由急叱道：「快放開我！」

急叱聲中，點足退後了五步。

白玉崙當然也趁機鬆手，但他的心坎兒裏，却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溫馨快慰感覺，心跳「蓬蓬」，渾身燥熱。

杜天嬋見白玉崙的雙頰飛紅，自己的香腮也感到一陣熱辣辣的發燒。

爲了遮羞，只得用刀一指白玉崙，怒聲問：「你是幹什麼的？」

白玉崙當然不會說實話，淡然道：「站在這兒避避風雪……」

話剛開口，杜天嬋已怒叱道：「你這話鬼才相信，快說，你深更半夜裏躲在這兒到底想幹什麼？」

白玉崙劍眉一蹙道：「需要我再說一遍嗎？」

杜天嬋斜看了白玉崙一眼，鮮紅的小嘴一撇道：「哼！我明白了，站在我家穀倉下，八成是個偷糧賊……」

白玉崙淡然「噢？」了一聲問：「你看我這樣像個偷糧賊嗎？兩手空空，既沒有拿布袋，也沒有提簍子……」

杜天嬋有些語塞，只得哼聲道：「算你今晚有運氣，如果方才我一刀殺了你……」

白玉崙立即道：「沒有人能殺得了我。」

杜天嬋聽得一楞，不由鸞刀一提，怒斥道：「你？……你好大的口氣？」

話聲甫落，莊內高樓上已傳來一個老人聲音，關切的問：「嬋兒……嬋兒？」

白玉崙聞聲舉目一看，這才發現有幾座高樓麗閣上已亮起了燈光，趁機冷冷催促道：「快回去吧！別叫他們下來找妳。」

話未說完，杜天嬋已沉聲道：「用不着你催，回答了我的問題，我自會回去。」

白玉崙蹙眉沉聲問：「什麼問題？」

杜天嬋尚未開口，十數丈外的雪堆後已傳來黑袍瘦小老人的嘻笑聲道：「什麼問題？你小子的生辰八字，姓甚名誰，今年多大年紀，最好自動說出來，家裏是否已有了美嬌妻……」

嬌靨通紅的杜天嬋，雖然有這麼一點兒意思，却絕對不能承認，只得恨聲怒斥道：「你這死糟老頭子，你給我滾出來，看我杜天嬋不把你殺成一堆爛稀泥。」

話雖說得厲害，却沒有飛身向雪堆撲去的意思。也許心裏清楚，去了也白去。

黑袍瘦小老人却嘻嘻一笑道：「杜丫頭，說話最好留些分寸，說不定那一天，妳還要擺桌酒席謝謝我這個大媒人哪……」

杜天嬋聽得更加羞急，不由用刀一指雪堆，怒斥道：「你這死糟老頭子給我注意，下次再遇到我杜天嬋，一定剝了你層皮。」

恰在這時，高樓上又傳來一個老婦人的焦急聲音問：「嬋兒呀！你又和誰吵架啦？」

杜天嬋一聽，只得大聲道：「娘，嬋兒沒事。」

聽口氣，和別人吵架似乎是常事。

話未說完，神情一呆，倏然住口不說了。

因爲，就在她轉首呵斥瘦小老人的工夫，面前的銀衣俊美青年竟然不見了。

杜天嬋急定心神，「啊？」了一聲，脫口急呼道：「喂喂，別走！」

急呼聲中，騰身飛上穀倉頂，一面遊目察看，一面仍焦急的連聲急呼道：「喂喂！不要走！」

但是，四野茫茫，一片皚白，一眼可看到密雲縣城，根本沒有銀衣俊美青年蹤影。

雪堆後的黑衣瘦小老人却無可奈何的說：「傻丫頭，甭看啦，人家早已走遠啦。」

杜天嬋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望着雪堆怒斥道：「都是你這死老頭子。」

瘦小老頭人却鄭重的說：「嗨？傻丫頭，妳可不要『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喲？要不是我老人家將妳引出來，妳那裏知道他小子冒着大風雪前來救妳們。」

杜天嬋神色一驚，不由急聲道：「你胡說，我家世代務農，除我一人外，沒有那一個會武功，和江湖武林根本扯不上關係。」

黑袍瘦小老人却哼聲道：「可惜，妳們家姓杜。」

杜天嬋更加生氣的說：「姓杜又怎樣？難道姓杜就該死？」

瘦小老人只得道：「妳丫頭不信是不是？那就到花園假山下看看那些腳印吧！我老人家走了。」

了字出口，只見一道輕煙似的黑影，直向密雲縣城射去，眨眼又失去了踪跡。

杜天嬋一看，這才驚覺到黑袍瘦小老人可能是位遊戲風塵的武林高人，而站在穀倉後的銀衣俊美青年，自然也不是避風雪的。

想到瘦小老人的警告，當然要到假山底下看看那些腳印。

心念間，點足騰身，就在穀倉頂上，凌空直飛園內，繼而一個起落，已到了假山下。

低頭一看，花容立變，假山下的積雪上，果然有一片小巧足印，根據形狀大小，顯然都是女人，而且不止一人。

杜天嬋看罷，心中又驚又怒，又十分懊悔。

深悔自己的性子太過急燥，不但放走

了銀衣俊美青年，也沒有及時改變態度，留住那位故意將自己引下樓來，驚走了前來殺她們全家兇手的黑袍瘦小老人。

杜天嬋決定要弄清楚這件事，否則，說不定那一天，那幾個女殺手會再度深夜光臨。

要想弄清楚這件事，當然要找到銀衣俊美青年和黑袍瘦小老人，只有他們兩人，才知道事情的全盤經過，那幾個女兇手爲什麼要殺她全家？究竟有何仇？有何恨？

心念已定，飛身縱上了自己的繡樓，閃身進入，「蓬」的一聲關上了窗戶。

也就在杜天嬋關上樓窗的同時，花園墻根下的一株積雪小松後，悄悄走出一人，正是機警甩脫杜天嬋的白玉崙。

這就是白玉崙聰明的地方，如果他越野馳去，杜天嬋一定會緊追不捨。

不過，他飛身飄落在花園內，自然瞞不過隱身雪堆後的瘦小老人。

這時一見杜天嬋進入了繡樓內，他那敢怠慢，飛身縱過高墻，輕飄飄的落在園外，展開身法，直向密雲縣城馳去。

飛馳中他已經弄清楚了一件事情，因爲杜天嬋家僅她一人身具武功，所以才沒有人出來支援她。

至於那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何以要殺杜天嬋全家，實在是一件令他費解的事情。

白玉崙深信，除非是誤會，三個紅衣背劍女子過幾天仍會前來尋仇。

根據杜天嬋的說法，她家世代務農，只有她一人會武功，僅靠她一人的力量，很難保住她全家人的性命。

想到自己前來密雲城，也是風聞「賽靈猴」姦殺了「金風寨」的姊妹花而追踪來此，如果「賽靈猴」又在別處犯案採花，他馬上就要離開密雲城，繼續他的追殺任務。

但是，如果離開了密雲城，誰來注意三個紅衣背劍女子行動？誰來保護杜天嬋全家的性命？

心念間，不覺已到了北關大街民房後。

他飛身越過城墻，直奔自己住宿的客棧，進入房內，才想到明天一定要找到黑袍瘦小老人，要他另找一個保護杜天嬋的人。

抖掉身上少許雪花，依然和衣倒在炕上，順手拉過自己的羚毛銀緞大披風蓋在身上。

爭風呷醋俏姐兒

不知過了多久，睡夢中突然聽到有人不安的說：「姑娘，小的怎敢騙妳，小店眞的沒有一位身穿銀緞勁衣的年輕客人……」

白玉崙心中一驚，急忙翻身躍下炕來，發現天色已經亮了。

他快步奔至外間房門後，悄悄拉開門縫向外一看，腦際「轟」的一聲，頓時呆了。

只見昨夜那個店夥和一個身穿黑絨勁衣，胸前袖口綴滿了銀扣的背刀少女，快步向門前走來。

這個身穿黑絨勁衣，背携鸞刀，頭上戴了一頂黑狐長毛小皮帽的姑娘，正是充滿了野性美的杜天嬋。

杜天嬋嬌靨凝霜，小嘴緊閉，飛起一腳將店夥踢了個跟斗，同時壓低聲音怒斥道：「嚷嚷什麼？你是誠心想把他嚇跑是不是？」

跌了滿身雪花的店夥急忙爬起來，繼續惶急的說：「姑娘，眞的，小店眞的沒有這麼一位客人。」

杜天嬋用手一指店夥，恨聲道：「我已經問過了街上的小化子們，他們親眼看到你將他引進那間上房裏……」

說着，尚憤憤的指了指房門。

店夥有些語塞，只得愁眉苦臉的說：「是那位爺昨晚睡前時交代，沒有招呼不要打擾他。」

杜天嬋立即沉聲道：「現在天亮啦！你還怕甚麼？」

說着，逕向房門前走來。

白玉崙心中一驚，覺得絕對不能和杜天嬋照面。

是以，飛身縱進室內，拉開後窗縱了出去，順手將窗門拉好。

也就在他將窗門拉好的同時，房門外已傳來杜天嬋的聲音。「房門虛掩着，早已起來了。」

說話之間，傳來了推門聲响和走進房內的腳步聲音。

接着是店夥的吆喝聲道：「爺，有位姑娘來找你。」

白玉崙摒息貼墻站立，那裏敢應聲？雖然窗紙上已有兩處裂縫，也不敢將眼湊近，看看裏面的情形。

只聽杜天嬋驚「咦？」一聲，道：「不在屋內？這麼早會出去？」

店夥立即恭謹的接口道：「姑娘，已經不早了，天都大亮了。」

只聽杜天嬋自語揣測道：「莫非他昨晚一夜沒回來？」

店夥也有些迷惑的說：「怎麼會呢？他沒吩咐備馬呀，再說，他的披風還留在炕上。」

白玉崙一聽，心中更加焦急，他不由暗自埋怨店夥，何必提他還有馬匹？

心念方動，已聽杜天嬋興奮的說：「他剛出去，披風的毛還是溫的……」

白玉崙再吃一驚，懊悔自己沒有把披風帶出來。

只聽店夥急忙解釋道：「那可能是到前店酒樓上吃早飯去了。」

杜天嬋有些迷惑的問：「這麼早？」

店夥再度堆笑道：「不早了姑娘，趁早趕路的客人只怕早已吃過了。」

話聲甫落，杜天嬋已贊聲道：「好，那你到前店酒樓上去看看，如果他在那兒馬上回來告訴我，喏！這個拿去，如果能順便把他請回來，我會再賞你兩錠銀子……」

白玉崙一聽，心知要糟，酒保店夥跑堂時，什麼都好，就是見不得銀子。

果然，只聽店夥馬上換了一副諂媚恭順語氣，敬聲道：「是是是，小的這就去，只要那位爺在前面，小的馬上跑回來報告您。」

一陣急奔腳步聲，店夥顯然已經離去。

店夥一走，室內立時靜下來。

白玉崙心情緊張，他實在不知道杜天嬅爲什麼會找到客棧裏來？而且還能找到他住宿的房間。

想到昨夜在她家莊外，原本是躲她，她偏偏由身後撞上來，而且撞了個滿懷。如果她就以這個理由前來糾纏，那可就慘了。

因爲，師父臨終時的遺言：在沒有找到失踪多年的小師妹前，絕對不准與任何女子發生瓜葛情感。

尤其杜天嬅，不但性子野，行爲也潑辣，這種女孩子更是招惹不得。

心念間，發覺裏面已沒有了聲音。

心中一動，決定看看裏面的動靜，如果杜天嬅已到了外間去，正好趁機進去將披風拿出來，先到別家客棧或寺院避一避。

於是，悄悄將眼睛湊近窗紙裂縫向內一看，心中更是叫苦不迭。

因爲，杜天嬅已將他的銀緞羚羊大披風攬在她的左臂上，小嘴咬着右手拇指，正在炕前低頭徘徊。

根據她的目光直盯着地面，顯然在想心事，當然是想他白玉崙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他知道杜天嬅不是個傻子，稍微細加研判，很可能會推開後窗看看。

心念及此，更加焦急，決定儘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遊目一看，發現由房屋的左邊繞過去，可以直達前店。

正待摒息離去，裏面房門處突然傳來一個冷冷的少女聲音問：「裏面有人嗎？」

白玉崙聽得心頭一震，急忙剎住了邁出的步子。

因爲，他聽出問話少女的嗓音有些熟悉，好像在那兒聽過，只是心緒不寧，無法想起是誰來。

只聽杜天嬅既吃驚又迷惑的問：「妳……妳是幹什麼的？」

先發話的少女似乎也吃一驚，也以驚疑的聲音問：「這話應該由我來問，妳待在他屋裏是幹什麼的？」

白玉崙大吃一驚，恍然想起，發話的少女正是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中的一人，想到她們是怨家對頭，她們三人很可能會在此地殺了杜天嬅。

驚急間，急忙將眼睛湊近窗紙裂縫前一看，只見杜天嬅站在室門口，一手叉腰，一手扶着門框，羚毛大披風仍掛在她的左小臂上。

而外間站着的只有一個紅衣背劍女子，而且已戴上了朱漆大竹笠和一圈紅紗，根據她的身段體態看，正是昨天在酒樓上坐在桌左邊的那一個。

由於只來了一個，白玉崙放心不少，因爲紅衣女子一個人，要想殺杜天嬅，成功的希望就小多了。

只見杜天嬅傲慢的淡然道：「要我回答妳問題，當然可以，但必須先說出妳是什麼身份，現在是什麼地位？」

紅衣背劍女子「嗯？」了一聲，問：「這麼說，妳已經有了身份地位了？」

杜天嬅微一頷首道：「也可以這麼說，妳沒看到我待在他屋裏，還代他拿着衣服？」

紅衣背劍女子顯然一楞，但仍沉聲問：「妳到底是他的什麼人？」

杜天嬅斜望着紅衣背劍女子，哼聲道：「我爲什麼要告訴妳？」

紅衣背劍女子略微一頓才漫聲道：「噢，我想起來了，妳是他老婆。」

白玉崙聽得大吃一驚，不由在心裏怒斥道：「胡說，怎麼可以這樣問？」但他心裏也明白，紅衣女子很可能是故意揶揄杜天嬅的。

豈知，杜天嬅毫不生氣，竟有些得意的說：「現在說還嫌早了些。」

白玉崙一聽，頓時楞了，心裏更多的是焦急。

只聽紅衣背劍女子繼續譏聲問：「那就是未過門的妻子嘍？」

杜天嬅有些得意的「唔！」了一聲道：「已經差不多了。」

紅衣背劍女子冷冷一笑道：「鬧了半天，八字還未有一撇。」

杜天嬅趁機漫聲問：「那妳已經有了幾撇呢？」

紅衣背劍女子似乎被問得一楞，道：「我爲什麼要回答妳？不過我可以告訴妳，痴心追求他的俠女可以由這兒排到城門口，個個比妳武功高，也都比妳長得美……」

杜天嬅哂然含笑，毫不生氣，反而譏聲問：「那妳是排在第幾位？」

紅衣背劍女子再度楞了，突然怒聲道：「我還有我的正經事，沒有閑工夫跟妳在這兒嚼舌頭，請妳告訴白玉崙……」

「白玉崙」三字一出口，杜天嬅的美目倏然一亮，脫口急聲問：「白玉崙，妳說他叫白玉崙？」

紅衣背劍女子一聽，不由極輕蔑的「格格」笑了，同時譏嘲道：「連人家姓甚麼叫甚麼都不知道，還厚着臉皮說是人家的老婆，告訴妳，我不但知道他叫白玉崙，還知道他是關東錦州人，我和他的關係是不是比妳深？比妳親？」

只見嬌軀有些顫抖的杜天嬅，突然厲叱問：「妳到底是他的什麼人？」

紅衣背劍女子冷冷一笑，有些得意的說：「告訴妳也沒關係，我遲早是他身邊的人，至於是什麼身份，什麼地位，那就要看我的造化和運氣了。」

說此一頓，特的又以輕蔑的口吻，繼續說：「雖然得到他極不容易，但我也絕不會穿着睡衣，故意撞進他懷裏讓他先親一親……」

白玉崙聽得大吃一驚，心知要糟！

果然，只見杜天嬅嬌軀一顫，花容大變，脫口一聲怒叱，飛身疾撲，玉掌一翻，逕向紅衣背劍女子的鮮紅面紗抓去，同時怒聲道：「原來妳是那些女賊一夥的。」

紅衣背劍女子早已有備，一聲輕哼，點足疾退，疾退中右手玉腕一繞，逕點杜天嬅的脈門。

杜天嬅咬牙切齒，瞋目剔眉，飛撲的身形不變，疾抓的右掌一揚，繼續扯向紅衣背劍女子的面紗。

白玉崙看得目光一亮，瞪大了眼睛要看個仔細，看看這個紅衣女子的面貌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因爲，他已看出來，杜天嬅的武功要比紅衣背劍女子高多了，只怕紅衣女子很難躲過這一擊。

果然，只見紅衣背劍女子上身疾仰，失聲嬌呼，驚急向左掌閃電推出——

一聲輕响，兩掌相觸，紅衣背劍女子悶哼一聲，趁勢飛身退出了房門。

杜天嬅那肯就此罷休，喝了一聲「那裏走！」飛身追了出去。

白玉崙沒有看到杜天嬅扯下紅衣背劍女子的面紗，心中當然有些失望，但更懊惱的是，杜天嬅仍將他的羚毛大披風掛在她的左小臂上。

也正因爲她的左小臂上掛着他的大披風，所以才不能揭開紅衣背劍女子的面紗。

杜天嬅雖然追了出去，但自知不敵的紅衣背劍女子已先一步騰身飛上了房面。

也就在這時，前店方向突然傳來瘦小老人的招呼道：「嗨，白玉崙，你小子躲在這兒幹嗎？」

白玉崙聽得一楞，但看到準備追上房面的杜天嬅突然循聲向前店奔去，這才恍然大悟，瘦小老人的招呼顯然是要把杜天嬅引走！

但是，杜天嬅把他的羚毛大披風也帶走了，卻不知如何才能把它要回來！

想到兩女的尖銳對話，彼此都不知道羞恥害臊，不由感慨的搖了搖頭，心想：難道女人們彼此說話，就可隨心所欲了嗎？

也就在他搖頭的同時，身後驀然响起一個少女的聲音，淡然問：「苦於應付了是不是？」

白玉崙心中一驚，倏然回身！

只見就在鄰房窗後不遠的一株棗樹下，赫然站着一個身穿紫絨金邊勁衣，肩披紫絨短劍氅，背後露出一截紫穗劍的少女。

紫衣少女看來已二十出頭，不算太白細的皮膚，但生了一副甜甜可愛的面容，右腮有一個酒渦，正斜倚着棗樹，緊抿着小嘴，似笑非笑的望着他！

尤其，她的兩眼不大，卻有兩道長而密的睫毛，由於她似在含笑，因而已看不見她的眼睛。

白玉崙急定心神，只得不好意思的解釋道：「我根本不認識她們……」

紫衣少女淡然含笑道：「你把我當成三歲娃娃了吧？我今年已經二十二歲了呢！」

白玉崙知道她不信，只得正色辯白道：「眞的！在下的確不認識她們，更談不上有什麼瓜葛糾紛。」

紫衣少女「噢？」了一聲問：「那他們怎樣知道你叫白玉崙，還知道你是關東錦州人？」

白玉崙知道她也是剛聽紅衣背劍女子向杜天嬅炫耀時說的，因而不答反問道：「妳又是怎樣知道我叫白玉崙，是關東錦州人呢？」

紫衣少女綻唇一笑，露出一排編貝皓齒，道：「是我聽我師叔祖告訴我的……」

白玉崙劍眉一蹙問：「妳的師叔祖是……」

紫衣少女含笑道：「就是昨晚在酒樓上陪你喝酒的『三寸丁』老前輩……」

白玉崙神色一驚，不由失聲問：「妳說那位黑袍瘦小老人，就是當年嫉惡如仇，黑道聞名喪膽的『三寸丁』老前輩？」

紫衣少女微一頷首道：「不錯！正是他老人家，也是我師門碩果僅存的一位長輩……」

白玉崙不自覺的問：「不是說他老人家早已仙逝了嗎？」

紫衣少女一聽，粉面倏沉，不由嗔聲道：「你怎麼咒他老人家？」

白玉崙悚然一驚，趕緊歉聲道：「對不起，我也是聽外界這麼說的……」

爲了改變不愉快的氣氛，只得拱手謙聲問：「姑娘的芳名是……」

一問「芳名」，紫衣少女笑了，同時有些羞意的說：「我叫袁玉瓊，河北燕州人……」

白玉崙急忙拱手道：「原來是袁姑娘，失敬、失敬！」

紫衣少女袁玉瓊微一欠身，含笑問：「你不問問我爲什麼站在這兒嗎？」

白玉崙先看了一眼鄰房半掩的後窗，含笑搖頭道：「袁姑娘不說，在下怎會知道？」

紫衣少女袁玉瓊立即道：「我是奉我師叔祖之命前來幫你的。我就住在你隔壁房裡，有什麼事要我代你效勞的……」

白玉崙一聽，立時想起了被杜天嬅拿走的羚毛銀絲大披風，只得有些懊惱的說：「杜姑娘把我的披風拿走了……」

袁玉瓊立即寬慰道：「你放心，我負責把你的披風要回來！」

說着，逕向白玉崙的面前走來。

白玉崙見袁玉瓊說的如此有把握，不由興奮的問：「眞的？」

走到面前的袁玉瓊竟篤定的說：「你在這兒等着，她一回來就會把披風交給我！」

說話之間已到窗前，伸手將窗門推開了。

白玉崙神色一驚問：「妳要作什麼？」

袁玉瓊依然篤定的說：「她馬上就會回來，我先到你屋裡去等她！」

她字出口，點足已縱進窗內。

白玉崙卻蹙眉問：「妳怎的知道她馬上回來？」

袁玉瓊卻一面拉着窗門一面詭秘的說：「你白玉崙根本不在那兒，我師叔祖也絕不會笨的等着她前去追問！」

問字出口，「蓬！」的一聲已將窗門關上。

白玉崙心想：是呀！「三寸丁」前輩的目的只是將杜天嬅引開，免得她和紅衣背劍女子打起來，吆呼過後自然就離開了。

根據這一點判斷，「三寸丁」老前輩可能也宿在這家客棧裡，也許就是他師姪孫女袁玉瓊的隔壁一間。

心念及此，決定先過去看一看，也許「三寸丁」前輩已經回來了。

正待舉步，屋前驀然傳來一陣衣袂帶風聲。

白玉崙心中一動，斷定是杜天嬅回來了。

湊近窗紙裂縫向內一看，果然是滿面怒容的杜天嬅。

只見她既懊惱又怨憤，業已快步奔到了房門前，看神情，似乎已知道中計受騙，顯然連「三寸丁」老前輩也沒看見。

再看室內的袁玉瓊，嬌靨含笑，神態悠閑，正好整以暇的坐在炕緣上。

纖影一閃，室內一暗，杜天嬋已飛步奔到了內室門口前，同時，她也呆在了內室門口前。

她微張着小嘴，瞪大了兩眼，既震驚又意外的望着杜天嬋。

她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就她出去這麼一會兒的工夫，白玉崙的房裡又多了一個長相甜甜的紫衣少女？

袁玉瓊自然含笑，由炕緣上緩緩站起來，禮貌的謙聲問：「妳可是杜姑娘？」

杜天嬋急定心神，剔眉怒聲問：「妳是誰？妳怎的知道我姓杜？」

袁玉瓊含笑，「哦！」了一聲道：「我叫袁玉瓊，是玉崙叫我來的……」

杜天嬋聽得腦際「轟」的一聲，嬌軀一晃，急忙伸手扶住門框！

這聲「玉崙」叫的多親熱，連姓都刪掉了，袁玉瓊的關係較之紅衣背劍女子，不知又親密了多少倍？

而她呢？昨天夜裡雖然撲進了他懷裡，卻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要不是方才那個紅衣背劍女子說出來，只怕直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叫白玉崙呢！

一想到紅衣背劍女子，立時想起了她說的話——痴心追求他的俠女，只怕由這兒可以排到城門口。

心念及此，不由指着袁玉瓊，怒目顫聲問：「妳？……妳是排在第幾位？」

袁玉瓊當然知道杜天嬋問話的意思，但她卻佯裝不知，略微一蹙黛眉，道：「我們姊妹六人，今生誓死生活在一起，決心共同伺候玉崙一輩子，彼此都是好姊妹，還分什麼大小？排什麼順序？」

杜天嬋一聽「姊妹六人」，突然有如萬箭穿心，一雙美目中，立時湧滿了淚水，妬怒交熾，不由恨聲怒叫道：「不要臉！怎麼可以六個女人共一個丈夫……」

袁玉瓊毫不生氣，反而兩手一攤，振振有詞道：「這有什麼不要臉的？一個男人娶六七個妻子多的是，只要她們甘心願意，還不是生活的甜甜蜜蜜？」

杜天嬋早已氣得嬌軀顫抖，淚珠直落，指着袁玉瓊怒目顫聲道：「告訴我……白玉崙他現在那裡？」

袁玉瓊一臉無奈的說：「何苦呢？他要是願意見妳，也不會叫我前來了……」

杜天嬋怒聲問：「他叫妳來作什麼？」

袁玉瓊一指杜天嬋左小臂上的銀緞大披風，道：「他叫我來拿他的披風……」

杜天嬋怒聲道：「他自己為什麼不來拿？」

袁玉瓊無奈的聳肩攤手道：「他現在正和我那五位好姊妹在一起喝早酒呢！」

和那麼多女人混在一起，那還不是左擁右抱？

一想到這幅景象，杜天嬋簡直恨透了白玉崙，不由脫口怒罵道：「不要臉！一窩子狐狸精。拿去！」

怒罵聲中，咬牙切齒，將手中的大披風，狠狠的擲給袁玉瓊，口中卻繼續恨聲怒叫道：「回去告訴白玉崙，下次再讓我碰見了，不狠狠咬他幾口我就不姓杜！」

杜字出口，倏然轉身，飛身縱出了房門。

袁玉瓊冷冷一笑，道：「下次見了他，只怕妳就捨不得了！」

但是，飛身縱出房去的杜天嬋業已失去了踪影。

袁玉瓊把話說完，立即望着後窗門、淡然道：「人都走啦，還呆在外面幹嘛？」

白玉崙一聽，只得滿心懊惱的將窗門推開，點足縱進了室內。

袁玉瓊一看白玉崙的神情，乃又譏聲問：「怎麼？心疼啦？」

白玉崙只得有些懊惱的說：「我總覺得這樣做太過份了些！」

袁玉瓊立即瞪起雙眼，嗔聲道：「你知道什麼？我們女人最怕的就是遇上這種事情，一碰上了感情糾紛，不但理性喪失，甚至會發瘋，不這麼氣她，她會把你的披風給我？」

白玉崙依然蹙眉懊惱的說：「披風是拿回來了，可是也為我惹下了麻煩，她下次碰見我，說不定真的會咬我兩口……」

袁玉瓊「噗」的一聲笑道：「告訴你，下次真的碰上了她，只要向她賠個小心就沒事了！」

白玉崙哼聲道：「妳說的容易！她走時妳沒看到！粉面鐵青，目露寒芒，如果我當時現身，她眞的會拔出刀來殺了我……」

袁玉瓊依然極有把握的說：「你放心，我說不會就不會。」

白玉崙聽得一楞，不由迷惑的問：「妳怎的知道？」

袁玉瓊含笑正色道：「你別忘了，我也是女人。尤其她還和你親了親……」

白玉崙神色一驚，不由急聲問：「昨晚妳都看到了？」

袁玉瓊卻答非所問的說：「我現在想起來都臉紅。拿去吧，總算不辱所命！」

說着，將手中的大披風向前一送。

白玉崙一面伸手去接，一面感激的說：「眞是謝謝妳袁姑娘！」

豈知，就在白玉崙的手將要接住大披風的同時，袁玉瓊竟又嬌軀一閃，忽然說：「不過，我可是有條件的喲？」

白玉崙一窒，不禁升起一股怒火，但仍耐着性子沉聲問：「有什麼條件？妳說！」

袁玉瓊一見白玉崙的俊面沉下來，急忙含笑寬慰道：「你放心，我已經有了心上人，絕不會藉這個機會糾纏你……」

白玉崙一聽袁玉瓊已有了心上人，當然放心不少，倏然升起的怒火也刹那沒有了，立即和顏爽快的說：「有什麼條件妳儘管說，只要我白玉崙能力所及，我一定答應妳！」

袁玉瓊欣然贊好，道：「你必須幫我找到『玉麒麟』……」

白玉崙渾身一顫，俊面之變，頓時呆了！

袁玉瓊看得一楞，不由蹙眉迷惑的問：「你怎麼啦？白少俠！」

白玉崙急定心神，「噢！」了一聲，蹙眉道：「這種捕風捉影的人物，往那裡去

找他？」

袁玉瓊嬌靨一沉，立即嗔聲道：「你不要想要賴推拖……」

白玉崙不由蹙眉為難的說：「眞的嘛！大家都是繪聲繪形的這麼傳說……」

袁玉瓊極為生氣的說：「他的俠盜事跡傳遍了大江南北，轟動了整個武林，有些事還都是由一方領袖的武林前輩親口說出來的，這還假的了？」

白玉崙依然為難的說：「話是不錯，可是，誰又親眼見過『玉麒麟』長得下什麼樣子呢？」

袁玉瓊立即斷然道：「我認為一定有人見過！」

白玉崙心頭一震，不由「噢？」了一聲問：「他長得是什麼樣子？」

袁玉瓊倔强的說：「我確信一定有人見過，只是那人為了他的安危和以後順利工作，不向外宣佈罷了！」

說此一頓，探手紫絨鏢囊內，接着將玉手向前一送道：「喏！你看這是什麼？」

白玉崙低頭一看，心頭猛的一震，頓時呆了！

只見袁玉瓊的手掌心上，正托着一個漢玉精雕的玉麒麟。

這隻玉麒麟長約一寸，高逾八分，雕刻得十分精美，栩栩如生，尤其那對眼睛，晶瑩鮮紅，閃閃生輝，顯然是一對寶石。

白玉崙看罷，又抬起頭來凝視着袁玉瓊的面容。

袁玉瓊見白玉崙閃閃生輝的目光直射在她的嬌靨上，令她不由得心跳「蓬蓬」，香腮飛紅，心中也生起一種從未有過的奇異感情，覺得又懼怕又歡喜！

白玉崙卻指着袁玉瓊掌心上的玉雕麒麟，驚異的問：「這可是外界傳說『玉麒麟』留下的標記？」

袁玉瓊有些緊張迷惑的頷首道：「是呀！你為什麼這麼激動？」

白玉崙依然驚異的說：「我一直不相信江湖上有這麼一回事，原來眞的有人進入贓官惡霸家裡……」

袁玉瓊立即沉聲辯白道：「我家裡既不做官，也不是惡霸……」

白玉崙聽得一楞問：「那妳那來的這個玉麒麟？」

袁玉瓊見問，嬌靨上立時露出了幸福希冀之情，道：「這是他進入我的房間後，走時留下的……」

白玉崙神色一驚，脫口急聲道：「原來他去偷過妳的東西……」

袁玉瓊立即瞪起雙眼斥聲道：「你不要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

白玉崙被斥得一楞，正色道：「本來嘛！深更半夜進入一個美麗少女的閨房裡……」

袁玉瓊一聽，立即指着白玉崙的俊面，鄭重的說：「我先警告你，你可別把他的事想歪了喲……」

白玉崙迷惑的問：「妳是說……」

袁玉瓊加重語氣哼聲道：「告訴你，他只查看了一下我的首飾盒就走了……」

白玉崙朱唇哂笑，似乎有些得意，又似乎有些不屑，那表情實在令人難以捉摸。

袁玉瓊看了心裡有氣，不由嗔聲問：「你是什麼意思？陰陽怪氣的，討厭！」

說着，狠狠瞪了白玉崙一眼。

白玉崙只得無可奈何的說：「好了好了，我負責替妳找，告訴我，『玉麒麟』長得什麼樣子，大約多少年紀……」

話未說完，袁玉瓊已憤聲道：「你這人是怎麼搞的？我要知道他長得什麼樣子，穿什麼衣服，用什麼兵器，那我還用拜託你？」

白玉崙聽得一楞，不由懊惱的說：「鬧了半天，妳還是沒見過『玉麒麟』呀！我還以為那天晚上你們兩個……」

袁玉瓊嬌靨一紅，立即叱聲道：「不准胡說！告訴你，他連我的繡帳都沒摸一摸……」

白玉崙輕蔑的哼聲道：「何必動手去摸，隔着帳子也看得見呀……」

袁玉瓊一聽，頓時大怒，但她剛一蹙眉、突然又驚「咦？」一聲問：「你怎的知道我的帳子是透明的？」

白玉崙神色一驚，急忙解釋道：「帳子都是紗織的嘛？難道妳的不是？」

袁玉瓊不答，微側着頭冷冷的斜望着他，似乎要看透他的心。

白玉崙神情緊張，內心焦急，不知道袁玉瓊為什麼要這樣子望着他？

恰在這時，他的肚裡「咕嚕」響了一下，心中一動道：「噢！餓了一早上，該去吃東西了……」

袁玉瓊立即道：「早飯我也沒吃，我陪你去！」

白玉崙本待趁機走出房去，這時一聽，只得道：「我早餐都是在房裡吃……」

袁玉瓊欣然正色道：「好呀！就叫店夥送兩人份的來！」

白玉崙蹙眉為難的說：「這樣不大好吧？」

袁玉瓊嬌靨一沉，問：「有什麼不好？」

白玉崙只得道：「妳是已有了『心上人』的人，萬一被『玉麒麟』看到了，他的名聲又响，武功又高，他即使不要我的命，也會打我個鼻青臉腫……」

話未說完，袁玉瓊已冷冷一笑道：「你想趁機擺脫我？」

白玉崙佯裝一楞，道：「我為什麼要擺脫妳？只是我怕被妳的心上人『玉麒麟』撞見了，自己惹禍上身，當着妳的面被他打個頭破血出，滿地亂滾，那多丟人？」

袁玉瓊依然冰冷着粉面哼聲道：「你也用不着冷諷熱嘲拿我開心，告訴你，別想離開我的視線範圍，規規矩矩的替我去找『玉麒麟』……」

白玉崙無可奈何的連聲贊好，但卻又正色問：「萬一『玉麒麟』是個糟老頭子呢？」

袁玉瓊聽得花容大變，嬌軀一顫，但口裡仍斷然道：「絕對不會！我想，他不會超過三十歲！」

白玉崙似乎另有想法，搖着頭道：「可能不止喲？」

袁玉瓊的嬌靨上已有了愁雲，不由憂慮的問：「依你的看法他會是怎樣的一個人？」

白玉崙立即以判斷的口吻說：「首先，他的武功高，三十歲以前不可能練成如此驚人的境地……」

袁玉瓊正色分析道：「那也未必，說不定他天生異稟，又逢奇遇、加之是武林異人的徒弟……」

白玉崙驚異的看了袁玉瓊一眼，急忙附和道：「這麼說當然也有可能，不過，我仍認爲他可能是個糟老頭子……」

袁玉瓊有些不自然的「噢？」了一聲問：「你根據什麼這麼斷定？」

白玉崙毫不遲疑的說：「當然是根據我自己……」

袁玉瓊黛眉一蹙問：「根據你自己又怎樣？……」

白玉崙一整臉色，鄭重的說：「首先，我是個男人，而且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男人，如果我看到銀紗羅帳裡睡着一個像妳這樣的艷麗美人……」

袁玉瓊的目光一直盯在白玉崙的俊面上，她不但有些激動，也有些顫抖，乃不自覺的顫聲問：「你會怎樣？」

白玉崙有些不好意思的一笑道：「我先把話說在前頭，我白玉崙可不是神仙聖人……」

袁玉瓊不禁有些憂急氣憤的問：「你是說你會向我動手？」

白玉崙尷尬的一笑道：「至少我會在妳的香腮上親一下……」

親字方自出口，袁玉瓊已咬着貝齒恨聲道：「不要臉！算我瞎了眼……」

恨駡聲中，急步向前，玉掌一翻，猛摑白玉崙的俊面。

白玉崙佯裝一驚，尖叫一聲，點足縱上了炕前小桌上，同時急聲解釋道：「我只是對妳袁姑娘打個比喻，妳何必生這麼大的氣？說實在的，只有『玉麒麟』是個糟老頭子，看了妳睡在帳裏才不動心，我白玉崙是個凡人，是個有血有肉的男人，我看了漂亮的女人，當然……」

本來準備繼續攻擊的袁玉瓊一聽，急忙舉手將耳朵掩住，向着白玉崙「呸呸呸」，一連啐了三口，切齒恨聲道：「你白生了一副像樣兒的面孔，却有一副醜陋邪惡心腸，我袁玉瓊發誓，永遠不再看見你！」

說到最後幾個字，聲嘶音啞，幾乎使盡了全身的力氣，猛的一個回身，如風般奔出了房門。

白玉崙楞楞的望着袁玉瓊身影消失的房門口，感慨時搖了搖頭，緩緩坐在了桌面上。這是他下山一年多來最不愉快的一個早晨。

根據他的估計和預感，像今天這樣的麻煩，今後會愈來愈多，而且層出不窮！

他仰首望着房頂樑椽，輕輕吁出一口長氣，並在心中懊惱的說：「師妹，妳到底流落在什麼地方？妳如果再不出現，我只好回山跪在師父的墳前去請罪了！」

玉麒麟巧逢一朵紅

一連五天過去了！

白玉崙每天夜晚都隱身在城中心的「魁星樓」上監視，希望能捉住潛出活動的飛賊「賽靈猴」。

說也奇怪，莫說飛賊「賽靈猴」沒有出現，就是一般江湖夜行人也沒看見一個。

黑袍瘦小老人「三寸丁」，好像已離開了密雲縣城，而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也早已搬出了這家客棧。

那位決心不放過他白玉崙的杜天嬋，再沒有來客棧找他，發誓永不再見他的袁玉瓊，倒是眞的失了去踪影。

五天來十分安靜，因而也令他白玉崙覺得該換個環境碰碰運氣了。他不能老是聽說「賽靈猴」在什麼地方作案，再馬上趕去，因而錯失了時機。

傍晚時分，白玉崙走了上房，逕向前店的酒樓走去。他有兩三天沒有到酒樓上喝酒了，今天心情煩悶，也希望能在酒樓上聽到一些有關飛賊「賽靈猴」的新近消息。

一到樓門口，即聽到樓上來的喧嚣議論聲。

白玉崙揮手制止了樓下酒保的吆喝，逕向樓上走去。

登上酒樓一看，白玉崙的兩道劍眉立時蹙在了一起。

「致美齋酒樓」今晚竟是一個滿座兒！只見耀眼生花的明亮燈光下，人頭鑽動，目光閃爍，乍然看來不下兩百人，而且，幾乎全是勁衣疾服、佩刀帶劍的武林人物。

這些武林人物，大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豪客，肯花銀子又不吝嗇，丟起賞錢來也毫不含糊。說來應該是最受酒樓掌櫃酒保們歡迎的酒客。

但是，這些大爺們可也不好伺候，一個不小心，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最怕的還是在酒樓上碰到了對頭仇家，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摔碎了椅子桌斷了腿，酒壺碗盤滿樓飛，這都是常有的事，也是讓酒樓掌櫃最痛心的事。

只見那些武林豪客，個個高談闊論，有的人竟說得口沫橫飛。

白玉崙一看樓上情形，就覺得有些不大對勁兒，準是江湖上又發生了轟動武林或震駭人心的大事情！

尤其令白玉崙不解的是；竟有人在那裡拍桌大駡，咬牙切齒，面孔鐵青，兩隻眼瞪得像銅鈴。

招呼的酒保一看白玉崙是後店的客人，趕緊把他引到樓角唯一的一張空桌上。

白玉崙隨意要了些酒菜，立時對這個亂糟糟的場面注意起來。

他的確沒想到，幾天沒上街，縣城裡竟然湧來了這麼多武林人物，但是他敢肯定，這些人談論的絕不是俠盜「玉麒麟」和「一朵紅」的事。

就在他遊目全樓不遠處，「咚」的一聲響起一個用拳頭捶桌子的聲音，只見一個滿臉于思鬍子的壯漢，憤聲道：「別家的窯姐兒都是站出來讓嫖客挑，讓嫖客選，他奶奶的，她不是……」

同一桌背刀的大漢立即問：「她？她怎樣啊？」

于思鬍子的壯漢憤聲道：「她呀！她奶奶的，她叫客人進去讓她選……」

另一個壯漢神色一驚，問：「這麼說，你老兄也去過『百花園』啦？」

于思鬍子的壯漢有些神氣的一挺胸脯

，道：「當然去過了……」

神色一驚的壯漢立即迫不及待的問：「後來呢？後來怎樣了？」

于思壯漢依然憤聲道：「後果由王八頭兒帶着俺給那個花名叫『一串紅』的窯姐兒看，聽說要她看中了，俺才可以登樓和她見面……」

四週桌上的酒客紛紛搖頭慨嘆道：「竟有這等事！這年頭兒眞的變了……」

鄰桌一個背劍中年人，望着于思壯漢，極關切的問：「請問你老兄被她看上了沒有呢？」

于思壯漢見問，再度氣得一捶桌子，憤聲道：「娘的，你看俺這幅樣子，比他奶奶的豬八戒好不了多少，你想，她會看上了俺嗎？」

由於他的嗓門兒高，聲音大，全酒樓的人都聽到了，立時引起一陣哈哈大笑！

于思壯漢一看，也忍不住笑了，反而有些得意的繼續說：「聽說這婊子要允文允武的小白臉，能詩能詞的公子哥兒她才願意見！」

說着，遊目看了一眼全樓酒客，又不覺得意的說：「在座的朋友，想想看，咱們要想見到這位『百花園』的『一串紅』，只有轉世投胎啦！」

全樓酒客一聽，又是一陣哈哈大笑和議論聲。

白玉崙聽得皺了皺眉頭，發現方才酒保送酒菜來時已爲他滿上了酒，順手端起酒杯來喝了一口。

哄笑甫落，靠窗一桌上的黃衣青年，嘻笑着說：「老兄，她看不中你怕甚麼呢？反正到園子裡白逛了一陣，既不要你的金子，也不要你的銀子……」

話未說完，于思壯漢已懊惱的說：「要喲！花紅十兩，少一分也不行……」

全樓酒客一聽，頓時大嘩，紛紛憤聲道：「豈有此理，眞是太不像話了嘛！姑娘都沒看到，就要十兩銀子；要是我，不見姑娘就不拿……」

但是，于思壯漢却餘悸猶存的正色道：「不拿怎成？她身邊的幾個丫頭，個個身手驚人，不打你個鼻青臉腫，休想走人……」

人字出口，戛然而止，想是警覺失言，立即閉嘴不說了。

全樓酒客一看，知道他在「百花園」沒有佔到便宜，不少人又哈哈笑了。

白玉崙這時已完全明白了，原來是勾欄名妓「一串紅」，爲打知名度，故意要噱頭。

但是，他對勾欄院中的丫頭們胆敢出手打客人，覺得這其中一定另有原因。

端起酒杯來正待喝酒，桌旁邊底下，緩緩伸出一顆蓬首來。

定睛一看，正是五六天未照面的黑袍瘦小老人。

白玉崙見是「三寸丁」，趕緊起身恭聲道：「原來是老前輩……」

瘦小老人故意哼聲問：「小伙子，什麼大新聞聽得如此入神，連我老人家到了你身邊都沒有警覺……」

白玉崙只得含笑恭聲道：「你老人家是幾十年前的武林異人，早已修成半仙之體，你前來晚輩當然無法察覺……」

已經坐在桌側圓櫈上的瘦小老人，立即低聲斥道：「少給我老人家戴高帽子！我老人家可不喜歡油嘴滑舌的小伙子！」

白玉崙聽得一楞，不自覺的說：「你老人家不是當年的頂尖高手「三寸丁」前輩嗎？」

話聲甫落，瘦小老人已向着地上「呸呸」啐了兩口道：「那老小子早已死了多少年了，你怎的把我當成了「三寸丁」？你希望我老人家也練武功走火入魔去見閻王呀？」

白玉崙一聽，簡直傻了，不由迷惑的說：「晚輩是聽你老人家的徒孫女說的呀！」

瘦小老人立即沉聲道：「我老人家連個徒弟也沒有，那裡來的徒孫女？」

白玉崙極感迷惑，不由自語道：「奇怪呀？她爲什麼說是你老人家的姪孫女呢？」

瘦小老人小眼一瞪問：「你小子說的她是誰？」

白玉崙毫未思索的說：「燕州『古梅山莊』的袁玉瓊嘛……」

瘦小老人立即問：「你怎的知道她是『古梅山莊』的人？」

白玉崙心頭一震，急忙補充道：「是她自己這樣介紹的，她說你是她的師叔祖……」

瘦小老人哼聲道：「狗屁！我連這丫頭長的什麼樣子都沒見過，怎會是她的師叔祖？」

說此一頓，突又蹙眉關切的問：「她怎會好端端的找上了你？」

白玉崙方才說溜了嘴，已不敢再提袁玉瓊要求他代找「玉麒麟」的事，只得簡略的說：「是她把杜天嬋姑娘打發走的……」

話未說完，瘦小老人已恍然「噢」了一聲道：「杜天嬋那丫頭走時我看到了，粉面鐵青，咬牙切齒，我看她一定恨透了你……」

白玉崙一聽，不由懊惱的說：「都是你老人家……」

瘦小老人立即正色道：「那丫頭脾氣急燥，心眼兒特多，我在左邊跑，她到右邊截，你小子嘛偏偏又迎上去，所以才撞進她懷裡……」

白玉崙急忙辯白道：「你老人家應該看到了，是她撞我……」

瘦小老人立即揮手不耐煩的說：「好了好了，今後小心點兒，最好不要再碰見她！」

說此一頓，特的又在壓一些聲音問：「你小子對『百花園』的名妓『一串紅』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白玉崙識聲輕哼道：「還不是耍噱頭造名聲……」

瘦小老人立即問：「你不覺得事有蹊蹺，不合情理？」

白玉崙聽得一楞，問：「老前輩可是已摸出了一些底細？」

瘦小老人有些凝重的說：「據我在丐帮那兒得到的消息，『一串紅』儀態萬千，美逾天仙……」

白玉崙哂然一笑道：「身爲名妓，總要靠幾分打扮！」

瘦小老人竟斷然搖頭道：「不！她不

但人長得美，而且多才多藝，琴、棋、書、畫，無一不能，無一不精……」

白玉崙依然不屑的說：「這類名妓，大都自小便聘請名師培植……」

瘦小老人立即道：「你不覺得她身邊的丫頭們個個身手不俗而可疑？」

白玉崙頷首道：「這一點晚輩的確想過！」

瘦小老人更加壓低一些聲音道：「跑一趟『百花園』如何？」

白玉崙神色一驚，猛搖兩手道：「請老前輩原諒，晚輩從來不涉足這種地方……」

瘦小老人臉色一沉問：「你小子已娶了老婆？」

白玉崙趕緊解釋道：「晚輩剛剛下山不久，恩師遺命未竟……」

瘦小老人繼續道：「那就是有了心上人了？」

白玉崙依然蹙眉道：「晚輩目前根本無心談這些……」

瘦小老人小眼一瞪道：「那你怕甚麼？吃飽了飯去一下，二更我來聽消息！」

說話之間，起身就要離去。

白玉崙心中又急又氣，不由起身沉聲道：「老前輩不是已摸透了嗎？何必要晚輩再去？」

瘦小老人止步沉聲道：「丐幫也是聽『百花園』的老鴇兒說的，『一串紅』是臨時入班的，說好了四六分帳，這中間不但有問題，也隱伏着殺機，你身爲武林新秀，就應隨時行俠仗義，如果『一串紅』是個俠女，她如此作必然迫不得已，我們就該適時助她一臂之力，假設是個狐媚妖女，別有圖謀，我們就該當機立斷，除此武林敗類，你明白我老人家的意思嗎？」

白玉崙聽罷，內心肅然起敬，連連恭聲應是，目送瘦小老人走下樓去。

他們老少兩人雖然談了半天，却沒有引起任何酒客的注意，因爲，那些酒客的精神，都專注在「一串紅」的奇特規矩上。

聽了瘦小老人一番話，白玉崙決定去一趟「百花園」。

他認爲「一串紅」立下種種不合常理的規矩，顯然故意做成轟動，藉以引起她的仇家注意。

當然，她忍辱在勾欄院裡僞裝妓女，她的仇家自然是個漁色之徒。果眞她的立意正確，誠如瘦小老人所說，自然應該暗中給她一些助力。

下了「致美齋酒樓」，街上夜市正盛，也正是章台走馬，勾欄買醉的好時候。

根據他年來行走江湖的經驗，只要跟着那些走路搖晃，穢言嬉戲，歪戴着帽子斜搭着肩的紈袴子弟走，總能找到那些地方。

果然，他跟着一羣嬉戲青年前進，終於走進了一道花街柳巷，兩街儘是門下懸燈，墻掛花名牌的留香妓院。

燈光明亮的富麗門樓下，大都站着兩三名濃粧艷抹的妙齡女子，不時向着門前走過的紈袴子弟，巧笑招呼，頻送秋波。

白玉崙細看這道花街上進出那些院門的嫖客，的確也有些衣著華麗，文質彬彬的公子哥兒。當然也有不少挺胸闊步，携有兵器的武林豪客。

再轉首看看那些妓院門內，更是三五艷女追逐着嫖客，打情駡俏，嗲聲嬌笑，更有彈唱笙歌和猜拳吆喝聲傳出院外。

白玉崙雖然年已二十二歲，也闖蕩了年多江湖，來這種地方確還是第一次。

前進不遠，驀見前面一座燈火輝煌的高大門樓下，赫然懸着一方結綵巨匾，上面果然漆着三個金漆大字——百花園。

白玉崙一看，覺得「百花園」的氣派的確與其他妓院不同，不但門樓高大，雕樑畫棟，僅懸掛在門樓下的四盞綴花紗燈，就頗費了一番心思。

四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少女，一見白玉崙衣著華麗，英挺俊拔，而且一直注視着她們「百花園」的大門樓，立即像花蝴蝶似的一齊湧下階來，櫻口裡尚不停的嗲聲呼着「少俠」。

白玉崙只覺鶯聲悅耳，香風撲面，低頭一看，八隻擦滿了香粉的玉手，正伸着纖纖十指向他抓來。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身形一閃躲開了，同時大方的笑着說：「別拉！別拉！我跟你們進去就是！」

四個花枝招展的妙齡少女一聽，立即歡聲叫了起來，八隻玉手有一種職業上的習慣性，再度一齊向他抓來。

白玉崙知道不能再躲了，再躲就有些矯枉做作了。

是以，任由四個妙齡少女像捉犯人似的，緊緊的抓着他擁進了高大門樓內。

由於門樓內的兩邊墻上懸滿了花名牌，白玉崙急忙道：「妳們先別慌，讓我看看都是有那些姑娘……」

話未說完，四個妙齡少女已像麻雀噪早般：「咭咭喳喳」的指着自己的花名牌，急忙介紹道：「這是我的花名，我叫『十里香』……」

「喏！看！我叫『小翠花』……」

「我叫『小蘿蘭』……」

「喂！你快來看嘛！我叫……」

白玉崙那裡有心聽她們自我介紹，目光立即停在門內正中迎壁上的一方紅漆金字大牌子上。

因爲，那方特別醒目的大牌子上就刻着三個金漆大字——「一串紅」。

「一串紅」的花名牌的確夠氣派，牌子不但大了七八倍，而且中央還特別綴了一個海碗大的紅綢綵球，尚有四盞飾花紗燈，整齊的懸在牌頭的正上方。

白玉崙看罷，立即目光不轉的問：「這『一串紅』，可也是位姑娘？」

四個妙齡少女見問，知道八成又沒有希望了，因而個個不高興的說：「是呀！不過她可是大牌喲！」

白玉崙微一頷首道：「我知道，我就選這位『一串紅』姑娘好了！」

四個妙齡少女一聽，同時哼了一聲，轉身逕向門口階前走去。

白玉崙冗自一笑，舉步走向院內。

繞過迎壁一看，正面即是一座敞廳，兩廂廊下，廳前院中，三三兩兩的艷裝女子，正陪着一羣嫖客調笑。

廳上已有幾桌嫖客正在飲酒，有的女子在彈唱，有的女子在端菜滿酒，一些僕婦丫頭，穿梭往來，顯得十分忙碌。

只見一個身穿上灰衣白短裙，頭戴白毡小帽的中年人，一見白玉崙繞過迎壁，立即扯開嗓門高唱道：「姑娘們見客哪！」

立在院中和廊下的艷裝女子們一聽，立即快步迎過來七八個，紛紛向白玉崙襝衽行禮，同時含笑嗲聲道：「歡迎少俠光臨！」

白玉崙已有了方才的經驗，立即開門見山的說：「在下要選『一串紅』姑娘！」

七八個艷裝女子一聽，有的轉身離去，有的則回頭去看那個灰衣小帽中年人。

灰衣小帽中年人一看，立即滿面諂笑的奔過來，向着白玉崙躬身哈腰，恭聲道：「爺！請隨小的來！」

說着，尚刻意的看了白玉崙兩眼，才轉身向深處走去。

白玉崙立即大步跟在他的身後。

那些走回原處的艷裝女子，紛紛奔走相告，那些在敞廳上飲筵的嫖客等人，俱都以驚異的目光向白玉崙望來。

白玉崙一看那些妓女嫖客的驚異神情，好像他白玉崙是去老虎嘴裡拔牙似的，不由暗自笑了。

登上廻廊，繞過敞廳，又穿過一道月形圓門，眼前視界一廣，竟是一座小型花園。

花園的盡頭是一座燈光明亮的精舍獨院，獨院的中央有一座雕樑畫棟的二層紅漆小樓。

小樓是紅漆，窗帘是紅紗，連二樓欄台正門上的竹簾子也是用紅漆漆成的。

就在白玉崙一面打量一面沿着花徑前進之際，懸着兩盞艷紅紗燈的紅漆院門內，突然傳來一聲嬌叱，接着是一聲殺豬般的刺耳嗥叫！

只見一個藍衣大漢的身體，隨着那聲嗥叫，逕由院門內，翻翻滾滾的橫飛出來，「咚」的一聲跌在門前石板地上，又一連滾了幾滾，才急忙爬起，抱頭鼠竄過來。

在前引導的灰衣小帽中年人，立即緊張的回頭警告道：「少俠，您可千萬要小心哪！」

白玉崙朱唇哂笑，淡然頷首道：「在下曉得！」

說話之間，那個抱頭走過來的藍衣大漢已奔到了近前。

只見藍衣大漢抬起他那數處紅腫的臉，狠狠驚異的看了白玉崙一眼，繼續向前抱頭奔去。

到達精舍獨院紅門前，灰衣小帽中年人立即扯開嗓門兒向內高唱道：「有客拜訪紅姑娘哪！」

唱聲甫落，院中立時傳來一聲嬌哼恨聲道：「竟有這麼不怕打的豬玀！」

灰衣小帽中年人神色一驚，向着白玉崙肅手道：「爺！您請吧！」

白玉崙知道送到這兒爲止了，微一頷首，舉步就向院門內走去。

一進院門，即見四角植有花木的小院中央立着一個明媚大眼，身穿紅衣褲的俏麗少女，靠近小樓門口，還站着一個身穿錦緞襖，下着黑綾裙，鬢角插着一朵紅花的老婦人。

紅花少女一見飄逸瀟灑的白玉崙，目光倏的一亮，神情同時一呆，顯然有些大感意外。

老臉上佈滿驚悸的老婦人，想是對紅衣少女方才痛懲藍衣大漢心中仍有餘悸，這時一見白玉崙，也慌慌張張的迎過來的，急忙一個萬福，恭聲道：「柳尤氏給爺您見禮！」

白玉崙淡然肅手點了點頭，却望着紅衣少女，問：「妳可就是『一串紅』姑娘？」

粉面上早已沒有霜意的紅衣少女見問，未曾開口先已紅了雙頰，急忙含笑施禮，謙聲道：「少俠也太抬舉小婢了，小婢『姹紅』給您見禮啦！」

白玉崙劍眉微蹙，淡然「噢？」了一聲問：「那麼『一串紅』姑娘呢？」

紅衣侍女「姹紅」謙然含笑，肅手向樓上一指道：「我家姑娘正在樓上，請少俠在這兒稍候一會兒……」

白玉崙立即舉目向樓上看去。只見樓內兩端都有燈光，唯獨中央一間一片漆黑，但有四盞細紗紅燈懸在欄台外面的紅簾上方。

一看這情形，白玉崙認爲「一串紅」如果站在紅簾後，便可以清楚的看到樓下院中的情形，但樓下的人想看到她就難了。

也就在白玉崙仰首上看的同時，樓下門楣上突然響起一陣銅鈴拉動聲。

白玉崙低頭一看，這才發現樓門橫楣上，有一個金光澄澄的大銅鈴，仍在不停的晃動，一條細絲繩，由銅鈴直伸到樓上。

他正沿着絲繩向上看，紅衣侍女「姹紅」已興奮的說：「少俠請上樓吧！」

站在門旁的老婦人一聽鈴响，也不由展顏笑着說：「爺！紅姑娘已經請您上樓了，您就快請吧！」

豈知，白玉崙竟搖手道：「慢着，先別慌！」

紅衣侍女「姹紅」和老婦人一聽，都楞了。

白玉崙則煞有介事的繼續道：「現在她是隔着簾子看中了我，萬一到了樓上，燈光明亮，她不滿意了又把我給轟下來，僅『姹紅』姑娘這一關，只怕在下就很難逃過……」

侍女「姹紅」的粉面已經沉下來，但仍耐着性子說：「我們姑娘既然允許你上樓，就不會把你再趕下來……」

白玉崙依然搖頭道：「不行，非和『姹紅』姑娘試過招後在下才敢上樓！」

「姹紅」緊蹙着柳眉，勉強道：「好吧！只怕小婢不是你少俠的對手……」

白玉崙立即哂然道：「妳別客氣，方才見妳把那麼粗壯的大漢都摔到門外去，現在想來我心中仍有餘悸……」

話未說完，「姹紅」突然剔眉怒聲道：「我看你是誠心前來找麻煩的？」

白玉崙急忙解釋道：「妳錯了，我只是預留退路罷了！」

了字出口，「姹紅」已沉喝了聲「好！」足尖一點，飛身前撲，一雙玉掌迎空一揮，幻起一片掌影，逕向白玉崙的雙肩和面門拍去。

白玉崙佯裝一驚，急忙側身退步，雙掌一繞，四指揑拿，立即揑住了翩翩掌影中的兩隻小手。

也就在他揑住兩隻纖手的同時，「姹紅」已發出了吃驚嬌呼！

白玉崙振腕一抖，「姹紅」的嬌軀已隨着她那聲震驚嬌呼，一連兩個翻滾已飛向了門樓！

由於白玉崙是順着「姹紅」的飛撲之勢藉力甩抖，因而「姹紅」的嬌軀飛到門樓上方時，也就隨着力竭勁失，輕飄飄的落在瓦面上。

即使如此，粉面蒼白的「姹紅」仍忍不住驚悸的去看院中的白玉崙。

白玉崙却微一甩頭，贊聲道：「沒想到妳的輕功也如此俊，難怪那些人個個被妳打得鼻青臉腫！」

說罷轉身，對呆立一旁的老婦人看也不看，舉步走進了樓門內。

樓廳內燈光明亮，但却寂靜無人。

白玉崙知道「一串紅」在樓上，逕向舖着紅毡的梯口走去。

一舉步登樓，即見樓上梯口同樣的站着一個身穿紅衣褲的少女那裡恭迎。

將到樓上，那個紅衣少女已施禮恭聲道：「小婢『嫣紫』，恭迎少俠！」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動，覺得這個侍女「嫣紫」的嗓音餘韻中，似乎有些熟悉。只是他無暇多想，頷首一笑，加快步子向樓上登去。

登至樓上一看，上面的陳設竟是意外的簡單。

中央放着一張矮桌，桌前放着一個錦墊，右間整面懸着一幅大竹簾，簾內漆黑，除此再沒有什麼了。

白正崙看得劍眉微蹙問：「爲什麼沒看見妳們姑娘？」

話聲甫落，漆黑的竹簾內已响一個清脆嬌滴的少女聲音道：「少俠請坐！」

白玉崙先已料到了幾分，因而並不感到驚異，他僅看了一眼竹簾，立即循着「嫣紫」的肅客手勢走至小矮桌前，坐在錦墊上。

他知道，簾內發話的，就是名妓「一串紅」。

「嫣紫」轉身捧來一杯香茶，雙手放在白玉崙的面前。

白玉崙欠身示謝，並望着竹簾迷惑的問：「姑娘爲何還不出來相見？」

簾內的「一串紅」却嬌聲問：「那你也願意把你的眞實身分和來意相告嗎？」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驚，他當然不能說出他的眞正身份來，只得支吾道：「在下只是前來一覩姑娘天仙般的容貌，何必一定將眞實身份相告……」

簾內的「一串紅」哂然一笑道：「你只是單純來看看我的容貌是否如外界傳說的那樣美好嗎？」

白玉崙當然不是，只得道：「對姑娘如此作法，鬧得滿城風雨，的確也想知道爲什麼？」

簾內「一串紅」黯然一嘆道：「你少俠不會知道！」

白玉崙竟以倔强的語氣說：「我很想知道！」

簾內一靜，才不解的問：「只是爲了好奇？」

白玉崙淡然搖頭道：「也不盡然。」

換句話說，也有一份關懷。

簾內的「一串紅」再度一嘆道：「謝謝你的好意，你幫不了我什麼。現在爲了感謝你的光臨，我願意親自撫琴唱一首詩歌給你聽，也算報答你的關懷熱忱！」

話聲甫落，簾內已响起了「叮咚」琴音。

白玉崙知道簾內的「一串紅」確有難言之隱，因而也不便强求人家說出來。

本待起身離去，但簾內已傳出了悅耳的琴音旋律，只得盤坐不動，耐心的聽下去。

琴音一轉，接着响起一陣圓潤歌聲聲道：「桃花紅綻碧橋邊，楊柳絲絲拂綠煙，記得少年曾取醉，玉人扶上畫樓船！」

歌聲美妙，直如珠走玉盤，白玉崙倒眞的聽得有些入神了！

歌聲甫落，琴音立止，簾內同時傳出「一串紅」的謙聲嬌笑道：「賤妾獻醜，倒讓你少俠見笑了。」

白玉崙急定心神，起身含笑道：「那裡，姑娘唱得太好了，就是我這不懂音律的人，都聽得入神着迷了！」

簾內的「一串紅」突然嬌聲問：「少俠可知道這是誰的詩？」

白玉崙謙聲含笑道：「我是個粗俗之人，沒讀過多少書，不過，我倒眞希望有一天喝醉，有位玉人兒扶我上船……」

話未說完，簾內「一串紅」已愉快的格格笑了，同時笑聲道：「你倒是一個非常會說話的人！」

說此一頓，突然又關切的問：「怎麼？你就要走了？」

白玉崙風趣的一笑道：「今夜雖然無緣一覩妳的花容月貌，希望將來總有一天能夠看到！」

豈知，簾內的「一串紅」竟笑着說：「眞有那麼一天，只怕滿臉的疤痲把你給嚇壞了！」

白玉崙聽得心頭一震，險些脫口驚啊！

因爲，他突然想到五天前在酒樓上看到的三個紅衣背劍女子，她們都用紅紗遮住面容，他就曾懷疑她們的臉上有什麼缺陷。

如今，由於他想到了三個背劍女子，因而也恍然想起侍女「嫣紫」的身材和說話的餘韻，正是前幾天在客房內碰見杜天蟬的那個紅衣女子。

方才進門時，院中的侍女「姹紅」的那份震驚，顯然是沒想到他會前來而大感意外。

現在，再加上整座獨院和小樓內就她們主僕三人，而且兩個侍女一式穿紅，不是那三個紅衣背劍女子是誰？

心念電轉，正待說什麼，簾內的「一串紅」已歛聲道：「少俠慢走，請恕賤妾不送了！」

白玉崙急忙拱手，道了聲珍重，竟由樓上欄台掀簾而出，足尖一點樓欄，身形凌空而起，直飛精舍獨院的墻外。

他凌空飛縱中，同時聽到樓內侍女「嫣紫」的意外驚呼聲！

白玉崙雙脚一踏實墻外地面，立即踅身向右，一溜煙似的奔向了精舍獨院的左端墻後。

一到院左墻外，立即騰身而起，飛身直落在「一串紅」左間陽台的欄杆上。

就在他足尖點落在欄杆上的同時，却

槽老頭與白玉崙談論“百花園”一串紅的事情。

發現守在院中樓門口的侍女「姹紅」，已神情驚異的飛身縱上了院門樓，正急急察看着院前昏黑的花園。

白玉崙一看，趕緊閃身繞至樓後廣窗前，當眞是輕如狸貓，捷如電閃。

也就在他站在廣窗下的同時，却聽裡面的「嫣紫」驚異的問：「小姐，他爲什麼不走院門却越房走了呢？」

只聽「一串紅」有些失意的說：「誰知道，也許心急回去，也許怕再看到『姹紅』吧！」

白玉崙就在她們兩人說話的工夫，已在懷中取出一把鋒利菲薄的小刀來，順勢在窗紙上切了一道細縫。

他之所以繞回來，就是要看一看「一串紅」的廬山眞面目。

因爲，這不單單可以看出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以紅紗罩面的原因，同時也可証實一下「一串紅」是否曾是他求証過的師妹？

現在他已經證實了「一串紅」這麼做確有苦衷，但他還要證實一下他自己的想法！

心念間，他已湊近窗紙覷目向內窺看，一看之下，驚得險些脫口呼出聲來。

因爲，裡面的「一串紅」實在太美了！如果用傾國傾城，閉月羞花來形容她的美，在他認爲，絕不算誇大。

只見「一串紅」秀髮高挽，上插鳳釵，左右鬢髮上，分別綴着鑽珠翠花，在明亮的燈光映照下，亮光閃爍，愈顯得她的凝脂皮膚，吹彈可破。

「一串紅」不但面目姣好，鳳目柳眉，而她的身段也婀娜健美，充滿了少女誘人的魅力，那雙玲瓏圓潤的耳朶，配合着她的瓊鼻櫻唇，較之他白玉崙所有見過的艷麗少女，不知美了多少倍！

她穿着粉紅色的薄網羅衫，下着月白百褶長裙，外罩一襲鮮紅簇花錦緞無袖長襦，纖腰上繫一條金絲鸞帶，綴着一方淡綠色的鳳形玉珮。這時，她正準備坐在中央小圓桌旁的細磁鼓凳上。

白玉崙這時已完全明白了「一串紅」爲什麼要隔着竹簾見客了，這不但可以在事前先看到她的仇家而便於下手，萬一遇上「姹紅」應付不了的客人硬闖上來，也可避免客人在驚艷之下而造成的痲煩。

由於發現了「一串紅」的天仙容貌，因而也確定「一串紅」、「嫣紫」和「姹紅」三人，就是酒樓上遇見的三個紅衣背劍女子。

因爲，像「一串紅」這樣天生麗質的絕色女子，如果行走江湖不設法將嬌靨遮住，還不知每天要爲她自己招惹來多少痲煩。

當然，另一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怕行走江湖時，她還沒看到她要找的仇家，而仇家已先發現了她。

至於她現在的「一串紅」藝名，當然是因爲「百花園」的妓女都是以花爲名，只好取了個花名叫「一串紅」。

心念電轉，坐在鼓凳上的「一串紅」已將髮髻上的含珠鳳釵取下來，同時有些倦意的輕輕舒了口氣。

就在這時，室門帘飛也似的被掀開了。

紅影一閃，院中的侍女「姹紅」已飛步奔了進來。

「一串紅」一看，立即蹙了蹙柳眉，顯然有些不悅！

「小姐，他可能還沒有走！」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驚，立時提高了警惕！

只見「一串紅」驚異的「噢？」了一聲問：「妳沒看到他離去？」

「姹紅」急忙解釋道：「小婢一聽到『嫣紫』驚呼，便準備跑上樓來，剛轉身就看到他飛身縱落到院外，待我縱上門樓，他已沒有了蹤影……」

「一串紅」有些遲疑的揣測道：「也許他的身法快……」

「姹紅」立即不以爲然的說：「不太可能。不過，當時我的確遲疑了一下，但十數丈的距離，絕不可能一眨眼就不見了！」

「一串紅」聽罷，立即催促道：「那妳兩個趕快到房面上看一看……」

話未說完，「姹紅」已說明道：「小婢已上去看過了，小婢以爲他仍藏身在花園裡！」

「一串紅」仍有些遲疑的說：「不會吧！我看他不像是杜霸天家的人，聽他方才的口氣，也只是好奇而已……」

「嫣紫」却有些不高興的哼聲道：「小姐今晚對他特別好，又爲他唱歌又爲他撫琴……」

「一串紅」的嬌靨倏的紅了，不由沉顏嗔聲道：「妳們懂什麼？我爲他撫琴唱歌，只是要他覺得我像這個行業的身份罷了！」

「姹紅」也在旁評論道：「我也覺得小姐自離開『湖濱山莊』以來，今天晚上最高興……」

如此一說，「一串紅」的嬌靨更紅了，立即揮手不耐煩的說：「好了好了，去告訴柳婆婆，今天我累了，她可以走了，明天早上再來！」

「姹紅」恭聲應是，向着一角的「嫣紫」扮了鬼臉，轉身走了出去。

「一串紅」却有些倦意的說：「嫣紫，來，把頭上這些勞什子都給我摘下來。」

說着，舉起纖纖玉手，先摘下了左鬢上的一排珠花。

「嫣紫」應是聲中，已過去取下髮髻上的一圈鑽石，「一串紅」也起身解下金絲鸞帶，並將簇花大紅無袖長襦脫下來，露出了裡面的粉色薄綢羅衫。

白玉崙看得悚然一驚，急忙離開了廣窗下，他不由暗責自己，難道要偷看人家女孩兒家脫衣就寢不成？

在這一刹那，他不但覺得自己的俊面發燒，心臟也跳動的厲害！

是以，急忙騰身而起，伸手一搭樓簷，一個挺腰翻身上了房面，接着展開身法，直向他住宿的客棧如飛馳去。

* * *

白玉崙在櫛比連雲的房面上飛騰縱躍，當眞是快如鷹隼，輕如狸貓。

他一陣飛縱，就在距離客棧數十丈外的一條黑巷內，飄身縱下地來。

他匆匆走至街上，發現幾乎已沒有了行人。

抬頭看看夜空，業已二更過後。

走回客棧，進入上房，立即和衣倒在床上。

他確沒想到，「一串紅」竟是一位麗質天生的大美人。

他白玉崙行走江湖一年多來，也見過不少美麗女子，但從沒有像剛才看到「一串紅」時那麼震驚動心過！

尤其，她那清婉圓潤的歌喉，直到現在，他的耳鼓裡仍繚繞着她的歌聲餘韻。

根據他在窗外看到的實情，他業已確定，他從沒見過「一串紅」，也不知道她的姓氏芳名。

侍女「姹紅」曾說「一串紅」自離開「湖濱山莊」，今天晚上最高興，顯然，「湖濱山莊」就是「一串紅」的家。

但是，普天之下，大小湖泊何止千百，任何人在湖邊蓋上幾間房舍，圍個院落，都可自稱「湖濱山莊」，要想找到「一串紅」的家，而查清她的底細來歷，實在太難了！

白玉崙靜靜的躺在床上，心裡所想的，一直都是「一串紅」的事，他的心，甚至他的魂，好像已失落在「一串紅」的朱漆小樓上。

尤其，「一串紅」的美麗影子，一直浮現在他的腦海裡，時而明媚含笑，時而蹙眉嘆息，時而香靨緋紅，嬌不勝羞，那眞稱得上，揮之不去，拂之又來。

他爲她處身在「百花園」覺得委屈，想到她的安危又爲她憂慮担心！

但是，他並不知道，這就是愛，雖然，他一直恪遵師父的遺命，心裏也知道，還有一位不知流落何方的小師妹。

他曾聽「一串紅」說他白玉崙不像是杜霸天家的人，這已說明了，她要尋找的仇家是杜霸天，而且就住在這座密雲縣城內。

當然，她在「百花園」扮演名妓，特別立了一些不合常理的規矩，就是爲了要引誘這個杜霸天前去。

根據她的做法「守株待兔」而不找上門去，這個杜霸天必然是個武功極爲不俗的人。

既然武功不俗，當然就不是杜天蟬的父親，因爲杜天蟬曾說過，她們家世代務農，除她一人外，沒有那一個會武功。

想到了這一點，突然也想起了黑袍瘦小老人要他盯牢三個紅衣背劍女子所說的話——你願意看着她們去錯殺好人？

現在白玉崙不但肯定了「一串紅」主僕三人就是前去杜天蟬家準備下手的三個紅衣背劍女子，而且還斷定黑袍瘦小老人知道一些「一串紅」的身世來歷。

一想到黑袍瘦小老人，立時想起二更天他要前來聽消息的事。

如今二更天已經過了，不知爲何還沒看到黑袍瘦小老人的踪影？

就在這時，房外突然有了脚步聲！

白玉崙心中一動，挺身下床，奔至外間，才想起黑袍瘦小老人的脚步不可能如此沉濁！

雖然如此想，他仍將房門拉開了！

舉目一看，竟是一個店夥在門前經過。想是看到他白玉崙開門，店夥習慣性的向他含笑點了點頭！

白玉崙這一年多來也積了一些江湖經驗，知道一般酒保店夥跑堂的，大都耳目

靈活見聞多，他覺得向店夥打聽一下，也許有一些收獲。

是以，趁店夥含笑點頭的同時，脫口招呼道：「小二哥，我正想找你們一位來替我去辦件事情！」

說着，立即在懷裡取出一錠二兩重的銀子在手裡掂動着。

店夥本有些不耐，但看到銀子，立即止步含笑問：「您有甚麼事儘請吩咐！」

白玉崙只得謙聲道：「在下想請你小二哥代買兩份的乾糧滷菜來，多下來的銀子你小二哥留下來買碗茶喝！」

說着，已將銀子遞給了店夥。

店夥有些呆了，接過銀子才有些爲難的說：「爺……現在已經快三更了……」

白玉崙故意恍然「噢？」了一聲，看了一眼夜空，道：「那就明天早晨買也不遲！」

店夥一聽，立即笑了，哈腰連聲道：「好！明天一早小的就去給您辦……」

白玉崙再度「噢！」了一聲道：「還有一件事情想麻煩你小二哥一下……」

店夥趕忙哈腰道：「沒問題，您儘請吩咐！」

白玉崙故意看了一眼左右，壓低聲音道：「哦！我們到屋裡來談！」

說罷轉身，當先走進了房內。

店夥看在銀子份上，立即跟在身後。一進房門，先拿出了打火石，「擦」的一聲打着了紙煤，順手將桌上的油燭燃上。

白玉崙知道，客人問話店夥向來都是站着，因而自己落座後，也沒有讓店夥坐下。

他首先含笑問：「在下想向小二哥打聽一個人，不知小二哥可知道？」

店夥趕緊哈腰含笑道：「我們密雲縣城，說小不小，說大不大，總計也有上千戶人家，如果是有頭有臉的人，小的也許伺候過……」

白玉崙只得道：「我打聽的這個人他姓杜……」

杜字方自出口，店夥已興奮的堆笑道：「爺您找的準是北關外的杜老爺子……」

白玉崙一聽是「杜老爺子」，便知店夥說的不是杜霸天。

因爲，根據「一串紅」扮演的角色，杜霸天的年齡應該不會太老。

心念間，却聽店夥繼續興奮的說：「說起這位杜老爺子來，可眞是位大好人哪！不但虔誠信佛，而且樂善好施，可是，老天爺沒有眼睛，偏偏讓老夫人只生了一位千金……」

白玉崙一聽「千金」，恍然想起，店夥說的八成是杜天蟬的父親。心中一動問：「他這位千金怎樣啊？」

店夥見問，興奮的神色立時變成了滿臉愁容，不由搖頭慨嘆道：「這位千金哪！除了她是個女兒身外，簡直是個不折不扣的野小子，騎馬、射箭，玩刀、弄棍，誰若是招惹了她，俺的乖乖，打你一頓馬鞭子算是你幸運……」

白玉崙更加確定店夥說的是杜天蟬，因而也惋惜的說：「那杜老爺子夫婦不傷心嗎？」

店夥立即正色無奈的說：「那有甚麼辦法？每年賠人家的醫療費就不知道用車拉出去多少銀子！」

說此一頓、特的又加重語氣的說：「這一對老夫妻說來也眞奇特，杜姑娘雖然經常給他們闖禍，還是照樣的答應杜姑娘，這個師父一不滿意，馬上就再換一個……」

白玉崙聽得劍眉一皺道：「師父，一生只有一個，那能一不滿意就換掉？」

店夥正色解釋道：「不是杜姑娘的對手了嘛？其實那些師父們，可說都是被杜姑娘打跑的……」

白玉崙不由蹙眉道：「她這樣不尊敬師父，誰還敢再去教她？」

店夥立即正色道：「就是呀！所幸沒多久就來了一位老尼姑，先把她制服了，才帶她到甚麼山甚麼庵去學藝，一去就是七八年，聽說去年的八月十五才回來……」

白玉崙見店夥說個沒完，只得道：「我要找的不是杜老爺子，而是一個叫杜霸天的人！」

店夥聽得目光一亮，神情同時一呆，不由驚異的問：「爺問的這位杜爺，可是平常喜歡紫紅亮緞勁衣，頭髮業已灰花，鬍子有些蜷曲，看來已有五旬年紀……」

白玉崙只聽「一串紅」提到杜霸天這個名字，既不知道杜霸天長得甚麼樣子，也不知道他今年多大年紀。

但看了店夥的驚異神色和形容的情形，只得頷首道：「是呀！大概就是你說的那個樣子！」

店夥不答反而愼重的問：「爺和那位杜爺是甚麼關係？」

白玉崙一聽，知道這個杜霸天定是一個不受鄉里歡迎的人物，因而含笑搖頭道：「跟我毫無關係，我也是酒樓上聽別的酒客談到了這麼一個人！」

店夥的面色一霽，似乎放心了不少，這才道：「爺要找的這位杜爺是位外鄉人，他現在改了名字，已經不叫杜霸天了……」

白玉崙驚異的「噢？」了一聲，不自覺的問：「這件事你怎知道？」

店夥立即低聲道：「不瞞您說，小的也聽這位杜爺家的幾位護院武師喝酒時說出來的，這位杜爺對『百花園』的名妓『一串紅』非常注意，他還特的派了幾位護院武師進城來打聽消息……」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動忙問：「你是說，這位杜大爺他住在城外？」

店夥立即向東一指，道：「他的莊院就在東城門外，出了東關大街，再越過兩個陵坡就看到了！」

白玉崙聽了非常高興，立即含笑起身道：「眞是太巧了，所幸遇到了小二哥你，如果問別人，只怕還問不出個結果來呢！」

店夥見白玉崙站起身來，知道該走了，只得道：「正確不正確，小的也不太十分有把握……」

白玉崙立即道：「我明天前去一問就知道了！」

店夥看看手上的銀子，有些担心的問：「爺！明天您交辦的事……」

白玉崙肅手一笑道：「銀子先放你那兒，我走的時候再通知你！」

店夥一聽，趕緊恭聲應是，哈了個腰，轉身走出房去。

白玉崙一俟店夥轉過前面房角，立即將門閂好，揮掌撥熄了油燭，飛身縱至後窗前，用手一推窗門，點足縱了出去。

緊接着，一長身形，騰身而起，展開身法，就在櫛比的房面上逕向東門城牆前馳去。

這時天色已交三更，城內除了幾家酒樓妓院尚亮着少數燈光外，大都已熄燈入睡。

白玉崙身法輕靈，快如追風，眨眼工夫已越過了東城牆頭。

舉目東看，一片皚白，上次的積雪仍未完全溶化，光禿的樹枝上仍覆着亮晶晶的雪冰，在星光的互映下，閃閃生輝。

馳上第一道起伏陵坡，即見正東偏南一些的坡陵上，一線黑影中，仍亮着一兩點燈光。

一看那兩點燈光，白玉崙斷定那裡就是杜霸天的宅院了，於是盡展輕功，加速向前馳去。

白玉崙這一展開輕功，當眞是飛身如燕，捷逾流星，就像一縷輕煙般，飛射在起伏坡地和枯樹之間。

正在飛身向前急急飛馳，驀見前面十數丈外的林隙間，也正有一道昏黑身影向着杜霸天的宅院方向疾馳。

白玉崙看得心中一動，斷定前面的那人可能就是杜霸天宅院的人，也許就是杜霸天。

因爲，那道昏黑身影，輕功不俗，在武功的造詣上，顯然已有了相當火候。

也許是白玉崙想着心事，因而發出了較大的衣袂破風聲，只見前面的那道昏黑衣影，倏然刹住了身勢，並迅即回身望來。

白玉崙驟然一驚，點足橫飛，立即隱身在一株大樹後。

凝目再看，這才發現那人身材並不太高，看來肩寬背厚，兩胯凸出，頭上似乎也戴了一頂帽子。

雖然地面有雪，夜空有星，但白玉崙爲防目光外洩，不敢凝聚目力細看。因而他無法看清那人的衣著和攜帶兵器，當然更看不清那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

但是，他根據那人冷電閃閃的目光，確定是個功力不俗的人。

想是白玉崙閃避得快，加之他又穿的是銀白色的勁衣，只見那人看了一陣，似乎沒有發現甚麼，雖然驚異、迷惑，也只得繼續向前馳去。

白玉崙已提高了警惕，絕對不能讓對方發覺他跟在身後。如果那人就是杜霸天，他白玉崙再入宅院察探，勢必增加許多危險！

再說，他的前去只是暗探一下形勢，必要時也可暗助「一串紅」一臂之力，如果店夥說的不確實、也可避免誤事。

正因爲這樣，他早到一刻，遲去一會兒，都無所謂。

爲了免被那人發現或懷疑，他決定等那人走遠了些再繼續前進。

是以，略微等了一會兒，他才納氣準備向前飛馳。

正待起步，驀見前面樹梢上，一道快速人影，有如電掣，就像掠着樹梢捕捉飛鳥的老鷹，閃電般向回飛來！

尤其，除了他的衣袂風響，而他足尖點在枝椏上發出的「卡卡」輕響，以及晶瑩冰屑下墜地面的繽紛，確是奇音奇觀！

白玉崙本能的先貼緊了樹身，只見向回飛來的那道人影，正是剛剛離去的那人。

颯的一聲風響，那人就縱落在八九丈外的林空雪地上，立即機警的東張西望。

白玉崙覷目一看，竟是三個紅衣背劍女子中的一人，也就是說，很可能就是「一串紅」！

因爲，侍女「嫣紫」和「姹紅」，都不可能有這份驚人輕功。

只見「一串紅」仍穿着艷紅勁衣肩披短劍氅，背繫紅柄紅穗劍，左右胯分別多了一個紅絨金穗鏢囊，只是頭上換了一頂中空小巧竹笠，中央露出了烏黑髮髻，四週仍綴了一圈紅紗，遮住了她的面目。

白玉崙一看是「一串紅」，立時明白了她是前去找杜霸天尋仇。

根據「一串紅」去而復返，而且行動神速來看，顯然已發覺身後跟踪着有人，也許她直到現在還不知道或發現他白玉崙隱身在樹後。

白玉崙決心暗中助她一臂之力，當然不會現身和她招呼，但他對「一串紅」的機警，的確佩服不已。

由於警覺到「一串紅」的智慧並不低於他白玉崙，因而更加提高了警惕，同時暗慶方才沒有立即跟進，否則，很難逃過被她發現的難堪局面。

「一串紅」的銳利目光如冷電般由她的紅紗後透射出來，妳遊目看了一眼，四週，倏然轉身，加速向前馳去。

白玉崙斷定「一串紅」可能沒發現他，因而對自己的事先防範，不由暗自得意的笑了。

由於有了方才的經驗，他仍稍微一頓才展開身法向前馳去，因爲，既已知道了「一串紅」要去之處，便不怕追丟了。

一陣飛馳，那兩點燈光和一座廣大莊院，就在前面陵坡上的松林中出現。

直到林前，才發現「一串紅」已到了橫脊面前的一道高大院牆前，而牆內不遠即是瓊樓高閣和大廳飛簷。

但是，「一串紅」身形不停，却踅身奔向了宅後。

一到宅牆後角，只見她點足縱起，飛身直入院內。

白玉崙一看，斷定「一串紅」和到杜霸天家一樣，早已事先摸清了形勢環境。

一想到「一串紅」三人曾到過杜天嬋家，驀然警覺到這一次「嫣紫」和「姹紅」爲何沒有跟來。

由於「一串紅」已進入了宅內，他一長身形，飄然而起，毫無聲息的縱上一株仍覆有不少冰雪的大松樹上。

他舉目向內一看，發現裡面也是一座花園，而「一串紅」正越過曲池上的朱紅小橋，奔向那座緊臨內宅的富麗高閣前。

由於園內已沒有了積雪，顯然已被僕人打掃乾淨。

「一串紅」越小橋，繞假山，身形不停，飛身縱上小亭尖頂，接着一長身形，直

飛數丈高的麗閣飛簷。

白玉崙一看「一串紅」輕車熟路般的深入身法，不但斷定「一串紅」已不止一次前來暗察，而且，杜霸天很可能就宿在那座麗閣上。

「一串紅」的身法實在優美曼妙，凌空上飛，恰似冉冉上升的一朵紅雲。

一想到一朵紅雲，白玉崙心頭一震，目光倏的一亮！

因爲，「一朵紅雲」去了雲字，豈不正是「一朵紅」三個字嗎？

回想那天在酒樓上，不但瘦小老人自嘲他的銀子不是偷的，有意諷譏三個紅衣背劍女子，而城內小有名氣的陳五，一上樓就懷疑她們是「一朵紅」一夥的，而且，不少人已肯定，「一朵紅」做案時，絕不止她一個人。

尤其，她在「百花園」自取的花名，既不是代表富貴的牡丹，又不是令人喜歡的玫瑰，更不是譬喻淸高和出汚泥而不染的紫蘭和香蓮，而偏偏取一個花色單調，品種不高的「一串紅」，怎不令人費解？

心中驚讚之間，却見「一串紅」纖手一搭飛簷，一式「朝天翻」竟翻上了飛簷瓦面上。

白玉崙看得一楞，而且十分迷惑，「一串紅」既然是前來找杜霸天報仇，何以不進入麗閣，而翻身登至麗閣的瓦面上？

細看麗閣內，一片漆黑，如果裡面住着有人也早已熄燈入睡了。

他方才在遠處看到的兩點燈光，正是前院高聳半空的兩盞天燈，「一串紅」選在花園這面，由麗閣的後面登上麗閣，也許就是避免有燈光的一面而不易被發現。

再看「一串紅」，已由飛簷的翹角，迅即移到了橫脊中央的桃形銅鼎前。

「一串紅」先機警的看了一眼附近其他房面，竟伸出兩臂抱住了那個桃形銅鼎，並用力左右旋動。

白玉崙一看，頓時明白了「一串紅」的來意，原來她是前來杜家偷盜珍寶財物的！

一想到偷盜，他更加肯定「一串紅」，就是他久想一晤的女俠「一朵紅」。

白玉崙判斷的十分正確，「一串紅」正是傳遍了整個江湖武林，專偷贓官惡霸家中聚寶樓的女俠盜「一朵紅」。

「一朵紅」非常聰明，她不但背着前院的燈光抱住桃形銅鼎，而且知道銅鼎下不但有奇珍異寶，而且劇毒機關暗器，一不小心立時喪命濺血……

也就在「一朵紅」抱住銅鼎，而白玉崙讚佩不已之際，前面另一座高樓上，突然有人大喝道：「不好了！聚寶閣上有賊……」

賊字方自出口，颯的一陣勁風，一支弩箭已射向了「一朵紅」。

白玉崙心中一驚，十分焦急，他非常爲「一朵紅」的安危担心。

說來「一朵紅」算是十分輕巧隱秘，但仍一登上麗閣橫脊便被發現，顯然杜家早已知道「一朵紅」會來而事先已有了準備。

只見「一朵紅」並沒有順勢滾下麗閣逃走，她反而索性站直了上身，十分懊惱的揮掌撥掉了那支强勁弩箭，並瞪着發出喝聲的高樓，怒叱道：「快叫你們的莊主出來答話！」

說話間，宅中四處又響起數聲吆喝，六七條人影，挾着閃閃寒光，紛紛由各院房間上，直向麗閣這面奔來。

白玉崙見「一朵紅」暗偷不成，居然大胆明來，的確有些大感意外。

傲立橫脊上的「一朵紅」，一見有不少人縱來，立即奔至簷邊，飛身向花園內縱下來。

就在她縱落閣後花園一片枯萎草坪上的同時，一陣吆喝，逕由麗閣左右兩個圓門內，分別奔出來十數名身穿藍色勁衣手提鋼刀木棍的大漢。

「一朵紅」一見，立即剔眉怒叱道：「快去叫杜霸天出來，就說姑娘我來了！」

那些藍衣大漢神情異樣，顯然不知道杜霸天是甚麼人？

兩邊的藍衣大漢們弧形散開，正準備形成包圍之勢時，一個領班似的大漢已怒聲道：「先報出妳的身份來歷和姓名，我們再去恭請莊主也不遲……」

「一朵紅」立即輕蔑不屑的說：「你們是甚麼東西，也配問姑娘我的身份來歷……」

話聲甫落，其中另一個藍衣大漢已一揮手中刀，望着左右打手怒喝道：「兄弟們，少和她嚕嗦，活捉了她押去見夫人！」

人字出口，其餘幾人已大喝一聲，各舉刀棍，同時向「一朵紅」攻去。

「一朵紅」一見，頓時大怒，不由恨聲怒叱道：「一羣不知死活的東西，簡直是找死！」

怒叱聲中，翻腕撤劍，「嗆」的一聲，寒光電閃，接着一陣匹練翻滾，「叮噹」聲響中，一連暴起數聲驚恐尖叫和悽厲慘嗥！

「一朵紅」把話說完，幾個大漢已在嗥叫聲中飛身暴退，有的已栽倒地上，立時一幅血淋淋的悽慘景象，呈現在那片枯萎草坪上。

白玉崙看的一楞，險些脫口驚啊！！

只見幾個藍衣大漢，有的手臂已斷，有的肚破腸出，幾乎每個人的身上都見了血。

白玉崙震驚的不是她驚人的劍術，而是她心腸之狠，出手之辣，這和傳說中「一朵紅」一旦被發現，鮮少留下活口幾乎沒有甚麼分別。

因爲，手臂已斷，腸胃流出，即使及時搶救，也鮮少逃過不死！

白玉崙覺得這和她的絕色艷美簡直不能成正比，實在說，她眞的應該是滿臉麻子又有疤的女人。

就在他心中驚異間，各房面叱喝馳來的人，業已紛紛縱落在草坪上，立時將「一朵紅」團團圍住。

一看這情形，白玉崙才似有所悟，也許因爲杜霸天的家中蓄養了這麼多武師打手之故。

細看那些將「一朵紅」團團圍住的武師打手們，年齡不一，衣著不同，所持的兵器也各不一樣。

只見一個黑衣提拐老人，濃眉虎目，灰花鬍鬚，第一個向草坪中央走去。

第二個手提厚背刀的老人，也有五十

餘歲年紀。

其他幾人，有的提短戟，有的持鋼鈎，有的手提鍊子鞭和砍刀，年齡大都已超過四十歲。

也就在這些護院武師到達的同時，又有數十打手和莊漢，高擧着火把，手提着燈籠，飛步趕到了現場。

那些莊漢一到，立即分別動手，扶傷者的扶傷者，抬屍首的抬屍首。

黑衣老者一看那些斷臂暈厥，肚破死亡，以及負傷哀號的武師和打手，不由望着橫劍卓立的「一朵紅」，切齒恨聲道：「妳好狠毒的心腸……」

「一朵紅」却冷冷一笑道：「對付你們這些魚肉鄉里，仗勢欺人的惡霸劣紳，我倒很想把你們的心挖出來，看看是否肉生的！」

兩人說話的同時，內宅深處又傳來了一陣吆喝，似乎仍有武師打手向園中趕來。

白玉崙深怕「一朵紅」衆寡懸殊，一個大意援救不及，是以，飛身躍下樹來，悄悄越牆進入牆內，藉着花圃間的雪堆掩護，儘量向那片枯萎草坪接近。

提厚背刀的灰衣老者聽了「一朵紅」的話，却沉聲道：「聽妳的口氣，妳好似專爲密雲縣城的老百姓出怨氣，抱不平來了？」

「一朵紅」冷冷一笑道：「你姑娘我自顧不暇，那還有工夫管別人的閑事？」

一個手持金鋼鐗的中年大漢憤聲道：「總武師，少和她嚕嗦，先把她拿下關在牢裡再說！」

「一朵紅」哂然冷哼道：「除了杜霸天勉强還可以在姑娘我手下走幾招，你們動手也是送死！」

持鐗中年人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喝道：「好個狂妄賤婢，看鐗！」

怒喝聲中，飛身前撲，手中持金鋼鐗一式「趙王趕山」，照準「一朵紅」的當頭打下。

「一朵紅」哂然冷笑，嬌軀側轉，右臂「展翅」揮劍，極輕靈的向上一挑，逕斬對方的握鐗右腕。

持鐗中年人一看，也不由冷冷一笑道：「妳是找死！」

死字出口，沉臂挫腕，金鋼鐗猛的下沉，顯然企圖以他的深厚內力，沉重兵器，將「一朵紅」輕挑的寶劍崩飛。

豈知，「一朵紅」這一挑之勢非常輕靈曼妙，一見對方鋼鐗下沉，寒光一閃，劍身疾繞，幻起一道耀眼銀弧，劍尖一閃已到了持鐗中年人的小腹前。

這一招變化的太快了，圍立四週及近前的武師打手們，以及兩個刀拐老人，俱都驚得脫口驚啊，有的脫口小喝住手。

但是，又經遲了！就在寒光一暗，悽厲慘叫聲中，「一朵紅」的劍尖已刺進了中年持鐗人的小腹，並將他的胸膛挑開！

只見持鐗中年人，隨着他的悽厲慘叫，連同手中的金鋼鐗，「咚」的一聲栽在地上，五臟肝腸胃，隨着激濺噴射的鮮血流墜出來，渾身肌肉雖在顫抖，但人已氣絕。

兩個老者急定心神，一個提拐，一個橫刀，同時怒目瞪着「一朵紅」，厲喝道：

「妳僅是個年輕女子，出手竟是如此狠毒，今夜萬萬留妳不得……」

「一朵紅」却冷冷一笑道：「別盡在那裡說大話吹大氣，你兩人最好一起上，姑娘我送你們一起去見閻王！」

兩個老者聽得面色一變，不自覺的看了一眼莊漢匆匆抬離現場的中年人屍體，不禁有些氣餒的怒聲道：「老朽兩人雖然不是妳的對手，但我們人多一起上，總能把妳擺在地上……」

圍立四週，高擧着燈籠火把的莊漢和打手，立即發出了一聲助威吶喊。

「一朵紅」依然冷冷一笑，毫不客氣的說：「姑娘早就把你們這些人的底細摸清楚了，都是飯桶草包，否則，姑娘我也不敢一個人前來了。相識些，快把杜霸天叫出來，免得你們白白送死……」

這話的確有了震嚇作用，沒有一個人敢貿然再上。

其中一個手提練子鞭的中年人，强自怒喝道：「莫說我們莊主訪友未歸，就是在家也不會見妳！」

「一朵紅」對這話似乎深信不疑，因爲，這麼久未見杜霸天照面，顯然不在室內，只得冷哼道：「既然杜霸天不在，姑娘我改日再來！」

來字出口，轉身就待縱出人羣。

四週高擧燈籠火把的打手莊漢們一見，立即揮動着火把燈籠吶喊起來。

兩個老者各自一提手中刀拐，閃身擋住去路，怒喝道：「站住，妳殺了這麼多人，就這樣說走就走嗎？」

「一朵紅」當然也知道這些人不會輕易放她走，只得收勢橫劍，目注兩個老者，淡然問：「那你們兩個想把姑娘我怎麼樣啊？」

兩個老者雙目一瞪，正待說什麼，驀聞有人歡聲道：「夫人來了！夫人來了！」

隱身雪堆後的白玉崙，聞聲轉頭，只見靠近左邊月形圓門的莊漢打手們，紛紛向左右兩邊閃開了。

白玉崙凝目一看，只見四個花衣提燈侍女的中間，姍姍走着一位身穿繡花紫羅衣的狐媚少婦！

紫衫少婦年約二十六七歲，生得柳眉大眼，瓊鼻櫻唇，神色自若，徒手未攜兵刃。

白玉崙一看那狐媚少婦的鎮定自若神色，以及莊漢們歡呼「夫人來了」的興奮聲音，斷定這位莊主夫人的武功，必然遠勝過莊上的總武師——兩個手持刀拐的老人。

只見兩個老者和一些武師打手，紛紛躬身恭聲道：「卑職等恭迎夫人！」

紫衫狐媚少婦僅微一頷首，半句話沒說，一面站定，一面看了一眼草坪上的灘灘血漬，這才抬起眼皮去看橫劍卓立場中的「一朵紅」。

「一朵紅」對這位聞報趕來的莊主夫人，居然仍穿着家常服飾，而且徒手未攜兵刃，四個提燈侍女也個個兩手空空，不由哂然笑了！

紫衫狐媚少婦鎮定淡然問：「聽說妳要拜望我們莊主？」

「一朵紅」立即不客氣的沉聲道：「你們莊主是什麼東西，也配姑娘我來拜望？

我是來找杜霸天的！」

狐媚少婦毫不生氣，淡然「噢？」了一聲道：「既是訪客，爲何揮劍殺人？」

「一朵紅」只得道：「因爲他們狗仗人勢，自恃人多，拒絕爲姑娘我通報……」

狐媚少婦略微提高一些聲音解釋道：「因爲莊主不在莊上，他們怎樣爲妳通報？」

「一朵紅」也提高一些聲音沉聲道：「可是，我要走，他們又不讓我走！」

狐媚少婦冷冷一笑道：「莫說他們不讓妳走，就是我也不敢讓妳離開這座園子……」

「一朵紅」一聽，立即剔眉沉聲道：「那是妳找死！」

狐媚少婦哂然冷笑道：「那就不妨試試！」

試字出口，衫袖微拂，飛身縱進了場內。

「一朵紅」一見，立即怒聲問：「妳爲何不亮兵器？」

狐媚少婦沉聲道：「擒人需手，殺人才用兵器！」

「一朵紅」一聽，頓時大怒，柳眉一剔道：「妳道姑娘我不能用掌要妳的命不成？」

說話之間，擧臂翻腕，「沙」的一聲將劍收入鞘內。

隱身雪堆後的白玉崙看了當然感到迷惑，他不相信狐媚少婦以一雙肉掌能將「一朵紅」擒住。

但是，看到「一朵紅」突然把劍收回鞘內，更感到意外不解，對方人多勢衆，根本用不着逞一時意氣，這顯然是一項不智之擧。

就在他心念方動之際，狐媚少婦已趁「一朵紅」擧臂收劍的同時，脫口嬌叱道：「不信妳就試試！」

試字出口，飛身前撲，右手翠袖「卜」的一聲揮向了「一朵紅」的面門。

白玉崙一看，恍然似有所悟，同時也勃然大怒，因爲，他一看狐媚少婦的揮袖方式，斷定是下五門的「袖裡乾坤」以及迷香等伎倆。

但是，他知道，這個時候絕對不能現身，除非到了援救「一朵紅」性命的時候才可以。

場中的「一朵紅」也是怒不可抑，怒叱一聲，跨步旋身，右掌反揮格封狐媚少婦的右袖，左掌閃電般已拍向了狐媚少婦的肩頭。

狐媚少婦當然也不是弱者，塌肩斜步，右袖逕由原式立變「彩鳳展翅」，呼一聲，再度揮向了「一朵紅」的面門。

「一朵紅」似是警覺有異，一聲不吭，飛身疾退。

但是，她的雙脚落地，嬌軀已經搖晃，接着低頭垂首，緩緩萎縮在地上。

圍立四週的莊漢打手和附近的武師護院們一看，立時暴起一陣熱烈掌聲！

白玉崙一見，立即準備出去援救！

但是，由於「一朵紅」萎縮跌倒，頭上的竹笠也跟着翻落地上，却聽狐媚少婦脫口急呼道：「她是『湖濱山莊』俞健雄的女兒『丹鳳』俞嫻，快把她押進閣下機關室去，必須等莊主回來親自處理！」

兩個老者和一些護院武師，均以爲莊主夫人將紅衣女子迷倒後，必然嚴刑拷打，甚至活祭已死的幾個打手和武師。

這時一聽，原來是莊主和夫人相識的人，自然都不敢再說什麼了！

四個花衣提燈侍女中的兩人，立即一手提燈，一手將「一朵紅」的腋下攙住，拖拖拉拉的離開了草坪。

白玉崙雖然安心了不少，但他仍暗自焦急，絕不能讓兩個侍女將「一朵紅」押進閣下機關室去。

正感不知如何下手搶救，兩個侍女竟拖着「一朵紅」向他隱身這邊月形圓門前拖去。

白玉崙看得心中暗喜，立即沿着雪堆，低身向着月形圓門前接近。

前進中，順手摸了兩粒堅硬小石或土粒備用，並發現兩個老者和十數護院武師，正圍着狐媚少婦議論，顯然在詢問「一朵紅」的來歷底細。

白玉崙心急救人，無暇細聽狐媚少婦說些什麼，反正他已知道了「一朵紅」的父親叫俞健雄，她叫俞嫻，雅號「丹鳳」。

只見兩個花衣侍女，輕靈快步，拖着「一朵紅」匆匆走進了月形圓門內。

白玉崙沒敢馬上竄出雪堆，却發現那些武師莊漢都在好奇的靜聽狐媚少婦講話，竟沒有那一個跟隨前來。

這情形當然對白玉崙有利，即使沒有人跟隨保護，白玉崙也不會放在心上。

一俟兩個花衣侍女拖着「一朵紅」走過閣下，繼續轉過閣角走向了閣前門，白玉崙才一個箭步竄進了月形圓門內。

緊接着，點足縱至閣下廊角，立即將捏在手中的兩顆石粒，逕向將到閣門下的兩個花衣侍女彈去。

只見兩粒小石，幻成兩道灰線，一閃已到了兩個花衣侍女的腰後。

兩個花衣侍女「嚶嚀」一聲，晃身鬆手，連同燈籠和「一朵紅」同時倒在地上。

白玉崙那敢怠慢，早已隨着彈出的兩粒石子，飛身跟進，就在「一朵紅」前胸仆地的同時，他已伸臂將「一朵紅」托住。

他的兩手一托，正巧托在「一朵紅」的兩座渾圓輭綿玉乳上，他的身體驟然有如觸電，心神猛的一震，不禁雙臂無力，兩腿發輭，差一點兒又把「一朵紅」丟在地上。

他心中一驚，急定心神，挺腰運勁，立即將「一朵紅」托抱進懷裏，飛身縱向西邊的一排長房前。

也就在他縱落在長房前的同時，身後火光已現，兩個花衣侍女丟在地上的兩盞精緻紗燈，業已燃燒起來。

白玉崙見兩個紗燈已滾開了兩個侍女的身邊，即使燃燒也不會波及她們的身體，這才足尖一點，騰身縱上了房面，展開輕功，直向正西密雲城的東門馳去。

出了杜宅，進入林內，馳向第一道陵坡，才聽到身後有吶喊吆喝之聲。

白玉崙知道狐媚少婦等人已發現了「一朵紅」被刦，身法驟然加快，飛上陵坡，直奔縣城東門。

這一展開身法，當眞是快如電掣，捷逾流星，眨眼工夫已看到了東門的城樓。

白玉崙雖然知道狐媚少婦等人不可能這麼快追來，但他爲了謹慎，依然隱身暗處，仔細察看了身後一番，才繼續馳向了城牆前。

越過護城河，騰身飛上城頭，只見城內一片昏暗，連方才出城時才看到的幾點燈光，這時也全熄了。

這時三更將盡，幾乎全城的人都已入睡。

白玉崙托抱着「一朵紅」，飛騰縱躍在櫛比房面上，直向「百花園」馳去。

來到「百花園」的後側花園，飛身進入小院，點足縱上了小樓前門的欄台。

他先側耳聽了聽樓內，裡面並無動靜，掀開竹簾推門，樓門竟然無聲息的推開了！

顯然，「一朵紅」爲了夜間進出方便，早已在樓門軸上動了手脚。

白玉崙閃身進了，再用肩臂將門掩好，托抱着「一朵紅」走向室內。

前進中，他發現寬大竹簾仍懸在中間，這一面同樣放着一張矮桌和錦墊，一具古琴，就放在矮桌的中央。

、進入內室一看，陳設同樣簡單，較之他二更天在窗外看到的只多了一座衣櫃、一張牙床。

白玉崙見「嫣紫」、「姹紅」都不在內室，斷定她們兩人都睡在樓下，他只得將「一朵紅」放在床上。

他見「一朵紅」雙目閤閉，均匀呼吸，立即在懷內取出來一個小玉瓶，拔塞倒出一粒微泛綠色的藥丸，揑開「一朵紅」的櫻口貝齒，將藥丸放進了口內。

他一面將小玉瓶的木塞按緊放進懷內，一面緩緩的退至鼓櫈前坐下來，目注「一朵紅」嬌靨上的神情變化。

他已經想好了脫身之法，只要「一朵紅」的眼睛一動，他立即離開小樓轉回客棧。

因爲，他不願「一朵紅」知道她中了迷香是由他白玉崙抱回來的。

雖說男女授受不親，但爲了救人，也不得不通權達變，拋開世俗了！

換句話說，他這麼做，絲毫不損及「一朵紅」的貞操和清譽，她既不必一定要嫁給他，而他也用不着一定要娶她爲妻！

如今，她仍在香迷中，當她醒來發現自己躺在自己的牙床上，雖然驚訝，也知道有人救了她，却不知將她送回來的是誰，也絕不會想到是他白玉崙。

他目注「一朵紅」嬌靨上的神情變化，心裡想着他這一次的傑作，自然不免有些得意！

豈知，片刻已過，甚至早已超過了應該醒來的時限，但是，「一朵紅」嬌靨上的神情依然如故，毫無一絲要甦醒的樣子！

白玉崙心中一驚，當然也感到迷惑，不自覺地又起身向床前走去。

他在想，這是恩師「鬼靈子」積多年的經驗，採集十數種奇珍藥材煉製而成的「萬應丹」，不但能解奇毒，治絕症，起死回生，同時也可增長功力，益壽延年，像中了迷香被迷倒這種小事情，應該是丹藥入口，立即睜開眼睛。

走至床前，低頭一看，發現「一朵紅」神態安詳，鳳目閤閉，玲巧瓊鼻，均匀呼吸，一張鮮紅欲滴的櫻桃小口，似嗔似喜，又像生氣，又像綻有笑意，如果不是她那兩道柔而細長的睫毛密合着，他幾乎以爲她在安睡而不是昏迷。

白玉崙的確看呆了！

他這一年多來行走江湖，爲了查訪失踪多年的小師妹，暗中注意過不少美麗少女，更有不少藝艷雙絕的女俠爲他的英挺俊拔而着迷。

但是，他從來沒有覺得像看了「一朵紅」這樣，不但讓他心動，而且歡喜，更對他有一股吸引魅力！

由於他內心的喜愛，因而更加關切「一朵紅」的安危，也使他自己亂了方寸。

他怕「一朵紅」因不能吞嚥，而「萬靈丹」的津液仍滯留在「一朵紅」的舌間沒有流下喉內，因而不自覺的伸手在她的香腮上輕輕拍了兩下。

也就在他輕拍香腮的同時，「一朵紅」的如花嬌靨突然變得通紅，而且直達耳後。

白玉崙驟吃一驚，暗呼不妙，知道「一朵紅」早已醒過來了！

於是縮手轉身，點足就向室門口縱去！

也就在他點足飛縱的同時，身後已響起了「一朵紅」的嬌叱道：「站住！」

白玉崙無奈，只得刹住身勢，但他舉臂掀起的布帘，並沒有要放下的意思。

只聽「一朵紅」繼續嗔聲道：「方才不走是你呆傻，現在再走已經遲啦！」

白玉崙一聽，心中突然升起一股被愚弄的怒火，但是，「一朵紅」並沒有罵錯了他，他方才沒有走，實在蠢得厲害。

可是，他不能自承呆傻而不有所辯白，因而沉聲道：「妳一直沒有醒來的跡象，我怎麼放心離開？」

話聲甫落，身後已響起「一朵紅」的愉快聲音道：「這也是我把你喊住的原因！」

白玉崙一聽，俊面立時覺得一陣熱辣辣，聽「一朵紅」的口氣，顯然已看透了他的心事——因爲他喜歡她，所以才不放心離開她。

由於她已醒來而不睜開眼睛，心中原就有一種被愚弄的懊惱，這時又被她看透了心事，更有一種男性自尊被損的感覺。

正待憤聲說什麼，床的「一朵紅」已深情親切兼而有些命令的柔聲道：「過來坐下，我還有話對你說！」

白玉崙心裡雖然願意，但爲了保全男性的自尊，却哼了一聲，沉聲道：「非常抱歉，我已經累了……」

了字出口，掀帘就待走出去。

但是「一朵紅」却焦急的嗔聲道：「站住，你壞了我的大事，不想辦法彌補，就這樣一走了之嗎？」

白玉崙一聽，更加有氣，心想：把她辛辛苦苦由危難中救了回來，反而錯了？

於是，倏然放下門帘，憤然回身，正待說什麼，發現「一朵紅」已撐臂坐起，正斜坐在床欄上，以深情柔和的目光望着他笑！

白玉崙看得神情一呆，心中的氣憤怒火自然也沒有了！

因爲，美艷絕倫的「一朵紅」，含情凝望，瞋視而笑，雍容脫俗中，而又有一種

撩人情愫的嫵媚神韻，令他這個見過不少如仙佳麗的白少俠，也禁不住怦然心跳，連要說的話也忘了。

也就在這時，外間樓梯上突然傳來一陣「咚咚」奔步聲響，顯然是「嫣紫」和「姹紅」聽到了「一朵紅」的嬌叱聲奔上來察看動靜。

果然，隨着「咚咚」的登樓聲，傳來「嫣紫」和「姹紅」的慌張急聲問：「小姐，小姐？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朵紅」立即鎮定的說：「沒什麼事，回去睡妳們的！」

「姹紅」迷惑的「噢！」了一聲，似乎仍不大太心。

「嫣紫」却繼續關切的問：「小姐，可要小婢們點燈？」

「一朵紅」終究是個未出閣的少女，雖然廣窗上仍有雪光映進來，足以清楚看到室內的情景和兩人彼此的面容，但她面對如此飄逸英挺而又令她傾心的俊美男人，她的心實在狂跳的厲害。

是以，斜瞟了一眼已立在門側的白玉崙，漫應道：「也好……」

白玉崙當然不願意和「嫣紫」「姹紅」照面，因爲這兩個丫頭實在潑辣難纏，立即沉聲道：「用不着，說話用耳聽，也不會說進眼睛裡……」

裡字方自出口，「一朵紅」已深情注視着他笑了，只得溫順的吩咐道：「妳們去吧！不用了！」

外面梯口的「嫣紫」和「姹紅」早已聽出是白玉崙的聲音，只是不知道他爲什麼三更半夜的來找她們小姐。

是以，兩人同時應了一聲，却沒有走下樓去。

「一朵紅」見白玉崙仍站在那兒生氣，一雙星目，一直注視在她的嬌靨上，芳心一甜，不由又氣又愛的說：「你不坐下來？」

話剛開口，白玉崙已倔强的說：「不用了，我該回去了！」

「一朵紅」知道他說的不是眞心話，因爲他根本沒有要移動身體的意思，故意鎮定的說：「你已經知道我父親的名諱，也知道了小妹的名字叫俞嫻，號『丹鳳』，至少也該把你的來歷說出來再走吧？」

白玉崙聽得渾身一戰，俊面立變，頓時呆了！

他不是怕說出他的名字，而且她們早在酒樓上業已知道了他叫白玉崙，他之所以震驚，而是「一朵紅」怎的知道他已經聽到杜霸天的妻子說出了她「一朵紅」底細的事？

因爲，當時杜霸天的妻子說出她是俞健雄的女兒時，她已經中毒昏迷了過去。

這時再根據她方才說：「你壞了我的大事不想辦法彌補，就這樣一走了之嗎？」頓時感來不妙，不由驚得脫口急聲問：「妳？……妳是故意中毒昏倒？」

「一朵紅」有些得意的明媚一笑道：「杜霸天原是我家雇用的護院武師，他的妻子『雙飛綾』我當然清楚，難道我去時就沒有個事先防範？」

白玉崙一聽，又有一次被愚弄的懊惱，不由沉聲問：「妳當時爲什麼不表示出來？」

「一朵紅」想到白玉崙一伸手托住她酥胸的情景，他險些鬆手，而她也嚇得險些失聲驚呼，不由羞紅着嬌靨，故意解釋道：「我已經照了面，洩了底，我不能再讓他們看到你……」

白玉崙也故意不以爲然的說：「他們看到了我又有什麼關係？反正居無定所，四海漂泊，再說他們又不認識我！」

「一朵紅」黛眉微蹙，神色黯然，只得坦誠的說：「因爲我希望得到你的幫助！」

白玉崙淡然搖頭道：「我沒法幫助妳！」

「一朵紅」却正色道：「可是，你一直都在幫助我！」

白玉崙聽得心頭一震，他不知道「一朵紅」是否已看透了他的心事，故意解釋道：「我今晚救妳回來，只是正好碰巧吧了……」

「一朵紅」立即斷然道：「不！那只能說你把我送回來，而不能說救回來！」

白玉崙想到人家原是僞裝昏迷，而後伺機再進入麗閣盜寶，因而也就無話好說了。

「一朵紅」却又有些羞澀委屈的說說：「不過，我已經知道你是一位正人君子了，所以當時我才任由你那麼作！」

白玉崙聽得又是一陣俊面發熱，故意冷冷的說道：「那也未必，我倒認爲妳太冒險了！」

「一朵紅」却極有把握的說：「不！根據我第一次對你的試探，我就知道你絕不會欺負我！」

白玉崙聽得神色一驚，心頭猛震，不由瞪大了眼睛問：「什麼？第一次試探我？」

「一朵紅」見問，嬌靨突然紅了，但却深情含笑，點點頭道：「就是你在窗外窺看，我故意卸下羅衫，你立即縱落院外走了……」

白玉崙一聽，不但暗吃一驚，俊面也頓時脹得通紅，這時，他才驚覺到「一朵紅」的武功可能稍遜他一籌，但她的智慧却比他白玉崙高。

要不就是，由於心裡喜歡她，而迷失了自己靈智心竅？

「一朵紅」見白玉崙俊面通紅，一雙星目吃驚的盯着她默然不語，担心他自尊受損，只得深情柔和道：「我知道你心高氣傲，自尊心强，可是，如果我不提出來，你不會答應幫助我！」

到了這時候，白玉崙只得道：「並非我不肯幫助妳，而是我根本沒有幫助妳的能力，再說，初入江湖，又缺少經驗……」

話未說完，「一朵紅」已輕哼嗔聲道：「你是故意推辭，能施展彈石點穴絕技，足證你的武功比我高，行走江湖，不攜兵器，也足證你沒把一般高手看在眼裡！」

白玉崙終究還是個大孩子，聽了美人的讚譽，心裡多少舒服了些，但他仍辯稱道：「妳的話未必完全正確，有好多人是抓住了『好漢不打卧虎』的心理，所以才不帶兵器！」

「一朵紅」一聽，不由「噗」一聲笑了，不自覺的說：「我就是喜歡你這張會說話的嘴……」

話一出口，頓時警覺，一個女孩兒家怎可自說喜歡他？嬌靨一紅，戛然住口不說了！

但是，白玉崙也失聲大笑，道：「比起妳俞姑娘來，我自覺還遜了一籌！」

「一朵紅」芳心高興，不由「格格」笑了，同時道：「現在倒眞的需要你去表演你的口才了！」

白玉崙聽得劍眉微蹙蹙，僅迷惑的「噢？」了一聲。

「一朵紅」却趁機一指床前的鼓櫈，道：「你不過來坐下？」

到了這時候，白玉崙只得無可奈何的走過去，重新坐在那只鼓櫈上，目光却一直盯着「一朵紅」的嬌靨瞧！

「一朵紅」被看得嬌靨緋紅，芳心亂跳，只得含笑道：「你別老看着我嘛！」

白玉崙雖然被說得有些不好意思，但却正色道：「聽妳講話不看着妳，豈不是不禮貌？」

「一朵紅」芳心甜甜，羞紅着嬌靨含笑道：「要看你就看吧！只怕將來看久了就看厭了！」

白玉崙暗吃一驚，頓時警覺到後果嚴重了，「一朵紅」顯然要決定嫁給他白玉崙了，莫說目前剛剛下山不久，僅恩師的遺命就不容許他這麼做。

「一朵紅」何等聰明，一看白玉崙神色一驚，面有憂色，而且目光也有些發呆，心知有異，不由吃驚問：「你……你在想什麼？」

白玉崙急定心神，支吾道：「沒想什麼呀？我正在聽呀！」

「一朵紅」見白玉崙不承認，也只得迷惑無奈的看了他一眼，黯然道：「我想請你拿着我家的一對龍鳳玉鐲，去找杜霸天，把我家的傳家之寶『九孔血珊珠』換回來！」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動，不由關切的問：「九孔血珊珠？什麼樣的血珊珠？」

「一朵紅」敘述道：「九孔血珊珠，大如胡桃，通體血紅，上面共有九個圓孔，這九個圓孔中，每個孔都各有玄奧……」

白玉崙不自覺的問：「都有些什麼樣的玄奧？」

「一朵紅」先頓了頓，才含糊的說：「其中玄奧等你將『九孔血珊珠』換回來我自會告訴你，不過，杜霸天他並不知道……」

白玉崙已有了另一種打算，因而關切的問：「妳家的傳家之寶，怎會落到杜霸天的手裡？」

「一朵紅」解釋道：「杜霸天原是我家的護院武師，一天內宅突然來了賊人，什麼東西都沒有丢，單單少了『血珊珠』，不久，杜霸天也辭職了。直到兩個月前，我娘才在一個販賣古董的商人口中，得知『九孔血珊珠』落在密雲縣的一家富豪手裡……」

白玉崙繼續問：「妳又怎知那個富豪就是杜霸天？」

「一朵紅」解釋道：「我娘請那位古董商人形容了一下那位富豪的形貌年紀，立即斷定就是杜霸天，同時，他辭職後，我們也有些懷疑是他盜走了『血珊珠』……」

白玉崙想到她率領着「嫣紫」「姹紅」前去杜天蟬家的事，因而問：「妳又怎知杜霸天隱姓埋名，住在現在的莊院裡呢？」

「一朵紅」脫口道：「就是那天和你一起喝酒的『蟠龍客』老前輩告訴我們的……」

白玉崙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急聲問：「妳說的可是那位黑袍瘦小老人？」

「一朵紅」正色道：「就是他老人家呀！怎麼？你不認識他？」

白玉崙緊蹙劍眉，淡然問：「這麼說，妳們認識了？」

「一朵紅」看出白玉崙的神色有些不快，只得道：「我們也是在杜天蟬家回來的第二天才認識的！據他說，他曾去我家看過我娘……」

說話間，發現白玉崙緊蹙劍眉，沉思不語，不由問：「你在想什麼？」

白玉崙恍然「噢！」了一聲，支吾說：「我在想，拿妳的龍鳳玉鐲去見杜霸天，他肯不肯換？萬一不肯……」

「一朵紅」立即頷首肯定的說：「肯！他一定肯！」

白玉崙不由迷惑的說：「妳怎的這麼有把握？」

「一朵紅」解釋道：「因為杜霸天想用『九孔血珊珠』，換那個古董商人的一對玉鐲子……」

鐲子方自出口，城頭更樓上突然傳來五更的敲鑼聲！

白玉崙心中一驚，急忙由鼓櫈上起身道：「天快亮了，我該回去了！」

說罷，又以寬慰的聲調，正色道：「妳放心，只要杜霸天的確喜歡收藏古董，我一定有把握將『九孔血珊珠』換回來！」

「一朵紅」是個冰雪聰明的少女，她先發現白玉崙蹙眉沉思，這時又見他說得如此有把握，心中多少有些疑慮！

是以，一面下床，一面遲疑的問：「那你準備什麼時候去……」

白玉崙立即道：「反正杜霸天還沒有回來，他一回來我就去！」

說此一頓，特又正色關切的說：「妳一夜沒有好睡，早點休息吧！我走了！」

說罷，逕向室門走去。

「一朵紅」一面跟隨一面柔聲道：「你明天一定要來喲！我還有話要和你商議！」

白玉崙毫不遲疑的說道：「妳放心，我一定會來！」

「一朵紅」聽了雖然心裡甜甜的，但仍關切的問：「你仍住在原來客棧那間上房裡？」

白玉崙一面掀帘一面頷首道：「不錯，還是那一間。」

豈知，「一朵紅」竟含笑哼聲道：「你不來我會叫『姹紅』去找你喲！」

白玉崙聽得心頭一震，只得道：「妳放心，太陽一出頭我就來！」

「一朵紅」十分滿意的明媚一笑，道：「好，絕對不許遲到，遲到了我會罰你！」

白玉崙似眞似假的一笑道：「這麼厲害呀？當心把我嚇跑了？」

「一朵紅」瓊鼻一聳，嬌哼道：「我才不怕呢！你就是跑到天涯，我也會追到海角！」

她說的雖是句玩笑，但白玉崙却聽得嚇了一跳！

走出室門外，却發現「嫣紫」和「姹紅」仍站在廣簾旁邊，正含笑望着他和「一朵紅」！

「一朵紅」心情愉快，一見「姹紅」兩人，忍笑嗔罵道：「兩個鬼丫頭，為什麼還不去睡？」

刁鑽的「嫣紫」搶先含笑道：「小婢倆也想聽聽和小姐說話的是誰嘛！」

「一朵紅」一聽「是誰」，立即恍然道：「噢！你一直還沒介紹你自己呢？」

白玉崙正色道：「妳們不是早就知道我叫白玉崙，關東錦州人嗎？」

「姹紅」急忙道：「我們說的是你的雅號响萬兒！」

白玉崙心中一驚，立即一笑道：「我剛離開師門不久，既無表現，也無建樹，就連我的名字也鮮少有人知，那裡有什麼雅號响萬兒？」

「姹紅」竟有些失望的說：「那位『蟠龍客』老前輩還對我說，白玉崙那小子，很有可能就是『玉麒麟』呢……」

白玉崙聽得大驚，目光倏的一亮，故意怒聲道：「眞是豈有此理，妳們怎可把我比做『玉麒麟』？」

「一朵紅」神情一楞，嗔聲道：「就算把你比做『玉麒麟』，又有什麼不好？」

白玉崙正色沉聲道：「我是清清白白的正人君子，而他却是個賊！」

說到最後一個「賊」字時，還特別加重了語氣，以表示內心的輕蔑和氣憤！

「一朵紅」一聽，不禁既驚異又不高興的說：「聽你的口氣，你好像不喜歡『玉麒麟』似的？」

白玉崙立即冷冷的問：「這麼說，妳喜歡他嘍？」

「一朵紅」一聽，嬌靨頓時通紅，但却怒聲道：「我只是敬重他的俠盜事跡，他不但專偷那些不義之財，而且也趁機嚴懲那些惡霸劣紳和貪官污吏，最可敬的還是他把那些金銀珠寶悉數用在扶危濟貧上……」

白玉崙只得妥協的說：「好了，咱們不談『玉麒麟』好不好？」

「一朵紅」似乎担心白玉崙誤會，只得道：「好嘛好嘛，不談就不談嘛！其實，我也只是希望能碰見他，請他帮我把『血珊珠』偷回來！如果不是你答應我去找杜霸天將『血珊珠』換回來，我眞想懸賞請飛賊『賽靈猴』去……」

「姹紅」聽得心中一驚，不由沉聲道：「妳最好打消這個念頭！」

「一朵紅」又有些懊惱的說：「就是呀！聽說他貪而無厭，言而無信。所以我一直希望能遇見俠盜『玉麒麟』，偏偏他神龍見首不見尾……」

白玉崙立即哼聲道：「他如果敢公然露面，人家不把他重重地揍一頓才怪呢……」

話未說完，「嫣紫」和「姹紅」竟同時憂慮的說：「就是呀！我們兩人就一直為他担心……」

白玉崙聽得劍眉一蹙，一面無可奈何的看了一眼「嫣紫」和「姹紅」，一面道：「天快亮了，我眞的該回去了！」

說話之間已走出了前樓門，閃身推簾，點足騰飛，越過小院，雙足已落在院門樓上。

回頭一看，只見急步追出門外的「一朵紅」，正扶着欄杆依依不捨的揮手低聲道：「明天早晨我等你一起吃早點！」

白玉崙一聽，立時湧起一陣愧意和不安，但仍愉快的揮手應了聲好，直向前面大街馳去。

一出「百花園」，立時縱落地面，再不遲疑，蹔身直向東城門馳去！

玉郎盜寶贈佳人

白玉崙越過東城墻，立即盡展輕功，身形快如一縷輕烟般，直向杜霸天的那座廣大宅院馳去。

他要在這僅餘的一個更次內，盜出「血珊珠」，離開密雲縣城。

根據這一年多的歷練，他已經有了經驗，這個時候的警衛最懈怠，也最懶散！

尤其杜霸天的住宅，剛剛經過「一朵紅」那麼一鬧，不但死傷了好幾個武師和打手，而迷倒的「一朵紅」也被人救走了，不但洩氣，而且懊惱，當然鬥志全消，何況五鼓已打，天也快亮了！

他方才已注意過杜霸天的聚寶閣，是以外含四象，內孕八卦而建造，這其中的生尅治化和玄奧，不少人都已知道如何破解了。

他根據三更天「一朵紅」來時曾去旋轉橫脊上的桃形銅鼎，那雖然也是一個安全取寶之處，但那地方並不一定有寶物，有時反而有危險。

心念間，穿枯林，越陵坡，不覺已到了杜霸天宅院外的護莊松林前。

進入松林，才發覺林間和宅院的四週已開始升起晨霧。

白玉崙深覺時間短暫，他和「一朵紅」一樣，也決定由後花園進入。

雖然匆急，却不敢大意，他同樣的先扳住墻頭向園內遊目察看了一番，確定暗中無人後，才挺身飛起，輕飄飄的落在園內。

如今，他再不遲疑，沿着「一朵紅」走過的路線，輕點巧縱，一到麗閣下的花墻外，一長身形，凌空而起，直飛數丈以上的翹天屋角飛簷。

一到飛簷角下，伸手搭住了朝天椽。

他沒有挺身飛上瓦面，就在簷下，兩手交替握着重疊的山字花椽向通風窗口前移去。

到達近前一看，花椽內果然有一道拇指粗細的鐵絲攬索，由通風天窗上直通閣內。

白玉崙一挺腰身，身形平伸，就用足尖勾住鐵索奮力一拉，立即傳出「卡登」一聲！

這地方正是「四象」少陰方向的機關樞紐，經此一拉，這面的機關便算是全部關閉了，但由其他三處進入，依然有觸動機關的危險。

白玉崙關閉了機關樞紐之後，右脚順勢一蹬，「克」的一聲輕响，應聲蹬開了緊接橫樑的通風窗，接着吸腹斜肩滑了進去。

他未曾鬆手下躍，先看了一眼閣頂的中央，一看之下，中央橫脊的圓孔中，果然以鐵鍊懸着一個小鐵箱。

鐵箱寬長一尺，高約八寸，看來十分沉重。

由於鐵箱懸掛的鐵鍊上端，也就是閣外橫脊上的桃形大銅鼎內懸着有一口銅鐘，這對鐵箱的重量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因爲，白玉崙上去後，要輕輕將鐵箱上送，使鐘內的鐵鎚極輕微的垂下來而不致撞到鐘壁發出响聲。

換句話說，再掛上去也是一樣，必須輕輕放手，鐘錘才不致與鐘壁相撞。

白玉崙再向下一看，閣內中空，果然是八卦圖形，二層上放了不少巨型鐵箱鐵櫃，顯然儲存的都是金銀。

由於時間無多，白玉崙已無暇帶走大批金銀濟貧，只得挺腰貼身，手脚並用，就像一隻巨大的壁虎，貼着閣頂一道一道的整齊朱椽，逕向中央空懸的鐵箱前爬去。

這是一種極難練成的「攀緣術」，因爲，這比攀爬墻壁不知困難了多少倍。

、白玉崙爬到了中央圓孔鐵箱前，立即伸出右手，輕輕一托鐵箱，果然十分沉重。

他立即運集功力，托住鐵箱，極謹慎的向上徐徐托送，直到上面桃形銅鼎內，「錚」的一聲輕响，聽到鐵錘完全落在鐘壁上，才手掌一斜，輕巧的將鐵箱摘下來。

緊接着，小心的將鐵箱掛在腰帶上，迅即下退，直到通風窗口的附近，才飄身縱落在二層的樓板上。

白玉崙放下鐵箱，默運眞力，三指一扭，箱鎖應聲而斷，立即將箱蓋掀開。

箱內尚有一層杏黃絨布包着，白玉崙立即將活結解開。

絨布一開，頓時毫光飛射，整座閣內立時映上一層彩霞銀輝！

只見裡面裝滿了珍珠鑽石和瑪瑙，那顆大如胡桃的『九孔血珊珠』，就夾在珠寶之內。

白玉崙一看「九孔血珊珠」也和其他珍寶藏放在鐵箱內，因而斷定「一朵紅」的看法極不正確。

如果杜霸天不曉得「血珊珠」的玄奧可貴，他又何必單單偷走了「血珊珠」；如果他不拿「血珊珠」當寶貝，他也用不着將「血珊珠」和他心愛珠寶一起放在鐵箱內了。

心念間，他已將「九孔血珊珠」放進懷裡，其餘的珍珠鑽石，全部結成一包繫在英雄錦上。

白玉崙深怕杜霸天心痛失寶而去找「一朵紅」尋仇，立即在懷中取出一個小巧玲瓏，栩栩如生的玉麒麟放在鐵箱內。

緊接着，蓋上箱蓋，串上鐵箱，默運眞力，運勁一揑，一把堅實精緻的大鐵鎖，立即變成了一個溶化後的鐵球。

這個鐵球便是那些失掉珍寶的人不敢找「玉麒麟」尋仇的主要原因，所以大都默不吭聲，自認倒楣。

因爲，一方面不知「玉麒麟」的形貌衣著，無從找起，另一方面武功懸殊，根本不是「玉麒麟」的敵手，就算費盡心血找到了，說不定還丟了性命。

白玉崙本當再將鐵箱掛回，這樣至少可拖過一段時日才會發現「九孔血珊珠」已被盜走。

但是，五更將盡，業已鷄鳴四起，時間已不容許他再將鐵箱送回去。

於是，又看了一眼中間下層各桌上擺設的各種古董，點足縱上閣簷橫樑，依然由通風窗口滑出閣外。縱落地面，才發現天將拂曉，而晨霧較之方才更濃更大了。

雖然時間緊迫，他依然遊目察看了一眼整座花園，才飛身縱至園外，展開輕功直向密雲縣城馳去。

到達東城門，正趕上黎明前的那陣黑暗，越過城墻，直奔「百花園」！

正在櫛比房面上飛馳，驀然看到東北城下的那座破祠堂。

心中一動，立時想到了腰上懸着的一包珍珠鑽石和瑪瑙，身形一轉，逕向那座破祠堂前馳去。

因爲，他知道那兒住着密雲縣城的桿兒頭，人們喊他常老六，據酒保店夥們說常老六爲人耿直，藉着在丐帮中地位以及自幼即在密雲縣城內討飯過活的關係，經常排難解紛，深受密雲縣各階層的士紳百姓尊敬。

白玉崙想到了他，覺得由他來處理這批珍珠寶石，也許較爲恰當些。

心念間，發現破祠堂的前空地上，正有一個人在那裡練武，由於晨霧濃重，尚看不清那人是誰。

白玉崙當然不會和任何人照面，立即繞向了祠堂左側。

到達左墻角，貼墻一看，是一個篷頭蒼髯的老化子在那裡打拳，斷定就是此地丐帮的桿兒頭常老六。

為了避免對方吃驚喝問，立即壓低聲音，平靜的問：「是本城丐帮的常六前輩嗎？」

雖然問話平靜，老化子常六依然雙掌護胸，倏的轉過身來，同樣的壓低聲音，沉聲問：「朋友是那一位？」

白玉崙早已貼墻站立，立即道：「請常前輩仍轉過身去，晚輩是『玉麒麟』……」

「玉麒麟」三字一出口，老化子常六不啻驟然聽到一聲霹靂，不但脫口驚啊，渾身一戰，也忙不迭的連聲應是，轉過身去！

白玉崙繼續謙聲道：「晚輩有一件事情想麻煩前輩……」

老化子常六慌快急聲道：「大俠有話儘請吩咐，只要老化子能辦得到的，雖肝腦塗地，在所不辭！」

白玉崙趕緊讚聲道：「晚輩一到密雲，即聽人們讚頌常前輩熱心公益，義薄雲天……」

老化子常六連聲謙稱不敢。

白玉崙見時間無多，不容他說太多的客套話，只得說道：「晚輩這兒有一包得自杜霸天家之珍珠寶石和瑪瑙，換算成銀子，合計約四萬餘両……」

說到「四萬餘両」時，明顯的看到老化子常六的身體一陣哆嗦！

白玉崙繼續謙聲道：「現在請前輩設法換成銀両食糧，分配發放給密雲縣境內的貧苦百姓，其中二千両做爲貴帮的花紅……」

老化子常六立即激動的說：「多謝大俠慈悲，老化子在這裡謹代表本縣所有的受惠者，感謝您的大恩大德！」

說着，向前拱手，連連躬身。

由於遠處已有了早起人的咳嗽聲，白玉崙只得將解下來的黃絨包放在前面的墻角，謙聲道：「常前輩，東西在此，一切拜託了！」

說罷轉身，點足縱進了附近民房的暗影內，接着騰身縱上房面，直向「百花園」急急馳去。

一到「百花園」，立即進入後側花園。

白玉崙一看到「一朵紅」宿住的朱紅小樓，不知怎的，心中突然升起一陣怯意。

他不是怕驚醒了武功不俗，機智過人的「一朵紅」，而是他這麼做應不應該，是不是太絕情？

他默默的站在院角望着「一朵紅」的寢室窗門，知道她這時正陶醉在綺麗幸福的美夢中，也許夢見了他白玉崙前來和她共進早餐的甜蜜情景。

由於他方才臨走時那麼愉快的答應她，她不可能憂急的坐在樓上一直等到天明，何況她已折騰了一夜，而又經過一番打鬥？

白玉崙沉思有頃，仍決定辦完了事馬上離開密雲縣城，假設兩人果然有緣，將來定有相會之日，也許眞能結爲夫妻也未可知，如果沒有這份緣份，只有期待來生了。

心念已定，飛身縱起，逕由院角，直落樓上前門的欄台上。

因爲他知道，前樓門「一朵紅」會經動過手脚，而且他也相信，「一朵紅」覺得天快亮了，也許不會閂門。

伸手輕輕一推，右邊的一扇門果然毫無聲息的開了，他立即吸腹側身，摒息進入。

他先遊目看了一眼裡面靜悄悄的室門帘，他知道，「一朵紅」仍在酣睡。

他的心跳得非常厲害，他不但聽到「蓬蓬」的聲音，也感到心臟的跳動，這是他行道江湖，出入劣紳惡霸家無數次，從沒有過的現象！

走到室門口，兩腿有些發軟，掀帘的手也抖得厲害。

他深深吸了口氣，重新想了想自己的決定，他覺得必須離開「一朵紅」，他不能做出有一絲愧對師父，而違背他老人家遺命的事情。

一想到恩師，白玉崙再不遲疑，摒息掀帘走了進去。

只見「一朵紅」果然和衣睡在床上，而且面向床內側臥，但身體大部覆在錦被內。

白玉崙不敢久待，他自己也怕他突然又改變了心意。

於是，急忙在懷中取出那顆「九孔血珊珠」，頓時一蓬艷紅光芒射滿了全室。

白玉崙心中一驚，趕緊用手掩住。這時，他才發現他的兩手已滲滿了汗水！

他機警的回頭看看床上的「一朵紅」，發現她沒有任何動靜，才把「九孔血珊珠」放在燭台後，使燭台的陰影，將射向牙床方向的毫光擋住。

他放好了「九孔血珊珠」，立即摒息退向室門口。

當他退至室門口，看看仍在酣睡中的「一朵紅」，知道她昨晚一夜折騰，幾番興奮之後，精神突然得到鬆弛，必然會有一場寧靜大睡。

但是，當她睡醒，突然看到家中祖傳的「九孔血珊珠」、居然放在桌子上，必然會大感意外，極爲興奮！

不過，當她知道，從此也失掉了終身託許，幸福所繫的心上人時，必然也會傷心欲絕，自嘆無此緣份！

白玉崙這時已顧不了那許多了，悄悄放下門帘，毅然轉身，閃身走到了樓欄前門，足尖一點，凌空而起，飛身直落院外。

但是，當他依戀不捨的回頭對小樓作最後一瞥時，神色一驚，心頭猛然一震！

因爲，「一朵紅」的小樓臥室那一間，滿窗的艷紅光華，而且還有幾個彩虹似的圓圈，顯然是由「九孔血珊珠」的九個圓孔中閃爍射出的！

白玉崙一看這情形，當然不敢就這樣離開！

因爲，凡是有經驗的江湖人，一看窗上的彩華，便知這間房內藏有奇珍寶物。

他雖然不敢離開，但街上已有了小販的叫賣聲，如果他再不走，濃霧再一消散，他便不能施展輕功返回客棧了。

心中一急，急中生智，索性將「一朵紅」弄醒。

於是，俯身檢起一塊冰雪結晶，振腕一抖，冰塊疾射而出，直奔「一朵紅」的臥室窗戶！

「叭」的一聲脆响，冰屑四射，雪花濺飛，冰塊正巧擊在窗櫺上，應聲震了個粉碎。

白玉崙那敢怠慢，展開身法，快閃疾避，逕由附近的房角墻根，直向客棧馳去。

因爲，這時他已不敢飛上房間，怕的是「一朵紅」奔出欄台察看，立即發現了他。

這時雖然晨曦已現，但晨霧仍濃，這一帶的烟花巷內，依然十分寧靜。

白玉崙爲了順利到達客棧，只得儘走後街小巷，很快的便看到了酒樓客棧。

一到店門口，正巧碰見昨夜向他打聽杜霸天的店夥，他手中拿着竹帚似乎正準備開始打掃店門街道。

白玉崙一見，立即謙聲吩咐道：「小二哥，請你馬上給我備馬……」

店夥聽得一楞，不禁有些焦急的說：「可是，小的還沒有給您去買乾糧……」

白玉崙急忙寬慰道：「不用了，銀子就留給小二哥你買雙鞋穿吧！」

店夥一聽，頓時張大了嘴巴楞了，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這會是眞的？

另一個也準備去店門打掃的店夥，立即又妒又羨的說：「還楞着幹什麼？快去備馬呀！」

店夥恍然應了一聲好，飛步奔向了店後。

也就在這時，街上不遠處已傳來一個少女的清脆惶急聲音道：「小姐，快看，酒樓的客棧大門已經開了……」

白玉崙聽得大吃一驚，心知要糟，因爲這是刁蠻丫頭「嫣紫」的聲音。

驚急間，只得向着提着竹帚走向店門的店夥，急聲道：「小二哥，拜託你，如果有人找我，你就引他到我房裡去，如果我不在房內，你就說我可能去吃早點了……」

話未說完，已將一塊碎銀丟給了店夥。

店夥一面高興的檢起銀子，一面堆笑恭聲道：「小的曉得！小的曉得！」

白玉崙再不遲疑，飛身直奔上房內，拿起放在床上的羚毛銀緞大披風，急步又奔出房來。

他知道，這完全是他走後街，繞小巷，就誤了時間，如果他抄近路，走房面，「一朵紅」便不會這麼快趕來了。

心念間，尚未繞過房角，業已傳來了店夥的緊急吆喝聲道：「姑娘姑娘！哎、哎！您們要找誰？」

接着是「姹紅」的怒斥聲音道：「滾開！不干你的事！」

白玉崙聽得大吃一驚，心想：這麼快？

心中驚呼的同時，點足縱向了面前房後的墻角一看，只見「一朵紅」嬌靨蒼白，秀髮微顯蓬散，眼角噙着一滴晶瑩淚珠，神情既憤懣又哀怨！

再看「嫣紫」和「姹紅」，咬牙切齒，飛眉瞪眼，緊隨着「一朵紅」身後快步向這面奔來。而那個店夥仍在後面追着吆喝！

白玉崙一看這等形勢，那敢怠慢，回頭一看，只有在袁玉瓊住過的那間房後繞向馬厩了。

心念已定，快步疾奔，繞過屋角，直奔店後。

一到店後馬厩，即見那個店夥已爲他的青馬備好了鞍轡，正在繫緊最後一根肚帶。

他先回頭看了一眼身後角門，快步過去將鞍頭上的韁繩取下來，同時急聲道：「小二哥，眞多謝了，請問後店門在那兒？」

話未說完，店夥已勤快的恭聲道：「爺請隨小的來！」

說罷，當先奔向了馬厩後。

白玉崙一面拉馬繞槽疾走，一面頻頻回頭看一眼角門。

因爲，「一朵紅」機智高，反應快，他眞担心今天能不能甩脫她，當然更怕功虧一簣，剛要出店門，她已率領着「嫣紫」兩人追來了。

回過頭來時，店夥已把店後門打開了。

白玉崙那敢遲疑，說了聲謝，飛身上馬，縱馬馳出了店後門，直奔正南。

這時街上雖有小販的叫賣聲和人聲，但後街僻巷仍很寂靜，因而飛奔的「嗒嗒」馬蹄聲，聽進白玉崙的耳裡，格外焦急心驚。

因爲，冰雪聰明的「一朵紅」聽到馬蹄急奔聲，很可能飛上房面循聲追來，那時他眞會羞愧得無地自容！

所幸店後距離南關城門不遠，而且已看到城門大開，懊惱的是城外的菜販小販們，正推車挑担的湧進城門來。

爲了順利衝出城門，白玉崙不得不小心的控制着馬速並連聲吆喝着請閃開！

那些菜販一看來了騎馬的大爺！那敢怠慢，忙不迭的閃開了！

白玉崙一看，一聲吆喝，猛在馬屁股上抽了一鞭。

青馬一聲怒嘶，昂首豎鬃，放蹄如飛，呼的一聲馳出了城南門，宛如一縷青烟般，直向正南馳去！

這時東邊已有一絲朝霞升起，但晨霧仍沒有盡散，官道上已有三五個趕早行路的人。

白玉崙迎着晨霧寒風飛馳，他一點兒也不覺得冷，而內心的焦急，反而使他的手心鼻尖滲出了汗水！

這次密雲之行，沒想到一時大意竟惹了這麼多痲煩事情，今後眞得要格外謹慎小心！

所幸氣走了袁玉瓊；而發誓不放過他的杜天嬋也沒有再現踪影，否則，眞怕沒有這麼容易離開密雲縣城！

但是，他的心靈深處却响起「一朵紅」的嬌哼嗔聲道——我才不怕你跑呢！你就是跑到天涯，我也會追到海角！

白玉崙悚然一驚，急忙回頭，只見身後一片茫茫濛濛，密雲縣城早已沉淪在濃濃的晨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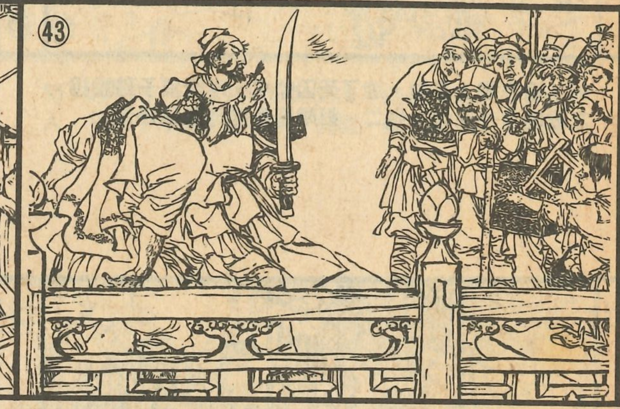
欲知「一朵紅」是否追上白玉崙，杜天嬋會不會放過他，袁玉瓊如何向他報復，請看「俠盜玉麒麟」故事之二「春夢了無痕」！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五　　高石・編繪

青面獸楊志（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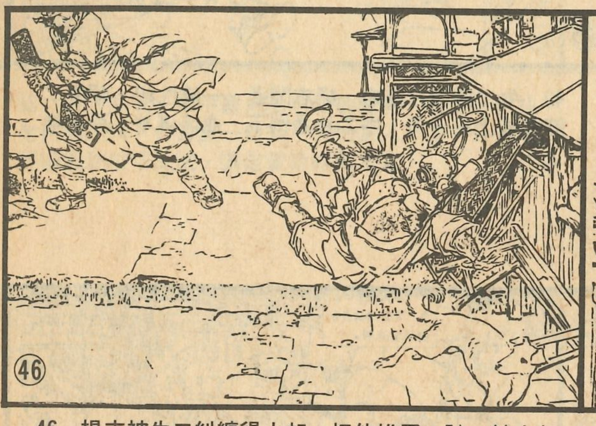
43　楊志接過頭髮，照着刀口，用力一吹，頭髮都斷作兩段，紛紛飄下地來。衆人又齊聲喝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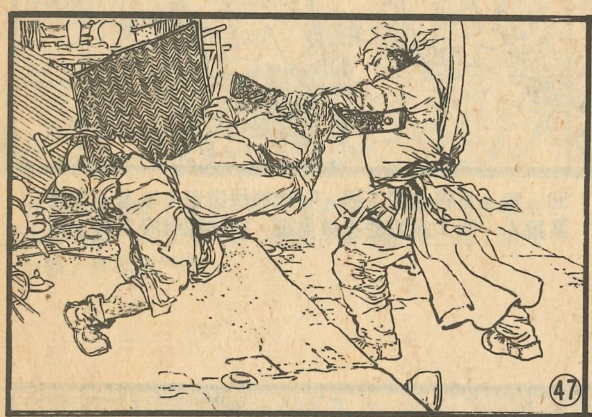
44　牛二又說他不信殺人刀上不沾血，要楊志殺一個人給他看。楊志叫他捉一條野狗來殺給他看，牛二不允。



45　牛二讓楊志把刀給他，錢却一文不給；楊志哪裏肯。牛二就揪住他不放，還伸長了脖子叫楊志殺他。



46　楊志被牛二糾纏得火起，把他推了一跤，轉身想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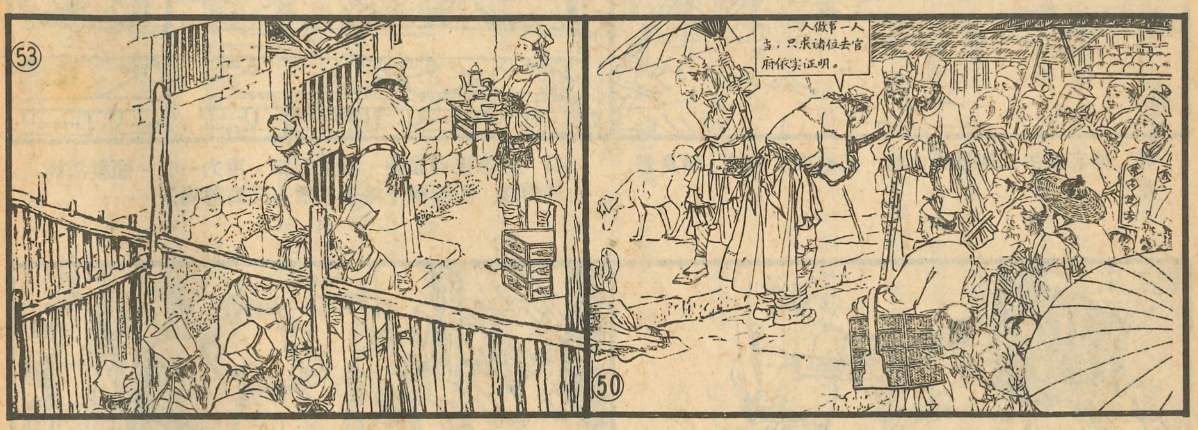
47　牛二還當楊志怕他，爬起來，又一頭向楊志懷裏撞去。



48　楊志叫衆人評理，街坊百姓都怕牛二，誰也不敢上前勸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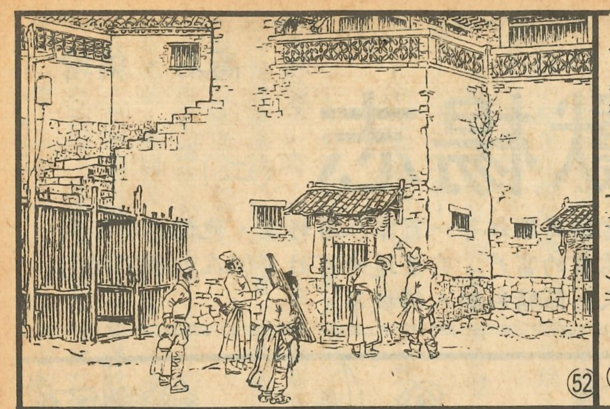
49　牛二揮拳打楊志，楊志閃過，一時性起，朝牛二脖子根上只一刀，牛二扑通倒下，血流滿地，死在地上。



50　衆人見楊志闖了禍，叫他快快逃走。楊志不肯連累衆人，叫大家跟他去做見証，逕往開封府自首。



51　府尹坐衙，楊志和衆人都上廳來。楊志說了殺人的經過，衆人也替他照實情証明了一番。府尹聽了，因念自首，就吩咐免去棍打，先交監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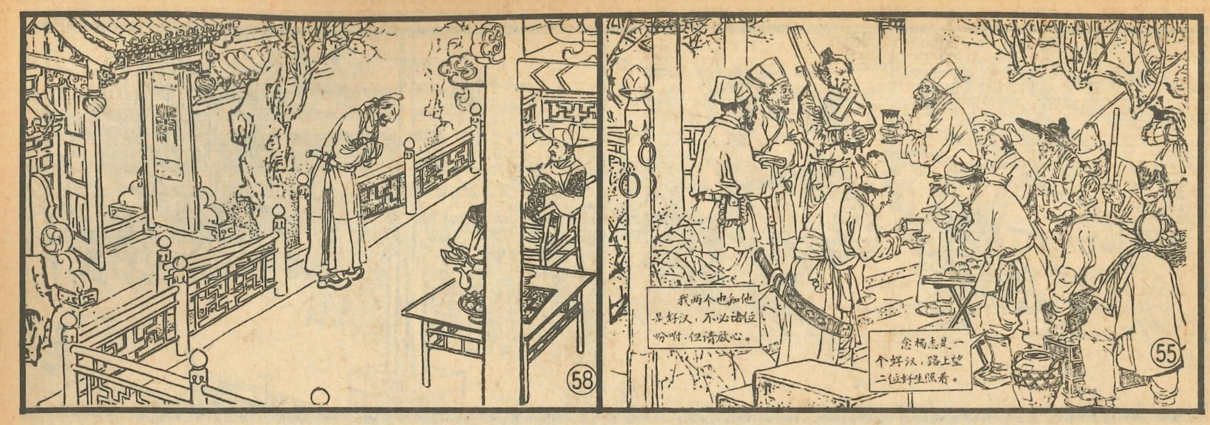


52　楊志戴上長枷，進了死囚監牢。牢頭禁子聽說楊志殺的是沒毛大虫牛二，都暗暗佩服他是個好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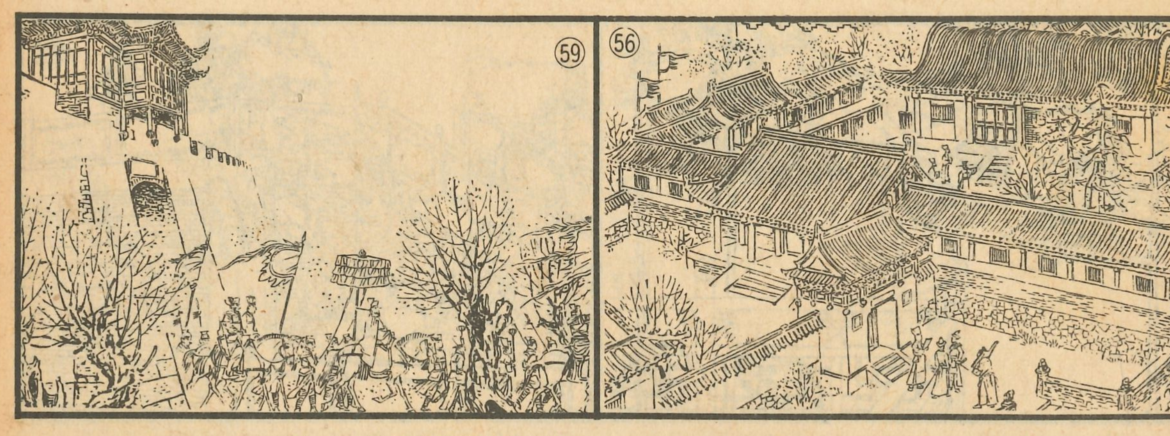
53　天漢州橋四近居民，都感激楊志給他們除了一個大害，大家凑了些錢，給楊志送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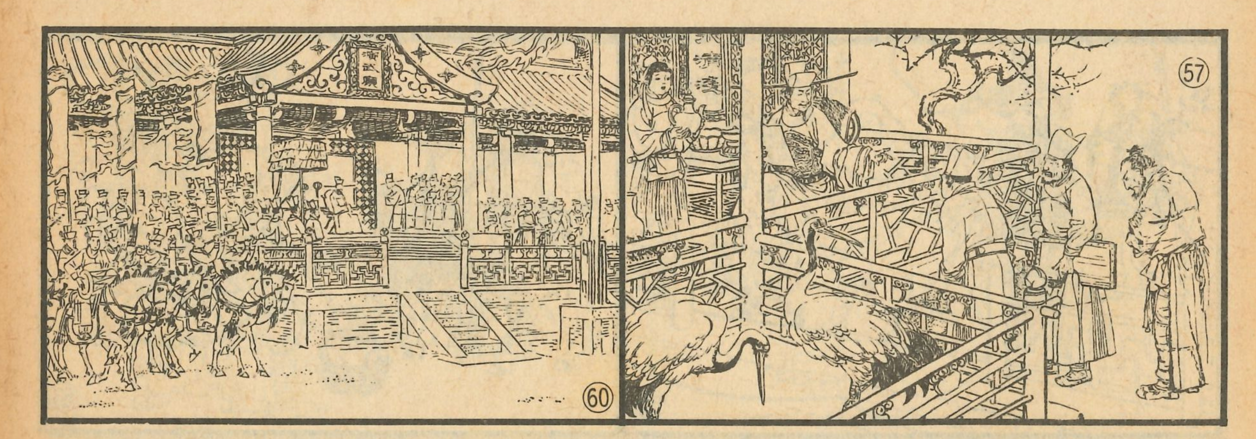
54　審案的推司，也因楊志是被逼殺人，所殺的又是著名地痞，就從輕定罪：監禁六十天後，打了二十大棍，發配到大名府留守司去充軍。



55　起解時，天漢州橋居民又凑了些銀両送給兩個差人，把餘下來的送給楊志作盤纏。楊志謝了衆人上路。



56　到了大名府，差人把楊志押進留守司衙門，送上開封府的公文。大名府留守司叫梁中書，是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他依仗權勢，在此執掌兵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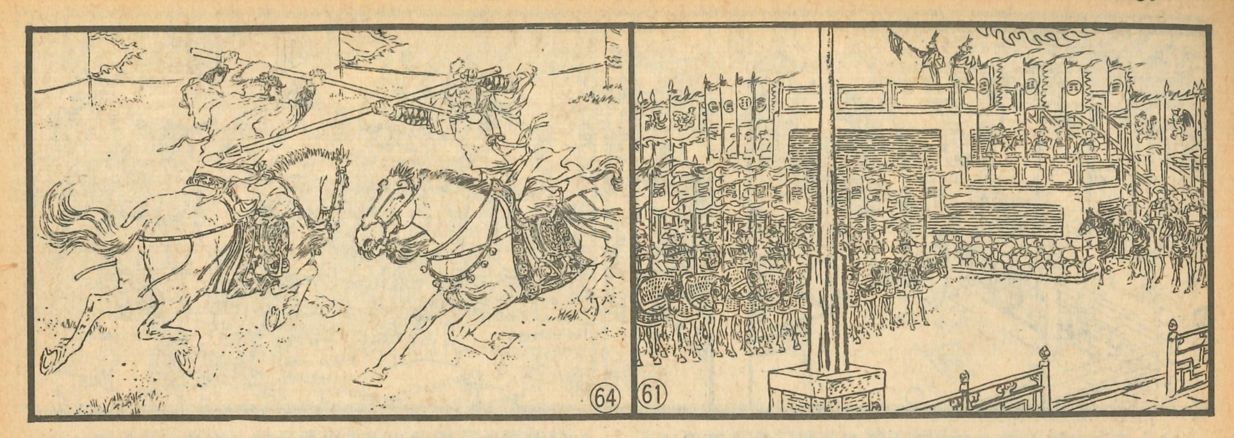


57　梁中書正在收買四方人才供他驅使。他在東京時也知道楊志的本事，問過情由，當下就叫人給楊志開了長枷，留在身邊聽候使喚。

58　過了幾天，梁中書見楊志殷勤能幹，有心要提拔他作個副牌，每月支一份餉，又怕衆人不服；於是想要楊志到校場比武，讓他當衆顯顯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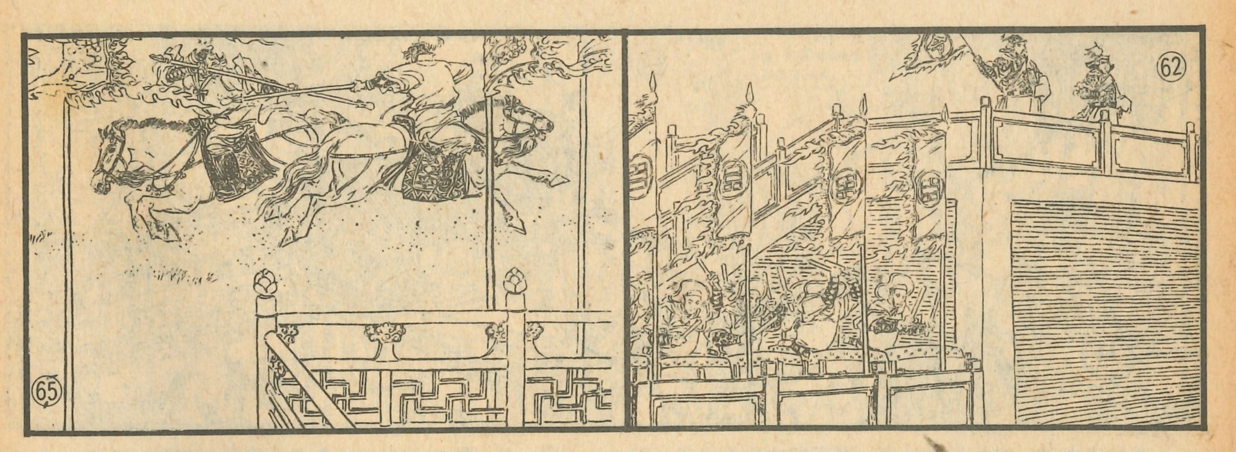
59　梁中書傳下號令，叫大小將校到東郭門外教場去演習武藝。第二天早晨，他親自帶領楊志上馬，前呼後擁，到東郭門來。

60　到了校場，梁中書逕往演武廳上坐下。左右兩邊排列着兩行官員：指揮使、團練使、正制使、統領使、牙將、校尉、正牌軍、副牌軍……周圍排列着百員將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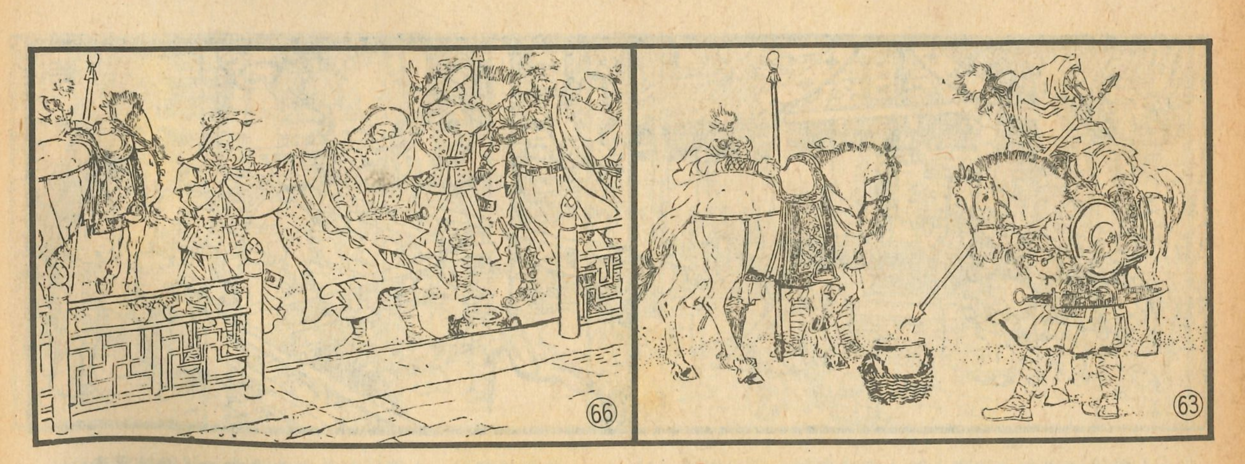
61　正將台上立着兩個都監：一個喚作李天王李成，一個喚作聞大刀聞達。二人都有萬夫不當之勇，統領着許多軍馬。

64　那周謹躍馬挺槍，直取楊志；這楊志也拍馬來戰周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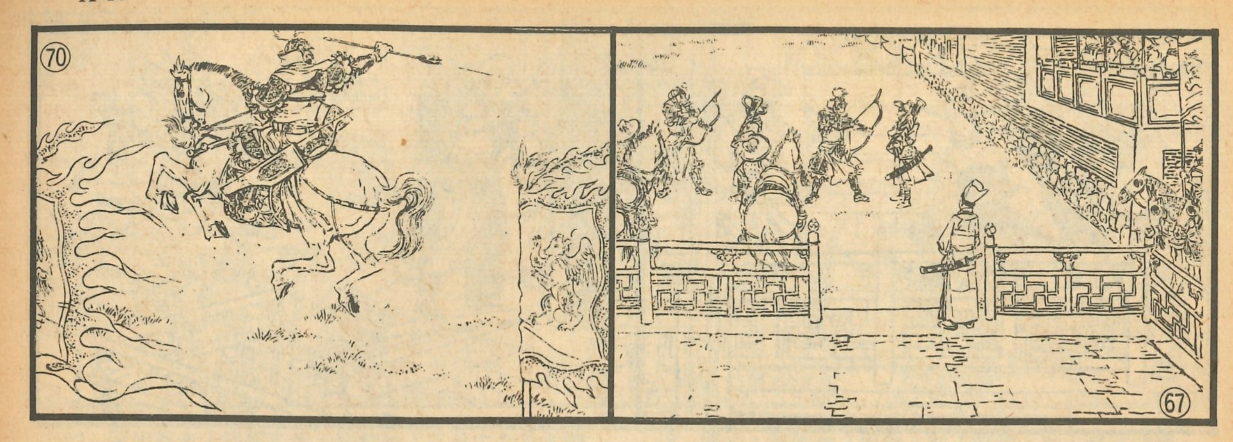
62　將台兩邊，列着三五十對鼓手，一齊擂了起來。只見將台上一面紅旗麾動，校場上的兵馬列成整齊的陣式。

65　二人在陣前來來往往，鬥了四五十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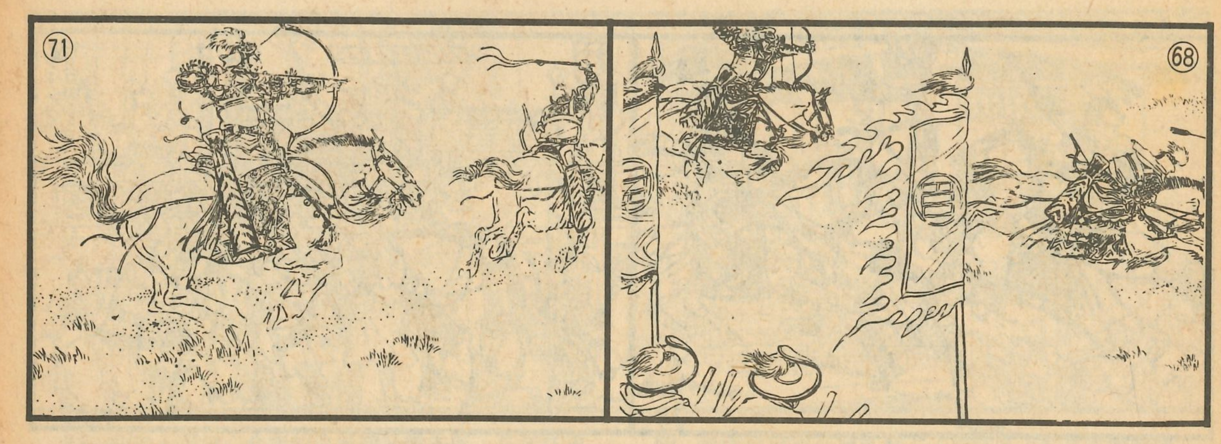
63　梁中書傳下令來，先叫楊志與副牌軍周謹比槍。兩根槍各把槍頭去了，用毡片包裹，蘸上石灰水；兩人都換上黑色罩衫，等比賽後看身上白點多少評定勝負。

66　二人停下，衆人看周謹，好像打翻了豆腐，渾身斑斑點點的總有三五十處；再看楊志，只有左肩胛下一點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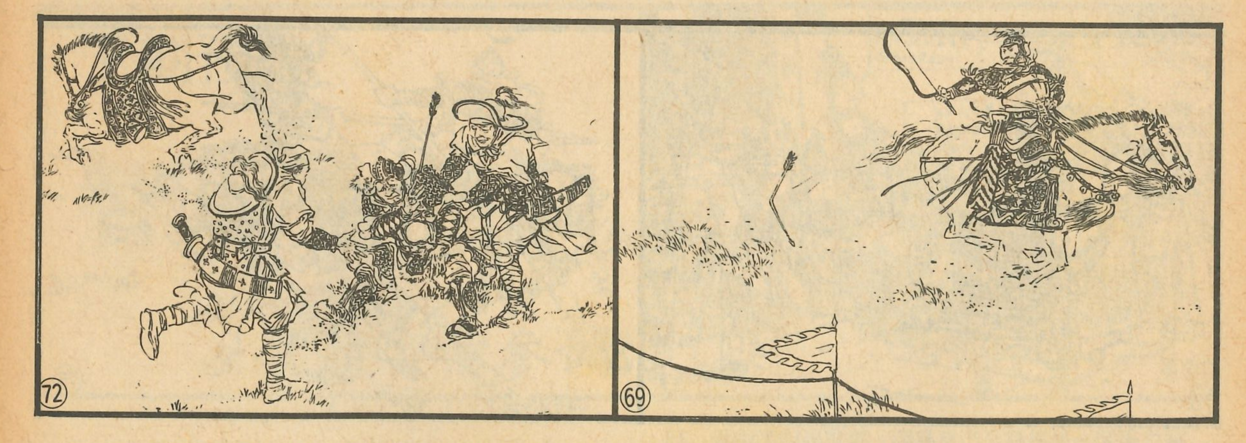
67　梁中書心中暗喜，但還怕就此退了周謹職事，衆人不服，便敎周謹再與楊志比箭。兩個得了將令，各取了弓箭。

70　周謹心裏發慌，一面拍馬趕上，一面又取第三支箭搭在弓弦上，扣得滿滿的，盡平生氣力，眼睜睜望楊志後心窩射來。楊志扭回身，在鞍上把那支箭接在手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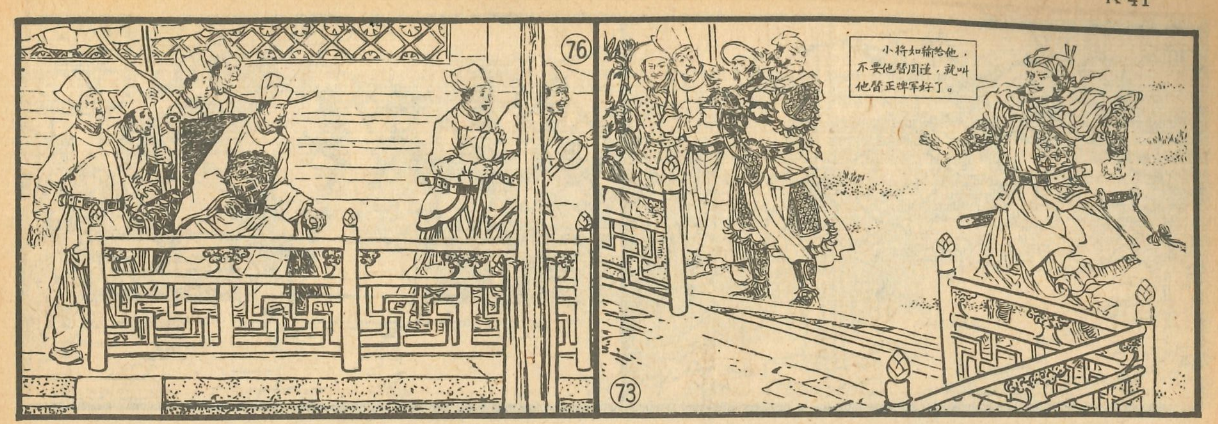
68　楊志早識破了周謹手段，讓他先射三箭。周謹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透，見楊志拍馬望南邊去，便縱馬趕來，望楊志後心颼的一箭。楊志聽得弓弦响，霍地一閃，那支箭早射個空。

71　輪到楊志射時，周謹也拍馬望南而走，楊志緊緊趕上，心想：射中他後心，一定傷了他性命，和他又沒寃仇，只射他不致命處便了。他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兒，一箭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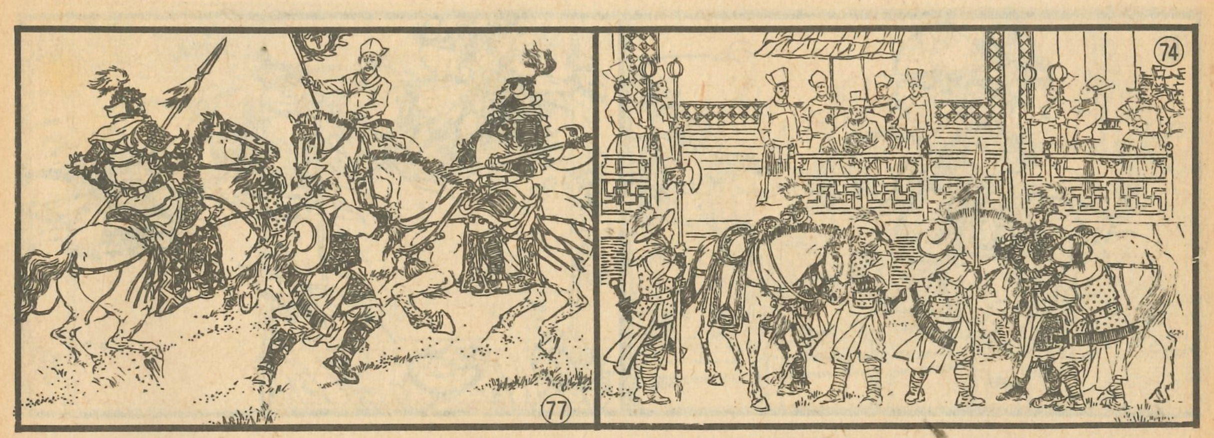
69　周謹再去壺中急取第二支箭，看得較準，望楊志後心又是一箭。楊志聽得第二支箭風也似的射來，也取弓在手，用弓梢只一撥，那支箭滴溜溜撥下草地裏去了。

72　這一箭正中周謹左肩。周謹翻身落馬，衆軍卒趕上去救周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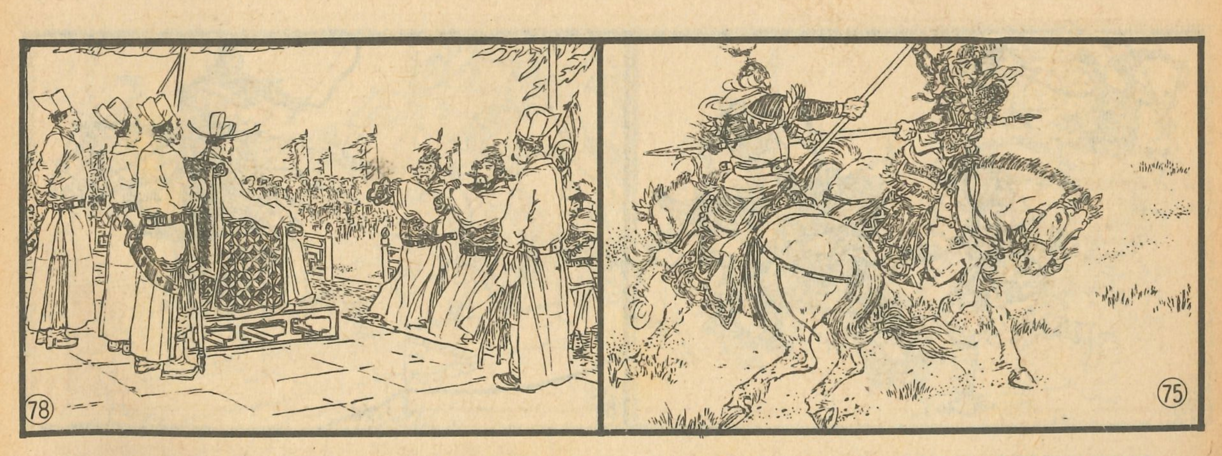
73　梁中書大喜，吩咐軍政司給楊志替了周謹的副牌軍職。楊志到廳前拜謝，不料階下閃出一個人來，要與楊志比武。梁中書一看，原來是周謹的師父，外號急先鋒的正牌軍索超。

76　二人鬥了五十幾個回合，不分勝負。月台上梁中書看得呆了，兩邊將校看了，都不絕口的喝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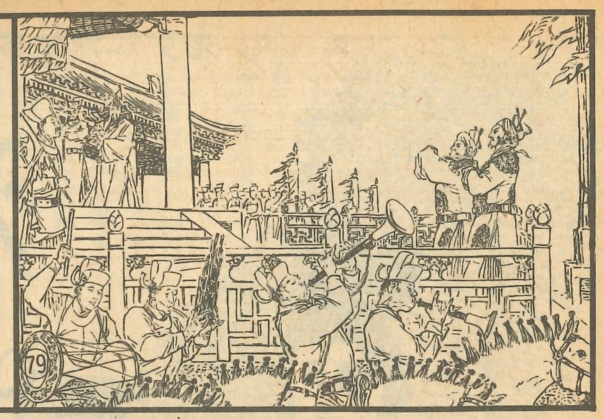
74　梁中書就叫二人重新披掛。他自己也起身走出階前把椅子放到月台欄杆邊坐下。兩邊金鼓齊鳴，軍旗招動。

77　正將台上的李成和聞達，怕索超、楊志兩個內傷了一個，連忙敲鑼，又派旗牌官拿着令旗，叫二人停止戰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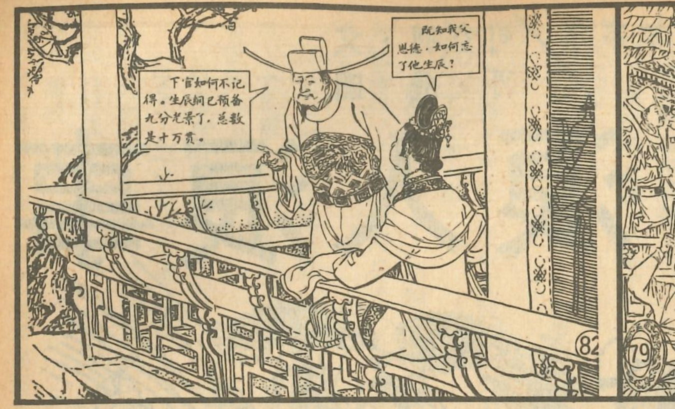


75　二人縱馬出陣，都到校場中心。楊志使槍，索超使大斧，各顯平生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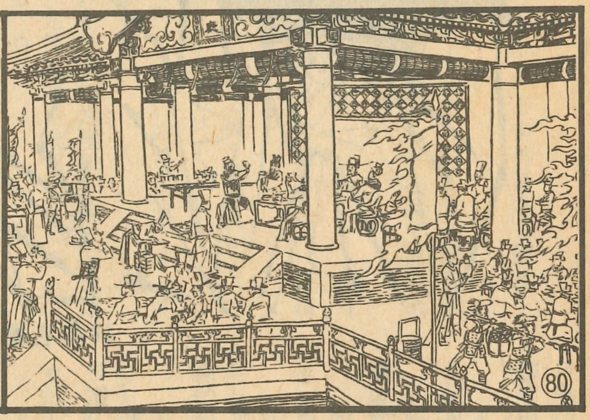
78　李成、聞達走下將台，到梁中書跟前，說楊志、索超武藝一般高強，都可以重用。梁中書就叫軍政司把二人都升做提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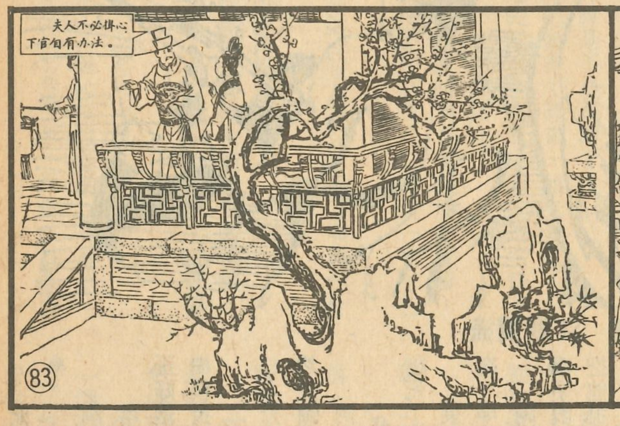
79　楊志、索超去了披掛，換上錦袍，都上廳來拜謝了梁中書。梁中書叫他兩個也互相見禮，入班做了提轄。



82　原來蔡夫人提醒丈夫，怕他忘了六月十五日是她父親蔡京的生日。梁中書連忙告訴她，他早在一個月前，就下令攤派生辰捐，同時四出搜羅金珠寶貝，再過些日子就可以齊備了。



80　梁中書命令在演武廳上大擺筵席，歡宴全體官員將校。



83　蔡夫人還担心今年的生辰綱又像去年，在送往東京的路上被人劫去。梁中書答應挑選最能幹的心腹之人押送，他心裏就想到了剛才在演武場上顯出本領的楊志。

（本段完）

下期預告

智取生辰綱

敬請留意參閱



81　梁中書回到家裏，因爲自己又籠絡住一個得力軍官，十分高興；不料他妻子蔡夫人，見他得意洋洋，忽然劈頭問他有沒有"忘本"？

老少江湖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浪人浪事

扶桑名畫　江湖震盪

世上的確有些巧合得近似神話的怪事。

例如阿輝和雷丹的遭遇就是一例。落下絕崖，九死一生，二人居然一個正好落在睡覺的老虎肚子上，另一個則被樹枝掛住了衣衫。

二人不勝唏噓，慶幸運氣不錯，於是二人分頭尋找向島和小滑溜，這時雷丹忽然尖嘶起來。

阿輝道：「什麼回事？」

「是向島，」雷丹悲聲道：「他好像已經死了！」

果是向島，雖然摔在草中，但絕崖太高，早已七竅流血而亡。

阿輝道：「這就叫人想不通，那頂尖高手既要那幅扶桑名畫，爲何不要向島反把他打下絕崖？」

「是呀！莫非那人不知他就是向島？」

「他當然知道。」阿輝道：「不久前在絕崖上他還表示過，知道向島這個人。」

雷丹道：「向島好可憐！」

「當然，死在異國，說不定老娘還在倚門倚閭呢！」

雷丹道：「我們還要找小滑溜？」

「當然，希望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便糟了。」

「不會，找不到他証明他未掉落下來。」

「那可不一定，如果他掉下來被虎吃了呢？」

「這隻虎再大，要把一個大人吃得乾乾淨淨，連一根骨頭都不剩下來，那是不可能的。」

雷丹道：「這就分頭去找。」

兩人找了很久，範圍也很大，却仍然沒有找到小滑溜。

他們當然希望小滑溜未掉下來，如果也落了下來，只怕不可能三個人都這麼幸運。

他們意見相投，親同手足，生死與共。

兩人兜了幾個圈子回來，相對默然。

阿輝道：「放心！吉人天相。」

雷丹道：「但願他是禍害遺千年。那壞小子是不會早死的。」

阿輝道：「像這樣的高手，眞是世上少見。」

雷丹道：「希望幾位前輩能速研對策，及早除去此人。」

阿輝道：「如果那麼容易除去，早就除去了。這人顯然大有來歷。」

雷丹道：「荒野深山，也沒有棺木，只好先把向島埋在這兒，立個木碑作記號。」

兩人掘了個大坑把向島埋了。在現場尚未找到小滑溜的遺體，還抱着一絲希望。

* * *

黑珍珠連續失利，十分惱火。

她不敢招惹楚半俠，這也是她的聰明之處。

當天傍晚進入一小鎮附近的一幢尼庵中。

這尼庵本是荒無人的，她執拾一下作爲暫時落脚之處。

爲了絕對隱秘，連個傭人都不僱，一切自已來。

她稍事休息一下就去洗米，準備做飯。這時一個中等身材、白面微鬚，身著黑長衫的中年人站在廚房門外。

黑珍珠是驚弓之鳥，一抬頭，不禁愣住。

「是你……『九陰手』江……」

「是的，我是江騰蛟……黑珍珠，好久沒見了。」

黑珍珠吶吶道：「大概至少有十來年吧！」

江騰蛟道：「阿梅，妳還是那麼動人……」

「呀……你別奉承我了，倒是你華月月，並未在你看在眼裡。」

江騰蛟喟然道：「老了！但一想起妳，我就不……。」

黑珍珠道：「太遲了！如果倒退二十年……」

「不遲，珍珠，至少在我的心目中妳還和二十年前一樣。」

「你別誇獎我……」黑珍珠道：「自狄老賊傷我一目之後，萬念俱灰，什麼都完了……」

「不，不！」江騰蛟進入廚房，一手攬住了她的腰，雖已屆不惑之年了，腰可沒有變粗。

黑珍珠微微顫動了一下。

當年，他也是她身邊「忠臣」之一，僅次於「大悲手」狄不平，這是論人品，武功方面也許並不差。

「騰蛟，晚了……」

「不晚，珍珠，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

「現在？不，你不會再喜歡一個眇了一目的女人。」

江騰蛟道：「珍珠，妳怎麼不相信我對妳的這份摯情？這些年來我爲了妳拒絕了太多的女人。」

「我信……」

「我到處找妳……打聽妳，但一直沒有頭緒。」

「自我眇了一目之後，萬念俱灰……」

「可是妳不是又出來了。」

「我是爲了……」她沒有說下去，當然是爲了那幅畫。

江騰蛟也許知道她要說什麼，但也沒爲追問，只是摟得她更緊更緊，中年人的情慾是更强烈的。

她的防線是不是瓦解了？

他忽然把她抱了起來，她先是吃了一驚，一看他的眼神，那是火燄，是烙鐵，她的目光一下子就被熔化了。

她過去對江騰蛟有某種程度的瞭解。只不過情慾和語言可以掩蓋一切，包括理智。

她忽然圍住了他的脖子。這表示什麼？

是不是徹底投降了。

他們終於償了昔年未能達到的夙願。

黑珍珠眇了一目後十分自卑，也就變得殘暴了。

「瘋婆子」之名即由那時而來。

而現在，江騰蛟重賜她信心和勇氣。自卑的人比較容易滿足，不會太挑剔對象。

她甚至後悔，當初爲什麼不攷慮江騰蛟。

江騰蛟似乎很會調情，也知道一個中年女人的心理。

他一直有效地操縱她的情緒，使她的情緒高亢而激動。

因而就在這激動的情況下，他忽然提出一個問題。

她絕對未想到，他會在這時候提出這要求，黑珍珠是什麼人？心中一動，立刻知道自己可能已入了此人的圈套中。

她早該想到這一點的。因爲他來的時候太巧了。

目前整個武林中都在找這幅畫和向島艮弓。

江騰蛟又怎麼會例外？

利那間她咀咒自己，輕視自己，獻出身子，可能還會被人騙去了却那幅畫，但她知道，如不虛與委蛇，在此人手下是脫不了身的。

「騰蛟，我得到此畫，正在找你同研。」

「找我？」江騰蛟更狹滑，他怎會相信。

「是啊！光有畫還不成，還要向島來翻譯。」

「這倒不必操心！我……」黑珍珠出手逾電，正戳他的「中庭穴」，出其不意，當然中的。

她笑着道：「江騰蛟，男人果然沒有一個好東西。」

她坐起正要穿衣下床，「唔」地一聲，背後的「陽關穴」被點中又倒卧下去，江騰蛟穿衣下床，陰笑不已。剛才自然是移了穴道。

衣衫整好，又點了黑珍珠另一穴道，解了原先的穴道。

此刻的黑珍珠說不出內心的窩囊與痛恨。

現在才眞正體會到，江、狄二人在基本上是兩種典型。

他們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她以前倒沒有擦亮眼睛。

她顯然忘了他的渾號叫「九陰手」。

這是多麼嚴重，而不可原諒的錯誤。甚至還後悔要紅棗去害阿輝，這又是多麼愚蠢的行爲。現在她知道自已的命運了。

「珍珠！」江騰蛟道：「那幅畫呢？」

黑珍珠道：「你不必作夢！」

「剛剛我作了個風流夢，但現在綺夢已醒！」江騰蛟道：「拿出來，我們可以互相研究。」

黑珍珠道：「你以爲我會再上當？」

江騰蛟道：「一個人學和兩個人學又有什麼分別？」

黑珍珠道：「江騰蛟，昔年是你從中挑撥，使我和狄不平力拚，以致我殘他一腿，他……」

「慢着。」江騰蛟陰笑道：「妳以爲眞能殘他一條腿？」

黑珍珠道：「難道他的腿未殘？」

「殘？殘了！」江騰蛟道：「却不是妳所能辦到的事。」

黑珍珠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江騰蛟道：「狄不平爲『三奇』之一，

身手了得，妳顧顧自己的東西，妳眞以為能殘他的一條腿嗎？」

「你……你是說……」她的語氣都軟了。

江騰蛟大聲道：「狄不平把妳眇了一目之下，怕妳沒完沒了，而且也過意不去，這才故露破綻使妳傷他一腿的。

黑珍珠吶吶而止。

回想當年決戰拚命時的情景，歷歷在目。

的確，如今回溯往事，狄不平確是有故意放水之嫌。

可笑的是，這些年來她一直天眞地相信當年的戰果。

那就是她和三奇之決鬥，勝敗不分，也可以說兩敗俱傷。

她一直以這結局引以為榮，而別人也如此誇讚她。

也許，正因為她能和狄不平兩敗俱傷，才提昇了她的地位。

現在，在這情況之下被揭穿，是多麼殘酷？

失了身，可能也會失了那幅畫，還要賠上一命。

此刻她只想死。

「妳信了吧？」江騰蛟道：「其實可憐的不是妳，而是「大悲手」狄不平，他當年犧牲了一條腿，却是毫無代價。

的確，這一切都是江賊所賜。

「怎麼樣？那幅畫放在何處？」江騰蛟道：「此刻合作，對妳我是有百有利而無一害的。」

黑珍珠一字字地道：「死既然已對我不再是威脅，你以為我還會說出來？」

江騰蛟冷冷一笑道：「妳以為眞能一死了之？」

「死了！死了！人死了一切都完了。」

「對妳而言，自不會如此完了！」江騰蛟道：「如妳不拿出來，我會把妳赤裸的身體掛在通衢大道的樹上。」

黑珍珠心坎上像被戮了一刀。

自作孽不可活，這能怪誰？

可悲的是，辜負了狄不平的一番成全的熱情。

因此，她希望速死，但又不希望被赤身裸體地掛在樹上。

「你如果還算是人……」黑珍珠道：「就不會作出連豬狗都不如的事來。江騰蛟，我只求一死。」

江騰蛟發出一串得意的陰笑，道：「死很容易，但有時却又很難。黑珍珠，妳該聰明些了。」

黑珍珠道：「不論你用什麼下三濫的手段，都休想得到那幅畫。」

江騰蛟一時也沒有辦法，只搜這屋子。

一個人藏東西，另一人去找，找的人總會是吃虧的。

找遍任何一個角落之後。江騰蛟光火道：「我可以不叫妳死，而把妳另一隻眼也弄瞎。除非妳合作。」

黑珍珠道：「江騰蛟，到此地步，你還以為我會拿出來，然後再讓你殺我滅口？哈……」

的確，他如到了手，絕不會留她的活口。

江騰蛟道：「黑珍珠，我限你明天此刻之前交出那幅畫，不然的話我就先挖妳的另一顆眼珠子。」

「其實我可以給你個建議。」黑珍珠道：「你可以挖去我的一目，削去眉毛和鼻子，然後再在我臉上劃幾個十字。」

人在絕望時就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第二天傍晚，時限已到，江騰蛟立刻要動手，黑珍珠恨透了自己，也就什麼都不在乎了。

就在這時，紅棗和黑中皐回來了。

如果他們中先知道，師父被制而驟下煞手偷襲的話，機會雖然不大，却不能說一點機會也沒有。

他們當然想不到師父會落到這般田地。

當他們站在外室門口，看到江騰蛟要挖師父的眼睛時，二人厲喝聲中撲了進去。

但是，黑珍珠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她猜得不錯，二人全力攻擊，也沒有超過二十招，都被擺平在地上了。

江騰蛟道：「到此地步，妳還不交出來。」

黑珍珠道：「你作夢！」

江騰蛟道：「難道妳不為自己想也不為二門徒設想？」

「江騰蛟，他們拜在我門下，也是命該如此，我雖抱歉，却也沒有辦法。」黑珍珠道：「但以你的為人和手段之毒辣，我拿出來你也不會留他們的活口。」

江騰蛟道：「我發誓！」

黑珍珠道：「你這種人發誓有什麼用？」

紅棗和黑中皐這才知道此人正是「九陰手」江騰蛟，紅棗也相信昔年師父和狄不平的事確是此人一手造成的。

「假如你們還能逃出生天……」黑珍珠道：「你們要記住，昔年為師的和狄不平的誤會，是此賊一手造成的。你們要代為師向狄大俠致意，說為師遇人不淑……」

兩少能說什麼？

他們以為師父流年不利，此番現身武林，連番受挫。

江騰蛟道：「你們兩個年輕人如果心存孝思，就該說出那幅畫的藏匿之地。」

紅棗道：「你就是殺了我們也不會說。」

江騰蛟對黑中皐道：「你呢？小伙子。」

「我？」

「是啊，我看你比較聰明一些！一旦無常萬事休啊！人總要活着才能擁有一切，對不對？」

黑中皐吶吶道：「你眞能不殺我？」

「當然，而且還會收你為徒，因為我練這幅畫上的功夫，也需要一個心腹之人為我護法。」

黑中皐道：「在……」

「中皐！」黑珍珠厲聲道：「你連一個女孩子也不如嗎？」

黑中皐不敢把目光移向他的師父。

一個人的心地好壞、忠奸，只有在這檔口才能看出來。

「師兄，」紅棗一字字地道：「你是軟骨頭嗎？你怕死嗎？須知『九陰手』是武林

中心狠手辣，出了名的人物，你眞以為說出地點他就會留你的活口。」

黑中皐道：「我以為會。」

「對，黑中皐。人總要有點主張，作無謂的犧牲只有傻蛋才會作那種事，你就快說吧！」

黑中皐道：「前輩可否先解了我的穴道？」

「當然可以，我竟忘了……」立刻解了黑中皐的穴道。

黑中皐活動一下，道：「黑珍珠，我近來發覺妳很差勁，處處吃鱉，身手有限，動心眼也不是阿輝等人的敵手，作妳的門下眞沒有面子。依我看，妳這兩套眞不夠看，我該另投明師苦練才行——」

黑珍珠氣得直喘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她能說什麼？素日一點也看不出來。

有所謂：人心隔肚皮。這話眞是一針見血。

黑中皐道：「前輩，在大灶裏埋在爐灰下。」

江騰蛟微怔，道：「那不會燒燬？」

「不會的，前輩。」黑中皐道：「這兒從不舉炊。」

「不做飯？」

「是的前輩。」黑中皐道：「我們都是叫飯吃，也就是包飯。」

「好，你去拿出來。」

黑中皐道：「前輩，沒有向島艮弓翻譯，這幅畫上的文字就不懂，除非前輩您也會……」

江騰蛟傲然一笑，道：「你不須操心……」

黑中皐自灶口內取出一個長竹筒，那筒中有幅畫。

江騰蛟忙不迭地打開畫一看，精神一振。扶桑的山水畫，風格自然不同，內行一看便知。

而扶桑畫家在畫上落款的方式也仿中國的。

落款人為為「長門白浪」。這是扶桑的首席畫家，別人不知，江騰蛟自然知道，而且還用扶桑語唸了出來。

黑中皐十分驚奇。

黑珍珠心如死灰。因為她現在才知道江騰蛟竟通扶桑文字。

這幅畫落在此人手中，那豈不是武林末日到了。

「嘿……」江騰蛟笑得好開心，且嘉許地道：「黑中皐，你對老夫忠心，老夫不會忘記的。」

黑中皐道：「晚輩久慕前輩大名，今日得見，為前輩效勞，乃是終生的心願……」

「好好！你從此跟着老夫就是了……」

他現在要處置這二個人了，道：「黑中皐。依你看，我們應如何處置這二個人？是殺了還是放了。」

黑中皐道：「由前輩決定，晚輩沒意見。」

江騰蛟道：「你是說你對黑珍珠一點情感也沒有？你對紅棗也沒有什麼意思？」

黑中皐道：「黑珍珠雖害了我的師父，但她不學無術，誤我大好青春，紅棗雖美，但她另有意中人。」

江騰蛟大為激賞道：「黑中皐，你的看法甚合我意。」

黑中皐道：「換了別人會說我心太狠。」

江騰蛟道：「為人處世應要果斷，也應要有自己的主張，不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老夫和你的作風雷同。」

「謝謝前輩誇獎。」

「黑中皐，為免後患，應打發他們罷。」

「是的，前輩。」

江騰蛟負手道：「這件事就由你來作吧！」

「是！」黑中皐立刻走向黑珍珠。

此刻黑珍珠已閉上眼，她知道這一切不幸都是她自己的錯、任性和無知引起的，她死有餘辜。

只是連累紅棗心中十分不忍。

但紅棗却厲聲道：「黑中皐，你是禽獸……」

此言未畢，一條人影飄落院中道：「江騰蛟，咱們終於遇上了！」來人竟是「大悲手」狄不平。

江騰蛟忌憚狄不平，不僅是武功方面。

邪總是不能勝正的，所以他一直躲避狄不平。

他一聽是狄不平到了，手一撐，和黑中皐自後窗穿出，因為他已經得到了畫，這不是拚命的時候。

狄不平也不追，入屋解了黑珍珠及紅棗的穴道。

然後他轉身就要離開此屋。

他近來一直在黑珍珠左右，見她不改當年的作風，不禁暗暗搖頭。

但他並不知道這地址，所以找了兩天才找到。

「不平……」黑珍珠道：「我知道你瞧不起我。」

狄不平道：「不是瞧不瞧得起的問題，而是令人寒心。」

黑珍珠道：「自作孽不可活，我把紅棗托付給你，請你看在我們過去那一段情上，好好教導她！」

狄不平道：「妳要幹什麼？」

黑珍珠悲聲道：「我無顏活在世上。」

狄不平道：「大可不必如此，很多早就該死的人，還活在世上。人生在世，誰也難免犯錯。只不過有些人犯錯而別人不知道而已。

黑珍珠大放悲聲，道：「不平，我對不起你。」

狄不平道：「過去的不必再談。妳要報仇不難。」

「太難了。」黑珍珠道：「他得了那幅畫，而他似乎又會扶桑文，不出二個月，他可能已無敵手了。」

「什麼？畫在他的手中。」

「是啊！劣徒黑中皐叛師，告訴他藏匿的地點。」

「這——」狄不平道：「這箇我沒想到，早知如此，我該相信他，我現在去追追看，珍珠，妳要離開這兒回南海去，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十年後妳才不過五十多歲，只要苦練——」

「不。」黑珍珠道：「如果畫不在他手中，我苦練十年，也許還有希望，但他練了畫上的絕技，我就是苦練三十年四十年也是白練。不平，求你看在廿多年交情的份上，善待紅棗，我必須走了，別忘了爲我報仇——」

立刻拔劍抹了脖子，紅棗擁屍大哭。

狄不平嘆了口氣，疾射而出，但他並未追上江黑二人。

回來時紅棗還在悲動，狄不平道：「紅棗……」

紅棗抹淚道：「狄前輩……」

狄不平道：「不要哭了！馬上把令師淨身裝斂起來。」

「是的……」紅棗手脚也很俐落，第二天把黑珍珠裝斂好的棺木葬了，然後帶她離去。

紅棗道：「狄前輩，如果江騰蛟練了那武功，還有人能制服他嗎？」

紅棗道：「誰能制服他？」

狄不平道：「有。」

狄不平道：「中原武林中仍然有人能制服他。」

紅棗道：「是「宇內三奇」嗎？」

狄不平道：「也許不是。」

紅棗又道：「難道武林中還有比「三奇」更厲害的人物嗎？」

「當然有。」

「那是什麼人？」

狄不平沒有說是什麼人，紅棗道：「如果能設法阻止江老賊練此功，不是可以省却不少麻煩？」

「這是當然，所以我要連絡友輩找江騰蛟和黑中皐這兩個人。」狄不平喟然道：「要找他們很難。」

* * *

阿輝的干擾越來越多了。

現在，他在酒樓已被認出是賭王之王。

於是，三位極爲富有的賭徒跪下就要拜師。

阿輝慌了手脚。奔出酒樓，返回客棧。

這已經是他遭遇的第三次類似事件了。

自他得了賭王之王的銜頭後，武林中一傳十十傳百，都說他名利雙收，於是賭風大盛。

因此，好賭又好名的人都在找他。

這工夫雷丹也奔了回來，道：「你賭什麼呀？」

阿輝道：「我好討厭這些人。」

雷丹道：「你却想不到他們有多麼喜歡你！」

阿輝道：「希望他們別喜歡我。」

雷丹道：「阿輝，你是不是還沒有吃飯？」

「是啊！我才吃過那幾口飯就跪下了。」

雷丹道：「我出去叫飯菜。」

「不必了！我到另一家館子去，不可能任何一家飯館都有人認識我。」

「好，我在家等你。」

這家飯館不太大，却是本鎮上的老字號，以做翅席出名。這時午時已過，食客只有三五人了。阿輝上了樓，竟發現有個女人已坐在角落裡。

阿輝坐在另一端，小二上來他點了菜。這工夫只有阿輝和這女人在樓上，此女爲二十三四歲光景。

或者更大或更小些。應該總在二十以上。

這女人很艷麗，但神色十分老練，大概是武林中人。

這時這女人忽然開了腔，道：「是賭王之王歐陽少俠嗎？」

阿輝吃了一驚，這女人居然也認識他。

看來從今以後不會有一時一刻的安寧了。

阿輝道：「姑娘在和誰談話？」

女人道：「這樓上不是只有你我二人？」

阿輝道：「那次比賽只不過是逢場作戲，在下從未當眞，姑娘居然認識在下，眞是……」

女人道：「那次比賽，本姑娘也有在場——」

「那就難怪了！」阿輝道：「但在下雖得了賭王之王的頭銜，却沒有去獲得些利益。」

「你太不聰明，既然坐上了賭王寶座，就設法得到應得的，不然的話，別人也不信你兩手空空。」

「信不信是別人的事。在下絕不會以賭爲生。」

「我叫花逢春，家財萬貫，自幼好賭——」

阿輝一聽就皺起了眉頭。

他雖精於此道，却知道這是邪僻。在某一個年齡的女人，若沉迷此道，什麼都完了。

當然一個女賭徒是很難保住節操的。

阿輝不出聲了。這時正好上了菜，他低頭吃飯。

小二走後，花逢春道：「歐陽少俠。只要你肯收我爲徒，我的家產就是你的家產，我的人也是你的了。」

「我的天！」阿輝心中有發噱，竟有這種事。

「我說的是眞話。」花逢春道：「只要你肯點點頭，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可知道有多少人想我。」

說着，眉眼亂飛，眞是風情萬種。

阿輝急忙收回目光，猛吞飯菜，希望儘快吃飽也好走人。

但花逢春忽然移樽就教走過來坐在他的對面。

阿輝心道：「此未免太過火了吧？賭王就那麼吸引人嗎？」

她把三顆骰子放在阿輝面前道：「我說賭王，只要你能一次擲出『豹子』，我就服了你。」

一個人精於任何一方面的技術，有時都不免會技癢。」

阿輝雖然極不願和她囉嗦，但這却是一項挑戰。

一次擲出一個『豹子』都辦不到，這賭王之王就差勁了。

「不管我能不能擲出『豹子』，我們的談話就到此爲止。」

「好，就這麼辦。」

阿輝抓起骰子就知道這骰子不假。

不假的骰子，他絕對有把握擲出「豹子」。

他有個習慣，那就是雙手合攏唾口唾沫一搓。

習慣成自然，而這工作就好像不大對勁似的。

唾了口唾擲出骰子，在賭王之王來說，這自是雕虫小技。

當然有了「豹子」，更絕的是當三枚骰子轉動慢了時，幾次都能轉到是「豹子」的局面，但又轉了過去。

但最後全部停下來，仍然是「豹子」。

花逢春很開心又很佩服地鼓起了掌，然而阿輝却有點頭暈眼花，剛有這念頭，就伏在桌上了。

連擊三掌，樓下走上二健婢，交待一下，二婢自後門把阿輝弄走，但飯資却留在桌上。

花逢春並不住在這鎮上，距此二十餘里外有個「蝴蝶谷」，姊妹三人，在武林中頗有點名氣。

提起「蝶谷三尤」，很少人不知道。

每年春夏之起，蝴蝶谷開放，讓人觀賞，且谷中設有賭場，姊妹三人藉此大發利市。

但是，只要開設賭場，就會有大老千上門。

一旦遇上大老千，賭場就會虧老本的。

往往全部的收入，還不夠大老千一個人的。

因此，她們開始物色賭中高手，而且武功也有底子的人。

阿輝一登上賭王之王的寶座，大都被武林中人稱之爲「小蓋仙」。正是蝴蝶谷需要的全能人物。

她們不惜任何代價，非弄到手不可。

現在，阿輝躺在蝶谷內院，仿蝶狀雕成的大床上。

屋內的陳設很典雅，幽香撲鼻。

居然還掛了喜帳錦屏，且紅燭高燒。

看來頗似洞房花燭之夜。

花氏姊妹三人，大姐花逢春，就是在酒樓那一個。

二姊花迎春，二十歲，三妹花喜春只有十八。

三姊妹任何一人都比阿輝大，老三也大阿輝一歲。

爲了有效控制阿輝，使他樂不思蜀，或因負責而不能離谷，三人之中必須有一人獻身。

應該由誰來作這位賭王之賭的王后呢？

目前的問題是誰有幸作這一夜的王后？

因爲三人都希望自己是這個角色。

她們身在賭圈，對賭中皇牌高手自然是十分响往的。

於是老二建議，就以猜拳決定了。

結果老二花迎春當選，內心自然喜不自勝。

她們三人以花逢春最大，但已是爛桃。

老二次之，並不太濫，老三又次之。却笑老三假正派。就算老三勝了，她也會把這權全交給兩位姐兒。

花逢春很失望，她很想作這夜皇后。

因爲蝴蝶谷由她掌管，大權在握，將來阿輝變爲男主人，正是名正言順，各得其所。

但結果如此，她也只都讓了，總是自己的姊妹。

況且，就是二妹作了阿輝的人，她也可以控制他們。

三更將近，花迎春帶着六七分酒意進入那房間。

本應是紅燭高燒，却不知何時燭被吹熄了。

「什麼？怕羞？」花迎春笑笑：「小生臉皮嫩……害臊……算了……不亮燈也好……」

她坐在床沿上伸手一摸，我的媽！誰說他的臉皮嫩，居然已是一絲不掛，在床上等着哪。

花迎春雖不像大姐之風流，却也不像三妹那麼老實。在這圈子裡保持清白可就難了。

當然，在風月場中，而且有人能出污泥而不染。何況這只是個賭窟，一個人的操行仍握在自己的手中。

也許是嫌她的動作慢騰騰地不夠快，還伸過手來幫她脫衣呢。花迎春以爲，那個貓兒不喜腥。

這一夜當然是不消說，這屋中自然是春深如海了。

花迎春一覺醒來，看天色尚未亮，但酒已醒。

她伸了個懶腰，翻身一撩臂，半邊床上是空的。

最初她以爲新郎去如厠了，等了一會仍不見動靜，直到窗上已有曙光了。還是不見賭王的影子，她這才知道不大對勁。因爲如是入厠，不會穿戴整齊，只穿內衣就成了。於是出房去找。

此刻在谷外小徑上，晨曦初露，空氣清新，三個人嘻嘻哈哈，洋溢着歡樂和戲謔。

小滑溜道：「崔九，昨夜的滋味如何。」

崔九道：「小滑溜，妙是妙透，但話可要說明白，這可是你一手安排的，我……」

「你不想。是我勉强找鴨子上架？」

崔九道：「那當然不是。我想，有一天遇上了，我一定要對她說明白，如她願意我可以娶她。」

「快別自作多情哩！」小滑溜道：「這『蝶谷三尤』在武林中風評不佳，只有老三還可以作老婆，但她又不美，你以爲你肯負責，她就會嫁給你。」

崔九道：「我崔九上無片瓦，下無立椎，兩袖清風，吃飽了一家不餓，但我也不會讓老婆挨餓的。」

「那好！」小滑溜道：「將來遇上，我來撮合。」

「可是……」崔九道：「在她們心目中，昨夜是阿輝……」

小滑溜道：「這一點我早就考慮到了，所以我留了一封信給花迎春。告訴她，昨夜和她上床的不是阿輝，而是大俠崔九。」

崔九道：「小滑溜，這會有甚麼後果。」

小滑溜道：「第一，我信上寫明，大俠崔九心儀她們姊妹已久，昨夜適逢其會，取代了阿輝。因爲賭王已另有意中人，今生已不可能再要別的女人。」

崔九摸摸後腦道：「這是否很有說服力。」

小滑溜道：「崔九，你也別高興太早，這不算是佔她們的便宜，也可以說她吃了啞虧，很可能激發她報復你，你可別樂昏了頭。」

「這個我知道，但我相信有一天她會嫁我的。」

小滑溜道：「有信心當然好。至於死在姊妹的身手，老實說，並不怎麼樣，只是狠毒都有一套。」

崔九道：「要不阿輝又怎會着了她們的道兒？」

阿輝道：「這女人眞可惡，所以我雖不同意小滑溜的辦法，却也是答應。況且崔兄如果眞的喜歡她，咱們弟兄以後盡全力玉成。」

「喜歡！」崔九迭聲道：「當然喜歡！」

阿輝道：「雷丹還在客棧中，一夜不見我回去，必然焦急外出去找，咱們要盡快趕回去。」

小滑溜和崔九是如何出現的呢？

小滑溜在山崖上被江騰蛟擊敗滾入草中，草中有水，一淬之下不久就醒了。那時正好阿輝已被踢下絕崖，雷丹也被推下。

只是小滑溜並未看到江騰蛟推下二人。

那時小滑溜還未醒來。

於是他急忙離開，在草叢藏了起來。以後發生的事，由於小滑溜是在上風處沒有聽到，也弄不清阿輝等人去了何處。

他只知道最後只有向島在和江騰蛟談話。

只要阿輝等人能脫身，向島暫時落入此人手中也無妨，只要逃得一命，以後再設法把他救回來。

但江去後，小滑溜一個人也找不到了。他只以爲向島已被江帶走。

他四下去找人，他絕未想到兩個人已被踢下絕崖。

他沒找到阿輝和雷丹，竟遇上了崔九。

崔九也離開了北京。因爲大內侍衞有人知道他是阿輝的人，也要抓他，在北京他也躭不下去了。

兩人又找了很久。沒有頭緒。在山道旁休息。

恰好有三個武林同道經過，談及「蝴蝶谷」中有賭局，且可遊覽谷中風光之中，二人立即注意。

在沒有一點頭緒之下，二人去了，蝴蝶谷。

當然，他們不去賭，但由於賭和阿輝會扯上關係，他們以爲阿輝或者會來此谷，暗中一察，竟發現阿輝着了老大花逢春的道兒。

弄淸了一切之後，小滑溜和崔九打商暈。

這小子的點子太多。

由於花逢春計賺老大，等於對老大是一次侮辱。小滑溜對老大很忠誠，一定要捉弄她們一次。

崔九三十未娶，當然從沒碰過女人。像花氏姊妹這種武林名女人，他當然有興趣。

就像老鼠一樣，牠們雖看到某處有食物，不會去注意那兒有無捕鼠器，他們就未想到此中的嚴重性。

不管花氏姊妹是不是待在此去賺別人，小滑溜這一着，是任何女人都不能容忍的，可是崔九眞的樂昏了頭。

* * *

這兒是熊耳山中一處秘洞，也可以說是死石府。

這兒眞是別有洞天。

洞寬且廣，由於洞內端有一處大缺口露天，缺口四周崖壁上長了不少的野果子，熟了全部跌下來。

因此在此藏身，不愁餓死，這兒自然還有龍泉。

柳光庭和裕金枝就在這兒療疾。

裕金枝被其姊裕金葉弄亂了經脈，幾近失心脈。幸虧柳光庭發現得早，而及早予以治療，然後再覓地根治，柳光庭救裕金枝時也正是：可設計賺大內三大供奉之時。

裕金枝已有起色，這是因爲和愛人在一起之故。

柳光庭是君子，他們迄今還是淸淸白白。

他尊重裕金枝，裕金枝也信任他。

他們之間就是這樣，第三者是很難相信的。

現在，裕金枝坐在石床上，柳光庭走近，拍拍她的肩胛道：「金枝，妳學的內功如何了？」

裕金枝仍有點恍惚，想了一下道：「有一點了！」

柳光庭道：「我希望妳也能成爲半個武林人物。」

「甚麼叫半個武林人物？」

「我要傳妳除百子的內勁，另加一些散手，遇上高手也可以應付，當然，如果遇上頂尖高手就難了。」

裕金枝道：「光庭，你看我成嗎？」

柳光庭道：「絕對成，而且我還要傳妳輕功。」

裕金枝道：「輕功很重要，打不過人家還可以逃。」

「對，尤其是女人，必要時可以趨吉避凶。」

柳光庭道：「金枝，來，再繼續我們的神交形不交吧！」這種行功方式，凡夫俗子絕對辦不到。

因爲「神交形不交」要「對臍」。

也就是雙方的肚臍眼要正好相對互通眞氣。

試想，男女如此交接，而二人又和對方有情。如何把持得住。

但他們就行，而且從未出岔。

不過也有一兩次兩人都因意馬難拴而陷入氾濫的熱情之中。

那是最危險的一刻，最後還是柳光庭打消了慾念渡過難關。

裕金枝佩服他的地方也在於此。

兩人進入石府內，寬了外衣。

要「對臍」非僅對面相坐，而且女的要雙腿夾住男的腰部貼緊才能使到兩臍緊密貼上。

很快地，他們就進入物我兩忘之境。

但是，色慾却在一步步地接近他們。

他們雖知遲早會被發覺，却未想到會這麼快。

至少他們不知道，皇上非把眞的裕金枝弄到手不可。

而皇上絕對沒有這種容人的雅量，不仇視柳光庭。

事實上皇上由妒而恨，必欲殺之而甘心。

因此，派出的高手精英，不是去抓百里長風與裕金葉，也不是去抓三大供奉的，而是對付柳、裕二人的。

七個大內絕頂高手，其中一人還是一品侍衞。

此人名叫丁大山，武功不在三大供奉之下。

他率領六位二等侍衞，盯上了柳光庭和裕金枝。

他們的確不簡單，如此隱秘之處，還是被他們找到。

當他們掩進洞中不久，柳光庭就已驚覺。

但是，他們正在最緊要關頭。

本來這是絕對無法倖免的危機，但由於皇上交待過，柳光庭可以當場格殺，裕王妃則必須活口。

此刻二人相擁行功，像他們這等人物，自然不會幼稚得誤以爲他們在苟且，或者在行採戰之術。

他們知道這是「神交形不交」的玄門功夫。

即使此刻殺死柳光庭，對裕金枝仍會造成重大的傷害，甚至死亡，所以七人遲遲不敢下手。

直到行功已畢，二人分開時，以丁大山爲首，突然撲上。並非這七人對付柳光庭沒有把握，實在是皇上太重視這二人。加之柳光庭又是「三奇」之一狄不平的師弟。非同小可。

柳光庭集九成半的內力迎向最先攻到的丁大山。

「轟」地一聲，洞內聚音，震得耳膜奇痛。

丁大山被震退一步半，柳光庭只搖了一下。

只此一下，雙方的實力大致已可估出了。

但其餘六人瞬間撲上，此刻二人分開，這七人就不再顧慮，全力搶攻要立斃柳於當場。

裕金枝一驚之下，神情又恍惚了。

丁大山見有機可乘，挾起裕金枝就出了洞。

另外六人纏住柳光庭不放。

柳光庭一人獨戰六名二品侍衞，自然十分吃力，當今武林高手挑不出幾人能獨接六人五十招的。

柳光庭最不放心的是裕金枝，立刻狂攻三劍，閃入一石縫中。這石縫曲折迂迴，可通洞外。

但這六名侍衞却沒有那麼容易出來。石縫中的迂迴小徑有好幾道石門要很久才能發現。

但僅這回工夫，丁大山和裕金枝已不見了。

* * *

阿輝、小滑溜和崔九三人返回客棧却沒有找到雷丹。

雷丹必是外出找阿輝去了，却未留言。

結果是阿輝提議在店中等她一刻，她回來時正好阿輝等人離去。

春天的雨很少，即使有也很少傾盆大雨。

但今夜却下着開春以來最大的雨。

兩小和崔九在山道上無處可躲，見遠處有一破窰，四人立即向破窰奔去，但到了窰邊附近，這才看出倒地的缺口中瀉出了微弱的燈光。

阿輝示意噤聲，自缺口處望去，不由一怔。

天地有時眞會變得小起來，居然又遇上了百里長風和裕金葉二人。

阿輝指指缺口內叫三人看，三人掩口不迭。

原來百里長風脫下衣衫正在燭前捉虱子。

裕金葉在半倒的隔間另一邊，脫了上衣正在以竹筒引進來的雨水擦身子，沒有浴盆也只好遷就了。

百里長風道：「金葉，近來東跑西顚地，經常不洗澡，身上果然都生了虱子哩！」

裕金葉道：「好可怕！你捉不乾淨我可不和你一起睡！」

百里長風嘆道：「金葉，想不到咱們是最早動那畫腦筋的人，最後却是一無所獲。」

裕金葉道：「這還不說，居然還變成了欽犯！」

百里長風道：「這才是一件窩囊的事，陪他睡了覺他還要殺妳。」

裕金葉冷冷地道：「你說話別帶刺成不成？」

百里長風道：「我說的不都是眞話？」

裕金葉冷笑道：「你百里長風一生中的歷史都是過五關斬六將？就沒丟人現眼的事？」

百里長風道：「我可不敢那麼說。」

裕金葉道：「你的武功是誰傳的？」

「這……」百里長風道：「大多爲師兄傳的。」

裕金葉道：「你和你師兄是什麼關係？」

百里長風一震，道：「裕金葉，妳說什麼？」

裕金葉道：「你心裡淸楚。」

百里長風盛怒道：「可惜我不知道，就請妳告訴我如何？」

裕金葉道：「武林中人耳語，說是你師兄有『分桃斷袖』之癖，而你人長得俊，又對師兄百依百順……」

「住口！」百里長風一躍而起道：「妳下流可別扯上別人！」

「別人下不下流，我只是道聽途說的，你那段歷史，我也不知道確不確實？」

百里長風冷笑道：「和皇上睡覺的事可是妳自己承認的。」

「對，而且我的男人事後也認可了！」

「我不認可又有什麼辦法？皇上嘛！總是不一樣啊。」

「百里長風，你卑鄙！」

百里長風道：「這點我也不能否認，如我不卑鄙，怎麼會和一個隨便和男人睡覺的女人來往呢？」

此刻裕金葉用手一撩，把地上積的水撩在百里長風面上。

他此刻十分厭惡這女人，她洗過澡的髒水如何能忍受？上前就是一個耳光。裕要還擊，但她和百里長風相差甚遠。

「啪」地一聲，被打退三步倒下。

「百里長風，你是個王八旦，你們百里家會絕子斷孫、天火燒光，你的姊妹會變成娼婦，一天接客一百八十個了。」

百里長風又竄上去，一把揪住了她的頭髮。

然而，他們絕未想到，危機逼在眉睫。

有個人一下子抱住了百里長風的後腰。

幾乎在此同時，也有個人抱住了裕金葉的後腰上。

這眞是突如其來的怪手，二人居然沒有發現。

以百里長風的身手來說，也未事先發現有人覬覦，是不是太馬虎了些？

其實不然，人在情緒極端激動時，精神就不集中了。

抱百里長風的是阿輝。

抱裕金葉的却是雷丹，此刻她已穿上了下衣。

由於上衣一件也不穿，小滑溜和崔九也就大飽眼福了。

但雷丹沒有抱人的技巧和專門功夫。裕金葉以肘部撞了幾下她就鬆了手，小滑溜道：「崔九，你來抱，我不想吃這老豆腐！」

崔九也不敢抱，因爲他是王妃的心腹。

這裕金葉雖是假王妃，却十分像。況且她們又是姐妹。

裕金葉匆匆穿上上衣，道：「又是你們這幾個小崽子。」

小滑溜道：「可別小看我們，將來妳死之後，要人爲妳寫傳或者墓誌銘，可就非我們不可了。」

「放屁！」

小滑溜道：「我們爲妳寫傳，手上有第一手資料，保証十分精彩，尤其是和皇上在床上對話那一段……」

裕金葉拔劍撲上，小滑溜大叫道：「崔九……」

崔九這才接了下來。

此刻百里長風仍在掙扎。

如果退回一個月以前，那時的阿輝，恐怕還抱不倒他。

自第二次再跟狄不平深造，造詣就完全不同了。

很快地放棄掙扎，被阿輝點了穴道丟在地上。

此刻裕金葉知道不妙，道：「崔九，你不該犯上，你如果還念舊日主僕之情，就該幫我。」

崔九道：「妳太狠毒，連自己的同胞手足都不放過。」

裕金葉道：「那不過是想弄那幅畫，只把她囚禁起來，並沒有殺死她呀！她還好好的。」

「什麼好好的？」小滑溜正要說出和柳光庭在一起的王妃，神智有點不清。崔九道：「以妳的狠毒，八成已殺了她。」

裕金葉道：「沒有，絕對沒有！」

小滑溜道：「妳把她囚在何處？」

裕金葉道：「在北京針線胡同內……」

雷丹自後面出其不意點了她的穴道。

小滑溜各處找了一下，他們帶的細軟不少。

雷丹道：「這下子五年也吃不了哩。」

小滑溜道：「每天來一桌翅席。三天來一桌滿漢全席。」

「嘿！」小滑溜又發現油紙包中兩隻燻雞和一隻烤鴨，還有一小罎美酒，四人立刻享用起來。

小滑溜道：「老大，今夜的運氣不錯。」

阿輝道：「能找到師叔他們，那才算運氣好。」

崔九道：「山區這麼遼闊，到那裡去找人？」

這工夫忽然聽到衣袂破空聲，似在向這兒馳來。

阿輝一打手勢，立即藏起。

他們本想連百里長風及裕金葉一起藏匿，却發現百里長風不見了。

以百里的身手，這一會工夫自能解穴逃逸。

此人脫身而不顧面前的裕金葉，可見他們是彼此利用，而非眞有情感。

人影一閃，窰口一個黑影站定。

此刻雨勢已小，正因爲如此，才能聽到衣袂聲。

此人打量一下，沉聲道：「什麼人在裡面？」

阿輝心頭一驚，這人可眞厲害，立刻就能發覺這兒有人。

他相信必是燻雞、烤鴨和美酒的味道洩了密。

阿輝拏了半隻燻雞走了出來。

來人正是大內一品侍衞丁大山。

他挾着王妃犯奔了近五十里。已十分累了。

他以爲這是奇功一件，說不定皇上高興封他爲供奉。

或者會賜他一件黃馬褂。

所以他要獨得此功，盡快回京以免夜長夢多。

「你……」丁大山不認識阿輝，發現是個大孩子。

丁大山道：「你是一個小孩子，深夜在此幹什麼？」

阿輝道：「大叔，我是個孤兒，常入山打獵。」

「打獵？」丁大山顯然不信。

因爲在氣度上，阿輝不大像個獵人。

丁大山道：「一個獵人會吃燻雞、烤鴨和美酒？」

「不是！大叔。」阿輝道：「我來時就有燻鷄和烤鴨放在此處，聽到有人動手玩

命，越走越遠，似乎是那些人留下來的。我想，反正不吃也會被老鼠吃了，不如自己吃……」

這工夫阿輝突然目光停放在地上的王妃臉上。

他愣了一下：這不是裕金葉。

他馬上肯定，這是王妃，定是王妃裕金枝。

王妃在此人手中，師叔柳光庭必然有麻煩。

丁大山道：「原來如此，你會打獵？身手行嗎？」

阿輝搖搖頭，苦笑道：「大叔，打獵主要是射箭或標槍要爛熟，這兩方面的技藝我都是不成的。」

丁大山道：「這兩方面都不成，你怎能打獵？」

阿輝雙手遞上半隻燻雞，道：「大叔請用。」

丁大山眞餓了，接過燻雞撕開留下一半，再還給阿輝。

阿輝道：「大叔，我主要是獵狗熊的。」

「獵狗熊？」

「是啊！只能獵狗熊，但大個的我不敢動。」

「你是說比較個頭小的你敢獵牠？小一點的可以？」

「是的，大叔。」

「你是怎麼獵的，狗熊也很兇猛呀！」

「這箇我知道。」阿輝道：「我自幼跟我叔叔學摔跤，只要抱住狗熊的後腰，八成這頭狗熊就完了。因爲狗熊也喜歡摔跤的。」

「對對！狗熊的確很愛摔跤。」丁大山道：「而且一旦開始，非跤出個結果不可，直到一方躺着不起就算輸了。」

「是的，大叔，您眞內行。噢！我忘了，這兒還留下小半罎酒的。」

他去取來，暗暗和另外三人打招呼。

丁大山嗅了一下，連叫「好酒！」立刻灌了五六口。

阿輝道：「怎麼樣？大叔。」

「不錯，不錯！」

「大叔，你的衣衫都濕透了！何不在此脫下烤乾？」

丁大山也有此意，但剛才聽到阿輝說曾有人在此打鬥，必有武林中人，萬一烤到一半來了人，他自己可以應付任何高手，但帶着王妃就不方便了！

丁大山道：「你叫什麼名字。」

阿輝道：「我叫阿輝。」

丁大山道：「你怎樣殺死一頭熊？」

阿輝道：「我是和牠熬，待牠力盡就弄死牠。」

丁大山道：「你是說你的耐力比熊還大。」

阿輝道：「好像大叔不大相信。」

「這……我是不大相信。」丁大山道：「看你這麼弱小的樣子，要說能以耐力勝過大熊而殺死牠……」

阿輝道：「大叔試試看就知道了！」

「試試？」丁大山的確想試，因爲他不相信。

阿輝道：「當然，大叔要讓我個後腰。」

丁大山道：「讓你後腰是什麼意思？」

阿輝道：「就是先讓我摟住你的後腰。」

「這……」丁大山道：「這算什麼摔跤？」

阿輝道：「大叔，我和熊摔跤就是這樣的，狗熊可不在乎是否讓個後腰？」

丁大山本來挾個人奔行五十餘里已經很累了。可是人類多犯自視甚高的心理。他以爲阿輝雖然能摔倒一頭熊，未必能摔倒他。

他却未想到，如他和阿輝摔跤，他豈不是變成一頭狗熊了？

丁大山道：「我就讓你的後腰試試看。」

阿輝怯怯地道：「大叔，摟狗熊的後腰和摟人的後腰不一樣，我一點把握也沒有，大叔，您要讓我一點——」

丁大山道：「小弟，你也別客氣，你能摔敗狗熊，我恐怕也未必成，好！來吧！可別客氣！」

阿輝搓着手道：「大叔，如我不行，你可要摔輕點！」

丁大山道：「不會重的，我們只是玩玩……」

阿輝就這麼一摟，丁大山不慌不忙，想來個「怒龍抖甲」把他甩出去，那知一用力，大吃一驚。

他居然運不上勁，眞炁被摟成上下兩截。連接不起來。

可是他不信。一個小獵人，頂多有點蠻勁，那能使一個內家高手的眞炁一轉爲二，硬是無法通暢？

他再次運炁，還是一樣。

這一次他終於認栽了。

這也是低估對手所造成的不幸。

在目前，他只希望這個小子只是爲了他身上十來兩黃金，沒有別的企圖。

他道：「小兄弟，我……我低估了你……」

阿輝道：「大叔，你不會怪我吧？」

「當然不會。不過……」丁大山道：「依我看你不僅僅是個小獵人，還是一位內家小高手哩！」

「不敢當，大叔。」

「小兄弟，請鬆手吧！我是信了！」

「大叔以爲，我能摟死一頭狗熊嗎？」

「當然，當然！不要說狗熊，就是獅、虎也全被你摟死的。」

阿輝對此人的印象並不是很壞，但他劫持王妃，却是他所不能諒解的。但他無意殺此人。

他點了此人的穴道，此人仆在地上。然後兩小和崔九道：「阿輝，你把此人制住，有什麼計劃？」

阿輝道：「三位請看看這位婦人是誰？」

三人一看，立即發出驚呼聲。

阿輝道：「所以我不打算殺這個人，而有一個構想。」

小滑溜道：「老大，你不說我也能猜到。」

雷丹道：「別吹！你什麼都知道！」

小滑溜道：「這可不是吹的，老大是不是要這樣？」

他作了個一看就懂的手勢。

阿輝點點頭。小滑溜道：「怎麼樣？不是唬妳的吧？」

於是，三小加上崔九一齊動手。

但更換兩個女人的衣服却由雷丹一人動手。

一切弄好，改點了丁大山另一不重要穴道，解了原先的穴道。

丁大山自解穴道醒來時，四人早已在二十里之外了。

本來他以爲最有可能的是王妃已不見了。

金子的確不見了，但王妃還躺在原先的地方，而且連姿勢都未變。

丁大山十分慶幸。

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小獵人，如不帶走他的金子，那就更完美無缺了。

當然他目前還不知道，帶走他的金子才不會使他疑心。

這眞是不幸中的大幸。

只要王妃未去，一旦送交皇上，不要說十來兩金子，就是百兩千兩，也都不在話下，立刻就能封侯也說不定。

不敢再耽擱，挾起人疾奔數十里。

天到亮時，已入了魯界。他坐下來休息時，王妃忽然開了腔，道：「是丁大侍衞嗎？」

丁大山心想，穴道制住，她居然能說話。

但他立刻想起，王妃過去曾和柳光庭在一起過。

柳光庭稍稍指點，她也就受益不淺了。

丁大山道：「正是卑職。」

他以爲王妃一回宮，只要她不太激烈反抗皇上，必是後室的主宰，他目前可要好好侍候着。

王妃道：「丁侍衞，你以爲我是誰？」

「當然是哈王妃……」

「錯了！我是哈王妃的胞妹裕金葉。」

一怔，立刻就哂然道：「王妃放心，回到宮中，皇上絕對不會難爲妳的，比喻說，此番皇上面諭，對柳可以格殺，對王妃則不許動妳一根毫毛，即爲一例。只要王妃——」

「丁侍衞，請你再仔細看看我……」

丁大山以爲她想脫身才說這些話的。

他根本不想多看，和柳光庭一起在那洞中會不是王妃？

難道柳光庭會連眞假王妃都認不出來？

所以丁大山不想看，道：「王妃，聰明人不作傻事。」

「什麼叫傻事？」

「王妃，皇上欣賞妳，也是妳的造化，哈王爺已逝，妳還年輕，難道就此獨守空幃大半輩子？」

裕金葉大聲道：「可是我不是王妃。」

「快別來這一套了！卑職可是一份好意。」

裕金葉大急，道：「丁大山，你再仔細看看，我和王妃雖是姊妹且甚酷肖，但畢竟和她有許多不同之處！」

丁大山不耐地道：「王妃，妳可知道，反抗皇上會有什麼後果？只要皇上一翻臉，妳是朝廷命婦，却勾結武林中人，如再加上「謀反」的罪名——」

裕金葉大聲道：「你再仔細看看我……」

丁大山怕她糾纏沒完，立刻又點了她較重要的穴道，她也就不能再出聲了。而且挾起來續行。

他覺得王妃很可笑，到此地步居然詭稱她不是王妃。

他以爲一個人的運氣來了。眞是城牆也擋不住的。

他希望能看到皇上第一眼打暈王妃的眼神。

他也相信，皇上也許會拍拍他的肩胛稱他爲「愛卿」！

＊　＊　＊

三小和崔九四人帶着王妃一口氣就走了百里以上。此刻阿輝很希望盡快遇上師叔柳光庭。

至少也該遇上楚半俠這個人。

果眞能遇上他，萬一遇上頂尖高手就不怕王妃被劫走了。

三小商量之下。決定把王妃送到一個隱秘之處，帶在身邊不論如何易容化粧都不成，但送往何處較好？

四人商量了半天，誰也沒有絕對安全之所。

最後決定在洛陽租個較清靜而隱秘的房子，把王妃安頓在那兒，然後盡快去找柳光庭。

當然，最好有人陪她，陪她的人最好是懂武功的女人。

因此，雷丹是最適當的人選。

「不行，我的脾氣不好，弄不好會惹王妃生氣的。」

雷丹的個性好動，要不，還會離鄉別井跟阿輝出來流浪呢！

阿輝道：「這是暫時的，最多不超過三個月。」

「一個月也不成，」雷丹道：「我不是這種料子。」

崔九道：「在當地僱用一位可靠的婦人也成。」

阿輝道：「初次相識，又怎知可不可靠？」

小滑溜道：「其實崔九最適合，你們才是眞正的主僕，如今主僕重逢，也正是你對王妃效忠的時候。」

崔九道：「這話自然不假，只不過再有一位女的侍候王妃就方便多了。」

阿輝道：「這樣吧！再僱用一位年紀較大，性情溫和的老嫗侍候王妃，也就沒有問題了吧？」

崔九於於點了頭。

安頓好了王妃，和王妃及崔九珍重道別。

他們答應崔九，不論三個月能否找到柳光庭，或傳信給他叫他來看王妃，他們都會回來的。

＊　＊　＊

洛陽的古蹟名勝很多。

如：孔子入周問禮樂碑、老子古宅、銅駝巷、夾馬營、金谷園、白馬寺、軒轅廟龍馬負圖碑、漢光武廟、關林(關羽墓)、龍門石刻以及北邙山東漢諸帝塚等。

龍門在龍門山，又名西山。六朝時代，佛家在山巖上開鑿了數百座石窟，每窟

壁上都畫有或刻有石佛數十尊。而在這石窟中，幾乎能和敦煌石窟比美。

三少在此遊玩，竟遇上了紅棗。

阿輝以前來過三次，有一年冬天還在此避雪五天。以有些壁畫人物，他閉上眼也能畫個栩栩如生。

雷丹一看到紅棗內心就不舒服。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她們的利益互相衝突呢！

阿輝對紅棗總是旣往不究，道：「紅棗，妳師兄呢？」

「別提他了！」紅棗狠狠地道：「他不是人！」

小滑溜道：「我看那小子也不是個玩藝兒。」

阿輝道：「黑中梟對妳不是很好嗎？」

「對我好有什麼用？對師父……」

稍後她說了一聲，二少大爲震驚。

小滑溜道：「老實說，妳師父？自作自受，她死了活該，只是那幅畫落在江騰蛟手中就不好了！」

紅棗道：「你死了才活該！」

小滑溜道：「好人不長命，禍害一千年。我死不了的！」

阿輝道：「這我就想不通，照時間推算，江騰蛟是把我們踢下絕崖後去找令師的，他爲何殺了向島？」

雷丹道：「他似乎忘了向島是唯一的能翻譯的人。」

「不會忘的！」阿輝道：「所以我懷疑他也會扶桑文字。」

「他？」小滑溜有點不信，但又找不出他殺向島的理由。

阿輝道：「只有他會扶桑文，才會殺死向島，以免武林中搶向島的人越來越多，向島一死，而黑珍珠也死了，他以爲消息中斷，武林中搶畫之風，就可以平息下來，這對他是有利的。」

雷丹道：「阿輝哥的話很有點道理呀！」

紅棗深深地看了雷丹一眼。

小滑溜道：「你葬了令師，跟狄前輩去了何處？」

紅棗道：「華山狄前輩的隱居之處。」

小滑溜道：「他教了妳武功對不？」

紅棗點點頭，道：「大約一個月光景，狄前輩說，一個女孩不需要太高的武功，足以防身就夠了。」

小滑溜道：「大概兩個小滑溜也不是你的敵手。」

「小滑溜，你太客氣了，毛開之毛大俠的徒弟又豈是草團之輩？」

阿輝道：「狄前輩說他要去找江騰蛟？」

紅棗道：「是的，而且還要邀約友輩去找。」

雷丹道：「的確要快找，萬一江騰蛟這種人練成了畫上的絕技，只怕武林中再也找不到一個敵手了。」

紅棗道：「據狄前輩說，未必盡然。」

小滑溜道：「是不是指「三奇」可以對付他。」

紅棗道：「狄前輩說，還有比「三奇」更厲害的人物。」

小滑溜道：「當然囉！「三奇」的師父一定比他們厲害。」

紅棗道：「狄前輩不是指他們的師父，而是另有其人。」

四人在飯館中用過晚膳，正要落店。

忽見三匹棗紅健馬動地而來，後面十丈外還有三個健婢。

這三個健婢騎的是一色的黑馬。

這前面三個一身彩色衣衫的人客是「蝶谷三尤」花氏姊妹。

小滑溜道：「老大，不妙哩！」

阿輝道：「她們當然不會罷休的，我們快躲一躲。」

「不，老大，這事在明處解決比在暗處好些。」

雷丹道：「這我就不懂。。」

小滑溜道：「雷丫頭，妳就長點見識吧！」

這工夫六個女人圍了上來，這當然是在大街。

路人見六個花不溜丟的大姑娘圍住了三男一女，四個年輕人，看樣子又不像是壞人，都停下來觀看。

小滑溜攤攤手道：「各位，這是怎麼回事？」

花逢春厲聲道：「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小滑溜茫然道：「還有什麼？」

花逢春厲聲道：「狗！」

「狗！」小滑溜聳聳肩，道：「我們從不養狗！」

花逢春一馬鞭抽向小滑溜，小滑溜往阿輝身後一閃，阿輝立刻揪住鞭梢道：「有話好說！」

「有什麼好說的？我們遇見了鬼！」

小滑溜大聲道：「各位貴地的父老兄弟姊妹們，請評評理，她們遇見了鬼，却找我們的麻煩。」

花迎春一字字地道：「歐陽輝，跟我們回去，什麼事沒有，如果想玩了人拍拍屁股一走，沒有那麼便宜。」

阿輝道：「什麼事呀？」

小滑溜道：「對呀！說了半天你們到底找我們有什麼事？」

花氏姐妹也知他們很滑！這麼多的人怎麼能出口？

花逢春道：「你們賴不掉的，天下沒有這種事。」

小滑溜道：「什麼事？妳們總要說明白，讓大家來評評理。」

花逢春道：「小崽子，先把你們擒回去再說！」

六個人一齊上，但是，這六個人幾乎阿輝和紅棗二人就把她們打發了。紅棗可不客氣。在每個人的屁股上蹴了一脚。

花氏姐妹不由吃驚，沒想到阿輝不僅僅是賭王之王，身手也十分了得，就更不會拉倒。

花逢春低聲道：「阿輝，憑良心說句話，這件事能就此甩手不管，讓我二妹吃虧嗎？」

阿輝道：「不會。」

「那就好！」花逢春道：「跟我們走吧！」

阿輝道：「告訴妳，那夜另有其人。」

「你……你說什麼？」

阿輝以蟻語蝶音道：「那夜和妳二妹上床的是另有其人。不是我。」

（未完・一一）

上文提要：

柳花花帶着獨孤美來到聽雨樓，主人白霜霜見了高興萬分，而此刻却見楊雄、夏無情前來，他們却是來找柳花花的，獨孤美不忍柳花花受害而說出柳花花已受傷的事，兩人聽了立即離開……白霜霜、獨孤美、柳花花三人已喝了不少桃紅酒，看來柳、白兩人想和獨孤美鬥酒，但最後還是做主人的白霜霜提出結束飯局，不再鬥下去。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柳花花與獨孤美

柳暗花明　如癡似醉

「妳怎麼起來了？」白霜霜畢竟是主人，她連忙起身招呼她：「來，快到這來坐。」

梅姬朝她笑笑，却走到柳花花身邊，柳花花起身往旁挪，讓了個位置讓她坐下……

「謝謝你。」梅姬朝著柳花花含笑道：「這件事果然還是瞞不過你。」

「不，已經瞞過了我。」柳花花搖搖頭，歎了一聲：「妳們本來已經瞞過了我，如果妳們當初殺死獨孤美，如果妳們不在半路狙殺我，如果妳不在三更半夜來這裡，如果妳不在外面偷聽我們講話，無論如何已經瞞過了我，這的確是一件天衣無縫的智慧結晶，不是麼？」

他這話說得大家臉色大變，只有梅姬神色自若，她像幽蘭般的輕輕一歎：「任何計劃如果有這麼多的破綻，我想那已經不能說是天衣無縫了。」

她的臉色忽然變得很難看：「可是我仍然想不通，剛才你說的破綻爲何是破綻？」

柳花花微微一笑，正想說話，忽然瞥見獨孤美送來的眼光，那眼光含著徵求的意味，柳花花很快便明白她的意思，向她浮起一個既讚賞又鼓勵的微笑：「既然妳已經知道，爲何不說給梅姑娘聽聽？」

獨孤美嫣然一笑：「第一，妳當初如果殺了我，也許就不會發現酒杯的秘密，如果不發現酒杯的秘密，也就不會知道飛鷹堡裡有內奸。」

「第二呢？」梅姬笑得有些勉强。

「做這樣重大事情的內奸自然不是普通人可以勝任的，那人一定是飛鷹堡裡重要的人物，這樣重要的人物，柳公子自然見過他，而且也一定跟他說過話。」獨孤美不慌不忙的接著說：「那個內奸實在不應該在半路截殺他，因爲他在說話的時候，我和柳公子就在山丘山，夜晚說話的聲音隨風往上傳送，柳公子已清清楚楚的聽到了那人的聲音，他自然不難明瞭內奸是誰。」

梅姬美麗的臉上頓成死灰。

「第三，」獨孤美那雙眼睛此刻看來顯得分外美，充滿智慧的美：「妳和白姑娘雖是生死交，但也已經很久沒有來往了，妳一聽到柳公子在這裡的消息，立即連夜趕來，表面上看來是來看白姑娘，實際上妳是想知道柳公子究竟傷勢如何……」

梅姬打斷她的話：「原來他並沒有聽出我的聲音。」

「聽不出的。」獨孤美搖搖頭：「他只在多年前在這裡見過妳一次，而那晚妳又是蒙著臉，說話的聲音自然會有不同，若非很熟的人，很難聽得出。」

梅姬迷惑道：「那他怎麼知道我和這件事有關？」

「這就是第四點了。」獨孤美緩緩道：「妳若和這件事無關，妳就不會躲到外面偷聽他們講話；其實妳第一次在那裡偷聽的時候，他早已就發現了。他那時之所以不動聲色，是因爲他還沒有証據，直到他發現了酒杯的秘密，才指名點出妳。」

梅姬沈默了半晌，忽抬頭道：「不錯，以上四點理由，尤其後面兩點理由，足以証明我有嫌疑，但是也只能說明我有參

予狙殺他的嫌疑而已。」

獨孤美微笑道：「四點理由不能分開，這已經足夠指控妳和那兩個內奸幹下毒殺姬重生的陰謀，只要揪出那個內奸自然便可眞相大白。」

她頓了一頓，緩緩道：「妳如果不服，我還可以指出第五點。」

她說這話時，連柳花花都吃了一驚。

因爲柳花花方才只舉出四點理由，而她竟還能列出第五點理由，他忍不住道：「妳竟然連酒杯上的『天竺神油』來源也知道？」

獨孤美向他笑了笑，點頭道：「不錯，我正想把這個列爲第五點理由。」

她轉向梅姬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銀杯上的天竺神油，正是妳向『百醉書生』要來的。」

她話聲一落，梅姬整個人突然站了起來，滿臉驚異之色的望著獨孤美；忽又像洩了氣的球一樣，緩緩的坐了下來，喃喃道：「妳，妳怎麼知道的這麼多……莫非是他告訴妳？不，不可能，他決不會告訴任何人……」

獨孤美搖搖頭：「他既然把神油交給妳，自然就不會對任何人說；否則萬一事發，他豈非也脫不了干係？再說，我連他的樣子都沒見過，他怎有可能告訴我？」

柳花花搖了搖頭，歎了一聲：「既然如此，妳爲何知道得這麼清楚？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妳到今天爲止，出江湖的日子不過頭尾三天而已。」

「有些事情並不需要三天便可以知道的，我正好在剛剛不久前知道了梅姑娘和百醉書生的關係。」

獨孤美似還想說什麼，白霜霜已搶著說：「我想妳還是應該先說明一下，妳爲什麼知道百醉書生有天竺神油？這種事情，好像江湖上並沒有人知道。」

「其實我本來也不知道的。」獨孤美微笑著說：「我起先只知道百醉書生是個天下第一奇人，他不僅能喝，而且能醉，醉了還能喝，這樣的人實際上等於是喝不醉；各位都是海量之人，對酒這玩意最清楚不過了，無論是誰，不管酒量多大，一定會醉的，而且祇要一醉就不可能再喝，縱算能喝，也不過勉强再喝一點，是麼？」

——可是，我就發現妳是個喝不醉的人。

這句話柳花花本想說的，可是他畢竟覺得此刻的場合與氣氛不宜說出，只是望著獨孤美發笑。

獨孤美彷佛知道他在笑什麼，偷偷的瞪了他一眼，若無其事的又道：「天底下既然不應該有喝不醉的人，而爲何百醉書生能例外？」

「妳是說因爲天竺神油的關係？」問的人是疤面道長。

獨孤美點點頭：「是的。」

吃虧和尚詫異道：「天竺神油不是毒藥麼？」

獨孤美正色道：「我想，世人都好像有一個錯覺，以爲毒藥只能害人，其實毒藥如果用法正確，用量得當，它往往比良藥還能救人。」

「不錯，就如同良藥如果用法不確、用量不當，也可能成了毒藥。」白霜霜深有同感。

她意猶未盡的又說：「就拿桃紅酒來說，它雖然是人間極品，但是如果天天喝過量的話，只怕它也成了穿腸毒藥了。」

「那妳就不應該了，既然是穿腸毒藥，方才妳怎麼一直猛叫我喝？」柳花花突然冒出了這句話。

獨孤美噗的一聲笑了出來，白霜霜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大家都笑了。

唯獨梅姬笑不出來，她冷冷的道：「天竺神油難道還能救人？」

獨孤美淡淡道：「天竺神油乃異國毒藥，非我中原所有，老實說我雖對毒下過鑽研功夫，却未曾見過天竺神油；但是我知道天下之毒，包括神油，只要用法無誤，必可救人。」

她頓一頓，一字一字道：「最起碼，我已經知道天竺神油可以解酒毒，所以百醉書生能百喝不醉的原因，便是靠它。」

梅姬歎了一聲，唇角劃起一絲淒涼的苦笑：「我當初應該殺了妳才對。」

忽又搖搖頭，喃喃道：「幸好沒殺妳，像妳這樣聰明的人，殺了也有點可惜。」

「小梅，」白霜霜握住她的手，迷惘道：「爲什麼？妳爲什麼要做這件事？」

「現在，」司馬如虹冷冷道：「妳是不是應該說出那個內奸的名字？」

「內奸自然是我，還用問麼？」一陣冷冷的聲音隨著一條人影自窗外傳來。

來人的身法不僅快，而且無聲無息。

這樣的人，不用說也知道必是個武功高强的人。

這人年紀看起來不大，了不起卅出頭，儀表出衆，尤其是兩道烏黑的眉毛斜臥入鬢，給人一眼就能留下深刻印象。

司馬如虹冷冷的掃了他一眼，冷哼道：「你又非我飛鷹堡的人，內奸怎會是你？」

梅姬怔怔的望著那人，臉上一陣悲苦之色，顫聲道：「你，你怎麼來了？這件事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你只不過給了我天竺神油，你並不知道我要毒死姬重生。」

那人冷淡道：「既然我給了妳神油，我就應該對這件事情負責。」

獨孤美這才知道那人原來便是百醉書生賀萬杯。

賀萬杯此刻一點醉態也沒有，臉上一片肅穆，他瞪著司馬如虹冷冷道：「你爲什麼不動手？」

「不！」梅姬突然大叫一聲：「司馬堡主，你應該知道，江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梅姬和百醉書生早就分手好幾年，這件事我以人格保証跟他無關，我雖是女人，但也是好漢做事一人當，你不要牽涉無辜之人。」

她似乎有些控制不住情緒，轉頭向白霜霜啞著嗓子道：「白姐，念在我們姐妹一場，這件事妳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

場面似乎有點亂，白霜霜彷佛有點失措，她偷偷踢了柳花花一脚，咀中忙說道：「小梅，妳放鬆些……司馬堡主，你……」

「我自然不會累及無辜。」司馬如虹打斷她的話，歎了口氣道：「我如果是這樣

的人，我老早就隨便抓個人頂罪替數，還留到今天嗎？」

柳花花終於開口，他朝賀萬杯微笑道：「你如果願意坐下來靜觀其變，我保証事情變化的最後結果，決不是你所想像的，你信得過我嗎？」

賀萬杯注視了柳花花好一會，便悶聲不響的在吃虧和尚身旁坐了下來。

梅姬已平靜下來，她望著柳花花緩緩道：「我想，在座的人，除了我之外，大概只有你才知道內奸是誰。」

柳花花點點頭：「是的。」

梅姬苦澀一笑：「如果你不說，就永遠沒有人知道了，對不？」

「不對，」柳花花搖搖頭：「就算我不說，遲早別人也會知道，妳應該知道，像這麼重大的事情，決不可能讓他冤沈大海。」

他微微一頓，接道：「而且，妳也應該知道，即使那個內奸是我的兄弟父母，我恐怕也會說出來。」

「我知道你是這樣的一個人。」梅姬歎了聲道：「所以我老早留了一手，我相信我這一手一定可以封住你的咀。」

＊　＊　＊

柳花花不說話，他只是微笑著望住她。

梅姬也微笑著，她看來有些得意：「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一定相信獨孤惜被殺了，對不？」

柳花花的微笑不見了：「無論誰，換過我也一定早把他殺了，誰都知道留下他必然後患無窮。」

梅姬的微笑却更大：「可是我却知道該留下他，因爲他可以堵住你的咀。」

獨孤美激動的叫起來：「妳眞的沒殺我爹娘？」

「一個也沒殺。」梅姬瞥了她一眼：「我如果殺了他們，我現在可以跟大少談條件嗎？」

她停住笑，接道：「其實這個條件一點也不苛刻，我交還你獨孤惜夫婦等三條人命，我跟著司馬堡主走，這件事情便這樣落案，不要再去查內奸是誰，行嗎？」

柳花花長長吁了一口氣：「妳不怕我假裝答應妳，等妳放人之後，我再說出那人嗎？」

「我不怕。」梅姬格格笑起來：「我如果怕就不會提這個條件了。」

柳花花歎了一聲：「妳爲何這麼相信我？」

梅姬淡淡道：「你或許不是值得相信的人，但是我知道你決不會欺騙我這個將死之人。」

柳花花冷冷望著她：「妳爲什麼會死？」

梅姬也冷冷瞪著他：「司馬堡主將我送去冷星堡，難道我還有命活？」

柳花花搖搖頭：「妳倒是個看得很開的人。」

梅姬冷聲道：「只是不知道你對這個條件看不看得開？」

司馬如虹突然冷冷道：「看得開又怎樣？看不開又怎樣？」

梅姬淡淡一笑：「很簡單，看得開我便放人，看不開我就不放人。」

司馬如虹怒聲道：「妳不怕嚴刑酷打嗎？」

「怕，我當然怕，誰不怕嚴刑酷打？」梅姬浮起一個鄙夷譏誚的笑容：「但是我敢跟你保証，你如果能從我口中打出一個字來，我就不叫烈女劍梅姬。」

「小梅，」白霜霜突然伏在柳花花肩上哭出來：「爲什麼？爲什麼妳要做那件事？」

梅姬也跟著激動起來。可是她很快的便回復平靜，她瞪著柳花花道：「你爲什麼不說話？」

柳花花歎了聲道：「我好像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梅姬冷冷道：「沒有，你只有這兩條路。」

「不，只有一條路。」

大家突然將目光瞧向獨孤美。

因爲那句話是她說的。

「你只有一條路可以走。」獨孤美面無表情的瞪著柳花花冷冷道：「說出那個內奸。」

大家都呆住了！

難道她不要她父母的命了？

司馬如虹望著她，張了張咀却說不出話來……

梅姬整個人像死過去般的楞住，半晌，她才瞪著眼向獨孤美道：「妳，妳不想妳爹娘活命？」

獨孤美冷冷望著她：「想，當然想，誰不想要自己的父母活命？」

她頓了一頓，聲音更冷：「但是我更不想讓自己的父母成爲被挾持，被要脅的肉票……」

「妳無權決定妳父母的生死！」梅姬激動的打斷她的話，她似乎不能相信世界上有這樣的人，她近乎吼叫起來：「妳難道不知道妳這樣做，妳將成爲世界上最不孝的人？」

「自古以來，大家都知道忠孝不能兩全；」獨孤美睨著梅姬，唇角浮起冷酷而又譏諷的微笑：「其實義孝有時候也是不能兩全的，妳大概聽說過大義滅親的故事吧？」

「妳，妳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梅姬望著她，用力搖頭，喃喃道：「告訴我，妳心中想的到底是什麼？」

「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而又平凡的人。」獨孤美淡淡道：「我告訴妳，我心中想的只不過是：人，在某些時候應該『有所爲，有所不爲』。」

滿屋的人，却一點聲音也沒有。

大家都靜下來。

靜靜的看著獨孤美。

她，決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更不會是一個平凡的人。

一個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決不會知道什麼叫做「有所爲，有所不爲」的；事實上，世界上有很多人即使知道這個眞理，但是一旦面臨眞正抉擇的時候，能做得到的恐怕就少得可憐了。

現在，獨孤美不僅知道，而且做到。

柳花花呢？

他是否也做得到？

大家不約而同的把目光移到他身上。

「爲什麼難搞的事情都讓我碰上？」他

把身子斜靠椅背，重重的歎了口氣：「幸好，我還有第三條路可走。」

「什麼路？」司馬如虹已忍不住的急著問。

＊　＊　＊

室內的氣氛陡地緊張起來。

大家想不到柳花花竟還有第三條路。

可是誰也猜不出那條路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路？

大家都在等他說。

可是他却偏偏端起酒杯，慢條斯理的送到咀邊，然後慢條斯理的喝著……

好不容易，總算他喝完了那杯酒。

他總該說了吧！

誰知他竟又挾起塊已經冷了的三鮮肉片，也是慢條斯理的嚼著……

司馬如虹朝他瞪了瞪眼，張了張咀，却沒開聲，他總算忍住。

可是，老半天了，柳花花仍在嚼著那塊肉。

肉不吞下去，他自然不好開口說話。

大家都在等，等他那塊肉掉進他的肚子裡。

再也忍不住，司馬如虹慍聲道：「你口裡那塊肉，莫非是八十歲老的犀牛肉？」

大家終於忍不住，笑了。

連梅姬與賀萬杯也忍不住笑了。

只有柳花花一本正經，伸長了一下脖子，咕的一聲吞下了那塊肉，朝司馬如虹翻了翻眼，道：「我知道你們在等，其實我也在等。」

「等什麼？」司馬如虹已有光火的樣子。

「等那第三條路。」柳花花仍是正經八百，他緩緩道：「我如果耳朵沒有聽錯，腦筋沒有想錯，就在梅姑娘跟我談條件的時候，那第三條路便已經來了；他之所以不進來，大概是想看看我到底要走那一條路，其實第三條路既然已經來了，我當然是走第三條路啦。」

大家面面相望。

因爲沒有人聽得懂他在說什麼。

大家似乎對獨孤美很有信心，不禁把目光投向她。

她果然不讓大家失望，亮著眸子道：「那個人已經來了。」

「誰？誰來了？」白霜霜搖著她的肩問。

「我不知道他是誰。」獨孤美苦笑道：「可是我知道他大概就是梅姑娘不想讓大家知道的那個內奸。」

大家的神情都緊張起來，梅姬已緊張的站起來，而且開聲大叫：「你爲什麼要來？你爲什麼不快走？」

「妳來了我爲什麼不來？妳不走我爲什麼要走？」

話聲中，一個人已自窗口掠進來。

「不！」

一聲悠長而凄厲的叫聲自梅姬的口中發出，她同時撲向前去抱住了那個人。

除了柳花花與獨孤美之外，大家都驚住了，呆住了、楞住了、傻住了……

柳花花早已知道那人是誰。

獨孤美却不認得那人是誰。

所以他兩人神色依然。

司馬如虹睜大的兩眼似已要突出。

他的臉色突然變得比死人還要白。

他的腦中突然像被雷擊般一片空白。

當姬重生死在他懷裡的時候，他禁不住昏死過去，足足昏了一天一夜。

他發誓一定要揪出那陰謀者。

否則，他只有一死謝罪。

現在，他終於見到了那個陰謀者。

他竟也昏死過去！

＊　＊　＊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沒有太陽，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

沒有房舍，沒有樹木，也沒有人影。

祇有一片空曠。

靜得可怕的空曠。

這是什麼地方？

司馬如虹思索了很久，還是想不出這是什麼地方。

一切是那麼陌生。

一切是那麼奇怪。

「如虹，你來了？」

這個聲音好熟，司馬如虹却一時想不起說話的人是誰，他轉首四望，仍是一片空曠。

「阿芳，我來了。」

他終於看見遠處有一個人，他奔上前去，當他看清那人的臉孔時，他忍不住大叫：「阿芳，妳怎麼會在這裡？這是什麼地方？」

「如虹，你的臉上怎麼這樣憂傷？」阿芳的笑容很溫柔，聲音也溫柔，她是世界上最溫柔的人，司馬如虹把臉埋在她的懷裡，溫柔得像個小孩。

「這幾年辛苦你了，現在可好，你不必再憂傷了，你也不會再有任何痛苦與煩惱。」

「芳，我好累。」

「累了，就睡吧。」

「可是，我有很多話想告訴妳，妳知不知道妳種的那棵桃樹，今年開的花好多、好美？妳知不知道妳喜歡的那張琴，我每天都擦一次，它還是和新的一樣潔亮……」

「我知道，我還知道我最喜歡穿的那件雪花衫，你每天都撫摸它一次；傻子，你什麼都不必說，我都知道。」

「芳，我好累。」

「累了，就睡吧；睡一覺，就不累的。」

「我想睡，可是我還沒告訴妳，我們的孩子，他已經長得好大、好高，他，好像妳，眼睛、鼻子、咀巴，全部都像。」

「是的，他已經是個非常漂亮的大男孩了。」

「可是，芳，我却一點都不瞭解他。」

「芳，我眞的一點都不瞭解他……」

「芳，妳怎麼不說話……芳？妳在那裡？妳怎麼不說話就走了？芳……」

司馬如虹大聲叫著，他看不見阿芳。

一片空曠。

一片靜得可怕的空曠。

這是那裡？

世界上爲什麼會有這種地方？

司馬如虹終於明白。

原來這裡是人人都會來到的地方。

人人都會來到的地方，只有兩個。

一個是陰間。

一個是陽間。

原來陰間是這麼好。

沒有吵雜、沒有憂愁、沒有痛苦……

可是，也沒有快樂，因爲阿芳已不見了。

沒有阿芳，就絕對沒有快樂。

司馬如虹大聲叫著：「芳，等等我，等等我，芳……」

* * *

「芳，等等我，等等我，芳……」

司馬如虹大叫了一聲，突然醒來。

他發現自己仍在陽間。

陽間的聽雨樓。

樓中一個人也沒少。

而且還多了個小蘭在他旁邊擰著一條熱毛巾。

柳花花正接過她那條毛巾敷在他額頭上。

一陣熱氣，好舒服。

更舒服的是肩胛後背上那股熱流，疤面道長正用力的替他推拿著。

他也覺得躺得很舒服，因爲他的頭正靠在吃虧和尚的大肚腩上。

無論在何地，如果他一睜眼便能見到這三人，不管心情怎樣惡劣，他都會覺得立刻舒服起來。

他緩緩坐起來，將毛巾在臉上擦了一遍，看起來好像好了些，可是仍掩不住他一臉的疲態。

「我說過，你要挺住。」柳花花斟了杯酒給他，聲音很低沉：「你一定要答應我，挺下去。」

他沒有說話，他望向那人。

那人背對著他，站在窗口。

梅姬整張臉伏在他懷裡，雙肩一聳一伏，她正在低泣。

整個室內的氣壓很低，誰都沒說話。

賀萬杯默默的，一個人倒酒，一個人喝。

白霜霜望著梅姬，她的眸角上還有淚痕。

獨孤美抿著咀，她彷彿在沉思。

終於，司馬如虹開口了，他的聲音好蒼老：「你，爲甚麼不轉過身來？」

那人緩緩的轉過身。

竟是司馬其煙！

司馬其煙，正是飛鷹的少堡主。

司馬其煙，就是司馬如虹的獨生子。

司馬其煙，竟是毒死姬重生的內奸！

所以，司馬如虹見到他的時候，他無論如何也挺不住的昏死過去。

這是一件多殘酷的事情。

恐怕誰也挺不住。

「這件事完全是我一個人的主意！」梅姬忽然抬起頭，滿臉淚痕的叫著，她看來已失去了控制：「司馬堡主，你剛才已經說過，你不會累及無辜，你兒子是無辜的，你一定要相信我！你更要相信你的兒子！」

最後那一句，幾乎用喊出來的。

司馬如虹沒有看她，他始終看著司馬其煙，淡淡道：「你爲甚麼不看著我？」

司馬其煙抬起目光，瞬也不瞬的望著司馬如虹。

司馬如虹從心底打了一個哆嗦，因爲他發現他的目光裡竟然有著太多的恨，恨！

他爲甚麼有恨？而且還這麼强烈的恨？

司馬如虹幾乎承受不住他的眼光，他想逃避，可是他知道這已經不是逃避可以解決的事了；柳花花說得不錯，一定要挺住；他淡淡的開口，他跟他講話的口氣向來都是這樣的：「你爲甚麼不說話？」

司馬其煙跟他父親講話一直都是非常恭謹的，可是這次他的神情與語氣却是出奇的冷漠：「你要我說甚麼？」

司馬如虹的心在哭泣，可是他却微笑著說：「說你想說的話。」

司馬其煙沒有說話，他只是望著，不，是瞪著司馬如虹，靜靜的瞪著司馬如虹……

梅姬偎在他懷裡輕泣著，忽然掙脫他的懷抱，她張著咀，似想說話，可是却被司馬其煙一把拉了回來，他仍瞪著司馬如虹，冷冷的撇了一下唇角，撇下了滿地的鄙夷與譏嘲：「你爲甚麼不問我？你好像永遠只知道要我自己說話，你爲甚麼從來都不問我想說甚麼？爲甚麼？」

他突然激動起來，他的聲音高昂而激奮：「不錯，你是我的父親，我是你的兒子，兒子應該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的事，可是，你知不知道，父親關心兒子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司馬如虹不懂，完全不懂，他完全不懂他在說甚麼；他苦澀的抖動了一下喉結，聲音低得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我，我不關心你？」

司馬其煙卻聽得非常清楚：「不錯，你不關心我，你從來都不關心我……」

「其煙，不要說了，你不能這樣。」梅姬哭泣著打斷他的話，她的語音近跡痛苦的哀求：「你怎麼可以用這種態度跟你父親說話？無論如何他總是你的父親啊……」

「梅姑娘，讓他說下去！」司馬如虹的臉色慘白，他的唇角在微微發抖。

司馬其煙眼中那股恨已像烈火般燃燒起來，誰也阻止不住他說話：「你關心全天下的人，你關心你的朋友，柳花花、吃虧和尚、疤面道長；你關心你的部屬春明望、十二金鷹、十二銀鷹、卅六分舵舵主；你關心每一個人，你甚至關心你的對頭姬重生，你就是不關心我！」

他已經瘋狂，他像一隻受傷的猛獅，他狂吼著，他咆哮著：「你是武林中的英雄，江湖上的豪傑；你是飛鷹堡的好堡主，你是你朋友的好朋友，你却絕對不是我司馬其煙的好父親！」

司馬如虹面無表情，他鐵青著臉，可是心却早已碎了！他還好緊握著柳花花與吃虧和尚桌底下伸過來的手，否則他相信自己早已支持不住了……

他茫然的望著司馬其煙，那個唯一的兒子司馬其煙；他現在才發覺，不只是自己不瞭解他，原來他也完全不瞭解自己！

他喃喃道：「原來我不是個好父親，原來我只是個壞父親……」

「你如果關心我，你如果是個好父親；」司馬其煙浮著一個不屑的微笑：「我請問你，你知道你的兒子有女人了麼？你知

道你的兒子跟她來往有多少年了麼？」

司馬如虹痛苦的垂下目光……

司馬其煙怨恨的瞪著他：「你爲甚麼不回答我？」

「他不知道。」柳花花忽然冷冷的說道：「他不知道你有女人，也不知道你跟你的女人來往有多久。」

司馬其煙一怔：「爲甚麼你來回答？」

「我爲甚麼不能回答？」柳花花冷冷的瞪著他：「只因爲我是你父親的朋友。」

「很好，」司馬其煙冷笑了一聲，滿臉鄙夷之色：「你永遠是他的好朋友，看來你一定能替他回答所有的問題，你告訴我，我爲甚麼要害死姬重生？」

柳花花冷笑一聲，也是一臉鄙夷之色：「只因爲你恨你爹，恨他不關心你，恨他對我很好，恨他對所有的人都很好；你尤其恨我，因爲我年紀大不了你多少，你恨我搶奪了你父親的愛，所以你精心策劃害死姬重生，實際上也是想打擊我，我如果破不了你這件計劃，不但你爹垮下去，連帶我及少林、武當兩位掌門人都要垮下去；因爲姬重生的訪問是少林與武當兩大掌門人促成的，他們自然要對這件事負點責任；而我，你爹曾經不止一次對人說，他有了我這個朋友，他決不會碰到解決不了的事；所以，你這件計劃，等於是一石四鳥。」

柳花花說話的速度並不快，但却是一口氣說完；他歎息了一聲，緩緩又說：「這些，只不過是你潛在的恨意，無論如何還不致於使你起行兇之意。你眞正想害死姬重生的原因，却是爲了你自己。」

柳花花這句話使大家都吃了一驚，尤其是司馬其煙與梅姬更是滿臉驚異之色。

「你知道？」司馬其煙忍不住脫口問。

「我本來是不知道的。」柳花花微微一搖頭，接著又說：「江湖上的人都不知道冷星堡與飛鷹堡除了互相友好訪問之外，還有一個承諾。」

「甚麼承諾？」白霜霜問。

柳花花朝她微微一笑：「那就是冷星堡主訪問飛鷹堡之後一個月，飛鷹堡主在答問冷星堡的時候，便將宣佈兩家聯姻，飛鷹少堡主與姬重生的最小女兒萬人慕成婚。」

「這件事爲何江湖上的人都不知道？」白霜霜詫異萬分：「你又爲何突然提這件事？」

「因爲這件事並未宣佈，所以知道的人很少；之所以未宣佈，只等司馬堡主見過萬人慕之後，才能作決定。」柳花花不急不緩的接道：「我提這件事，是因爲這件事才是姬重生的眞正死因。」

「不錯，你果然是柳花花。」梅姬忽然笑起來，她笑中有眼淚：「我就是爲了阻擋這件婚事，才策劃毒殺姬重生，只要他死在飛鷹堡裡，婚事自然就不會成功。」

「不，」司馬其煙冷笑道：「是我的主意，只因爲我不願失去她……」

「你爲甚麼不說呢？」司馬如虹突然大叫道：「這件事我事先問過你，你並沒有反對，不是嗎？」

「不錯，我並沒反對！」司馬其煙也大叫著：「可是，我也沒有同意！」

司馬如虹楞住，忍不住搖著頭喃喃道：「我到底要怎樣才能瞭解你？」

他發現，原來一個做父親的想瞭解兒子竟是一件困難的事，他壓抑著聲調，忍不住又問：「既然你不同意，你爲何不反對？」

「因爲我不敢；」司馬其煙冷冷的望著他：「而且也不願。」

「爲甚麼？」司馬如虹突然暴叫一聲，聲音之大，讓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

司馬其煙的聲音却比他還大，他幾乎是歇斯底里的叫著：「我不敢，是因爲我怕你；我不願，是因爲我知道反對沒有用！」

司馬如虹抱住頭，痛苦的低叫著：「天，我爲甚麼總是不能瞭解你所說的話？」

「你會瞭解的，」司馬其煙圓睜的眸子，除了滿滿的恨意之外，此刻也湧上了噬骨的痛苦，他的聲音抖顫著：「我娘死得早，她死後，我只剩下一個爹，可是這個爹却離我愈來愈遠，他從不知道關心我，他待我只是像對他的部屬一樣，嚴肅而冷峻；他從來不曾向我笑過，也從來不曾像我娘那般的對我噓寒問暖過；他永遠是高不可攀，他不是我爹，他只是我的堡主而已，一個每人都怕他、都不敢反對他的英明堡主……」

他還想說，可是他的喉嚨哽住了，因爲淚水已塞住了他的語聲；司馬其煙忽然伏在梅姬的懷裡失聲痛哭，他沙啞的叫著：「娘，娘……您爲甚麼去得那麼早？娘……」

他悲切的哭著，悲切的叫著，他此刻看來像是個無助的孤兒；梅姬悲愴的攬著他的臉，溫柔而細膩的輕拭著他的淚痕；她的樣子，彷彿是慈母細言安慰著受了無盡委屈的稚子，她輕輕的低呼聲：「其煙，不哭，不哭，有我在，你不要哭，你哭得我好難過……」

她不住的叫司馬其煙別哭，她自己却哭了……

兩個人哭成一堆，像個淚人兒。

室內的氣氛，被一股濃濃的悲愴籠罩著……

白霜霜也伏在柳花花的肩上啜泣著，柳花花輕嘆一聲，遞了一條絲巾給她，心中浮起一股說不出的苦澀……

司馬如虹垂下了頭，一顆眼淚滴了下來。

他終於瞭解自己的兒子了。

可是，這瞭解來得太慢了。

一切都太慢了。

他哭了。

他從不哭的，自從他妻子死後，他從來也沒有再哭過；他以爲自己是一個再也不會哭的人，可是，他現在忍不住又哭了！

長長吸了一口氣，柳花花一臉迷惘，他輕聲道：「他不說，梅姑娘，妳爲何不說呢？難道妳也不敢或不願說？」

* * *

「她不敢說，是因爲她自卑。」白霜霜抬起了臉，淚眼模糊的說道：「我一向瞭解她，她是個自尊心最爲强傲的人，只因她覺得她配不上他，所以她不願人知道她與司馬公子的一段情……」

她擦乾眼淚，接著說：「無論如何，司馬公子是飛鷹堡的少堡主，這樣顯赫的身世，她覺得比不上的；況且，她認爲自己的年紀要比他大，這樣的情況，誰都認爲司馬堡主決不會同意這門婚事的，畢竟他只有這麼一個獨生子。」

她頓了一頓，忽然朝司馬如虹問道：「我知道這個問題不該問你，而且現在問來也是太慢了，但是我仍然要問，如果你早知道這件事，你會同意他們繼續來往嗎？」

「他會同意的，他絕對同意！」回答的是柳花花，他的語氣斬釘截鐵。

「不會的！他絕對不會同意！」司馬其煙忽然大聲叫道，他的語氣也是斬釘截鐵。

柳花花忽然站起身子，緩緩的走到司馬其煙的面前，面色鐵青的問道：「你爲甚麼肯定你父親不會同意？」

司馬其煙也寒著臉，冷哼道：「我自己的父親，我不瞭解嗎？」

「很好，」柳花花冷冷的說了聲，接著道：「你既然如此瞭解你父親，你是不是可以告訴我，你母親過世後，他爲何不再續弦？」

「哼，」司馬其煙冷笑了一聲：「他如果再娶個老婆，恐怕就沒這麼方便再花天酒地，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難道不知道他瘋起來的時候，他可以一個月玩三十個不同的女人？」

他話剛一說完，柳花花突然一個巴掌摑了過去。

「叭！」一聲清脆的響聲，司馬其煙連閃避的機會都沒有，臉頰上已着實的挨上那一掌。

柳花花那一掌不但快，顯然也用足了力，只見司馬其煙整個人登時向後仰了過去！

梅姬臉色大變，陡然大怒，驀地衝向柳花花：「你，你敢打他？」

「妳也該打。」柳花花冷哼了一聲，仍然是抬手一個巴掌揮過去。

梅姬只覺眼前一花，根本沒看清他是怎麼出手的，粉頰上也挨上了一掌；她嚶嚀一聲，嬌軀踉蹌的退到了司馬其煙身旁去……

「柳花花，你竟敢動她？」

一聲怒喝，賀萬杯已撲向柳花花。

「你又是何苦？這件事跟你全無關係。」

柳花花輕歎了一聲，整個人突然像箭般的飛掠而起，他不僅毫不閃避賀萬杯的五拳七腿，而且直接衝入賀萬杯那片凌亂的攻勢裡。

百醉書生賀萬杯不但是酒杯中的高手，而且也是拳脚中的高手，他的攻勢不僅狠、而且快。

只可惜柳花花比他還狠、還快，而且奇準無比的點了他身上幾處穴道。

賀萬杯悶哼了一聲，在空中的身形猛然下降……

柳花花不慌不忙的探手一撈，一把抓住了他的腰，順勢一帶，賀萬杯不偏不歪的被拋回坐位上，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的，連說話都不能……

一個漂亮的觔斗，使得柳花花那看來即將用老的身形，竟一絲不差的躍回剛才站立的地方。

一切過程是那麼快，快得令人以爲根本就沒發生過事情；柳花花彷彿也像沒發生過任何事一樣，他瞪著滿臉怒容的司馬其煙淡淡道：「我這一巴掌，是告訴你，你或許可以恨你父親，但是你絕對不能侮辱你父親。」

司馬其煙拭去唇角的血漬，怒睜著眼道：「我剛才那話說錯了嗎？他難道不是曾經在一個月內玩過三十個不同的女人？」

「你說得不錯，你爹不只是曾經如此，而是經常如此。」柳花花微微一笑：「現在的時代，莫說是男人玩女人，就算是女人一年玩三百六十個不同的男人，也不是甚麼奇怪的事。」

「既然如此，你爲何說我侮辱他？」司馬其煙怒不可遏的問道。

柳花花的臉色突然一寒，聲音也奇冷無比：「你說你爹不再娶的原因，是爲了方便玩女人，這就是侮辱了你爹；你雖然是你爹的兒子，可是我決不能坐視不理，縱算你爹不打你，我却一定要打。」

司馬其煙似想說甚麼，柳花花却不讓他說，他突然提高嗓子繼續道：「你知不知道，你爹如果再娶個女人，那個女人便成了你的誰？」

司馬其煙冷笑一聲：「自然就成了我的後娘。」

「這就好！」柳花花大喝一聲，聲音之大，令所有的人都吃一驚：「你知不知道，你爹之所以不敢續弦，就是因爲怕你有了後娘，你說不定不只是個成了沒人疼愛、沒人關心的前妻仔，你或許還會遭到被冷淡、被輕忽、甚至被虐待的前妻仔，你連這個都不知道嗎？」

司馬其煙楞住，他張了張咀，却說不出聲來。

柳花花長長吐了一口氣，他回復一臉平靜，却仍是一臉冷漠：「你現在已經知道要有伴侶，你爹難道不會想要？莫說妳娘過世時，他不過是四十幾歲的壯年大漢，就算現在，憑你爹現在的身體，憑你爹現在的顯赫地位，莫說再娶一個女人，只怕十個八個，只要他一點頭，我保証不出三天，你可能已經搞不清楚你有幾個後娘了。」

司馬其煙喃喃道：「我以爲，娘都是疼愛孩子的，我爹應該再娶個娘給我……」

「是的，後娘不一定就不會不疼愛前妻所生的孩子。」柳花花緩緩道：「可是，這個事誰也說不準，事實上，大家所知道的後娘，通常都不會很疼惜前妻仔的。」

司馬其煙垂下了頭……

柳花花歎了一聲：「或許，你說得不錯，你爹不是個好父親，他畢竟是個大男人，男人和女人終究是不同的，女人對孩子的百般呵愛，細膩暖顧，男人無論如何是學不來的，何況你爹還有那麼大的基業需要照顧？他如何對你不時地噓寒問暖？」

「一個好父親是不容易做的，尤其是失去了妻子幫助的男人，更是不容易做好父親的責任。」柳花花的聲音低緩下來：

「我不想跟你爭執你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父親，畢竟你是他的兒子，只有你最清楚；但是，我却想問你一個問題；你，是不是你父親的好兒子？」

司馬其煙倏地抬起頭，他望著柳花花，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柳花花向他浮起一個微笑，聲音却很冷：「你爲甚麼不回答我？」

「我，我……」司馬其煙痛苦的搖搖頭，低喃道：「我從來都沒想過這個問題，我，我，我不知道……」

柳花花搖搖頭，歎息著說：「世界爲甚麼不公平？天底下的子女總是要求自己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却從來沒想過自己是不是父母的好子女；做子女的要求父母關心子女，難道他們不知道做子女的也同樣的要關心父母嗎？」

他冷冷的望著司馬其煙：「你關心過你的父親嗎？當你和梅姑娘卿卿我我的時候，你是否想過你的老父是一個寂寞的人？當你在記恨你父親的過錯時，你是否記得你也曾經犯過錯？爲甚麼你犯錯的時候，你父親能原諒你，而你却不能原諒他？難道天底下的子女都是這麼自私的嗎？難道天底下的子女都希望自己的父母都是聖人？」

司馬其煙沉默著，他默默的低下頭去……

「抬起頭來，」柳花花却冷冷的說道：「你爲甚麼不看著你爹，是不敢？還是不願意？」

司馬其煙的頭却垂得更低。

「你從來也不關心你爹，竟敢奢言瞭解你的父親；如果你眞瞭解你的父親，你就不會怨恨你父親不知道你有女人了。」柳花花歎了聲又道：「因爲他完全信任你，他從不去干涉你的私生活；他也從不想對你疾言厲色，更不想擺出一個嚴父的樣子，因爲他認爲沒娘的孩子是世界上最可憐的……」

柳花花話沒說完，已見司馬其煙在低聲抽泣著；柳花花把目光投向梅姬，繼續說道：「這樣的一個父親，他怎麼會去干涉孩子的婚姻？」

梅姬也低下頭去。

「我剛才打妳一個耳光，」柳花花緩緩道：「是因爲妳既然是個敢愛敢恨的人，却不敢挺身面對司馬堡主，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人所應有的作法；至少，你該透過白姑娘和我的關係，先瞭解一下司馬堡主的反應，再做妳的決定也不遲。」

「她本來要這麼做的，是我不讓她做。」司馬其煙抬頭一臉痛苦道：「我一直認爲我爹不會答應的，我不願意她去碰釘子。」

「這是我的錯，一切是我的錯，是我害了他。」梅姬悲傷的說著。

「爹！」

司馬其煙忽然叫了一聲，衝向司馬如虹。

「其煙！」

司馬如虹上前一把抱住了他。

＊ ＊ ＊

雨已停了。

天也亮了。

聽雨樓中的燈仍亮著。

人也沒走。

因爲事情仍未解決。

雖然已經知道殺姬重生的兇手便是司馬其煙與梅姬，可是誰也不知道司馬如虹將如何處理這件事，因爲司馬其煙畢竟是他的親骨肉，唯一的親骨肉。

虎毒不食子。

他是否會和獨孤美一樣「大義滅親」呢？

誰也不知道。

只有柳花花，吃虧和尚、疤面道長三人知道。

因爲他們是他最好的朋友。

司馬其煙跪在他父親的懷裡痛哭失聲，他發現，原來自己才是個世界上最壞的兒子。

司馬如虹抱住他默默無語，他心中有著無數的悔恨，爲何自己是一個這麼糟糕的父親呢？

室內一片靜默。

最緊張的大概是白霜霜了。

因爲梅姬是她最要好的生死交。

她忍不住把目光投向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

却見他們的臉色萬分沈重。

她不禁芳心一沉。

她只好把最後希望放在柳花花身上。

她知道他一向是最有辦法的。

「喂，」她悄悄的走近他，把聲音壓得很低很低：「他會不會把他們送到冷星堡去？」

「會，當然會。」柳花花的聲音却很大：「妳把司馬堡主看成了怎樣的一個人？」

「要死了。」白霜霜低低的罵了聲，趕緊走回身，却見梅姬呆呆無神的站在那裏，忍不住上前抱住她哭道：「小梅，只怕白姐救不了妳了……」

「白姐！」梅姬忽然激動的哭起來：「我只求妳想辦法救他，他不能死，他的人生還沒開始……」

兩人抱頭放聲大哭。

整個聽雨樓頓時一片哭聲。

「爹，」司馬其煙忽然抬起頭，「我從來沒有求過你，我只求你答應我放她一條生路，這件事本是孩兒一個人的主意，一切過錯應該由我來承担，你如果答應了我，孩兒在九泉之下，永遠會感激您的，我見了娘之後，會跟她說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父親。」

司馬如虹痛苦的閉下眼，他無力的搖了搖頭，淚水已流滿了他臉頰……

「柳花花！」

獨孤美忽然大叫了一聲。

大家都嚇了一跳，不禁都向她望去。

柳花花彷彿吃了一驚，敢眼道：「妳叫我？」

獨孤美瞪著他，慍聲道：「你是不是想讓他們哭得死去活來，你才甘心？」

柳花花却笑瞇瞇道：「只讓他們哭，已經是很便宜他們了，不是嗎？」

「哼，」獨孤美白了他一眼：「你要讓他們哭，我却偏偏要他們笑。」

白霜霜已發現不對，她趕緊衝到獨孤美面前去，激動的握著她的手道：「我的好姑奶奶，妳是否有什麼好法子？」

獨孤美朝她微微一笑，緩緩說道：

「如果我判斷不錯，姬重生並不是他們殺死的。」

除了柳花花之外，每個人幾乎跳了起來。

「是誰殺的？」白霜霜的語氣充滿著不相信。

「梅姑娘，」獨孤美轉向梅姬：「我想，妳既然有了天下第一毒的天竺神油，應該不可能再會用銅杯塗上牽機毒，而後再漆上錫漆假冒銀杯去毒姬重生，對不對？」

「牽機毒？」梅姬擦乾淚水，詫異道：「我只是用一個銀杯塗上天竺神油，不知道還有什麼銅杯的。」

「這就對了，」獨孤美開心的笑著指了指桌上木匣裡的兩個酒杯：「這裡有兩個酒杯，其中一個並不是你們放的……」

「妳是說，殺死姬重生的是另一個酒杯？也就是說另外一個人？」司馬如虹吃驚的打斷她的話說。

獨孤美搖搖頭：「不是。」

「我不懂妳的意思。」白霜霜著急得直眨眼。

獨孤美緩緩的說：「毒死姬重生的，並不是這兩個酒杯。」

除了柳花花，每個人都呆住了。

「那究竟毒死姬重生的人是誰？」司馬如虹滿臉詫異之色。

「我不知道。」獨孤美語氣非常肯定：「但是我却絕對知道司馬公子與梅姬決不是害死姬重生的兇手。」

* * *

獨孤美。

大家見到她的時間短得可憐。

可是大家已經知道她不僅是個絕頂聰明的女子，而且還是個絕對與衆不同的奇女子；單就她那「有所爲與有所不爲」，已令天下多少英雄豪傑爲之遜色了。

所以，大家對她說的每一句話都已具有絕對的信心。

但是，這件事實在是非同小可，尤其是司馬如虹，這已經不是涉及他個人生死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他司馬一家的香火問題，如果他再失去唯一的兒子，他實在想不出他活著還有什麼意義。

所以，他雖然相信獨孤美所說的每一句話，但是他仍忍不住把目光望向柳花花。多少年來，他每逢重大的事情，他總是要問他的，而他也從沒讓自己失望過。

「小子，」司馬如虹瞪著他道：「莫非你舌頭上長繭了？否則你怎麼會和啞巴一樣不哼聲？」

柳花花本是兩手環胸，悠閒的靠著窗口，被他一說，似是不快的瞪了他一眼，咧咀笑道：「你運氣爲什麼總是這麼好？如果沒有獨孤美那丫頭，我保証讓你們父子哭個三天三夜？說不定你以後就會成個好父親了。」

白霜霜、獨孤美、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不禁輕聲笑起來……

司馬如虹睜眼瞪了瞪他，似想說話，却見司馬其煙走到柳花花面前，灼灼的注視著他，眸光裡含着無盡的感激與尊敬，他一字一字道：「我想，你也一定會相信我，我一定會做我父親的好兒子。」

柳花花也深沉的注視著他，半晌，他只說出了三個字：「我相信。」

這三個字，却令司馬其煙忍不住的滴下一顆淚來，咀角浮起一個笑容，他也說了三個字：「謝謝你。」

司馬如虹不禁低下頭，他也情不自禁的掉下一滴老淚，心中也輕輕說著：「謝謝你，小子。」

柳花花微笑著走近低垂著頭的梅姬，「妳的確做錯了不少事，但是妳大概還不知道妳也做對了一件事；妳如果現在就去把獨孤先生帶來的話，妳就會明白妳做的這件事是多麼的對了，不是嗎？」

「現在就去？」梅姬仍低著頭，聲音也低。

「是的，這裡已經沒有妳的事了。」柳花花轉向司馬其煙微笑道：「我想，你也應該一起去的，對不？」

他說著，轉身走到賀萬杯身旁，伸手解開了他的穴道：「對不起，賀兄，委屈你了。」

他起身望著柳花花，半晌不說一句話，只露出一個淺淺的微笑；然後轉身注視著梅姬與司馬其煙，好一片刻，才緩緩啓口道：「祝福你們。」

說完四個字，他人已像輕煙般的溜出窗外……

梅姬望着窗口，神情黯然的歎了聲，喃喃道：「謝謝……」

「我們走吧。」司馬其煙摟著她的肩，輕聲道。

當他倆緩緩走下樓梯時，司馬如虹突然大聲道：「兒子，記得用我的車，還有，也讓十二金鷹與十二銀鷹陪你們去。」

「謝謝你，老爹。」樓下傳來司馬其煙感激而愉快的回聲。

「好小子，」司馬如虹一巴掌拍在柳花花的臂膀上：「我知道你他媽的有辦法。」

「哎唷！」柳花花忽然痛叫了一聲，蹲下身子。

「不好，你打到他的傷口了。」白霜霜花容失色的扶著他。

司馬如虹、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聞言忙不迭趨前俯身查看……

唯獨孤美端坐不動，而且還吃吃在笑，「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他受傷的地方好像是另外一隻手。」

「我又上他的當了。」白霜霜鼓著粉腮。

「他永遠不會錯過戲弄我的機會。」司馬如虹翻著兩眼苦笑。

「跟他在一起，我永遠要吃他的虧的。」吃虧和尚搖著亮得發光的腦袋。

「我如果沒記錯，這已經是他第一百八十八次戲弄我了。」疤面道長咬牙切齒。

「既然如此，」獨孤美掩唇輕笑：「爲何不把他丟到水池裡去？」

司馬如虹一怔，隨即咧咀大笑一聲：「有道理。」

他話一說完，柳花花已被他們四人一個抓頭、一個捉脚、一個抓腰、一個捉手，呼的一聲，像個大元寶般的被拋出窗外……

「你們這幾個殺千刀的，哎唷，我的媽……」柳花花哇哇大叫著。

叫聲未喝，只聽得一聲「噗通」响。

聽雨樓中傳來一陣笑聲。

* * *

柳花花此刻整個人都泡在水裡。

因爲他是泡在浴池裡。

水，不冷，熱得要命。

他喜歡泡熱水澡，無論是再熱的七月天他都喜歡泡熱水澡。

他認爲，人經過一天的勞累，祗有泡熱水澡是最佳的消除疲勞方法之一。

所以，白霜霜特別爲他建造了一個又大又舒適的澡房。

不知什麼時候，她也喜歡上泡熱水澡了。

有時候一天泡上兩三次。

他總是能影响她的。

現在，她就陪著柳花花一同泡在浴池裡。

她閉著眼，正享受著柳花花的手在她雪白如脂的背上輕擦著……

她喜歡他這樣。

她覺得整個人飄飄然的，有著說不出的快感。

但她並不是一個自私的女人，她通常也一定會替柳花花擦背。

她永遠不會忘記一個道理：自己喜歡的，別人也一定喜歡。

所以，她實際上不止只替他擦背而已，她擦遍了他身上每一寸肌膚，由頭至脚。

她喜歡這樣。

因爲她喜歡他，喜歡他全身每一個地方。

所以她的動作永遠是那麼溫柔而細膩。

柳花花醉了。

世界上大概只有他一個人在洗澡的時候會醉的。

熱水的霧氣泡得他滿臉紅嘟嘟的。

他緊閉著雙眼。

半張著的咀中哼著歌不像歌，曲不像曲的調子，彷佛是夢囈……

赤條條的身子，像條懶蛇般的，動也不動。

那樣子，不是醉了，是什麼？

白霜霜擦到他臂上傷口的時候，她笑了。

因爲那傷口已癒合。

他總是那麼健壯。

只有健壯的人在受傷時才好得這麼快。

白霜霜的手已滑到他的腰下……

每次到這裡的時候，她總是忍不住臉紅心跳。

而且也一定會把自已的胴體貼上他，貼得緊緊的。

而且也一定會忍不住去吻他。

她喜歡他的吻。

她經常被他吻得全身癱軟，彷佛每根神經都已痲木、都已出竅……

現在，她整個人都伏在他身上。

她也醉了。

通常，她醉得不會很久，她接著就會繼續爲他擦洗還沒擦洗的地方；可是，她此刻看來好像不容易「醒」過來，她俏臉通紅，鼻息咻咻……

她竟「醉」得這樣厲害。

大概是太久沒見著他了。

她兩隻白裡透紅的手已像水蛇般的，緊緊纏住柳花花的頸子……

她那令人心顫的胴體已在輕輕蠕動著……

她已經忍不住的呻吟了……

事實上，在這種地方辦「那種事」也不是什麼值得奇怪的事，因爲柳花花與白霜霜就不知道「辦」過了多少次，如果說他們現在「不辦事」，那才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事。

可是他們現在就眞的「不辦事」。

不是他們不想「辦」，而是不能「辦」。

因爲就在這時候，澡房門外已傳來小蘭的聲音：「小姐，他們都在樓中等你們了。」

「知道了。」白霜霜的聲音有點不高興。

任何人碰到這樣的事都會不高興的。

柳花花却沒有不高興的樣子。

他反而笑嘻嘻的說：「我不是告訴過妳，只要有他們在，我們甚麼事都辦不成的。」

「你們四個人是否有毛病？」白霜霜一面吻著他的頸子，一面咿唔的說道：「連人家洗個澡也在催。」

柳花花的手輕輕的在她豐滿的胸脯上撫摩著，「大小姐，我們這個澡至少泡有半個時辰多了。」

「這有甚麼稀奇，」白霜霜半閉著眸子，臉上一片殷紅，「我們不是經常泡過一個多時辰的？」

「我不是主人，我無所謂，」柳花花的手滑向她柔弱無骨的腰肢，「但是我告訴妳，他們一定還會叫小蘭來催的，如果妳還不起身的話；尤其是司馬老鬼最沒耐性等人，他催人就像催魂似的。」

「我不管，我偏要讓他等個夠。」

白霜霜緊緊摟住柳花花，她那雙修長而全無瑕疵的大腿已夾住了柳花花的腿……

柳花花與柳下惠一樣姓柳。

可是他却沒有柳下惠那種坐懷不亂的功夫。

他已閉上了眼，他已經把持不住……

誰也把持不住的。

面對白霜霜這樣的女人，只怕天底下的男人沒有一個把持得住的。

就算是柳下惠也一樣。

除非他是個「無能」的傢伙。

柳花花在這方面不是個「無能」的傢伙。

他事實上還是個很「能」的傢伙。

所以，他已經把白霜霜抱出浴池……浴池旁有一個紫檀木做的臥榻鋪有一層錦墊。

這樣的臥榻，如果要辦「那種事」，只怕不輸在牀上「辦」。

現在……

「小姐，」門外又傳來小蘭的聲音：「他們又在催了。」

白霜霜幾乎要氣得昏過去，她忍不住要破口大駡；畢竟她還是忍下來了，因爲她對小蘭從沒疾言厲色過，她只好答聲道：「催讓他催，難道妳不會讓他們再等一會嗎！眞是。」

（未完・六）

上文提要： 春申君等一行人，爲了感謝能通大師賜助之功德，離開衡山專程到祝融廟找到無塵方丈，不巧能通大師尚未歸返，衆人只好歉意辭別。途中遇上黑衣教二老供奉，訛稱有個姑娘患重病，只要見到陳莊主即可得救，其實二供奉乃是奉教主之命，欲持劫門徒江翠烟返回山門，結果奸計敗露，引起一場撕殺，任雲秋施出「九陽神功」絕技，截斷鐵枝翁曹河嶽的鐵杖，二老供奉不敢戀戰，棄甲而逃，但春申君和陳康和卻被人從中劫持……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冤家路狹　遭遇頻繁

傍晚時分，趕到衡陽，江翠烟忽然跼下一停，側身叫道：「任大哥。」

任雲秋回頭問道：「什麼事？」

江翠烟目光一溜，低低的道：「城牆邊發現了記號。」

她因此時正當大家趕着入城之際，車馬行人絡繹於道，怕有黑衣教的人夾雜其間，所以聲音說得極輕。

任雲秋道：「記號上怎麼說？」

江翠烟道：「指標朝西。」

任雲秋道：「沒有入城麼？」

江翠烟道：「自然沒有入城。」

「那好。」任雲秋道：「我們就朝西去。」

江翠烟道：「從這裏向西，都是山陵地帶，不但沒有住的地方，連吃的東西都找不到，天快黑了，我們先在城外吃些東西再走路！」

任雲秋點點頭，兩人就在路旁一家麵攤棚內坐下，要了兩碗麵，正在低頭吃麵之時，只聽一陣馬蹄聲，急馳而來，到得城牆邊，忽然勒住了馬頭，正因兩匹馬正在奔馳之際，被勒住了繮繩，同時發出希聿聿馬嘶之聲。

任雲秋抬目看去，兩匹馬上的騎士，都穿着一身黑色短裝，心中不禁一動，再注目看去，那兩個黑衣漢子目光似是注視着城牆，兩人對看了一眼，其中一個忽然轉身望來，看到路旁的麵攤，不知和同伴說了一句什麼話，兩人立即掉轉馬頭，朝麵攤棚下走來，一躍下馬，把馬匹朝棚前木樁上一拴，就在外面一桌坐了下來。

左首一個用手敲着桌子，大聲道：

「伙計，來兩碗大滷麵，要快。」

任雲秋和江翠烟坐在裏首，正在低頭吃麵，是以並未引起兩人注意。

任雲秋早已看出來了，這兩人不用說是黑衣教的人了，他們一路縱馬急馳，本來是準備入城去的；但看到了城牆腳跟的暗記，才臨時勒住繮繩的。他們當然也和自己兩人一樣，因爲再過去沒有吃東西的地方，所以要在這裏吃了麵再走。

這敢情好，再下去天色黑了，不容易找到記號，有兩人給自己帶路，就免得再找記號了。

店伙送去了麵，兩個漢子吃得很快，一陣工夫，就吃完了，放下筷子，都站了起來，一個從懷中掏出幾文制錢，往桌上一放，抹抹嘴，往外就走，解開繮繩，同時一躍上馬。

任雲秋早已從地上拾了兩顆細小石子，用手指彈出，分彈兩匹馬的前蹄。

吃一碗麵的工夫，天色已經昏暗下來。

那兩個漢子騰身上馬，一夾馬腹，正準備趕路，那知兩匹馬的前蹄被任雲秋石子擊傷了，你催牠跑得快些，兩匹馬同時前蹄一蹶，差點把兩人從馬背上摔下來。

那兩個漢子只當方才奔行之際，驟然勒住繮繩，馬匹負了傷，差幸他們騎術不錯，及時穩住了身子，也放寬了繮繩，讓馬匹慢慢的走。

任雲秋等他們走出一箭來路，也立即站了起來，取出十文制錢，放到桌上一面低聲道：「翠烟，我們快走。」

前面兩匹馬因傷了前蹄，自然跑不快

，兩人就在後面遠遠尾隨。

由城邊向西，約莫走了十來里路。這時天色早已全黑，前面一處山坳間隱隱透射出燈光，前面兩匹馬就沿着山徑，朝燈光奔去。

山坡間有一條石子路，兩邊是黑壓壓的濃林，前面兩匹馬堪堪行近松林，就聽到松林中有人喝了一聲，馬上兩人好像回答了一句話。

任雲秋因和前面距離較遠，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只見兩人很快的翻身下馬，牽着馬匹而行。

任雲秋心中暗道：「到地頭了。」

當下就回頭朝江翠烟道：「我先過去，妳隨後再來。」

話聲一落，人已騰空掠起，宛如夜鳥一般，一下撲入林中，凝目看去，只見山徑口上，兩邊松樹下，對面站着兩個黑衣勁裝漢子。

任雲秋手中早已準備了一把細小石子，就這一抬手，分別制住了兩人穴道，才從樹上飄身落地，正好江翠烟也及時跟來。

任雲秋要她跟在自己身後，悄悄穿林過去，走了約莫五丈遠近，前面路上，又有兩個黑衣漢子相對而立，任雲秋又揚了揚手，打出兩粒石子，制住他們穴道。

這樣一路上去，差不多每隔五丈，就有兩個黑衣漢子對立站崗，一共計有十對之多。

山坳間是一座相當宏偉的廟宇，門口懸掛着兩盞氣死風燈，那兩匹馬就拴在門外，兩個黑衣漢子敢情已經進去了。

任雲秋暗自思索：光是一條山徑上，就有二十個黑衣漢子佈崗，可見住在廟中的人，一定身份不低，不然那兩個黑衣漢子可以騎馬上山，用不着到山脚就要下馬了。

對方既然戒備森嚴，自己倒也不可大意，他相度形勢，這座廟的兩邊，松林濃密，還是林中可以隱藏得住身形，這就回頭悄聲道：「妳就在這裏等我，我進去瞧瞧。」

江翠烟點了點頭，低低的道：「任大哥，你要小心。」

任雲秋笑道：「不要緊，妳自己小心些，別讓他們發現了。」

說完，身形凌空飛起，越過圍牆，一下落到左首偏殿屋簷上，脚尖輕輕一點，又騰空而起，越過第一重殿宇。

他藝高膽大，一路穿越屋脊，找尋有燈光的所在，就當他堪堪落到第三進偏殿屋脊的時候，突聽身後微風一颯，似是有人欺近，急忙轉過身去，只見離自己一丈來遠，夜風中俏生生站着一個苗條人影，一雙如明星般的目光，朝自己投來，清叱道：「什麼人敢夤夜闖到這裏來。」

任雲秋急忙拱拱手道：「姑娘，是在下。」

她，正是使刀的黃衣少女！不，今晚她身上穿的並不是黃衣，而是一套淺紫色的衣裙，應該稱她爲紫衣少女才對！

紫衣少女聽到是任雲秋，雖是黑夜之中，一張粉臉驀地紅了起來，急忙迎上了幾步，低聲道：「你……是任雲秋……」

紫衣少女嫣靨匀紅，眨着一雙清澈的、

眼睛，望着他低低的道：「你來做什麼？」

任雲秋拱拱手道：「不瞞姑娘說，在下是來找人的。」

紫衣少女臉上更紅，悄聲問道：「你……找誰？」

任雲秋道：「在下表叔被貴教所刦持……」

紫衣少女眨眨眼睛問道：「你表叔是誰呢？」

任雲秋道：「在下表叔就是春申君陳春華。」

紫衣少女微微搖頭道：「我們沒有刦持春申君，你……快走吧！」

任雲秋沒有走，問道：「是什麼人住在這裏？」

紫衣少女道：「鳳姨，你快走吧！」

任雲秋忽然心中一動，又道：「姑娘說的鳳姨，大概是鳳副教主了？」

紫衣少女點點頭。

任雲秋又道：「姑娘，在下想見見鳳副教主。」

紫衣少女驚奇的道：「你……」

她每次說到「你」字，都不知怎的，好像有些礙口！

任雲秋笑道：「不要緊，在下和鳳副教主很熟。」

紫衣少女道：「那好，你隨我來。」

回身翩然朝簷下飄落。

任雲秋隨着她落下地面，從迴廊折入左首另一進院落。

小天井花木清幽，一排三楹，花格子窗上，隱隱透出燈光。

紫衣少女走近階前，回身悄聲道：「你在這裏等着，我進去稟報鳳姨一聲。」

任雲秋道：「多謝姑娘。」

只聽屋中傳出鳳簫女的聲音說道：「菁丫頭，妳在和誰說話呢？」

紫衣少女回頭盯了他一眼，很快走了進去。

只聽鳳簫女的聲啊道：「是任少俠來了，快請。」

接着只見一名青衣使女掀帘走出，欠身道：「副教主請任少俠進去。」

任雲秋舉步走入，鳳簫女已經笑吟吟站了起來，說道：「任少俠請坐。」

任雲秋慌忙趨上幾步，作了個長揖道：「在下見過鳳副教主。」

鳳簫女已在上首一張高背椅上坐下，含笑道：「任少俠是路過這裏來看我的，還是……」

她回眸看了站在一旁紫衣少女一眼，接着輕哦道：「我還沒替你引見呢，你們也較暈過，任少俠大概還不知道她是誰吧？」

紫衣少女羞澀的叫了聲：「鳳姨！」

鳳簫女笑道：「這怕什麼？妳已經知道他叫任雲秋了，他連妳是誰都不知道，下次見面，叫他如何稱呼妳呢？」

一面朝任雲秋含笑道：「她是我一位老姐姐的門下，叫做葉菁菁。」

任雲秋連忙朝葉菁菁拱手道：「原來是葉姑娘，在下失敬。」

葉菁菁紅着臉也還了一禮。

鳳簫女側臉笑道：「菁丫頭，妳平日看到人都冷傲得不屑一顧，今晚怎麼像小兒女一般作起嬌態來了？妳在我面前不是說過兩次，一直誇着任少俠劍法麼，見了面怎麼反而不說話呢？」

葉菁菁被她說得滿臉通紅，嬌急的道：「鳳姨，妳取笑我，我不來啦！」

鳳簫女道：「好，好，鳳姨不取笑妳就是了，你們兩個都坐下來。」

兩人依言坐下，一名青衣使女端了茶來。

鳳簫女目光一抬，望着任雲秋問道：「任少俠今晚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任雲秋道：「在下原先也不知道鳳副教主駐蹕於此……」

鳳簫女格的笑道：「任少俠，你叫我鳳副教主，我聽來很彆扭，如果不嫌棄的話，你也叫我一聲鳳姨好了。」

葉菁菁聽得臉上不禁一紅。

任雲秋連忙拜了下去，說道：「小侄拜見鳳姨。」

鳳簫女喜得挑着鳳眉，說道：「嗯，我又多了一個侄兒了，快快起來。」

任雲秋道：「小侄沒有姨母，現在總算有姨母了。」

鳳簫女高興的道：「可惜鳳姨沒有好的見面禮……哦，秋兒！」

一名青衣使女聞聲走了進來，垂手道：「小婢在。」

鳳簫女道：「妳到我房裏去，我那革囊裏，不是有一柄軟劍麼，去給我拿來。」

青衣使女答應一聲，轉身進去，不多一回，手中拿着一柄黑鞘軟劍走出，雙手呈上。

鳳簫女伸手接過，朝任雲秋道：「這柄軟劍是用上好緬鐵精鑄的，雖然算不得什麼寶劍，但普通刀劍，還可以削得斷，是我有一次在京師舊貨攤上無意中購得的，劍鞘是一種罕見的烏梢蛇皮做的，光是從這張蛇皮看，這條蛇少說也有百年以上，你看，蛇皮上已經長了細鱗，佩在身上却又甚是柔軟，不用時還可以當腰帶，也很別緻，你使的是劍，所以鳳姨拿它當見面禮，你快收下了。」

任雲秋抬頭道：「這個小侄如何能收？」

鳳簫女笑道：「這又不是什麼名貴的東西，我放着也沒有用，你叫我鳳姨，難道鳳姨還讓你白叫不成？快收下了。」

任雲秋聽她這麼說了，只得雙手接過，說道：「謝謝鳳姨。」

葉菁菁道：「鳳姨，你好偏心！」

鳳簫女笑道：「傻丫頭，妳如果使劍，鳳姨早就送給妳了，哦，我想起來了，雲秋的長劍，還是被妳削斷的，那就算鳳姨替妳賠他好了。」

一面回頭朝任雲秋道：「你抽出來看看，這劍還合用麼？」

任雲秋依言一按吞口，但聽「嗆」的一聲，抽出三支尺青鋒，劍身只有兩個指頭寬，其薄如紙，劍鋒犀利，寒光欲流，微一用勁就錚然掙得筆直，分明是一口削鐵如泥的寶劍，不覺驚喜的道：「好劍！」

鳳簫女含笑道：「好劍一定要讓使劍的好手，當它主人，才不辱沒了它。」

任雲秋收起軟劍，又朝鳳簫女躬着身道：「謝謝鳳姨，賜小侄這樣一口好劍。」

鳳簫女舉手掠掠雲鬢，說道：「對了

，方才我問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你還沒告訴我呢！」

任雲秋道：「小侄原是找尋表叔來的。看到衡陽城門口，有貴教留的記號，才一路找來的。」

「你找表叔來的。」鳳簫女沉吟道：「又看到本教的記號，才找了來……」

忽然，她身軀一震，急急問道：「莫非春申君落到本教的手裏了？」

她這句話，不覺流露出無比的關切和震驚之色！

連葉菁菁也看出來了，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忖道：「鳳姨平常為人冷漠，也很少關心別人的，她聽到春申君被擄，怎麼會如此關心呢？」

任雲秋道：「是的，表叔是被黑衣教的人劫持了。」

鳳簫女問道：「那是幾時的事？」

任雲秋道：「是今天上午發生的事。」當下就把當時經過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鳳簫女嗯了一聲，點頭道：「這麼說，你和沈同他們分手之後，沈同等三人，也被咱們教中的人盯上了，方才但無忌派人趕來求援，說是發現敵踪，他怕人手不夠，要我支援。」

她不待任雲秋開口，接着又沉吟道：「但他並沒提到擒住了春申君……哦，他們現在好像是在雙板橋附近，你快些趕去，至於春申君，他縱然被擒，目前也決無危機，我會設法打聽的。」

任雲秋站起身道：「如此多謝鳳姨了，小侄這就告辭……」

鳳簫女站起身叮囑道：「雲秋，你記住了，在黑衣教人的面前，你不能叫我鳳姨。」

任雲秋道：「小侄省得。」一面又朝葉菁菁拱了拱手。

葉菁菁一雙盈盈秋水，脈脈含情的望着他，但却沒有作聲。

任雲秋匆匆退出門口，就長身掠起，出了關帝廟，立即閃入松林去。

江翠烟早已等得甚是焦灼，看到任雲秋，急忙奔了過來，說道：「任大哥，你去了這許多時光，一點影子也沒有，眞把人急死了，幾次我都想偷偷的進去瞧瞧，又怕你回來找不到我，沒敢離開……」

任雲秋道：「我們快些走吧！」

江翠烟道：「你到底有沒有探聽到什麼呢？」

任雲秋道：「表叔不在這裏，沈大叔三人，目前又有了危險，如果再出差錯，救人就更棘手了，所以我們要儘快趕去才好。」

江翠烟道：「你知道他們人在那裏呢？」

任雲秋道：「好像在雙板橋附近。」

江翠烟道：「那我們快些走吧！」

任雲秋要她先走一步，自己在後，逐一替那些站崗的黑衣漢子解開被制穴道，以他目前的身手，飛身掠過之時，舉手一揮，就已解開了他們的穴道，那裏看得見人影？任雲秋早已和江翠烟雙雙飛掠在山徑之間，朝北趕去。

* * *

再說遊龍沈同和謝公愚、金贊廷三人，下得衡山，一路北行，中午在茶思寺打尖。

這是一處小鎮集，臨路旁不遠，就有一家酒店，三人找了一張空桌坐下。

過沒多久，只見兩個肩頭扛著布匹的漢子走了進來，選了離三人較遠的位子坐下，但兩人四隻眼睛不時的朝三人掃瞄過來。

謝公愚悄聲說道：「看情形，咱們是被人盯上了。」

金贊廷睜大雙目說道：「是那一個小子，老子把他撕了。」

沈同笑道：「金兄別嚷，咱們正愁找不到人，他們送上門來，不是很好麼？」

謝公愚道：「對，咱們暫且不去理他。」

三人叫了滷菜，又叫了酒，邊吃邊喝，只是談些不相干的事，也沒去再看那兩個布販一眼。

兩個布販吃喝完畢了，不得不先行付帳上路。

謝公愚等他們走後，笑了笑道：「現在咱們也該走啦！」

會了帳，就揚長出門。一路上再也沒遇上那兩個布販。

金贊廷道：「那兩個龜兒子怎麼不見呢？」

遊龍沈同笑道：「他們雖然先走，只怕已繞到咱們後面去了，金兄不用性急，要來的一定會來。」

謝公愚道：「咱們最好躲起來，讓他們走到前面去。」

金贊廷道：「這辦法不錯，讓他們給咱們帶路。」

沈同伸手一指道：「前面路旁，有一片樹林子，咱們入林之後，立即上樹。」

話聲一落，三人立即放開脚程，朝前奔去，到得林前，三人同時加快身法，閃入林中，就縱身上樹，分別隱蔽好身形。

過了不多一回，果見兩個布販急匆匆的趕來，到得林下，兩人朝林中探頭探腦的張望了一陣。

只聽右首一個道：「這三個老小子脚程好快，林中沒人，一定走了。」

左首一個道：「咱們快些追，把人盯走了，如何交代？」

右首一個道：「那就快走了。」

兩人扛着幾匹布，匆忙循着大路奔了下去。

謝公愚道：「現在是咱們盯他們了，咱們三個人之間，就要拉長一點距離，免得被他們發覺。」

前面兩個布販一路快脚步，依然沒追上三人，一回功夫，追到洪塘，這裏有一條岔路是往雙板橋去湘鄉的小路，兩人在岔路上仔細察看了一陣，發現路旁草堆邊泥沙上有些脚印，是往雙板橋去的。

右首一個一指脚印道：「他們是朝這條小路去的。」

左首一個道：「他們怎會捨了大路，走小路的呢？」

右首一個道：「他們行踪不欲人知，自然走小路比較隱蔽了。」

左首一個道：「咱們得趕快報告上去才是。」

右首一個道：「我們只要留下記號就好。」

當下就由右首漢子在路旁一處草叢邊留下了記號，依然一路追了下去。

謝公愚走在最前面，但為了不使對方發現，自然要稍稍落後，這一來，就忽略了那漢子在草叢間留的記號。

沈同追上幾步，說道：「謝兄，咱們白跟他們了。」

謝公愚道：「沈兄此話怎說？」

沈同道：「這兩人分明是奉命跟踪咱們來的，方才找不到咱們，就一路急趕，還以為咱們走得太快了，他們盯不上，照這情形看，咱們反盯他們，不是多跑冤枉路麼？」

謝公愚道：「依沈兄之見呢？」

沈同道：「乾脆把他們拏住算了，還怕問不出來嗎？」

謝公愚點頭道：「好吧！」

話聲一落，忽然目光一凝，說道：「他們回來了！」

沈同道：「咱們快藏起來。」

這條小徑右方，正好有幾方大石，三人就很快閃到了石後。

一陣功夫，兩個布販果然又匆匆的折了回來，左首一個道：「咱們這段路，算是白跑了。」

右首一個道：「這三個老小子，都是老狐狸，莫是讓他們瞧出來了？」

左首一個道：「這怎麼會呢，咱們只不過在打尖的時候和他們照過一次面，就會看出來，他們身邊帶了照妖鏡？」

右首一個道：「你說什麼，咱們兩個不是變成妖精了？」

左首一個道：「對，對，兄弟說錯了，應該是照仙鏡……」風聲一颯，謝公愚一下攔住在兩人面前，含笑道：「二位有照仙鏡麼？」

兩個布販一驚，不覺的後退了一步，但看到只有謝公愚一個人，膽氣一壯，右首漢子笑道：「客官說笑了，咱們是賣布的，那有照仙鏡？」

謝公愚道：「二位方才說的三個老小子，又是老狐狸，那是什麼人？」

右首漢子道：「客官都聽到了？」

謝公愚道：「是啊，咱們正好有三個人，剛才追兩隻兔子，追迷了路，還有兩個不知去了那裏，我想問問你們，不知路上可曾遇到？」

兩個布販聽說還有兩人迷了路，心頭更覺踏實，右首漢子回過頭去看看，路上果然沒人，不覺笑道：「客官要找他們，容易得很！」

他和左首漢子使了一個眼色，兩人托地從匹布中抽出一柄鋼刀來。

左首漢子獰笑道：「你馬上可以看到他們了！」

謝公愚後退一步，故作吃驚道：「你們還說是賣布的，原來是强盜……」

說到這裏，忽然伸手一指，笑道：「他們果然來了。」

這伸手一指，只聽左首漢子大叫一聲，執刀手腕上端端正正釘着一支三寸長的袖箭，鋼刀「噹」的一聲跌落地上，一個人已痛得彎下腰去。

右首漢子一看不對，右手鋼刀正待劈出，突覺右肩一緊，被從背後伸過來的一隻手拿住了肩頭，執刀右手那還使出力氣，五指一鬆，鋼刀也隨着落到地上。

金贊廷笑道：「這樣兩個窩囊廢，也派出來盯人？」

右手一鬆，把那漢子摔到地上，他在摔出之時，早已制住了那漢子的穴道，一面道：「現在可以問了。」

沈同道：「這裏是路上，會有人經過，咱們找個地方再問。」

舉目看去，前面小山崗下，似有一座農舍，這就伸手一指道：「那邊有農舍。」當先行去。

謝公愚、金贊廷兩人一人提一個，跟了過去。

農舍還圍着土垣，只是看去荒蕪已久，進入土垣，石子舖的走道也長滿了青草，兩扇板門，却緊閉著，門上有鎖，鎖也生了銹。

沈同走在前面，舉手一推，拍的一聲，門上鐵搭配立告斷落，兩扇木門也被震開。

門內是一間堂屋，有桌有椅，只是積滿了塵埃。

沈同回頭一笑道：「咱們運氣不錯，找到這麼一間屋子。」

謝公愚、金贊廷把兩個漢子放到地上。

沈同走過去嗤的一聲從一個漢子身上，撕下半件衣衫，當抹布揩了揩椅上的塵灰，回頭笑道：「謝兄，金兄辛苦了，請坐。」

堂屋上正好有三把竹椅，謝公愚把漢子提了過來，三人落坐之後，謝公愚一掌拍開了他的穴道，緩緩說道：「是你自己說呢？還是由我來問？」

那漢子吃過謝公愚的苦頭，坐在地上說道：「你問吧，我知道的都會說出來。」

謝公愚笑道：「你倒很合作，如果有半句謊言，那就會皮肉受苦。」

那漢子道：「我說過，我知道的都會說。」

謝公愚道：「那好，你先說說，是奉什麼人之命，盯我們來的？」

那漢子道：「是但副總管交代咱們留在衡山的。」

謝公愚道：「很好，你們盯我們下來，又要如何呢？」

那漢子道：「儘快稟報但副總管。」

謝公愚道：「你們稟報上去了沒有呢？」

那漢子道：「已經報了。」

謝公愚道：「你們如何連絡？」

那漢子道：「沿路留下了記號。」

謝公愚又道：「你可知道春申君現在那裏？」

那漢子道：「在下兩人是奉命喬裝布販，留在衡山的，別的就不知道了。」

謝公愚心中暗道：「看來春華兄被擒之事，他們眞的不知道了。」接着問道：「但無忌呢，現在那裏？」

那漢子道：「咱們是但副總管臨走之時，交代咱們留下的，他現在什麼地方，在下也不知道；但咱們沿路留下了記號，相信一定會有人很快發現稟報但副總管的。」

謝公愚道：「但無忌會來麼？」

那漢子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但至少會有人跟上來。」

謝公愚點點頭，回頭道：「他說的倒不像是假話。」

那漢子道：「在下說的句句是實。」

謝公愚道：「那就只好等他們有人來了再說。」

金贊廷道：「等他們來了，再抓他幾個，就可以問出來了。」

沈同道：「但也要抓對人，才問得出來。」

金贊廷笑道：「來人總會知道但無忌的下落，咱們就找但無忌去，他是黑衣教的副總管，還會不知道春華兄下落麼？」

沈同道：「這不失為一個辦法，那就只好這麼辦了。」

那漢子坐在地上，眼睛轉動，說道：「三位問完了，要如何處置咱們兩人呢？」

謝公愚笑道：「咱們不會無故殺人，你們兩人，也不配咱們動手，但在咱們沒找到但無忌以前，只好先委屈你們，在這裏待上些時候了。」

說完，一指點了他的穴道。

金贊廷道：「謝兄，還要問問這個麼？」

謝公愚道：「不用了，這兩人知道的有限，不如先把他們放到屋裏面去。」

當下就提起兩人，放到後面空屋之中。

這一陣工夫，天色已經昏暗下來。

沈同道：「這裏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看來咱們要在這裏躭上一晚了。」

金贊廷道：「早知這樣，咱們就該切些滷味，帶一罎酒來，倒可消磨長夜。」

謝公愚大笑道：「金兄若是帶一罎酒來，咱們三個都喝得爛醉如泥，不是給人家甕中捉醉鼈了？」

金贊廷道：「謝兄是說黑衣教的人會夤夜尋來吧？」

謝公愚道：「你不是也聽到了，他們會很快發現記號嗎？發現了，還會不跟來麼？」

金贊廷道：「他們來了倒好，不然眞不容易打發漫漫長夜呢！」

沈同道：「謝兄、金兄，咱們最好先看看周遭環境，萬一他們大批趕來，咱們也好有個防禦之道。」

謝公愚道：「這話不錯。」

當下三人先檢視了農舍門窗，然後又察看了附近地勢。

回到屋中，沈同道：「可惜謝兄莊上弟兄不在這裏，否則如有幾人埋伏在暗處，對方就算來上十個百個也不怕了。」

謝公愚道：「這個容易，有人來了，兄弟埋伏在暗處，由二位出面，擒賊擒王，能在武功上把人擒下，那是最好不過，否則就把他誘到三丈之內，由兄弟下手。」

沈同道：「這辦法很好，咱們主要目的，就在擒人，不用和他們力拚。」

正說之間，突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從遠處傳來了過來。

沈同霍地站起身子，說道：「說來就來了。」

金贊廷道：「走，咱們出去瞧瞧，來的是什麼人？」

謝公愚道：「金兄且慢，二位暫且別出去，讓他們找上門來，不是好麼？」

沈同、金贊廷點點頭，果然停了下來。

脚步聲由遠而近，漸漸接近土垣。只聽一個威重聲音問道：「你找不到記號了麼？」

另一個聲音道：「屬下看得很仔細，這一帶沒有記號了。」

那威重聲音又道：「這裏有一座茅舍，你們過去一個人看看，裏面有沒有人？」

接着只聽有人應了聲「是」，舉步走入，在板門上敲了兩下，問道：「裏面有人麼？」

沈同應道：「怎麼會沒有？你是什麼人，可是迷失了路麼？」

那人道：「咱們是查兩個人來的，快些開門。」

沈同道：「你是官府來的麼，咱們又不犯法……」

那人道：「別嚕嗦，快開門。「

沈同道：「我偏不開門，你能破門進來麼？」

威重聲音道：「別和他多說，撞開就是了。」

那人飛起一脚朝木門上踢來。

沈同早就等着他，脚未踢到，木門已呀然開啓，那人用力過猛，踢了個空，上身不覺往前衝了一步。

沈同在暗處，振腕一指點在他「棄賓穴」上，那人一聲不哼，跌倒在地。

威重聲音喝道：「賀八，你怎麼了？」

那人穴道受制，作不得聲。

威重聲音洪笑一聲道：「裏面是那一位高人，怎不出來？」

沈同道：「你們冒充官府，原來是强盜。」

木門又緩緩推上。

「哈哈！」威重聲音洪笑一聲道：「朋友不用裝作了，躲躲藏藏，能躲得了幾時？」

木門再次敞開，沈同大笑一聲道：「在下還用不著躲藏。」

舉步走出，站在簷下，舉目看去。

對方領頭的是一個身穿青袍的老者，站在土垣外面，身後一排站著八個黑衣勁裝漢子，手捧朴刀，看去極為慓悍。

這青袍老者沈同並不認識，原來但無忌並沒有來，這就冷冷的道：「在下出來了，閣下是什麼人？」

那青袍老者哼道：「原來是躍龍莊的沈大莊主，在下是什麼人，閣下不認識那就算了。」

沈同一怔道：「聽口氣，閣下認識沈某？」

青袍老者道：「怎麼這裏只有沈大莊主一個人麼？」

沈同道：「閣下不是也只來了一個人麼？但無忌怎麼沒來？」

青袍老者道：「在下一個人還不夠麼？」

沈同大笑道：「就是這句話咯，沈某一個人還不夠嗎？」

青袍老者哼了一聲道：「憑你遊龍沈

同，確實不夠。」

沈同聽得大怒，喝道：「那你就來試試看！」

青袍老者微哂道：「在下何須親自出手？」

右手朝前一抬，兩個執着朴刀的黑衣漢子突然撲了上來。

沈同大笑道：「原來閣下要別人替死，幹麼不叫他們一起上呢？」

他的口中在說話，右手早已「鏘」的一聲掣出了長劍，正好兩個黑衣漢子朴刀交叉攻了過來，長劍一閃，「噹」「噹」兩聲，架開了兩把沉重的朴刀。

兩個黑衣漢子刀法相當凌厲，大開大闔，縱劈橫掃，居然又狠又快，轉眼之間就連攻了一十三刀，盡都被沈同封擋去，以遊龍沈同的劍上造詣，在這一十三刀中，也只能封擋他們的攻勢，竟然來不及還手，心頭不禁大感震驚，心中暗道：「這幾個漢子年紀不大，但武功之高，刀法之強，竟然如此厲害，若是他們八人齊上，自己還眞要敗在他們刀下了！」

心念這一動，不由得激起了他爭勝之心，口中大喝一聲，遊龍劍劍勢驟然一緊，一片劍光繚繞而起，朝兩個黑衣漢子展開了反擊，同時捏著劍訣的左手也趁隙點出，一記又一記的指風，銳厲如箭，發出破空輕嘶，專找兩個黑衣漢子穴道下手。

兩個黑衣人雖然攻勢已不如先前的凌厲，但仍能和沈同保持不勝不敗的平手之局。

青袍老者看得目中精芒飛閃，右手又朝前抬來一下，站在他身後的六個黑衣漢子中，又有兩個持刀奔來，雖未加入戰團，先前兩個黑衣漢子，忽然刀法一亂，撲倒地上。

等到後來的兩個漢子欺近之時，遊龍沈同已經在橫劍等著他們，大笑道：「沈某要你叫他們一齊上，你却偏要兩個兩個的來！」

兩個黑衣漢子更不打話，在他說話之時，兩柄雪亮的朴刀已經迎面劈到。

沈同以逸待勞，兩人刀招甫發，他劍光一閃，搶先發招，爭取了主動，劍招源源出手。

兩個黑衣漢子雖然被沈同搶得了先機，但他們刀法攻勢，却並未紊亂，依然以攻還攻，展開一場猛烈的拚搏。

遊龍沈同對他們的刀法，已經有了經驗，以他的劍上造詣，力戰兩個黑衣漢子，還是綽綽有餘。

青袍老者眼看派出去的兩個漢子，又被沈同劍光圈住，不覺又抬了下右手。

這是指揮黑衣漢子的暗號，果然又有兩個黑衣漢子縱身掠起，兩柄朴刀隨即化作兩道銀虹，朝遊龍電射躍出！

說也奇怪，這兩個黑衣漢子堪堪縱身躍出，那邊和沈同動手的兩個黑衣漢子也及時刀法大亂，橫身倒了下去。

等兩個黑衣漢子撲到之時，沈同還是比他們早了一步，搶先發劍，情形完全和剛才一樣。

青袍老者究竟是行家，看出四個黑衣漢子並非傷在沈同劍下的，沈哼一聲道：「沈同，屋中還隱著什麼人，專使暗青子，算得什麼好漢？」

沈同大笑道：「你以爲沈某傷不了他們？哈哈，你看清楚了，沈某只要叫出一二三，他們就得倒下去。」

話聲中，長劍突然一緊，口中喊著：「一、二、三！」左手虛空連點了兩點！

那兩個正在和他動手的黑衣漢子本來刀招絲毫未亂；但聽了他的話，看他振腕點來，心頭未免慌亂，急忙閃身躲避，但身形堪堪閃出，就搖了兩搖，同時倒下。

八個黑衣漢子，一下去了六個，連青袍老者只剩下三個人了。

沈同仗劍大步走了過去，口中大笑道：「現在閣下可以自己出手了吧？」

這時金贊廷早已悄悄從屋後繞到了他們身後，大喝一聲道：「沈兄，你過了癮，這兒讓給兄弟過過癮了。」

手持齊眉棍，一躍而出。

青袍老者不覺一驚，他身後僅餘的兩個黑衣漢子急忙回過身去，雙刀疾發攔住了金贊廷，動起手來。

沈同長劍一指青袍人，喝道：「你亮兵刃，沈某一向不和手無寸鐵的人動手。」

青袍老者沈笑一聲，雙手振處，已多了一對判官筆，喝道：「姓沈的來吧！」

沈同大笑一聲：「好！」長劍揮處，刷刷兩劍攻了過去。

就在此時，人影一閃，謝公愚及時搶了出來，手中執著一對八寸長的金筆，大笑道：「沈兄請讓開些，兄弟使的也是筆，這一場讓給兄弟吧！」

他在飛身而出的這一刹那間，已經打出了兩支袖箭，正在和金贊廷動手的兩個黑衣漢子隨著無聲無息的倒下。

金贊廷大聲道：「謝兄，你不能搶我的生意呀！」

謝公愚雙手揮動金筆，已和青袍老者動上了手，沈同只得收劍退下。

謝公愚笑道：「不是兄弟搶金兄的生意，咱們擒賊擒王，和他手下有什麼好糾纏的，這筆買賣，可全在這位老哥身上呢！咱們不能讓他走脫了。」

金贊廷道：「沒錯，走了這老兒，咱們這筆買賣就做不成了。」

沈同大笑道：「所以這筆買賣，咱們三個人應該一起來做。」

話聲一落，揮動長劍，朝青袍老者攻去。

青袍老者一對判官筆上下飛騰，正在和謝公愚一對金筆打得難分難解，口中喝道：「你們要想羣毆？」

金贊廷笑道：「你說的一點沒錯，對付黑衣教餘孽，還有什麼江湖規矩好講的？」

熟銅棍呼的一聲朝他雙腳掃去。

青袍老者沒想到三位在江湖頗有聲望的莊主居然不講江湖規矩，聯手來對付自己，由此可見他們下定決心，非留下自己不可了。好漢不吃眼前虧，趁金贊廷一棍橫掃之際，雙足一頓，凌空掠起，再也不敢逗留，雙臂一划，宛如大鵬展翅，劃空橫掠出去。

遊龍沈同大喝一聲：「朋友要走，可沒這麼容易。」

一式「龍翔九天」，劍先人後，化作一道劍光，朝他身後追擊過去，劍光矯若神龍，凌空劃過，只差尺許光景，就可截著。

那青袍老者發覺有人銜尾追去，心頭一急，口中喝了聲「打！」右手判官筆用力朝追去的劍光擲來，但聽半空中響起「噹」的一聲金鐵大震，沈同長劍被他判官筆砸個正著，飛濺起一串火光，兩條人影同時往下瀉落！

但青袍老者已到了十丈之外，雙足再點，一道人影迅即在黑暗中消失。

沈同眼看再也追不上他了，只得折返回來。

謝公愚搖頭道：「沈兄不追上去，這個人就可以截下去。你這一追，兄弟就不敢發箭，反而便宜他了。」

沈同道：「兄弟這一招，本來也有把握可以把他逼下來的，怎料他一時情急，連隨身兵刃都不要了，當作暗器打來，才給他逃脫了。」

金贊廷道：「這樣也好，他殺羽歸去，但無忌知道這裏只有咱們三個人，就會親自趕來。」

謝公愚笑道：「我料但無忌還沒有這個膽，眞要再來，除非他們調動高手，有必勝把握，才敢趕來。」

遊龍沈同道：「眼前只怕他們一時不敢來了，咱們進去休息一回吧！」

* * *

三人回入茅舍，金贊廷道：「謝兄，那八具屍體，留在外面，到了明天，只怕會有痲煩。」

謝公愚笑道：「金兄只管放心，不會有痲煩的。」他從左手袖中掏出一管黑黝黝的東西，朝金贊廷遞去，笑道：「金兄看看這是什麼？」

金贊廷接過鐵筒，看了一眼，說道：「這好像是針筒。」

謝公愚笑道：「不錯，這就是江湖上一向懸爲禁例的『化血針』。」

金贊廷奇道：「謝兄一向從不使毒，這東西那裏來的？」

謝公愚道：「是任老弟從黑衣教幾個使者身上搜來的，他們每人都有一管，任老弟因兄弟擅使暗器，就送了兄弟一管，今晚兄弟看他們來人刀法凌厲，很可能是黑衣教訓練的殺手，就只好用這管針筒來對付他們了。」

金贊廷道：「不知任老弟還有沒有，兄弟也跟他去要一管來玩玩。」

三人各自倚着竹椅打盹，一更、二更，都靜靜的過去，快近三更，只聽遠處似有脚步聲，隱約傳來。

金贊廷矍然道：「沈兄，謝兄，好像又有人來了呢！」

沈同道：「還遠得很。」

謝公愚道：「等他們來了，再出去不遲。」

過了一回，那隱約的脚步聲，不但並未再走近過來，反而寂然無聲，再也聽不到了。

金贊廷道：「這批狗狼養的怎麼不過來呢！」

沈同道：「很可能人手還沒到齊，所以不敢逼近過來。」

謝公愚道：「人手沒有到齊，倒是很有可能，他們敢情怕咱們逃走，大概遠遠的把這座茅舍包圍起來了。」

金贊廷道：「難道咱們還怕了他們不成？」

沈同道：「像方才那八個殺手，武功刀法都相當高明，若無謝兄在暗中相助，兄弟以一敵兩，一時眞還奈何不了他們，如果來上一、二十個，咱們眞還不容易應付呢！」

就在此時，忽聽遠處傳來了叱喝！

金贊廷道：「他們自己人起了內鬨！」

「不可能！」謝公愚道：「他們隱伏之處，乃是一條通路，也許有人路過……」

話聲未落，陡聽一個清朗的聲音朗朗笑道：「大路人人可以通行，你們攔住閣下，這是什麼人訂的規矩？」

沈同喜道：「這說話的是任老弟！」

金贊廷道：「咱們快出去接應！」

三人開門去，走了不過一箭來遠，只見路旁站着十七、八個手持朴刀的黑衣勁裝大漢，攔住了去路。他們對面是一對青年男女，那不是任雲秋和江翠烟還有誰來？

任雲秋大聲道：「諸位再不讓路，在下那就不客氣了。」

金贊廷正要開口，沈同暗暗扯了他一下袖角，低聲道：「慢點！」

果然，任雲秋話聲才落，只聽一棵大樹後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小友何人？咱們在這裏有事，江湖同道就應該避道而行，難道小友沒看到前面咱們已掛出的借道標誌麼？」

隨着話聲，走出一個穿半截痲布長衫的老人，他身後還隨着一個黑衣中年人。

沈同低低的道：「會是痲一怪！」

金贊廷道：「沈兄說他就是掌劍一絕痲一怪麼？」

沈同道：「不錯，兄弟昔年曾見過他一面，故而認得出來，沒想到他也投入黑衣教了。」

任雲秋道：「你們是黑衣教的人？」

那身穿半截痲衣的老人道：「不錯，年輕人既然知道，就應該退避三舍才行。」

任雲秋道：「在下爲什麼要退避三舍？」

身穿半截痲衣的老人道：「因爲這是江湖規矩。」

任雲秋道：「在下只知道大路人人可走，不懂什麼規矩不規矩，你們在這裏有事，我也要去雙板橋有事。」

身穿半截痲衣的老人忽然從喉頭發出咯咯怪笑，說道：「年輕人，你倒橫得很。」

任雲秋道：「難道你們不橫？」

身穿半截痲衣的老者雙目乍睜，說道：「你大概不知道老夫是誰吧？」

「任何人都是一樣。」任雲秋傲然道：「就是黑衣教教主來了，在下也非要他讓路不可。」

金贊廷道：「任老弟這份氣概，當眞少有！」

「哈哈！」身穿半截痲衣的老人口中發出一聲大笑，但笑聲只發出了一半，就倏地回過頭來，沉喝道：「後面是什麼人？」

（未完．十二）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糟老頭派丁寧來送解藥，小魚兒三人乘機將他綑綁，追問糟老頭和他與賽珍珠的關係，自己的身份如何，雖然查不出什麼，但糟老頭是利用三人作殺手，爲他賣命，不存好心，並串連丁寧暗中協助對付糟老頭，由鳳兒將烏劍、太極棍、玉鐲取到手，但天王之星沒在包袱內，三人決定先到穿雲堡，等候糟老頭到來，穿雲堡的廣場上骷髏白骨一大堆，證明是被雷天豹等四魔偷襲滅門，堡內峭壁之上有一道鐵門關着很難開，突聞羅堡主的墳前有哭泣之聲，經過相詢，才知道是歹命夫人，至於羅堡主的妻子紀香雲在何處，歹命夫人說：無可奉告……

人魔暴戾　惹事生非

說走就走，當即放步向堡內行去。

張婷婷故意拖在後面，道：「娘，人家有幾句話想跟小魚哥哥他們說一說。」

歹命夫人冷冷的道：「有什麼話以後再說吧，咱們尚有急事待辦。」

拉着張婷婷，脚步又加快了一些。

小魚兒朗聲道：「夫人請留步，羅夫人紀香雲的行踪下落可否請明示一言？」

歹命夫人邊走邊說道：「本夫人巳有言在先，未徵得香雲的同意前，歉難奉告，不過，本夫人會設法跟石總管取得連繫的，三位不妨集中全力，去尋少堡主。」

話落，奔勢陡地加快，三四個起落，便在三小的視綫內消失。

×　×　×

歹命夫人拉着張婷婷，直奔穿雲堡的大門而去，甫至廣場中央，一眼見大門恰巧被人推開，闖進來三個人。

來人兩男一女，兩小一老，爲首的老頭天生一張關公臉，連鬍子都是紅的。

彼此乍然相見，不由皆一怔神，歹命夫人快步迎上去，道：「尊駕何人？」

紅鬍子老頭不答反問：「老夫正想請敎。」

歹命夫人說道：「你就叫我歹命夫人吧。」

「哦，是妳，靜極思動，終於離開了逍遙莊。」

「你，認識本夫人？」

「曾有個耳聞。」

「你還沒有說你自己是何方神聖？」

「神聖不敢，千面人是也。」

「千面人？江湖上似聞所未聞。」

「老夫出道沒多久，江湖上鮮有人知道。」

「此來穿雲堡，目的何在？」

「穿雲堡曾領袖武林，老夫是想來瞻仰一下前人遺跡。」

「抱歉，穿雲堡早巳慘遭滅門之禍，除去骷髏，就是白骨，沒有什麼值得人瞻仰的，三位請回吧。」

千面人魔楞了一下，道：「妳可是羅家刦後餘生的那個小寡婦紀香雲？」

歹命夫人倒抽了一口氣，說道：「不是。」

「那是羅家的什麼人？」

「朋友——」

「拿掉妳的面紗，讓老夫瞧一瞧。」

「辦不到！」

「這恐怕由不得妳。」

歹命夫人道：「你到底是誰？竟然知曉香雲其人？」

「只是道聽塗說罷了。」

「莫非你是鐵胆魔星雷天豹？」

「哼，姓雷的算什麼東西。」

歹命夫人道：「黑白兩道，你究竟是那條綫上的？」

千面人魔的答覆堪稱絕妙好詞：「不黑不白，亦黑亦白，可黑可白，那要看老夫的高興。」

歹命夫人聞言勃然大怒道：「不管你是黑的，還是白的，更不論你有多少斤兩，識相的就請馬上退出穿雲堡。」

千面人魔當然不會被她唬住，嘿嘿冷笑一聲，道：「假如老夫說不呢？」

歹命夫人的回答，只有一個字就是：「殺！」

千面人魔也說了一個字，是對丁寧、賽珍珠說的：「闖！」

「是！主人。」

丁、賽二人同聲應是，提足了兩掌眞力，立從左右兩側闖上去。

這事簡直令人驚心動魄，如非親自所見，任誰也不敢輕易置信，歹命夫人雙掌一錯，皓腕平推，僅輕描淡寫的攻出一招，丁寧和賽珍珠便被她所佈下的一道暗力所阻，如撞上鐵壁銅牆，被震得雙雙倒退數步，難越雷池。

看在千面人魔眼中，亦不禁爲之駭異不巳，陰陽怪氣的道：「歹命夫人果然身手不凡，莫測高深，待老夫——」

本欲親自出馬動手，忽見鳳兒、阿呆、小魚兒及時從堡內出來，當即改口說道：「娃兒們來得正是時候，這個神秘女人就交給你們三個了。」

小魚兒一見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紅鬍子老頭，冷笑一聲，道：「你是那棵葱？」

阿呆最愛瞎胡鬧，又補上一句：「或是那棵蒜？」

千面人魔吹鬍子瞪眼睛的道：「亂來，我是你們的老頭。」

阿呆偏不上路，冷言冷語道：「少蓋，我還是你老子呢。」

賽珍珠玉面一寒，道：「阿呆不得無禮，確是主人無疑。」

鳳兒以懷疑的口吻問丁寧，道：「靠得住嗎？」

丁寧的語氣很肯定：「如假包換。」

小魚兒仍然不肯完全置信，冷聲道：「我看未必，咱們的老頭神出鬼沒，千變萬化，如無確切的證據，寧可信其非，不可信其是，免得吃虧上當，壞了千面人魔的名頭。」

氣得千面人魔嗚哇大叫，說道：「渾小子，要怎樣你他媽的才肯相信老夫的身份？」

鳳兒道：「最好是恢復野人山上的那副德性，不要再隨便變花樣。」

阿呆道：「或者是用暗語連絡，這樣才顯得神秘够刺激。」

千面人魔一時情急，忘了以前在開封時定下的暗語，聞言這才恍然大悟。

「英雄好漢！」

「鐵血兒郎！」

「打家刦舍！」

「殺人放火！」

老少四人，一人一句，慷慨激昂，殺氣騰騰。

直聽得歹命夫人眉心深鎖，面籠寒霜，冷冷的自語一句：「哼，原來是一丘之貉。」

阿呆道：「傷腦筋，老頭要是早唸出暗語來，也就不會兜這麼大的圈子啦。」

千面人魔立即板起臉孔下令道：「少貧嘴，還不快將這兩個女人給我斃掉。」

風兒吃了一驚，道：「什麼？要殺人啦，連小女孩也要殺？」

阿呆道：「這麼漂亮的妞兒，殺掉多可惜，不如留着給小魚兒做媳婦吧。」

千面人魔怒不可當的道：「阿呆，你再嚕七八嗦，小心老夫一掌活劈了你，叫你們怎麼做就怎麼做。」

阿呆嚇一跳，未敢再多言強辯，小魚兒雖然明知千面人魔居心叵測，自己等三人不過是他的工具與打手而巳，但解毒的藥方子在他手裏，却不得不暫時俯首聽命，急忙接口說道：「小事一件，包在我身上啦，老頭有事儘管請便就是。」

千面人魔眸中兇芒暴閃，語氣益趨冷峻說道：「懶蟲丁一，瘋人侯志，醉鬼白雲未死，你們責無旁貸，此間事了，快去將狂夫辛幸、鐵掌排雲林清風的人頭給我摘下來，倘若陽奉陰違，當心老夫翻臉無情！」

情字出口，人巳彈起，領着丁寧、賽珍珠往堡內行去

「站住！」

一聲嬌叱出自歹命夫人之口，只見她雙掌平推，立有一股剛猛的暗力洶湧而出，千面人魔不甘示弱，立即反手還擊，兩股力道瞬間便在空際相撞。

轟！的一聲，威力好大，彷若春雷乍展，二人俱覺對方的壓力奇大，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後一仰。

驚魂甫定，歹命夫人方待揚掌截殺，小魚兒巳騰身而上，將她的去路堵住，道：「請夫人留步！」

不問情由，巳亮出摺扇，連攻三招！

歹命夫人閃身避開，嬌冷的聲音道：「小魚兒，你想幹什麼？」

小魚兒道：「糟老頭的話，夫人巳經聽到啦，不必本帮主再多費唇舌。」

張婷婷耳聞目見，簡直要急瘋了，道：「你們眞的要跟我們母女拚命？」

阿呆見千面人魔巳去遠，小聲道：「當然是假的啦。」

鳳兒道：「但要是跟眞的一樣，請夫人與婷婷快進招。」

弄得歹命夫人暈頭轉向，莫名其妙，一面半眞半假的發掌進招，一面沉聲說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魚兒道：「簡而言之，我們同床異夢。」

「同床異夢？請把話說清楚。」

「說來話長，一言難盡。」

「何妨長話短說。」

「我們跟他貌合神離，根本就不是一條綫上的人。」

「你們是什麽關係？」

「很複雜，像是師父與徒弟，老闆與夥計，更像是魔鬼與手下的打手。」

「爲何不反抗？」

「可能不是他的對手。」

「可以離開他？」

「離開他我們就會死。」

「爲什麽？」

「因爲我們皆服下劇毒，解毒的藥在他手中。」

「哦！」

驚「哦」一聲之後，歹命夫人繼又說道：「這個老魔頭姓甚名誰？」

阿呆道：「媽的，我們也正在爲此苦惱。」

歹命夫人皺眉道：「本夫人倒覺得他有可能是鐵胆魔星雷天豹。」

鳳兒道：「可惜苦無確切的證據。」

張婷婷道：「鳳兒姐，你們是怎樣跟老魔頭在一起的？」

鳳兒道：「打從記事起，我們就生活在一塊兒。」

歹命夫人的臉色一變再變道：「妳是說，你們是被千面人魔拉拔長大的？」

小魚兒道：「事實確是如此。」

「可知曉你們自己的身世？」

「幾乎一無所知。」

「三個人的情形都一樣？」

「大概八九不離十。」

歹命夫人的眸中，突然射出一道異樣的神采，語意深長的道：「娃兒們最好少管閑事，多關心一下自己，先把自己的身世弄清楚再說。恕本夫人失陪，要去追那千面人魔，今天無論如何，非要他現出原形不可。」

白影一閃，當卽長身騰空而去。

「不要跑！」

「你們跑不了！」

「把命留下來！」

三小虛張聲勢，亂吼一通，專門喊給千面人魔聽，事實上根本未加攔阻，任由他們母女翩然離去。

可是，經過這麽一陣躭擱，千面人魔早已不知去向，搜遍穿雲堡的每一個角落，再也沒見到他們三人的影子。

於是，張婷婷與歹命夫人，只好離開穿雲堡。

鳳兒、阿呆、小魚兒亦未久留，也隨後離開。

× × ×

千面人魔眞不愧爲是一隻成了精的老狐狸，今日此來，另有圖謀，並無意與歹命夫人一爭短長，是以，並未深入堡內，僅繞了半個圈兒，便越牆而過，奔離穿雲堡。

單挑荒僻無路的地方跑，一口氣奔出去四五里地才停下來。

此刻，正當夕陽西下，彩霞滿天的時刻，賽珍珠昂首望一下天色，說道：「穿雲堡之行，對主人至關緊要，爲何入而復出？」

千面人魔神秘兮兮的道：「此乃機密大事，老夫不願讓外人撞見。」

賽珍珠道：「那就乾脆將她斃掉算了，我就不信那歹命夫人能有通天本領。」

千面人魔大搖其頭道：「不，適才老夫雖與她僅在匆忙交手一合，但已測知，此女功力諱莫如深，在當今武林之世，很可能不作第二人想。」

賽珍珠心有不服，道：「就算是第一流的人物，合咱們三人之力，照樣可以送她上西天。」

千面人魔一字一句的道：「老夫是怕萬一失手，很可能就會惹出天大的痲煩來，老夫懷疑，歹命夫人不但武功奇高，而且身份特殊。」

丁寧道：「主人，她會是誰？」

千面人魔道：「八成是羅四維的老婆紀香雲。」

丁寧道：「然而，據江湖傳言，紀香雲是一個全然不懂武功的圈外人？」

千面人魔道：「渾球，十幾年的時間，可使娃兒變成大人，也可以使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人成爲武林高手。」

賽珍珠道：「難道主人打算就此罷手不成？」

千面人魔嘿嘿冷笑一聲，道：「當然不，爲了今日之事，老夫已籌劃十年以上，怎可半途而廢，咱們先到前面的鎭上歇歇脚，吃頓飯，入夜之後再來。」

前行半里就是陽關大道，再進數十丈，忽見眼前人影穿梭進路被人給堵上了。

不是鳳兒、阿呆、小魚兒，也不是張婷婷與歹命夫人，而是黑鳳凰冷寒燕和俏羅刹雷玉嬌母女，以及殺人不見血巴六、黑豹子金八，乃至他們手下的一大羣綠林好漢，黑壓壓的不下數十人。

冷寒燕顯得很激動，首先開腔說話道：「天豹，我們母女找你找得好苦，終於找到了。」

俏羅刹雷玉嬌亦眞情流露的道：「爹，女兒好不容易見到了自己的親阿爸。」

冷寒燕母女，一個認夫，一個認爹，皆神情激奮不已，千面人魔却木然不爲所動，冷冰冰的道：「你們是什麽人？」

黑鳳凰道：「老身冷寒燕。」

俏羅刹道：「小女子雷玉嬌。」

千面人魔冷哼一聲，道：「你們的老公與阿爸又是那一個？」

冷寒燕道：「是綠林盟主，黑道上的總瓢把子，鐵胆魔星雷天豹。」

「那你們就該去找姓雷的，找老夫幹嘛，眞是莫名其妙！」

「你—你不是天豹？」

「雷天豹是老夫這個樣子嗎？」

「當然不是，你戴有人皮面具，但你的身材，你的眼神，你的舉止行動，老身自信還可以認得出來。」

「可惜妳認錯了人，老子沒有老婆，自然也不會有女兒。」

黑鳳凰冷寒燕硬是不信邪，上前數步，再細一打量，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道：「天豹，你我夫妻一場，就算你骨化飛灰，寒燕照樣可以認得出。」

殺人不見血巴六道：「不錯，總瓢把子與我們相處多年，一擧手一招足間便可清楚識得。」

黑豹子金八道：「自從當年刦殺官兵

，搶去百萬餉銀，復將穿雲堡羅家殺得鷄犬不留，滿門滅絕後，官府及白道上的人追捕甚緊，總瓢把子一直心存顧忌，躲躲藏藏，但此刻情形不同，全是自家人。」

金八言猶未盡，被千面人魔的一聲虎吼打斷，截口道：「他媽的，橋歸橋，路歸路，咱們河水不犯井水，誰跟你是自家人，別盡往自己臉上貼金。」

言罷，放開大步就走。

却被冷寒燕等人封死，寸步難進。

黑鳳凰冷厲的聲音喝問道：「你既非我的丈夫雷天豹，那是何人？」

「老夫千面人。」

「千面人，老身想知道，綠林令如何落在你的手中？」

「這——」

「你答不出來，是不是？」

「是跟人賭博贏來的。」

「跟誰，是天豹嗎？」

「他不曾通名報姓。」

「長相身材如何？」

千面人魔道：「身材跟老夫差不多，甚是魁梧昂藏，一臉的絡腮鬍子，是黑的，不是紅的。」

「嗯，這是天豹，沒錯，他生性好賭，冷寒燕相信有此可能，但除非輸得一文不名，於情於理他絕不會拿『天王之星』出來賭。」

千面人魔冷冷一笑，道：「知夫莫若妻，事實確是如此。」

冷寒燕步步緊迫的追問道：「天豹生性剛烈，從不服人，賭輸之後，他一定會跟你賭命？」

「夫人之言差矣，我們僅僅是對了三掌。」

「結果如何？」

「姓雷的三掌皆敗，甘拜下風。」

「後來呢？」

「妳丈夫挺有種的，拍拍屁股便走掉啦。」

「可是，十餘年來他並未回家，亦無一音半訊。」

「這是你們家的事，與老夫何干？」

「老身認爲，除非你是天豹本人，否則，你必然就是殺人的兇手。」

「有這麽嚴重？」

「不是嚴重，而是事實清清楚楚的擺在你面前，不是朋友，便是敵人。」

突聞賽珍珠大發嬌嗔道：「主人，這個婆娘太嘮叨，何不送她上西天，免得誤了咱們的事。」

英雄所見略同，千面人魔亦有此同感：「好主意，老夫正在懷疑，今天是不是吃錯了藥，爲何會如此大慈大悲，奶奶的，殺啊，殺掉一個少一個，殺掉一對少一雙。」

發話同時，人巳虎撲而出，一霎時便如連珠炮似的攻出七掌。

好厲害也好殘酷的千面人，七招快攻，招招都是殺手，冷寒燕、雷玉嬌、巴六、金八等人見勢不妙，及時彈身退走，別人却做了他們的替死鬼，立有七名綠林好漢血染黃砂。

冷寒燕大發雌威道：「千面人，你這等於承認是殺死我丈夫的兇手！」

千面人魔痛快淋漓的說道：「就算是吧！」

殺人不見血巴六道：「黑道的歸黑道，老夫要你將綠林令交出來。」

千面人魔道：「你是什麽東西？」

巴六道：「不是東西，是人，第四十八分舵主巴六，人稱殺人不見血。」

千面人魔冷笑道：「殺不見血？老夫現在非要你見血不可，而且是最後一的滴血！」

此人的確够狠够毒，尤其功力高深莫測，猛地打出一拳，打爛了巴六的胸肌，打碎了他的肋骨，竟然打進胸腔去，將他血淋淋的心臟給掏出來。

直看得雷玉嬌母女，金八等人魂飛天外，氣冲斗牛。

冷寒燕聲如夜梟悲鳴：「給我上，殺了這個魔鬼。」

黑豹子金八道：「統統上，將他千刀萬剮，碎屍萬段！」

話是說得够硬，奈何技不如人，千面人魔宛若一隻嗜殺成性的野獸，見一個殺一個，見一對殺一雙，沒有一個人有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一個人能够逃過他的追魂一擊。

「殺！殺！殺！」

在一片喊殺聲中，如入無人之境，所向披靡，再加上丁寧、賽珍珠的前呼後應，何消頓飯工夫，便將數十名綠林好漢屠殺一光。

僅黑鳳凰冷寒燕，俏羅刹雷玉嬌，與黑豹子金八落荒而逃。

「看打！」

「看打！」

「納命來！」

丁寧和賽珍珠各打出一支鳳尾刺，分襲雷玉嬌母女，千面人魔則再一次展露絕妙神技，一隻鐵製義肢閃電飛出。

冷寒燕，雷玉嬌聽想金風貫耳，矮身避過了鳳尾刺，黑豹子金八却沒有他們的好運氣，警覺有異的同時，鐵手巳然打到，打得皮開肉綻，骨碎腦溢，當場倒地了帳，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冷寒燕母女嚇得透體生寒，連看一眼金八的時間都不敢浪費，便即乘着夜暗，沒入暮色蒼茫中。

賽珍珠道：「主人，咱們要不要追下去？」

千面人魔道：「算了，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冷寒燕失去丈夫巳經够可憐了，給她母女一條生路吧。」

丁寧的眉尖微微一挑，旁敲側擊的道：「你主人可是眞的殺死了鐵胆魔星雷天豹？」

「哼！」

千面人魔的答覆只是一聲冷哼，令人高深莫測，掉轉頭來又走回頭路，向穿雲堡的方向奔去。

就在他們三人去後不久，附近的亂石叢中，突然冒出來三個人，正是鳳兒、阿呆、和小魚兒。

三小來此巳久，剛才的一切俱巳耳聞目見，阿呆恨得牙癢癢的道：「媽的，糟老頭兇殘成性，簡直就是魔鬼的化身。」

小魚兒道：「他本身就是個魔鬼，不值得大驚小怪，令人頭痛的是他的眞實身份。」

鳳兒道：「照目前的情形看，他根本不可能是鐵胆魔星雷天豹。」

小魚兒道：「頭痛的焦點就在這裏，他到底是誰？咱們毫無綫索所尋，而且，找不到雷天豹，就沒有辦法查出穿雲堡少堡主的下落來，其他很多問題亦皆無法迎刄而解，這對本帮的聲譽而言，可能會有所損傷。」

阿呆扳着手指頭盤算道：「對本帮的財務損失更大，石老頭的三千両勢必要退回去，紀香雲的重酬也泡湯了，再加上雷天豹本身的四萬両賞金，傷腦筋，一來一去，數目好大，簡直災情慘重，可以嚇死人。」

鳳兒道：「事已及此，乾着急也沒有用，糟老頭已去遠，咱們快追下去吧，免得錯失良機。」

小魚兒聞言精神一振，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咬着千面人魔的尾巴追下去。

× × ×

又見穿雲堡。

穿雲堡的大門洞開。

丁寧、賽珍珠、千面人魔踏月而來，瞻前顧後，輕手輕脚，好似幽靈鬼魅，更似摸黑行竊的扒手。

接着，鳳兒、阿呆、小魚兒也到了，同樣小心謹慎，步步為營，掩掩藏藏的緊跟在他們後面十數丈外。

千面人魔先在穿雲堡內四處亂逛一通，確定無人躲藏，亦無人跟踪，這才放心大胆的直往堡後行去。

他那裏也沒有去，直奔絕壁下方的山洞。

取出「天王之星」，嚴絲合縫的放進了那個多角形的洞孔裏。

然後，卸下背上的長形包袱，打開來，烏劍、玉鐲、太極棍赫然全在裏面。

他那裏知道，這些東西早已被三小掉了包，是他精心特製的仿冒品，由於製作的唯妙唯肖，精巧無比，居然連他自己也分辨不出眞假來。

但是，鐵門上的洞孔却分辨得出，根本插不進去。

起先，他還以為是夜暗視綫不明，插的方法錯誤，待命丁寧點燃火種，依然不得其門而入。

這時候，千面人魔才恍然大悟，弄明白毛病出在那裏。猛地一把捉住了丁寧的胸衣，怒不可當的道：「雜種，是不是你掉了包！」

丁寧嚇得渾身打顫，惶悚萬狀的道：「沒有，沒有，絕對沒有。」

千面人魔面目猙獰，變得恐怖萬分，鐵手倏舉，緊緊的扣住了丁寧的天靈蓋，殺氣騰騰的道：「沒有，那眞的烏劍、玉燭、太極棍跑到那裏去了？」

丁寧屁滾尿流，魂不附體，雙腿發軟，已呈半癱瘓狀態，極力分辯道：「奴才不知道，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放開丁寧，千面人魔又抓住了賽珍珠的長髮，厲色喝問道：「婊子，大概是妳幹的吧？」

賽珍珠的表現比丁寧沉着多了，不慌不忙，嗲聲嗲氣的道：「主人說那裏話來，奴婢日日夜夜，除了拉屎撒尿外，無時無刻不跟在主人身邊，我那有時間偷換主人的寶貝東西。」

千面人魔聽她言之成理，當即將賽珍珠鬆手放開，惡煞似的神情也稍稍緩和一些，道：「可惡，可惡，烏劍、玉鐲、太極棍究竟是被那個天殺的動了手脚？」

賽珍珠有條不紊的說道：「烏劍、玉鐲、太極棍不是主人命鳳兒、阿呆、小魚兒、向王化、游全河、張忠奪取來的東西嗎？」

「是呀。」

「奴婢記得清清楚楚，在開封龍安客棧時，主人又將這些東西交給了那三個小蘿蔔頭。」

「珍珠，妳有所不知，交給他們三人的，只是老夫特製的一套贋品，眞的東西一直留在我老人家自已身邊。」

「主人為什麽要這樣做？」

「為了掩人耳目。」

「換句話說，烏劍、玉鐲、太習棍，一眞一假，共有兩套東西。」

「不錯。」

「主人手裏的旣然是冒牌貨，那麽，必然是被鳳兒、小虎、小龍掉了包，眞的東西又回到他們三個小傢伙的手裏了。」

「可是，除穿雲堡之外，咱們並未和這三個小鬼碰頭呀。」

「這三個小鬼是天生的鬼靈精，也可能是發現被騙，心有不甘，伺機動了手脚，記得昨天夜裏，挑燈夜戰，可能是太累的關係，睡得好沉好死。」

千面人魔聽到這裏，揚臂猛然在鐵門上打了一拳，截口說道：「對，一定是三個小雜種的傑作，除他們之外，再無別人。」

一扭頭，又對丁寧道：「兔崽子，前天，你跟他們會面之時，可曾發現什麽異樣之處？」

丁寧誠恐誠惶的道：「一切正常，好像毫無異樣之處。」

千面人魔道：「他們沒有詢及老夫的行踪去向。」

「問過，但此乃尋常之事，純出一片孝心。」

「會否談到烏劍、玉鐲、太極棍眞假之事。」

「隻字未提。」

「有沒有提到他們自己的身世？」

「提過，但被奴才輕描淡寫的幾句話就應付過去了。」

千面人魔道：「我老人家穿雲堡之行是你洩漏的？」

「不是，奴才一個字也沒有說。」

千面人魔道：「那他們三個娃兒怎會跑來穿雲堡。」

「可能是為了銀子，替石友江來調查紀香雲母子的下落的。」

賽珍珠接口道：「他們三個都是小財迷，尤其是阿呆，視錢如命，為了銀子，什麽事都幹得出來。」

千面人魔氣得暴跳如雷的道：「混蛋，混蛋，他們簡直要造反了，竟敢不聽老夫的指令，任意行事，下次照面非要好好的敎訓他們一頓不可。」

說話中，已將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等物小心收好，準備離去。

丁寧、賽珍珠互望一眼，同聲說道：

「這是穿雲堡，主人難不成有什麽重要的東西放在這個山洞裏？」

這個問題，同樣也是鳳兒、阿呆、小魚兒關心的焦點，皆拉長了耳朶，凝神靜聽，以待下文。

然而，他們大家都失望了，千面人魔僅在鼻孔眼裏冷冷的「哼」了一聲，一言未發，便自大步而去。

丁寧、賽珍珠緊隨左右，寸步不離。

鳳兒、阿呆、小魚兒亦隨後悄然的離去。

× × ×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尤其武林中的事，更是千奇百怪，令人拍案叫絕。

懶人莊的一字先生沉默是金，吃、喝、拉、撒、睡、人生五件大事，他可以全部在床上解決。

阿彌陀佛莊的瘋人侯志更絕，拖着一副棺材，帶着老婆的枯骨，瘋瘋顚顚的到處找兒子。

千杯不醉莊主醉鬼白雲，是個酒鬼，也是個詩魔，入莊要喝酒，進門要吟詩，眞是天上少有，地上無雙。

如今，小魚帮的三位帮主又來到了「天下無敵莊」。

莊門甚是陳舊低矮，談不上宏偉雄壯，裏面的房舍也普普通通的，並無任何出衆之處，想必這「天下無敵」四字，必然自吹自擂，自我標榜下的產物。

小魚兒一見莊門之上，「天下無敵」這四個字就不舒坦，存心要觸狂夫辛幸的霉頭，連門都懶得去敲，扯開大嗓門嚷嚷道：「喂，懦夫莊內可有人在，有人就滾一個出來。」

這小子眞絕，把「天下無敵莊」」給人家改成「懦夫莊」。

莊內寂然，竟無半點反應。

阿呆好不惱頭，叫足了丹田之力，又大聲吼叫道：「沒有人鬼也可以，滾出來亮個鬼相！」

還是沒有反應，鳳兒大發嬌嗔道：「姓辛的，你再不露面，休怪小魚帮要放火燒莊啦。」

並非空言說大話，三小當眞搜集了不少柴火，堆在門下，打算放火燒莊。

終於莊門打開了，出來一個身穿青衣，吊兒郎當，一臉傲氣，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年。

青衣少年眼高過頂，滿面蠻橫之色，連正眼都沒瞧一下三小，劈面便冷聲喝斥道：「那來的野孩子，竟敢在無敵莊前鬼叫，還不快挾着尾巴滾！」

小魚兒上前三步，往他面前一站，神色更冷更傲的道：「假如小爺爺我不肯滾蛋呢？」

青衣少年臉一沉，道：「那就把你們剁成肉醬，拿來包人肉包子吃。」

小魚兒破口大罵道：「媽的，你吹牛不打草稿，說大話也該選對象，老子正想拿你的血來當酒喝，有種你就包包看。」

青衣少年怒氣冲天的道：「包就包，辛爺，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以解決掉你們這三個小混混。」

口氣不小，事實這位仁兄也的確有點眞才實學，右掌倏揚，預備打小魚兒的耳光子，左脚一絆，决心要在擧手投足間便將他撂倒。

不幸，他倒了八輩子的霉，遇上了小魚兒，偷鷄不成倒蝕了一把米。

「媽的，你瞎眼啦，自作自受，自尋煩惱。」

喝聲中，小魚兒出手如電，青衣少年掌摑未到，啪！已先一步挨了一記耳光子，脚絆未成，反被小魚兒一脚絆住，猛一個踉蹌，歪歪斜斜的退下去。

「你找死！」

「你欠揍！」

鳳兒和阿呆不甘寂寞，早已從兩側夾攻上來，眞的不費吹灰之力，便將青衣少年打倒在地。

這時候，青衣少年才意識到，遇上了扎手的角色，咬着牙齒說：「報上名來，天下無敵莊從來不見無名之客。」

小魚兒大吹法螺道：「本座小魚帮的大帮主小魚兒，武功天下第一。」

阿呆亦自我吹噓道：「本座小魚帮的二帮主阿呆先生，吹牛天下第一。」

鳳兒白吹自擂道：「本姑娘小魚帮的三帮主鳳兒姑娘，輕功天下第一。」

青衣少年早已站起身來，拍打一下身上的塵土，歪着嘴巴冷笑，道：「哼，年紀不大，口氣倒不小，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阿呆挺着胸脯說：「喂，欠揍的小子，你還沒有說你自已是誰？」

青衣少年道：「小爺辛苦。」

「辛苦？」阿呆傻呼呼的道：「是不是你娘生你很辛苦？」

小魚兒亦趁機戲謔道：「呆啊，生孩子當然很辛苦，十月懷胎，最後才『破門而出』。」

鳳兒道：「辛幸是你什麽人？」

辛苦道：「是家父。」

「叫他出來。」

「抱歉，家父從來不在莊外見客。」

「那就在前面引路吧。」

「對不起，本莊的規矩，凡是第一次來到天下無敵莊的人，必須爬着進去，以表示對家父的敬重。」

「什麽，用爬進去？這簡直是對天下英雄的莫大侮辱，這個老小子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相信有頭有臉的人物，絕不會自眨身價，爬進你們家的門。」

辛苦道：「沒有朋友更清靜，家父素喜獨居。」

「哼，是個狂夫，更是一個獨夫！」

「想要入莊，就用爬的，不然就請便吧。」

小魚兒聞言大怒，聲如雷鳴：「放你的狗臭屁，老子偏要進去，偏不用爬的，要殺進去！」

阿呆另有高見，：「咱們偏不進去，偏要姓辛的狂夫出門迎駕，放火把他燒出來！」

此話一出，鳳兒、小魚兒一齊頷首稱善，馬上付諸行動，先將辛苦打跑，趕進無敵莊內去，然後點燃乾柴，眞的在莊門之前放起了一把火。

乾柴易燃，很快便燒起熊熊烈火，門扉已舊，不久便被引燃，不過片刻工夫，堂堂天下無敵莊的大門便陷入火海之中。

這三個小姓兒實在够狂够邪，睹狀手

舞之，足蹈之，放聲大笑，喜不自勝。

小魚兒道：「哇！好棒啊，毀了他的門面，看他以後還狂不狂。」

阿呆道：「好好玩啊，沒有門面，以後就改稱天下無門莊好啦。」

鳳兒說道：「從今以後，狂夫辛幸，也就可以在武林除名，不必再在江湖上混啦。」

語畢，三小又齊聲哈哈大笑起來，言詞刻薄，笑聲狂傲，就算是泥人木偶，也會氣得跳起來。

事實不出所料，狂夫辛幸果然被他們給氣炸了，憋不住氣虎虎的衝出來，就在莊門倒塌的同時，一躍而出。

此人好大的塊頭，高大粗壯，虎背熊腰，臉黑如炭，長着一臉的毛，遠遠望去，就像是一隻大猩猩。

辛苦就緊跟在他身邊，比手劃脚的將三小的身份作了一番介紹。

猩猩似的老頭虎目一瞪，橫掃了三人一眼，粗獷的語調道：「要找老夫的人，就是你們三個小混蛋？」

小魚兒怒容滿面的道：「你是什麼人，本帮主不跟無名之輩磨牙。」

「老夫辛幸，天下無敵莊莊主。」

「哼，我看你倒像是一頭猩猩，身為一莊之主，說話最好放乾淨點。」

「臭小子，不乾淨又怎樣。」

「小心帮主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不長眼的雛兒，老夫是罵人的祖宗，操你親娘祖奶奶。」

「混蛋王八老頭，本幫主是罵人的祖宗的祖宗！」

阿呆馬上又補充一句：「狗皮倒灶的老烏龜，本二帮主操你親娘祖奶奶的親娘祖奶奶。」

一陣叫罵，狂夫辛幸顯然並沒有討了好，怒目圓睜的道：「小兔崽子，你們找老夫何事？」

鳳兒不疾不徐的，說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只是想找你的麻煩而已。」

這是什麼話，狂夫辛幸簡直要氣瘋了，口沫四濺的道：「媽的個巴子，你們胎毛未退，乳臭未乾，居然胆敢來找老夫的麻煩，是不是不想活了？」

「正確的來講，應該說是代別人來找的麻煩。」

「代誰？」

「千面人魔。」

辛幸道：「千面人魔？老子不認識這個匹夫。」

「認不認識不要緊，許是你稍有名氣，擋住了他登上武林王寶座的路，或者是你們有什麼仇仇恨恨，也不一定，反正無事不登三寶殿，小魚帮找上門來，你就註定要倒大霉。」

阿呆神氣活現的道：「不錯，輕則頭破血流，重則家破人亡。」

小魚兒根本不給他說話的機會，接口說道：「同時也是為本帮自己而來。」

狂夫辛幸沉聲喝問：「小魚帮意欲何為。」

「想揚名立萬，拿你開刀。」

「臭小子，你的口氣也未免太大了，想當年老子衝南闖北，打遍天下無敵手，連太極老祖、黃山姥姥都自歎不如！」

「少吹，吹死人不償命，你眞狂得可以。」

「牛屁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老夫武功天下第一，本莊無敵天下。」

「就算是吧，殺了你本帮便可以名符其實的天下無敵！」

雙方你一言我一語，等於是在比賽吹牛說大話，狂夫辛幸怒目暴睜，鬚髮直豎，吐字如刀的道：「反了，反了，魔崽子小小年紀，一點也不懂得敬老尊賢——」

阿呆截住他的話頭道：「呸！你如果是賢人，我們就是不折不扣的聖人啦，少臭美。」

「殺！」

一口難對三嘴，狂夫辛幸鬥嘴不贏，只好訴諸武力，喊殺聲中，人巳瘋狂撲出，猛銳的招式宛若暴雨狂風。

「殺！」

「殺！」

「殺！」

一聲殺換來三聲殺，一個人惹來三個人，三小還是老規矩，聯手一齊上，猛衝！猛攻！猛打！

摺扇變幻多端，烏劍無堅不摧，太極棍更是八面威風，三小一鼓作氣，勢如破竹，打得狂夫父子手忙脚亂，焦頭爛額，卒至潰不成軍，狼狽而逃，逃進「天下無敵莊」內去。

「追啊。」

小魚兒一聲令下，三小去勢如風，追進莊門，追過庭院，如影隨形，死纏不放，根本不給他們半點喘息的機會。

陰溝裏翻了船，酒杯裏淹死人，辛幸倒了八輩子的霉，活命要緊，那還能狂得起來，虛晃兩招，從後院奪門而逃。

「打啊！」

鳳尾刺、麻將牌、還有梅花毒針，照準他們父子的背影打過去。

可惜並沒有打中人，全部只打在門板上。

也不是門板，因為他們板上不可能裝輪子。

進一步細加審視，才發現原來是棺材底。

小魚兒乃絕頂聰明之人，一顰眉間便心知肚明，揚聲吆喝道：「老猴子，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來得正好，閻王殿又要多添一名孤魂野鬼。」

雙掌手推，人隨掌進，原打算強行闖出去，熟料，棺材突然被人拖出去，撲了一個空，一時收勢不住，衝出去七八步才停下來。

後面是一個果園，觸目皆是結實纍纍的水果，狂夫辛幸父子巳然不見，瘋人侯志則傲然卓立在他老婆的棺材邊。

不待三小開口，瘋人侯志便笑容可掬的對阿呆說道。「阿呆，你考慮的怎麼樣了？」

阿呆楞了一下，問道：「什麼怎麼樣了？」

「認老夫作乾爹的事呀。」

「怎麼？還沒有找到你兒子？」

「小和尚可能就是你，你不認帳老夫如何能找得到親兒子？」

「老猴子，少瘋，父子乃人倫大事，兒戲不得。」

「所以，老夫此刻只想認你作乾兒子，求求你，帮帮忙，行行好，就可憐我這個孤苦無依的老頭子吧。」

說他瘋，他還眞瘋，簡直語無倫次，而且還不停的打拱作揖，說至最後，竟然淌下來兩行老淚。

鳳兒連聲冷笑道：「哼，瘋子，莫名其妙。」

小魚兒道：「別說是認兒子，就算認阿呆作爹，也救不了你的命。」

瘋人侯志摸了一把淚，却正經八百的說道：「小魚兒，父子連心，老夫感覺得出來，阿呆就是侯某嫡嫡親親的親兒子，絕非胡認亂認，信口開河，你們不妨仔細的瞧一瞧，我們是不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侯志不說還好，經他這一點破，鳳兒和小魚兒赫然發現，這一老一少，無論舉止言行，音容笑貌，確有幾分神似，不由的心兒打鼓，小魚兒心中暗道：「媽的，莫非大水冲倒龍王廟，他們眞的是一家人麼？」

小魚兒神色一緊，審愼盤問道：「老猴子，你兒子是在什麼地方失踪的？」

「河南。」

「那時小和尚幾歲？」

「兩歲多，三歲不到。」

「是否淹死？或者是被狼吃掉？」

「都不是，是被人抱走的。」

「被誰抱去？」

「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說，並非你自己親眼目睹？」

「是別人看到的。」

「對於擄去你兒子的這個人，你知道多少？」

「很少很少。」

「起碼應該知道是男是女？」

「是個男的。」

「多大年紀。」

「當時據說大約三四十歲的樣子。」

「可知此人打那兒來？往那兒去？以及他的姓名？」

「一概不知。」

「傷腦筋，山窮水盡，綫索全無，這件事的確不大好辦。」

鳳兒尋思有頃，道：「小魚哥，越是難辦的事，越富有挑戰性，一旦峯廻路轉，柳暗花明，說多刺激就有多刺激，我看這檔子事咱們替老猴子扛下來啦。」

小魚兒一怔神，道：「妳是說咱們替老猴子找兒子？」

「是啊，是啊。」

「完全義務勞動？」

「他多少應該付咱們一點費用。」

「妳記得吧，照老頭的指令，咱們該取下老猴子的項上人頭？」

「先帮他找到兒子，再要他的命也不算晚，這樣老猴子應可了無遺憾，含笑九泉。」

小魚兒轉對阿呆道：「阿呆，我想聽你的意見？」

事不關己，關己則亂，阿呆的點子一向挺多，此刻却沒了主張，但無論如何，也說不上來是為什麼，總覺得對老猴子存有幾許好感，略一沉吟後道：「你們怎麼說就怎麼辦好啦，我沒有意見。」

小魚兒愕然一楞，道：「阿呆，你好像對老猴子的遭遇很同情？」

阿呆紅着眼圈道：「可不是嘛，拖着棺材，浪跡天涯，到處找兒子，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好可憐啊。」

「阿呆，你似乎有認老猴子做乾爹的意思？」

「沒有呀，絕無此事，只是覺得老猴子很對我阿呆先生的胃口罷了。」

「這就是緣份，沒有關係，如果你願意，我們不會反對，可以放他一馬。」

「笑話，我阿呆可是頂天立地的漢子，明大義，識大體，不會隨便跟人亂拉關係，更不會以私害公，你們假如決定要殺老猴子，我阿呆絕對少數服從多數，願意打第一拳，捅第一刀！」

這小子憨厚耿直，一根腸子通到底，言出必踐，刀字出口，眞的將雷玉嬌送他的定情匕首拔出來，準備動手。

小魚兒伸手一攔，轉對瘋人侯志道：「老猴子，你可願意接受我們的條件？」

瘋人侯志眼一瞪，說道：「是什麼條件？」

鳳兒說道：「我們帮你找尋失散的兒子。」

侯志瘋言瘋語的道：「好吧，好吧，求之不得，混蛋王八才反對。」

小魚兒道：「你先別高興，本帮不是免費服務，是有代價的。」

瘋人侯志粗聲道：「還是錢是不是？可以，娃兒們且等一等，我這就找老婆阿蘭去要。」

掀開棺蓋，俯下身去，忽又探出半個頭來道：「要多少？」

鳳兒道：「萬金不嫌多，一文不嫌少，數目不拘，隨你的便好啦。」

小魚兒道：「老猴子，尊夫人身故巳久，肉身變成骨頭，希望閣下能面對現實，不要再活在夢幻裏。」

不料，好心反遭雷公打，侯志說瘋眞瘋，呼地跳起來，大發雷霆道：「臭小子，爛小魚，你好大的狗胆，阿蘭好端端的在家裏睡覺，你竟敢咒她死，再胡言亂語，當心老子將你搗成魚醬做丸子吃。」

遇上這種瘋子，小魚兒百口莫辯，只好苦笑一下，道：「好，尊夫人還活着，還可以陪你上床做遊戲，快拿銀子來吧，本帮主沒工夫陪你泡蘑菇。」

瘋人侯志口中唸唸有詞，似在和他的白骨夫人商量數目的大小，然後拿着一小疊冥紙，遞給小魚兒，道：「老夫手邊沒銀子，這是一千兩銀票，你們就將就點吧，只要找到小和尚，讓我們全家團圓，老夫另有重酬。」

跟瘋子打交道，眞是厄運當頭，竟將冥紙當銀票，小魚兒自認倒霉，連說：「衰！衰！眞他媽的衰透啦！」

臉色一整，小魚兒正容說道：「老猴子，有一句醜話，本帮主願說在前面。」

瘋人侯志揚眉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小魚兒道：「一旦找到你的兒子小和

尚，也就是你老猴子向閻王爺報到的日子了。」

鳳兒另加註解道：「當然，本帮絕無挾恩自重，要你舉掌自殺的意思，你老猴子仍可奮力一戰，以定生死存亡。」

瘋歸瘋，侯志倒挺爽快的，拍着胸脯大聲道：「沒問題，但能找到我兒小和尚，要人頭給人頭，要骨頭給骨頭，何況還有一戰的機會，老子答應啦。」

阿呆久未開口，忽然冒出一句：「答應就好，願你善自珍重，別在你們父子相會之前瘋到陰曹地府去。」

瘋人侯志哈哈狂笑一聲，道：「放心，老夫的命還長得很，十年八年之內還死不了。」

拖着棺材，扯開喉嚨，喊着他尋找兒子的老詞兒，揚長而去。

× × ×

早先領袖武林的是黃山老人。

黃山老人仙逝後，是穿雲堡主鎮八方羅四維。

穿雲堡慘遭滅門之禍，由九華山葫蘆谷主鐵掌排雲林清風繼起。

是以，論身份，講威望，甚至談武功，在當今武林之世，林清風應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無疑，葫蘆谷成爲武林的重心，林谷主成爲大家敬重崇拜的偶像。

可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任誰也沒有想到，小魚帮的三個娃兒今日此來，却既不是投帖拜山，也不是慕名求見，而是存心來找碴的。

葫蘆谷名如其實，兩峯對峙，谷口極爲狹隘，有一個橫跨兩座山壁的橋式拱形大門，「葫蘆谷」三個大金字，足有丈許大小，數里之外更清楚可見，氣派的確不小。

三小已至谷口，抬頭挺胸，大踏步的走進去。

立有一名管事迎上來，很有禮貌的道：「三位小英雄是來觀光？還是問路？」

小魚兒不假思索的道：「是問路。」

「三位想到那裏去？」

「葫蘆谷。」

「這就是葫蘆谷，有事？」

「廢話，無事不登三寶殿。」

「不知有何見敎？」

「想找一個人。」

「那一位？」

「鐵掌排雲林清風。」

鐵掌排雲林清風乃是響叮噹，叮噹响的大人物，從來也沒有人敢直呼其名，管事不由聽得一呆，道：「可否請先說明來意？」

阿呆道：「見到姓林的，我們自會言講當面，你還不够資格問。」

管事心裏惱火，表面上仍客客氣氣的道：「請敎跟敝谷主可是舊識？」

鳳兒嬌冷的聲音道：「素昧平生，壓根兒還不曾見過他。」

管事一怔愕，道：「既是素昧平生，可否請報個字號出來？」

小魚兒冷然一哂，道：「沒有這個必要，見到他本人，本座自會交代清楚。」

這神態，這語氣，簡直未將葫蘆谷放在眼內，而名門正派的修養，也的確令人歎服，管事始終和顏悅色，未曾發作，聞言略爲遲疑一下，道：「如此，請三位在此少待，容在下入內通報。」

小魚兒說道：「你請便，但請快去快回。」

鳳兒亦道：「醜媳婦遲早是要見公婆的，別拖時間。」

阿呆說得更露骨：「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今天是他倒霉的日子，躲也躲不過，避也避不開。」

管事早巳去遠，也不知他聽見多少，片刻之後便又匆匆而回，道：「敝谷主有請三位小英雄。」

小魚兒問道：「葫蘆谷可有入谷的規矩？」

管事錯愕一下，道：「什麽入谷的規矩？」

阿呆道：「譬如必須先喝幾碗酒，吟幾首歪詩？」

鳳兒道：「或者是先打一桶水，澆澆花什麽的。」

小魚兒道：「有的更絕，非要大罵一陣，甚至放火來燒才肯露面亮相。」

管事知道他們是在罵武林四莊的繁瑣陋規，笑道：「敝谷主最是平易近人，葫蘆谷願廣結善緣，不會爲難天下英雄，請隨在下來即可。」

四人魚貫而入，谷勢逐漸開朗起來，如果葫蘆一般，口小腹大，谷內地勢極爲廣闊。

沿途百花爭艷，建築更是豪華壯麗，一幢幢的高樓亭閣棋佈在谷內四處。

人來人往，絡繹於途，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尤其森嚴，名門大派，的確與衆不同。

所有的高樓大厦皆獨具一格，顏色也截然不同，分紅、黃、藍、白等數色，色澤鮮明，光彩奪目，將葫蘆的景色點綴的更加秀麗。

終於，在管事的引導下，深入百丈左右，來至一座通體一色純白的大樓前。

管事指着左手邊的一間精巧客室，說道：「請三位先入內小坐，敝谷主馬上就到。」

小魚兒未及深思，脫口便道：「不必麻煩，我們就在外面等他好啦，這樣更方便。」

管事不解，疑雲滿面的道：「方便？什麽方便？」

阿呆直接了當的道：「笨瓜，打起架來方便嘛。」

鳳兒道：「免得砸爛桌子，搗壞椅子，讓貴谷增加額外的損失。」

管事大吃一驚，道：「三位此來敝谷，敢情是存心來搗蛋的？」

小魚兒老實不客氣的道：「本來就是嘛，只怪你後知後覺腦筋不靈光，不會察言觀色。」

大樓之內，突然傳出來一聲哈哈大笑，隨着這一串爽朗的笑聲，走出來一位身穿錦袍，年約四十五六，劍眉星目，面如滿月，容光煥發，神采奕奕的老者，邊走邊說道：「三位小小年紀，胆識氣度却出類拔萃，可謂英雄出少年，後生可畏，佩服，佩服！」

話落，人巳走出大樓，停在三小面前

丈許處。

小魚兒拱一拱手，道：「閣下大概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大俠了吧？」

來人堆下一臉的笑容道：「不敢，老夫葫蘆谷主林清風，請敎三位小友高名上姓？」

三小一一自我介紹後，小魚兒道：「聽林谷主的口氣，似乎從來沒有人敢找葫蘆谷的麻煩？」

鐵掌排雲林清風笑呵呵的道：「好說，承武林同道看得起我林清風，創谷十幾年，可謂平靜無波。」

阿呆道：「太平靜就無聊，無聊就會乏味，毫無刺激可言，恭喜你，今天總算來了三個搗蛋的。」

林清風臉色微微一變，道：「小魚帮出道至今，幾乎橫掃黑道三寨，武林四莊，老夫早有個耳聞，但自忖與三位素不相識，自然談不上有何深仇大恨，不知貴帮所爲何來？」

鳳兒道：「有一個千面人魔，林谷主認得嗎？」

鐵掌排雲林清風搖一搖頭，道：「不認識。」

小魚兒道：「想想看，可曾得罪過什麽人，有無冤家對頭？」

林清風略一沉吟，道：「爲了穿雲堡滅門之事，曾與王屠夫、張兇神、游全河、雷天豹爭戰甚久，結下不解之仇。」

小魚兒心想：「媽的，又是雷天豹，這個老混蛋眞是陰魂不散，差不多每一件事他都插上一脚，偏偏杳如黃鶴，也不知是死是生？」

表面上仍不動聲色的道：「坦白說，本帮主是代人辦事，你自己不妨多方面琢磨一下，看還有沒有更厲害的仇家？」

林清風聞言臉色大變，暗道：「難道會是他？」

小魚兒的眼睛好尖，發覺他神色有異，馬上緊釘了一句：「林谷主可是想到了那一位？」

林清風矢口否認道：「沒有，沒有，但不知三位是代何人找林某尋仇？」

阿呆道：「就是那個千面人魔嘛。」

鳳兒插言道：「當然，這只是某人的一個代號而巳，我們也不清楚此人的來龍去脈，否則就不必請林谷主一起來打啞謎啦。」

鐵掌排雲面露不悅之色，沉臉道：「小魚帮目前在江湖上名頭不小，如日中天，會爲一個莫名其妙的人充當打手，眞是令人百思不解？」

小魚兒道：「也不完全是爲了別人，一部份也是爲了本帮自己。」

林清風一怔道：「莫非葫蘆谷與小魚帮有仇？」

小魚兒道：「本帮是衝着葫蘆谷的名氣而來。」

鳳兒道：「聽說貴谷八面威風，領袖武林。」

阿呆總結道：「所以一時心血來潮，想取而代之，打倒葫蘆谷，小魚帮便可領袖武林！」

修養再好的人，忍耐還是有一定的限度，林清風巳是忍無可忍，寒着臉說：「亂來，亂來，你們未免太狂妄自大，目中無人了。」

小魚兒一本正經的說道：「就算是黑白來吧，小魚帮覬入葫蘆谷，絕不空手而回。」

林清風道：「武人練功，首在強身，次在行俠，本谷主絕不作無謂之爭。」

阿呆道：「林清風，你最好攪清楚，這是挑戰，是生死之搏，不是找你來琢磨印證，點到爲止，你高興，要打，不高興，還是要打，希望你不要做縮頭的烏龜好了！」

林清風實在聽不下去了，阿呆餘音未落，便自大聲吼叫道：「來人哪！」

「有！」

好傢伙，一呼百應，一下子冒出來二三十條彪形大漢，一個個皆手握鋼刀，威武勇壯，環立在林清風的四週，作躬身待命狀。

鐵掌排雲林清風下令道：「給我將這三個狂徒趕出葫蘆谷去！」

「是，谷主！」

二三十人齊聲應諾，同時行動，立在三小的面前築起一道刀陣肉牆。

不待衆人出手進招，阿呆巳自搶先臭罵道：「林清風，你這個懦夫，自己不敢應戰，就乾脆金盆洗手，宣佈退出武林，我阿呆先生拍拍屁股就走，絕不會有第二句話，別拿他人來墊棺材底，去當替死鬼！」

口罵不足，繼之動手，彈身越過刀陣肉牆，猛往林清風身上招呼。

事到如今，林清風不打也不行，虎吼道：「混帳小子，想死老夫就送你上西天！」雙掌幻化出千手萬臂，勁風呼嘯，力猛如刀，將阿呆的身子罩定在掌風圈內。

林清風人稱鐵掌排雲，掌上功夫造詣甚深，確非浪得虛名，阿呆但覺進退失據，如置身暴風圈中，大吼大叫道：「我的媽呀，這個老小子果然厲害！」

管它好不好看，保命要緊，猛一式「懶驢打滾」，連滾帶爬的退下來。

「納命來！」林清風來勢追殺。

「媽的，你做夢！」小魚兒橫身出來截戰。

「你的末日到啦！」鳳兒亦及時參戰。

「上，殺掉這幾個臭小子！」

管事一聲令下，衆高手蜂擁而上，阿呆甫從地上爬起，遂成爲他們大家攻擊的首要目標。

「王八兔崽子，阿呆先生請你們吃葡萄！」

「雜種加雜碎，阿呆先生請你們喝尿！」

砰！砰！砰！打出一把鐵葡萄，爆聲四起。烟霧瀰漫，接着，舉起太極棍，扣住扣環，咻！咻！咻！好像扣住扳機的機關鎗，阿呆繞地一匝，梅花毒針如雨絲般電射而出。厲害，委實太厲害了，即使能逃過鐵葡萄，也絕對逃不過梅花毒針，剎那之間，二三十人便全部東倒西歪的栽下去，無一倖免。

林清風看在眼中，脫口驚呼道：「是太極老祖的太極棍？」

阿呆道：「知道太極棍的厲害就別逞強，退出武林，可保長命百歲！」

（未完・十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拂琴、竹蘭君及覃小蝶三人在少林寺與假和尚對敵，誤中機關，脚上被地極鋼母所鑄成的鐵箍鐵板困鎖，有如困獸，幾經艱苦，弄斷了脚鍊，却仍要帶着鐵箍逃走，南來終南惡客東門亮、假道士吳宮、白髮妖婆晋衣秋、神魔古均及三眼鷹王巢朔等人已霸佔少林寺。覃小蝶一衆人等回谷途中，在秦嶺險要的必經之道上，發現敵人已預早做好埋伏，三十具鐵甲、一百名白痴，還有各類暗器及數百魔徒，陣容龐大，實在令人詫異，覃小蝶唯有派黃蜂及神鷹作先鋒，而黃蜂弟子則分爲幾組分別進攻，但此刻覃小蝶却發現身旁有人……

速戰速決　大獲全勝

那麼他們爲什麼敢來？原因是覃小蝶中了暗算，雙脚都鉗着一塊沉重的鐵板，無論她功力多高，行動一有不便，必然會影响她的功力，那麼就此除掉這個強敵，豈不是天與其便？

不過這般人全是心機深沉的老狐狸，雖是明知這個消息不致有什麼差錯，但耳聞不如目見，所以他們才悄悄接近，希望先瞧個明白。

現在他們瞧到了，却沒有逃過覃小蝶靈敏的聽覺，自然，對幾個行動不便的女人，他們不會害怕的，縱使覃小蝶默不出聲，他們也會出來的。

「阿彌陀佛，女施主好聽覺。」

覃小蝶聞聲一呆，暗忖：「魔敎之中，怎麼會有和尚？」

及來人現身，她又是一怔，因爲這位和尚，竟是名滿江湖的空門四怪。

在江湖上，空門四怪的口碑頗佳，雖然有人說他們亦俠亦魔，但他們却時常仗義救人。

現身的這位和尚，是空門四怪中的玉爐大師，他到過黃蜂谷，與覃小蝶原是素識。

覃小蝶絕未想到這位名滿江湖的空門怪傑，居然不保晚節，投身魔敎，不由嘆息一聲道：「空門四怪名滿江湖，大師就這麼毀了它麼？」

玉爐大師冷冷道：「人各有志，谷主就不必多費唇舌了。」

的確不必浪費唇舌，這一仗是非打不可，因爲除了玉爐大師，還有龍江第一家的主人龍王常嘯旻，總管姜蕩，飛斧門白斧堂主韓滏，紅斧堂主伍奔，無情斧崔望鉉。還有南天門的銀駝梅望，風召，恆嶽雙霸天胡陵胡社兄弟，青城掌門涂六公，師弟鐵扇胡輪，師妹飄香院主白玉香，這般人全是名震江湖的人物，而且除了玉爐大師，幾乎跟黃蜂谷結有樑子，如今覃小蝶中了暗算，他們豈能放過。

在這般人的身後，還有二十名黑武衣士，看來他們是有預謀，而且是志在必得。

雖然如此，黃蜂門下並沒新半點懼意，只有侍書睜着一對大眼珠，瞪着飛斧門紅斧堂主伍奔，一臉詫異之色道：「大姐，妳瞧，他是誰？」

拂琴道：「她指的是……」

侍書道：「當然是跟白斧堂主韓滏站在一起的那個傢伙，除了他還會有誰？」

拂琴道：「他不是飛斧門的紅斧堂主伍奔麼？」

侍書道：「可是伍奔已經死了嘛。」

拂琴道：「當時他可能只是負傷，咱們却以爲他已經死了。」

侍書哼了一聲道：「他會裝死，本姑娘就叫他再死一次！」

如畫道：「這般人乘小姐她們行動不便有備而來，咱們千萬不能大意。」

侍書道：「什麼有備而來，他們是來送死的。」

侍書沒有說錯，這般人雖然不一定會送死，但獲勝的機會却不多，因爲覃小蝶敎了竹蘭君拂琴一套腿法「滾龍七踢」，脚下的鐵板不僅無碍於行動，更增加了這套腿法的威力，她們一身成就本來就高，再加上滾龍七踢，還有誰是她們的對手。

此時之二十名黑衣武士已經跟五衞四婢交上了手，他們個個功力不凡，又是以多擊少，那麼五衞四婢就陷於苦戰之中了。

好在這般黃蜂弟子，全都身經百戰，見識過不少高人，黑衣武士雖是人多勢衆，功力不凡，也只能鬥個半斤八兩而已。

拂琴却瞧得心中大怒，她認爲弱了五婢五衞婢名頭，於是口中一聲嬌叱，騰身就向門場撲去。

忽然人影一閃，一名身着褚衣的彪形大漢攔住她的去路，道：「別走，姑娘，瞧妳脚上叮叮噹噹的，叫人看了多心疼，要不，讓我抱着妳走。」

拂琴見此人語帶輕薄，早已暗生殺機，表面上仍然神色不動的道：「你是誰。」

褚衣大漢道：「在下風召，姑娘是……」

拂琴道：「風召，聽說南天門有一個冷血殺手名叫風召，可是閣下。」

風召道：「這是江湖朋友過甚其詞，其實在下最能憐香惜玉的。」

拂琴說道：「我還聽說冷血殺手風召武功極高，本姑娘看來，却有見面不如聞名之

感。」

風召哈哈一陣大笑道：「姑娘說的對，江湖傳言豈可輕言，不過姑娘如果有興趣，在下倒可以陪姑娘過幾招玩玩。」

拂琴道：「正要領教，接招，」雙臂輕輕一振，抖起斗入的槍花，同時口中一聲嬌叱，長槍已當胸急刺而出。

冷血殺手風召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拂琴這一槍刺出，竟然帶來山嶽一般的壓力，槍尖飛騰，勢若疾雷撼山，這等威勢，當得是江湖罕見。

風召不敢硬接，足尖一點地面，身形倒竄八尺，他雖是躲過，這當胸一槍，却已驚出一身冷汗。

「小賤人好霸道：「竟敢謀害男人，大爺非治治妳不可！」

雖然是在風雲險惡的搏殺之中，他仍然在不斷的口齒輕薄，如是經驗不足的女孩子，多半會怒火攻心，造成攻防上的失誤。

但拂琴冷靜沉着，一經投入戰鬥，任何外物都很難影响她的意志，風召的心理攻勢，收不到半點回响。

他另一點戰法却頗有收獲，因爲拂琴拖着兩塊沉重的鐵板，行動自然不够靈活，他只在她外圍打轉，抽冷子給她一記狠的。

此人的兵刃是兩刃刀，長度不及拂琴的長槍，他却輔以輕功，乘虛蹈隙，欺近出手，往往弄得拂琴手忙脚亂，幾乎中了他的道兒。

兩人就這麽你來我往的纏鬥，雖然還沒有分出勝負，但誰都看得出來，風召明顯的已經佔到上風。

最後他終於找到拂琴的一個破綻，也就是她無法在刹那之間轉過身來的死角，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他自然不會放過。

他提足全身功力，輕功也提到極限，身形忽然暴起，向拂琴作全力一擊。

他計算得毫不錯，時間也拿捏得十分準確，因此這一擊他有十足的信心。

但，當他的兩刃刀就要够上距離，插上拂琴的脅門之際，平地忽然湧起一股旋風，眼前那具令人動心的嬌軀，竟然失去了踪跡。

這是一個想十到的意外，他却被這一意外將生命留了下來。

當那旋風湧起之際，一片烏光忽然蓋頂而來，他心頭方自一懍，那烏光業已砸上他的頭顱。

它是一塊沉重的鐵板，挾着旋飛之力砸上風召的腦袋，他連喊叫一聲的機會都沒有，一條大好生命就這樣擺在這兒。

冷血殺手風召，在南天門是一流高手，風召估不到竟然栽在黃蜂谷一名婢女的手下，而這名婢女還身中暗算，脚下拖着兩塊鐵板。

觀戰者在驚愕，但也激起他們的仇恨之心，紅斧堂主伍奔回顧白斧堂主韓淦道：「韓兄：這女人脚下鉗着鐵板，居然還能如此兇悍，一旦讓她除去脚下的羈拌，豈不是無人能敵！」

白斧堂主韓淦道：「伍兄說的是，咱們上。」

飛斧門原是江湖道上一個聲譽喧赫的門派，可惜他們領導無方，馭下不嚴，甚至甘趨下流，勾結魔道，因而造成派毀人亡，一蹶不振的現象。

伍奔重傷獲救，幸得不死，韓淦是飛斧門的四大堂主之中獨邀天幸，未被誅殺的一個，那麽他們就應該檢討過去，激勵未來，爲振興本門而痛下决心才是。

誰明他們積習難改，竟然勾結魔教，冀圖一逞。

現在飛斧門一上來就是三個，除了伍奔韓淦，另外一個是無情斧崔望鉉。

飛斧門最厲害的武功就是「飛斧」，不僅他們手中作爲兵刃的大斧頭會飛，他們腰際還有八柄小斧頭也會飛，如今他們來了三個，每一個都有大大小小九柄斧頭，要是二三十柄斧頭齊飛，就算是三頭六臂之人，只怕也難逃刧數，覃小蝶、竹蘭君全都知道嚴重的後果，所以一起縱身撲救。

但銀駝梅望，恆嶽雙霸天胡陵胡社兄弟攔着竹蘭君，青城掌門涂六公，與師弟胡輪，師妹白玉香堵着覃小蝶，他們是仇人，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二話不說就展開捨死忘生的拚鬥。

黃蜂谷是以寡敵衆，自谷主以下全面投入搏殺，他們盡了全力，仍然左支右絀，險象環生。

但魔教却還有三十具鐵甲人，與一百名白痴沒有投入戰鬥，這邊也有玉爐大師及龍王常嘯旻，總管姜蕩在旁觀，那麽這場搏殺黃蜂谷是兇多吉少了。

當然，黃蜂門下每一個都身負絕學，還有黃蜂及神鷹助陣，不見得當眞鬥不過魔教，性一顧慮的是那三十具鐵甲人與百名白痴，他們如是參加搏殺，黃蜂谷必然一敗塗地，今後江湖之上，也許不會再有黃蜂谷這個字號了。

不過覃小蝶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女人，她知道這一仗的關鍵在那裏，以及應該如何打法。

她雖是智珠在握，對這場兇險無比的搏殺，有了八成以上的勝算，但面對青城派三個頂尖人物，依然不敢絲毫大意。

或許她內心的負担太重吧，雙方一經接觸，她竟然迫處下風。

青城三老功力極高，覃小蝶那纖纖玉足之上，又鉗着兩塊頗爲沉重的鐵板，這會影响她身法，對武功也會大打折扣。

這是涂六公所期望的，因此他在全力搶攻，希望能將覃小蝶傷在他的劍下。

然而覃小蝶看似身法遲笨，甚至險象環生，她却能在千鈞一髮之間躲避過去，也許她的運氣不壞，因此有驚無險的逃過不少險招。

此時附近不遠之處忽然金光暴盛，捲起一道金色的旋風，三聲慘呼幾乎不分先後的飄了過來。

這是拂琴的傑作，她施展獲自古洞的奇功，一舉殲滅了飛斧門的最後三名高手，如今飛斧門當眞瓦解了，這一門武功將因此失傳。

適才拂琴那驚心動魄的一擊，使敵我雙方均陷於短暫的靜止與停頓，因爲金光急旋，耀眼生輝，夾着三聲悽厲的慘吼，與三具支離破碎四野飛射的屍體，這是一幅罕見的奇景，但其慘烈之狀，却令人不忍卒覩。

江湖原是爾虞我詐，互逞心機的，只要些微的疏失，就可能以生命爲代價。

這項代價太大了，所以江湖人的疑心極重，警覺性也極高。

雖然那金光急旋，肢體飛射是那麽驚人，但這般江湖高人只是微微一頓，立刻回復了他們一貫的警覺。

因爲他們沒有忘記身在戰場，正面對可怕的敵人。

其實除了冷靜如山的覃小蝶，在場之人沒有一個不曾經忘掉自我，甚至忘掉一切的，雖然只有眨眨眼那麽暫短，他們畢竟犯了江湖大忌。

戰了大忌就得付出代價，現實就是這麽殘酷，只是人們的運氣有好有壞，代價也就因人而異，不盡相同。

覃小蝶的對手，是有青城三老，這三位名滿江湖的高人，就付出三種不同的代價。

鐵扇胡輪奸狡邪惡，導人不義，青城派之所以輪入魔道，此人應負大部份的責任，因此他被廢除武功。

涂六公身爲一派掌門，不明大義，却唯利是圖，使青城一派步入毀滅，他的代價是奇經受制，武功將逐漸減退。

白玉香劣跡不彰，只是被點穴道，暫時無法活動而已。

當然，除了覃小蝶，誰能在一瞬之間，使三名身負絕學的青城三老一起付出代價？

不過覃小蝶志不在此，在她的眼中，青城三老只是幾個跳樑小丑罷了。

這場搏殺的勝負關鍵，在三十具鐵甲人，與百名白痴，如若他們參加戰鬥，黃蜂谷勢必造成慘重的傷亡，但這些鐵甲白痴是受人控制的，未到最後决戰關頭，所以他還沒有發動。

這人是誰，能役使鐵甲人及白痴，豈不是魔教的核心人物？」

這是一個焦點，覃小蝶自發現那批似人非人的怪物之後，就在留心發掘這幕後之人。

現在她幾乎可以肯定，那位可以控制鐵甲白痴的高人，必然就是玉爐大師。

他畢竟是出家之人，對血滿名山，屍骸盈野的殘酷行爲，多少有點顧慮。

在覃小蝶的觀點就不一樣了，事關正邪的消長，與黃蜂谷近百名弟子的生死存亡，她不能有半點婦人之仁，不敢寄望於渺不可知的未知之數。

她一直在等，一直在隱藏實力，因爲她必須一擊成功，不能出半分差錯。

如今，玉爐大師爲拂琴強悍的攻勢分了神，雖然那只是眨眨眼的時間，對覃小蝶來說，却是千載難逢的不世良機。

她一舉解决了青城三老，玉爐大師祇不過才收回目光，但已警覺到大局有變，可惜這驚覺還是遲了一點，腰脅間傳來一陣疼痛，使他發出一聲無言的嘆息。

刀光上舔血的朋友，對成敗早有預料，就算人頭落地，也沒有什麽值得惋惜，老和尚一生遊戲風塵，爲什麽會這麽放不開呢？

「對不起，大師，在下……咳，情非得已……」

玉爐大師道：「老衲是咎由自取，谷主勿須自責。」

「大師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是爲什麽……」

「有一點谷主一定懂，人生有許多無奈。」

「那麽，現在——」

「三十具鐵甲人，一百名白痴，全是當代各派弟子中的精英，谷主認爲應該如何處置？」

覃小蝶道：「讓他們恢復神智，去留聽其選擇。」

「谷主認爲老衲有這樣的能耐？」

「天心就是人心，何況出家人以慈悲爲懷，大師該不會放手不管吧？」

「老衲只能指揮他們，却沒有解除藥物控制的能力……」語音一頓，忽然話題一轉道：「谷主，黃蜂谷已經獲得全面勝利了，請不要趕盡殺絕。」

覃小蝶舉目一瞧，黃蜂弟子果然全面勝利，他們正在追奔逐北，捕殺那些逃命的魔徒，拂琴與竹蘭君也放倒了對手，連龍王常嘯旻，總管姜蕩也成了她們的階下之囚。

這是一場輝煌的勝利，黃蜂谷收到出乎想像的戰果，不過覃小蝶明白，他們的勝利，是玉爐大師賜與的，如果他及早指揮鐵甲人及白痴參加戰鬥，結果絕對不會是這樣的。

仁政必治，仁心莫違，魔徒雖是死有餘辜，她怎能違反玉爐大府慈悲的胸懷？

於是她凝聚全身功力，發出一股長嘯，聲若九皋鶴鳴，其音歷久不散。

黃蜂弟子在嘯聲中停止了追殺，他們由分而合，迅速集結在山坡之下。

這是一枝訓練有素，堅強得如同鋼鐵一般的隊伍，放眼天下，堪與黃蜂谷一爭長短的必然不多，天慾魔教爲惡江湖，只不過枉爲小人罷了。

玉爐大師雙手合十，喧聲佛號道：「谷主與狄施主學究天人，功參造化，心地又是如此的慈悲，仁者無敵，但願賢夫婦好自爲之。」

語音一頓，接說道：「在綏遠岱海附近，隱居一位天栖上人，谷主要是能够找到他，或許可以解除鐵甲人及白痴所中之毒。」

覃小蝶大喜道：「多謝大師，但不知赴岱海怎樣走法？」

玉爐大師道：「經晉北出殺虎口至涼城，就可問到岱海了，尊夫坐鎮太原，那裏正是他節制之處，谷主何不先赴太原一行。」

覃小蝶道：「多謝指教。」

拂琴道：「請問大師，咱們脚上這些討厭的東西，可有辦法除去？」

玉爐大師道：「去問天栖上人吧，我想只有他才能知道這個答案。」

覃小蝶道：「那麽這般人就麻煩大師帶走吧，在下告辭。」

她在發出嘯聲之際，已經震開了玉爐大師的穴道，此時不再遲疑，返身一躍，退回馬車之上，按原定路綫，向黃蜂谷馳去。

竹蘭君問道：「師嫂，咱們何時去太原。」

（未完・卅六）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先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殭屍先生是一套電影劇本，這篇小說據說是以後一系列殭屍小說的開始，故事由一個老鬼糾纏一個年青人叫秋生，他來到九叔的義莊停屍地方，敲門大叫九叔，希望援救，九叔是精通茅山術，對治鬼是有一套辦法，另有一個徒弟叫文才，見老鬼纏着秋生不放，人老就精，鬼老就靈，便開門揖鬼，秋生匿藏在一具空棺材內，九叔隨即走到桌旁倒茶，在茶杯內劃了一道符咒，捧給老鬼，老鬼不上當，自斟自飲，非常狡猾，九叔又另出茅山招，見老鬼已將秋生纏上身，於是自己扮鬼纏住文才，互相鬥法，結果將老鬼用柳葉符水化得灰飛烟滅……

掘墓改葬

文才搶着回答：「我叫文才，文質彬彬的文，才疏學淺的才。」

婷婷忍不住笑出來。

九叔不由搖頭歎息。「你可眞才疏學淺了，是文質彬彬，那來的杉杉。」一頓轉向任老爺介紹。「這是劣徒。」

文才聽着毫無反應，只顧看婷婷，九叔無可奈何的坐下，伸脚再一踢文才，還是沒有反應。

任老爺倒是禮貌周到，伸手拿茶壺。「來，是喝一杯茶。」

九叔立即往文才頭上敲一下，示意他拿茶壺斟茶，文才反應是有了，而且很快，却是拿杯子迎向任老爺的茶壺。

九叔爲之氣結，連忙接過任老爺手中的茶壺。「自己來好了。」

文才接一聲。「是啊，不用客氣。」杯子又想遞向九叔手抓着的茶壺，總算及時省起，將杯子縮回去。

九叔也不管他，自顧斟了一杯茶，放下茶壺。

鬼聲傳來

任老爺乾咳一聲，一清咽喉。「關於先父遷葬那件事，不知道九叔是否已擇好日子。」

九叔下意識亦乾咳一聲，還未開口，文才已搶先，一面看着婷婷，一面口沫橫飛的。「日子已經擇好了，最好就是三天後酉時。」

婷婷沒有理會他，只顧向任老爺撒嬌。「爹啊——」

任老爺揮手止住，向九叔。「我們做後人的又應該怎樣？」

九叔又乾咳一聲，這一聲乾咳，又給文才搶在前面。「是好當然是沐浴淨身，先吃三天濟度齋。」

任老爺「哦」一聲，婷婷又來一聲：「爹啊——」

「等一等——」任老爺揮手止住，不由望着文才。

文才只顧在婷婷面前賣弄，更加口沫橫飛道：「不過，濟度齋有七種，不要吃錯。」

任老爺追問：「吃那一種才對？」

九叔看着文才，乾咳一聲，文才完全沒有聽到的，繼續回答任老爺。「要升仙當然是吃上清齋，有什麽三長兩短要找神仙打救，便要吃指敎齋了，你爹爹死了這麽多年，當然用不着再跟閻五爺打交道，這你說要不要吃明眞齋呢？」

任老爺聽得入神，探頭過去。「那，要吃什麽齋才對？」

文才一時間省不起來，數着手指，沉吟着：「上清齋，指敎齋，明眞齋，洞神齋……」

然後他突然省起九叔，回望向九叔。

「到底你是師父還是我是師父？」九叔冷笑着問。

文才。快快的應聲：「學無先後達者爲師。」

這一次他倒是一字不錯，九叔都是氣上頭頂，一手拍在文才頭上。

婷婷看着失笑，隨又向任老爺撒嬌。「爹啊——」

任老爺實在不勝其煩，無可奈何的應一聲：「好吧好吧，你喜歡到街上買東西，去好了。」

「謝謝爹。」婷婷雀躍而起，轉身奔去，到了梯口，有意無意，回頭向文才一笑，才跪下去。

文才立時觸電也似一下子站起來，九叔沒有在意，以爲他省悟，點頭。「這才對，師父坐着說話，徒弟便該站在後面學習。」

文才接一聲：「師父——」眼睛又溜着梯口。

九叔揮手截住，向任老爺。「起棺出土，難免要驚天動地，那便要向天地水官謝罪，吃三元齋便對了。」

任老爺點點頭，那邊文才又一聲：「師父——」

「聽好了——」九叔回頭喝一聲，再轉向任老爺。「祭品方面依照一般便可以，但記着千萬不要用黃芽豆。」

「爲什麽？」任老爺奇怪。

文才又插口一聲：「師父——」

九叔冷眼再看文才一眼。「記穩了。」又轉向任老爺。「黃芽豆樣子像『如意』，所以又叫做如意菜，喪葬到底不是如意的好事啊。」

任老爺連連點頭，文才即時又一聲：「師父——」

九叔不耐煩的回頭。「要吃東西便吃，叫什麽。」

文才急急的。「我想去通知秋生，叫他也準備一下。」

九叔搖頭，道：「時間多着，你急什麽？」

「師父有所不知——」文才眼睛又望向梯口。

九叔冷藏。「秋生平日要替他姑姑看店子，你不要去騷擾，用心學習。」

「是，師父——」文才沒精打采的。

× × ×

寶香齋是一間專賣胭脂水粉女人化粧用的東西的店子，在鎭中也算是頗有名氣的。

姑姑就是全憑這間店子將秋生養大。秋生自小父母雙亡，一切都有賴姑姑

，也所以雖然不喜歡看着這種店子，亦無可奈何。

這時候他正站在櫈子上，拿着鷄毛掃子在打掃着門前的招牌，姑姑則坐在門邊以綫在替一個女孩子刮面毛。

一個少女從招牌下走過，停在一旁，往店子內一看再看的，就是不敢舉步走進去。

這種少女秋生早巳見慣，鷄毛掃子往下一沉，掃在那個少女的頸後。

少女一驚回頭，一臉的雀斑，樣子也眞夠嚇人的。

秋生嚇一跳，總算沒有摔下來，連隨問：「買什麼東西。」

少女看看他，羞人答答的。

秋生跳下來，拿着櫈子走回櫃枱內，一面笑。「我這個賣女人東西的男人也不怕羞，你這個買女人東西的女人怕什麼？說啊——」

少女胆子立時大起來。「宮粉——！」

「要多少？」

「三斤——」

「什麼，要來掃牆壁啊。」秋生隨口一句。

姑姑那邊聽着立即停下手，回過頭來「秋生，賣東西便賣東西，怎麼對客人這樣說話。」

「曉得了。」秋生搖搖頭，探手進去將一盒盒的宮粉從櫃枱拿出，放在少女面前。

另一個穿花布衣裳的少女也就在這時候一旁探頭進來。「有沒有胭脂？」

「塗面的還是塗嘴唇的。」秋生漫不經意地問。

「有分別的？」

「當然有了，」秋生拿出一個胭脂盒子打開，以棉球染了少許胭脂末，輕彈在花布少女的臉上。「塗面珠，用這個。」

「那嘴唇呢？」

秋生再拿出一盒胭脂紙，拈起了一張。「張開嘴巴。」

花布少女倒是服從，將嘴巴張開，秋生隨即將胭脂紙放進去：「含着。」

花布少女如言合上嘴唇。

「一、二、三——張開，」秋生將胭脂紙抽出，接將一面鏡子推到花布少女面前：「你自己看吧！」

花布少女的嘴唇巳經給染成血紅色，對鏡一照，眉開眼少。「好看啊——」

秋生瞇上一隻眼睛，只當沒有看見，那個來買宮粉的少女一旁看得清楚，連隨嚷起來：「我也要胭脂，每樣兩盒。」

姑姑這時候又回頭，「算清楚，別算錯了。」

「不會算錯的，」秋生指尖算盤上撥打。

姑姑繼續替那個少女刮面毛，那個少女閉着眼，簡直就是在享受。

打發了那兩個少女，秋生不由走向姑姑，問：「我就是不明白，女人買餸一分一錢也要說過沒完了，胭脂水粉，你要她多少錢便多少錢。」

姑姑搖搖頭：「你就是不明白女孩子的心意，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女孩子喜歡，」一頓手中錢往秋生手裏一塞：「好了，你來，我去買餸。」

秋生不由苦着臉，「這怎成，這可是女人的工作——」

姑姑立時一頓說話。「你三歲沒了爹，七歲沒了娘，要不是這種女人工作，能夠長得這麼高？」

秋生垂頭喪氣的接過綫，繞在雙手裏，交搭着便要替那個少女刮面毛。

那個少女仍然閉着了眼睛，秋生綫還未落下巳忍不住打一個寒噤，實在不忍卒看。

姑姑看了他一眼，他知道姑姑在看着他，無可奈何的刮下。

到姑姑轉身走開，他胡亂刮幾下子便停下，隨手拿鷄毛帚子往少女面上輕掃一下，一聲：「成了。」

「成了——」那個少女張開媚眼。

秋生不耐煩的揮手。「走吧走吧。」

那個少女再拋一個媚眼，秋生忍不住又打了一個寒噤，忙又揮手趕那個少女離開。

也幸好那個少女離開了姑姑才挽着餸籃子出來，一見奇怪。「這麼快？」

秋生一拍雙手。「我們年青人，當然眼明手快。」

「姑姑眞的老了，」姑姑走前幾步，突然省起了什麼的。「是了，一會對面怡紅院有一個叫做青青的女孩子到來買胭脂水粉。」

「知道了，例斬三刀，狠狠的刮她一把是不是？」

姑姑連忙嚷起來。「你千萬不要這樣做，她三歲沒了娘，七歲沒了爹。」

秋生一怔，「跟我差不多？」

姑姑歎息，「她就是賣身葬父，才進怡紅院的。」

「那是更慘了。」

「記着，有多便宜便算多便宜，人家賺的錢可眞是有血有淚。」姑姑叮囑着前行。

秋生聽着不禁鼻子發酸，探首望去，正好見姑姑在怡紅院前遇上婷婷。

姑姑當然認識婷婷，這個地方大富人家的女兒所用的胭脂水粉，一向是由她打點。

她連隨上前招呼：「任小姐，這麼巧啊。」

「我是千辛萬苦說服爹，讓我到街上跑。」

「是了，早些時任老爺吩咐送去的胭脂水粉怎樣了。」姑姑不忘生意。

「很好啊，什麼時候你再給我送一些去。」

姑姑心頭一動，隨手一指寶香齋，「我店子便在那兒，你走過無妨看看，看對了，叫秋生寫下來，我送去好了。」

「秋生？」

「是我的姪兒，旣聰明，又懂事，」姑姑眉飛色舞的。

秋生那邊看得清楚，却聽不淸楚，道：「那個一定是青青了，人倒漂亮，可憐啊。」

他喃喃着搖頭，冷不提防那個刮面毛的少女，突然在身後出現，手指戳在他背上。

他一驚回頭。「又是你？」

少女的面上仍然有白粉，手一指道：

「這兒還有一撮面毛呢。」

她的臉隨即迎向秋生。

「這一次眞的成了。」

「走吧——」秋生趕走了那個少女，不由拿着粉綫往少女的去向空刮幾下。

一陣銀鈴也似的笑聲立時從他身後傳來，他回頭望去，便看見婷婷一臉嬌笑的站在那裏。

秋生不能不承認婷婷實在漂亮，却以爲她是怡紅院的妓女青青，更覺得可憐，不由歎一口氣。

婷婷應聲看看他：「很辛苦啊？」

「只是有些難過，」秋生不覺玩弄着手中粉綫。

婷婷一望秋生雙手，好言相勸，道：「工作無分貴賤，爲了生活，沒有人會笑的。」

她是以爲秋生在爲自己的替少女刮面毛難過。

秋生却是以爲婷婷在訴說她的做妓女生涯，有些意外。「你曉得這樣想便好了。」

婷婷目光落在胭脂水粉上：「你姑姑方才……」

秋生搶着說：「她說過了，你喜歡什麼，隨便拿好了。」

接將一盒全胭脂水粉，畫眉用的柳枝拿到婷婷面前，在櫃枱上排開，都是最好的東西。

婷婷看着奇怪，道：「原來有這麼選擇的。」

秋生接問：「你很少外出的。」

「是啊——」婷婷挑選着胭脂水粉，隨口回答。

秋生又問：「看得很緊？」

「是啊——」婷婷漫不經意的回答。

「担心你出來不肯回去？」

「也許吧。」婷婷仍然是漫不經意的說。

秋生歎了一口氣，婷婷接問：「你沒有到過我們那兒？」

「我那有這個資格？」

「怎麼這樣說，我們可不是那麼勢利的人。」

「你們那兒地方很大啊。」

「很大。」

「平日一定很多人進去的了。」

「有時是，逢年過節是最多的了。」

秋生有些疑惑，再問：「很多人找你的？」

「每一個我都要見一面的。」

「那你豈非忙得很。」

「也沒有辦法啊。」

秋生又歎了一口氣。「多的是什麼年紀。」

他在說到青樓的嫖客，婷婷却以爲他在問來家裏的親戚，接應：「老到七八十歲的也有。」

秋生脫口一聲：「那些老不死——」

「什麼？」婷婷一怔。

秋生心裏替她難過，也不想再說下去，接問：「挑好了。」

「我要這個，這個……」婷婷手指說着。

「送的——」

「還有這個，這個……」

「送的，全送的——」秋生很豪爽的道。

婷婷見他應得爽快，笑笑：「你姑姑跟我說過了，一定送的。」

秋生一拍胸膛：「他不送我送。」

「秋生，你在算計什麼？」一個聲音突然傳來。

秋生回頭，只見文才划手划脚，就像做賊的走過來。

婷婷一見文才，忍不住又笑了。

文才立時大量其浪，接一聲：「秋生不送我送。」

秋生奇怪的看着他：「你不是陪着師父去見任老爺的。」

「還說呢？我在一旁不住師父師父的叫，叫到口也累了，師父吃不消了才讓我出來。」

婷婷聽着又笑，文才接向婷婷，「這麼巧又在這兒遇上你，我還以爲人花桃面，一次便沒機會再見。」

婷婷笑得彎了腰，秋生看了看文才道：「人面桃花啊，胡說八道，是了——」他接着壓低嗓子。「你什麼時候到過那種地方？」

文才愕然，「那種地方？」

秋生偷眼一望婷婷，暗中手指怡紅院。「那種地方啊。」

文才那有空看秋生的手指，以爲秋生在說茶樓，所以應：「很多時都跟師父去的了。」

「什麼？」秋生大吃一驚。

文才也不理會他，轉問婷婷。「是了任小姐，你還看中了什麼？」

秋生一愕：「任小姐？」

「你以爲她是什麼人，她是任老爺的千金呢？」文才冷眼看着秋生。

秋生衝口而出：「怎麼她不是怡紅院的那個青青。」

文才聽說當場怔住，婷婷奇怪的一看秋生。「什麼怡紅院？」

「不就是對面那間妓院了，」文才口快快的應了一聲，秋生要阻止，如何來得及。

婷婷一張俏臉立時羞紅起來，盯着秋生，哼一聲，轉身便走。

文才秋生脫口急叫：「任小姐——」

婷婷頭也不回，自顧前行。

秋生想追又停下，盯着文才，「這一次要給你害死了。」

文才亦埋怨：「我給你害死才對，她對我原是印象不錯的。」

秋生突然省起來：「不怕，還有機會解釋。」

他是想起了三日後的遷葬。

× × ×

酉時將近。

楮幣紙錢晚風中墓地上飛舞。

九叔繞着任老太爺的墳墓轉來轉去，不住的左望右望，搖頭又搖頭。

文才秋生站在香案一側，眼睛却只顧看着站在任老爺身旁的婷婷。

任老爺奇怪的看着九叔，婷婷偏開臉，看也不看秋生文才二人。

九叔轉過來，又轉回來，任老爺再也忍不住走前去，文才秋生看見有機會可乘，立即移步向婷婷走去。

「九叔，是不是有什麽不對路？」任老爺來到九叔面前，隨即問。

九叔搖頭：「不對路是不對路的了，不對路到那一個地步可要等到任老太爺的棺木出土才知道。」

九叔說着繼續繞着墳墓走來走去，任老爺不知不覺跟在九叔後面。

文才秋生這時候，已經來到婷婷的身旁，秋生也不怕難爲情，先來一聲說：「任小姐——」

婷婷「哼」的再將臉偏開。

文才隨即帮上口：「他今天紓尊降貴，是特別負荆請罪來的。」

「哦，他很尊貴啊。」婷婷冷笑。

文才知道又說錯了話，秋生更只有垂頭喪氣的份兒。

「我三歲没了爹，七歲没了娘，年紀小小便要跟姑姑到寶香齋幹活。」秋生歎着氣：「這當然没有多大見識，才有那樣的誤會。」

婷婷聽着悠然生出可憐之心，一想却還是瞪了秋生一眼：「你是說我的樣子看來像妓女的了。」

秋生慌忙搖手，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文才插口：「以我的分析，應該就是這個意思了。」

婷婷隨即偏開臉。

秋生瞪了文才一眼：「你少說一句成不成？」

「那全都讓你說話了，我豈不是很吃虧。」

秋生也不再管他，追上前，文才也不慢，快要追上婷婷，一個人突然旁躍出來，伸手攔着他們的去路。「什麽事？」

那個人的個子也算高大，看來也很神氣，可是一說話，便令人有一種滑稽的感覺。

只因爲他的語聲跟他的身材相貌完全不調合，油腔滑嘴的，聲音還帶着一點娘娘腔。

婷婷一看那個人，再看秋生文才，搖搖手。「只是一些誤會。」

她是不想文才秋生惹麻煩，文才却那裏知道好歹，不領好意，反而神氣的瞪着那個人。「這跟你没有關係。」

那個人應聲：「我是他表哥。」

「我還以爲是什麽？原來是表哥，十個表哥九個哎唷，管他的，上——」文才接把手一揚。

秋生立時配合文才的行動，一齊上前去。

那個人伸手再攔住。「嗳——」

文才秋生亦齊「嗳」一聲。

那個人接問：「你們可知道光天化日之下調戲良家婦女，拉進衙門會有什麽後果？」

文才秋生對望一眼，文才隨即一聲冷笑。「拿官府來嚇我們了。」

秋生立時會意，眼睛向天一翻。「你可知這兒的捕頭跟我們是什麽關係？」

那個人一怔。「你說吧。」

秋生把胸膛一挺道：「我們三歲玩泥沙。」

文才馬上接上口。「四歲桃園結義發誓打天下。」

婷婷聽着忍不住笑了。「原來你們三個只是三四歲玩在一起的，難怪到現在見面也不相識。」

那個人同時大喝一聲：「我就是這兒的捕頭武時威。」

文才秋生齊皆被嚇一跳。

一陣嘈雜聲即時傳來，秋生回頭看一眼。「棺材出土了。」

文才立即推秋生一把。「那還呆在這裏，過去啊。」

兩人偷眼看看武時威，躡着脚走開，武時威看着他們冷笑一聲，轉向婷婷，又換回一臉親切的笑容。

婷婷没有理會他，移步向棺材那邊走去。

墳墓周圍的泥土這時候已被挖開，露出了棺材，赫然是直放，也光潔如新。

秋生一見，脫口一聲道：「這具棺材可眞不簡單，埋在泥土裏十年仍然這樣光潔。」

文才摸着腦袋。「却是直放。」

任老爺聽着洋洋得意的一看九叔，在他的心中，文才秋生看不出，做師父的也應該好不到那兒去。

他接問：「九叔，你看怎樣？」

九叔吁一口氣。「到現在我才放心，老太爺所葬的乃是一個怪穴，叫做蜻蜓點水。」

任老爺一怔，點點頭，眼中已没有輕視之意。

九叔笑接。「葬這個穴不能够平葬，一定要法葬。」

秋生插口問了一句話。「什麽叫做法葬？」

九叔手一指。「就是這樣，直放進墓穴，事實這個穴可用的丁方不到五尺，根本不能够平葬。」

文才亦插口：「地面這麽大，肯掘，五十尺也有。」

「不懂便不要胡說八道。」九叔沉下臉。

任老爺目光一轉。「那個風水先生說，這個穴若是葬得好，寅時葬卯時發，財丁興旺。」

「不錯啊。」九叔點點頭。

「那就奇怪了，近這十年來我們任家生意越做越艱難，人丁也越來越單薄，我娶一個塡房没一個，怎樣也只得婷婷一個女兒。」任老爺歎着氣。

九叔搖頭。「葬得不好之故。」

「不是頭上脚下直葬，依足那個風水先生的吩咐的了。」

九叔沉吟着道：「恕我大胆問一句，老太爺跟那個風水先生，是不是有些過不去？」

任老爺考慮了一會才說出來。「這塊墓地原是那個風水先生的，先父知道是好穴，錢之外，多少用一些威嚇的手段。」

「這就難怪他說一些不說一些了，你看，墳墓全用水泥石屎密封。」九叔伸脚踢開地上的一方磚頭。「葬在這個穴，棺材頭部最低限度也要有一尺露出地面。」

「那豈非風吹雨打？」任老爺懷疑的道。

「蜻蜓點水，没有水，點什麽，發什麽？風水先生騙你，十年二十年，眞的不

錯。」

任老爺一想再想，長歎一聲。

九叔笑接：「幸好十年，你現在還年青，可以由頭做起，重新努力。」

任老爺立時一陣興奮。

仵工這時候已經將棺蓋的釘子撬走，一聲：「九叔，可以了。」

九叔點頭，向任老爺。「我們上前去看看老太爺。」

任老爺嘟喃一聲。「十年多，該全化了。」

「希望就是。」九叔沉着聲。

棺蓋移開，衆人目光及處，不由一聲驚呼。

老太爺仍然直立在棺材內，清楚看見年約三十，面色青白，眉宇輕蹙，皮肉乾癟，一見風，便微微漲起來。

屍體外露於衣袖外面的十指亦微微伸直，指甲並没有增長，與常人無異。

任老爺脫口一聲：「爹——」連忙跪下去。

文才看着屍體，又看着任老爺。「有這回事，看樣子換過來差不多。」

武時威亦不覺插口。「是啊，這樣年青。」

秋生亦插口：「你現在死掉，十年後不變，開棺看看還不是這樣子。」

武時威立時目光一亮。「你好大的胆子，這樣跟我說話。」

秋生縮回去，武時威轉望屍體，不覺嘟喃。「這塊墓地可眞不錯，有天我百年歸老，葬在這地方——」

婷婷正好在旁聽着，悶哼了一聲。

武時威這才察覺，難免有些兒尷尬。

任老爺即時回頭喝一聲：「婷婷，還有你們——還不跪下？」

婷婷還有那些隨來的婢僕聽得吩咐，連忙跪下來。

「爹，這樣驚動你老人家，實在不孝。」任老爺跟着叩了三個頭。

這才忍不住又一聲道：「他聽不到的了。」

「文才——」九叔喝住。

「我是說事實。」文才嘟喃着。

任老爺叩過頭，忍不住問九叔。「九叔，怎會這樣的。」

「這樣子密封，棺材又是上好的料子，要化，難了。」

「這個穴——」

「可一不可再，没用的了。」

「那便要麻煩九叔你替我再覓過一塊上好的山地再葬家父的了。」

九叔看看任老爺，沉着聲音。「以我看，倒不如就這樣燒掉。」

「不成——」任老爺立即反對。「任家雖然家道中落，不比以前，還未至於連買山地的錢也没有。」

「我只是怕老太爺的屍體起變化。」

九叔的語聲更低沉。

「那更要趕快去尋找。」九叔搖頭。

「你還是不明白。」

「我明白你是一番好意替我省錢，只是人死入土爲安，連這一點也做不到，做兒孫的如何過意得去？」任老爺語聲一頓，轉向其他人：「你們說是不是？」

衆人當然點頭稱是。

「好吧——」九叔無可奈何的。「老太爺暫時便存放在我那兒，明天一早我便替老太爺找個一塊好山地，早日下葬，等他安息。」

任老爺這才露出微笑。

「文才秋生——」九叔一聲吩咐，走到香案前，文才秋生左右齊上，將福金鋪成兩行。

「起棺——」九叔接喝一聲。

× × ×

一切弄妥已經是黃昏，所有人都已離開，只剩下文才秋生二人。

他們仍然有工作未了，文才將紙錢燒着一把一把撒上半天，秋生則捧着一大把綫香，三支三支的插在墓穴的周圍。

文才一面撒一面嘟喃。「這個任老爺也算孝順的了，這批金銀衣紙燒下去，老太爺在下面眞够威風的。」

秋生接一句，說道：「最要緊是生前孝順。」

「聽說任老爺生前也是很孝順的。」

「什麽任老爺生前，應該說是任老爺在老太爺生前。」

「你明白我的意思便成。」文才將最後一堆福金燒罷，拍拍雙手站起來。「總算燒完了。」

秋生這時候亦已將香在墓穴旁邊插遍一圈，應一聲：「我也成了。」

文才隨即叫起來。「秋生，你這是怎樣插的。」

秋生回過頭去。「你在說什麽？」

文才手指着插在墓穴旁邊的香。「你看，三支點一支，偷懶也不是這樣。」

插在墓穴旁邊那些香果然三支中兩支長長便熄去，只有一支燒到短短的一截。

「怎可能這樣？」秋生奇怪。「我插下去的時候，支支都是燒着的，你看。」

他接將手裏剩下來的香舉起，果然每一支都是燃燒着。

文才想。「這就眞的事有崎嶇了。」

「師父說過這些香是插來預卜吉凶的，燒成這樣子，一定要跟他說。」

「這如何說得清楚，拿回去給他看好了。」文才拔起了其中三支香，一轉身，馬上被秋生手中的香灼中，大叫起來。「你這是存心要我的命。」

「插剩這些。」

「丟掉算了。」文才一面前行。

秋生左看右看，順手將香往旁邊的墳墓前插下。「便宜你好了。」

「謝謝——」一個幽幽的聲音墳墓內響起來。

秋生似乎聽到，又似乎没有聽到，不由自主的一望，總算留意到墓碑上的字。

「張小玉，享年十九歲，這麽年青啊。」秋生搖搖頭。「眞可惜。」

「用不着可惜。」那個幽幽的聲音又傳來。

這一次秋生聽清楚了，左右一看，並無發現，越想越心寒，打一個寒噤，急忙拖着文才離開。

夜色這時候已降臨。

蒼茫夜色中，一個長髮披肩的少女出現在張小玉的墳墓前面，由無到有。

這樣子出現的，當然不會是人。

（未完・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仇海騰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家宇帶着小桃紅谷妙的一雙嬰兒求見惡奴鄧子瑛被拒，還大打出手，而鄧又不承認是嬰兒之生父，適值黑煞星是龐起、綠袍判官婁森到來，最後龐起命鄧收下孩子撫養，但岳家宇又担心鄧會對嬰兒不利，遂帶着嬰兒離開，搏鬥中，一名嬰孩已被火箭燒死，另一則輕傷……岳家宇向寺中和尚悟果要碗米湯給嬰兒，悟果並答允收養嬰兒。是夜，婁森竟到來要悟果交出岳家宇及嬰兒，但不為接納，雙方爭持間，悟果的師父將婁森的左手指甲全部揭下，婁森含恨而去，岳家宇感到自己所託非人時，老僧命悟空三師兄弟交出嬰兒，悟果則交出……

盜取臉譜 冒充魔頭

岳家宇與宋象乾都同時悚然收手，身子一分，一東一西，向牆頭撲去。

岳家宇撲向西面牆頭，身子剛剛騰起，一團雪球迎面襲來。手勁奇大，岳家宇偏頭讓過，原式不變，堪堪上了牆頭。

突聞牆外之人尖聲喝道：「轉彎！」

「卜」地一聲，一團雪球打在他的後腦上，一陣昏眩，落下牆頭，卻未倒下，再次怒喝一聲，掠出牆外。

這工夫牆外之人已奔出二十丈之外，向西疾掠。

岳家宇大聲道：「以鬼蜮技倆暗算於人，你算那一門英雄？還不停下來！」

那人身材極為纖小，但奔行速度卻快得出奇，岳家宇全力奔馳，只能不落後，卻無法再接近。

就這樣狂追不停，快逾電掣，總是追不上，岳家宇心中仍是不服，因他看出前面是一個女人。

「連一個女人都追不上，簡直令人洩氣……」他知道這女人誘他離開那小廟，可能另有企圖，但他不管那麼多，非追上不可。

即使短時間追不上，也要比比耐力，看看誰先洩勁？

這一較勁，由二更追到將近四更天，不知奔了多少里路，前面竟是山區。

其實他們已奔行將近二百里，此處乃是嵩山東方的五虎嶺。但岳家宇並不知道身處何方。

只見那女人入山唯恐不深，仍是沒有停下之意。

好在此山之中並未下雪，並不妨礙奔行速度，轉過一道山脊，眼見那女人進入山谷之中。

岳家宇疾掠入谷，那女人竟失去身形，心道：莫非她引我來此，卻藏在暗處想偷襲於我？

他小心翼翼地找了一遍，仍是一無所獲，不由十分懊喪，心道：「不知宋大哥追的另一個有沒有追上？」

前面山壁之下有一株枯樹，大約有二丈多高，卻只有兩根枝椏，向相反方向彎去。

抬頭上望，突然發現十七八丈處有個隱秘的洞口，被山藤遮掩，若不仔細察看，極難發現。

「哦！是了！」岳家宇喃喃地道：「這山洞在十六七丈處，任何高手，也不可能一蹴而上，而且洞口下面平削奇滑，沒有攀援之物，要想上去，必須藉助於這枯樹……」

他再打量了一下，覺得這辦法倒也十分有趣，他便長身一掠，落在枯樹的彎枝上，然後再上下顫動數下，再全力向上彈去。

「颯」地一聲，他的身子眞像離弦之箭，竟超出洞口一丈有餘，落在洞口邊沿上。

岳家宇自山藤中向洞內望去，似乎並不太暗。立即分開山藤，小心翼翼地向洞內走去。

由於那女人到了此谷才失踪的，岳家宇不敢大意，深恐上了人家的大當。

洞徑斜傾向上，有時極窄，而且崎嶇不平，隱隱可聽到潺潺流水之聲。十分清脆。

估計走了約十五六丈，洞後突然寬敞起來，只見洞的盡頭之處，停放著兩口石棺。

岳家宇不由心頭冒起一股涼意，由於左邊上方有兩三個小孔，瀉入淡淡的光綫，所以並不太暗。

他緩緩走到石棺之前，凝目向棺頭上望去，只見左邊一具棺頭上雕著「一代俠女萬紫琴之棺！」

岳家宇腦中「轟」地一聲，眼前金星迸射，身子搖晃一陣終於倒在地上昏了過去。

醒來之後，覺得臉上濕漉漉地，好像有水漬，頭腦已經清醒，不由驚疑交集。

他站起來向右邊一具棺頭上望去，只見上面雕着：「一代俠女白琬之棺。」

「天哪！她們怎會同時死去？又同葬於此洞之中？」

岳家宇一陣心酸，終於忍不住涔下兩行情淚。

一個是與他共過患難的紅粉知己，另一個是恩公唯一的骨肉，俱在及笄之年死去，岳家宇怎麼不悲傷！

他默默流淚，覺得蒼天的安排太殘酷，這兩個少女的死亡，是造物者一大錯誤，也可以說是上天無眼。

「我要開棺看看她們……」他想做就做，走到兩棺之間，不知應該先開那一具？

但他立即作出決定，先開萬紫琴那一具，這足以證明，他對萬紫琴，仍是一往情深。

至於白琬，他對他的印象並不太好，只因她是恩公的女兒，所以也不得不關心她。

在這情形下，他當然要先開萬紫琴的石棺了，他兩手扳着棺蓋：「嘿」地一聲，巨大石蓋應手而起。

向棺中望去，不由心頭一跳。

萬紫琴面色如紙，衣衫整齊，雙目微閉，似乎剛剛死亡，屍體並未腐壞。

淚水暴湧，再也控制不住，他撫棺悲呼道：「紫琴……我不知道何時得罪了妳？竟使妳……對我深痛……惡絕……沒有妳……我活得多麼凄苦……多麼單調呵……」

淚水都滴在萬紫琴的衣衫上，他悲泣着，伸手去摸她的面頰。

涼涼地，滑滑地！只是並不太像殭硬的屍體，岳家宇再去摸摸她的心房。

「天哪！心臟仍在微微跳動，她……她仍活着……」

岳家宇驚喜若狂，沒有任何一件事，能夠使他像現在這樣激動了！只要萬紫琴能復活，他願意受任何人間痛苦。

「這怎麼辦？」他急得搓搓手，道：「不知她身中何傷何毒，更不知道如何救她，此刻並不宜搬動她的身子。這……這怎麼辦？」

天雖冷，而他卻出了一身大汗。

突然，他的目光又落在白琬的石棺上，心想：「設若白琬也沒有死，應該立即打開她的石棺，免她窒息而死……」

他立即扳開白琬的棺蓋，向內望去，不由大吃一驚，棺內空空如也。

只見裏面放着一張紙箋，寫了三五行字。

岳家宇放下棺蓋，取出紙箋，唸道：「岳大哥，當我看到你先啓萬姑娘之石棺時，小妹的心已碎！前此，小妹雖知你喜歡萬紫琴，卻仍是不能死心，千方百計，想獲得你。」

「然而，一切都是枉然，現在小妹才知道『除却巫山不是雲』那句話的眞諦，世上任何事都可勉強，只有男女間的事例外。

「現在我必須向你坦白了，上次在莫愁湖畔，小妹易釵而弁，前去赴萬姑娘之約，詭稱是小妹的表哥，告訴萬姑娘，表妹白琬與岳家有不可分的特殊關係。

「因此，表妹與岳少俠之間的事，可以說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勸她千萬別自尋煩惱。

「萬姑娘聽了此話，掩面疾奔而去，當時小妹雖然是不忍，但為了獲得你，也只得硬下心腸。

「然而，當我和你相處時，發現你總是忘不了萬姑娘，對我只是為了父母對岳家之恩，不得不敷衍。」

「俗語說，人急造反，狗急跳牆，當你在那小廟中聽到萬姑娘淒厲的歌聲，你去追趕時，小妹趁機溜走，突生惡念。

「那時小妹以為，世上既有了小妹，就不能有萬姑娘，她雖拒絕你的接近，但她活在世上一天，就是小妹的最大威脅，於是我追上了她。

「在這刹那間，我曾痛苦的考慮、思量，不忍下手，但是為了一個『情』字，可以不顧一切後果，小妹最後下了決心，以金佛上的手法，擊中她的督脈穴。

「此穴為人身的總樞軸，尤其練武之人被擊中，可以說無人能活！只待七七四十九天，必定不治而亡。

「但小妹仍要考驗你一次，因為我也知道，像我這種行為，明知你不會喜歡，勉強施計害人，等於掩耳盜鈴，思之再三，乃將萬姑娘携來此處。」

「這兩口石棺，本是原有的空棺，小妹只想考驗一次，就可以證明我們在你的心目中孰輕孰重？

「這結果幾乎是小妹所料到的，却因不到黃河心不死，决定試驗一次，乃將你引來，另一個引走了宋象乾之人，是小妹的伙伴。」

「當你先揭開萬姑娘的石棺時，小妹已經黯然離去，岳大哥，我是心術極壞的女人，你不必以爲負我，將來見到家父母時，可將此箋交與他們，他們絕不會怪你的

「別了，此去天涯海角，到處爲家，今後不再相見，因小妹無顏再見你，至於萬姑娘的內傷，也並非無人能治，據說爲武林盟主撐腰的魔頭，就能醫治此症。

「不過，這等於絕症一樣，你是絕不會去求他的，別了！岳大哥，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必定恨我入骨，恨不得食我之肉，寢我之皮，但我坦白告訴你，小妹的痛苦，更數倍於你，這就是心得的報應——白琬拜上。」

淚水𥄫住了岳家宇的眼睛，是恨是憐？是情是仇？一時之間也弄不清楚。

白琬說得不錯，那魔頭能治，也等於絕症一樣，豈能去求他？

焦灼、悲慟和絕望，使岳家宇近於瘋狂，繞着石棺團團轉。

壁上石孔中洩進微曦，天快亮了。他突然大聲道：「事在人爲，只要有路可走，我必須盡一切可能去試試看！我要克服任何困難，使不可能變成可能！」

他將石棺蓋上，留着一點點縫隙，奔出洞外，下了絕壁，可是人海茫茫，到那裏去找那魔頭呢？

但他不能停下，計算日期，大約還有半個月，就到了七七四十九天生死關頭。

「半個月呵！除非發生奇蹟！不然的話，紫琴她……」

他只得漫無目標地向東疾奔，唯有不停地奔馳，心中才好過些，只要停下，就覺得萬紫琴的生機一寸寸地溜走了！

不管驚世駭俗，也忘了飢渴，腦中總是晃着萬紫琴那張白紙似的嬌靨。

正午又回到宋大哥那座小廟中，但找了一遍，宋象乾已失去踪跡，此時此地，他多麽希望能遇上宋大哥，也可以商量一下！

他像一隻沒頭蒼蠅，連喊數聲「宋大哥」！無人回應，只得向門外走去。

那知殿前石階上不知何時來了一位老叫化，左手拏着一塊鹹肉，右手拏着饅頭，大口啃嚼着，吃得津津有味。

這時岳家宇站在大殿之中，不由怔住，他眞希望像這老叫化一樣，一天三飽一倒，無憂無慮。

他出了大殿，只聞那老叫化「唔唔啦啦」地道：「小子，你好像有點心事！」

岳家宇突然止步，回頭看了老叫化一眼，只見他吃完之後，把手上的油漬往衣上一抹，左右開弓，擦擦嘴唇。

岳家宇抱拳道：「晚輩確是有點心事，只是不便相告！」

老叫化微微一哂，道：「告不告訴都是一樣的，反正老叫化也知道那丫頭還有救……」

說着雙手托着後腦，仰臥在石階上，翹起二郎腿，道：「吃飽了之後，把身子放平，眞是一樂也！俗語說：要飯三年，給皇帝不幹……」

岳家宇大爲震驚，心知這老傢伙有點來歷，立即躬身道：「前輩是說萬姑娘還有救？」

「老叫化可不知道什麽千姑娘萬姑娘，只知道躺在石棺中那妞兒命不該絕，將來大約要生七個孩子……」

岳家宇苦笑一下，肅容道：「前輩若能治癒萬姑娘之病，晚輩絕忘不了前輩大恩！」

老叫化冷冷地道：「這話說得太空洞了！如果忘了怎麽辦？」

岳家宇悲聲道：「岳家宇若是忘了前輩的……」

「得，得！」老叫化搖搖手道：「別囉嗦了！老夫就怕打賭起誓！最乾脆！你聽老夫指揮七天，在這七天當中，老夫要你去幹什麽，你一定要服從，七天一到，老夫帶你去找那魔頭！」

岳家宇心中一動，這老叫化分明已看過白琬的留箋，不然的話，他怎麽如此清楚？但是，若聽他指揮，不知道他會叫我去做什麽事……

「前輩帶晚輩去見那魔頭，是否有把握能請他治癒萬姑娘的病？」

「這個……大概有五成把握……」

「五成？」岳家宇肅然道：「五成把握也就是成敗各有一半。設若不成，萬姑娘一綫生機也就誤了……」

「那是當然！」老叫化冷冷地道：「不過，這總是一綫希望，捨此一途，你沒有可走之路！」

岳家宇心道：「事已至此，只得試試，倘若在七天之後他仍辦不到，那尙有七天時間……」他抱拳道：「但有一事必須聲明！前輩指揮當然可以，但必須是正當之事！做壞事晚輩可不幹！」

老叫化冷笑道：「告訴你吧！沒有一件是好事！想想看，若是好事，老夫自己不會去做，何必求你！」

岳家宇冷哼一聲，道：「休想！」

說畢，大步向門外走去，心中對這老叫化十分厭惡，忖道：「人家正在焦灼之時，你這老賊竟有心開人家的玩笑……」

只聞老叫化大聲道：「臭小子，買賣不成仁義在！條件談不攏，當作罷論，你可不能罵人！」

岳家宇不由一怔，道：「你知道我罵你什麽？」

老叫化大聲道：「你罵我老賊！」

岳家宇冷笑道：「這是咎由自取，在下現在心焦如焚，你竟能開人家的玩笑，你這種人不但這一輩子要飯，下一輩子仍得要飯！」

老叫化一下跳了起來，岳家宇以爲他要動手，暗暗戒備，那知他哈哈大笑道：「小子，咱們說了半天，你剛才這句話才對了老夫的胃口！這樣吧！」

他偏頭想了一會，大聲道：「聽我指揮五次，只幹一件壞事！」

「不行！」岳家宇轉身就走，冷冷地道：「壞事絕對不幹，你另請高明吧！」

老叫化大聲道：「小子！你慢走！咱們還可以商量一下……」

岳家宇頭也不回，那知老叫化迎頭攔住，大聲叫道：「好吧！老叫化退讓了，那一件壞事由我自己去幹，你先辦好事如何？」

「這當然成！」岳家宇道：「請問是什麽事？」

老叫化又端起架子，冷冷地道：「跟我走吧！反正一會你就明白了……」

岳家宇只得跟着他走，却不禁問道：「前輩高姓大名？」

老叫化冷聲道：「你剛才還駡我下一輩子還得要飯！這刻又客氣起來了！我看你這小子也不是好人……」

岳家宇點點頭道：「晚輩也不敢承認是好人，但是我絕不會去做壞事！」

老叫化冷冷、笑笑道：「若從表面上去看，好事可能是壞事，壞事也可能就是好事！」

「這道理也對！」岳家宇道：「前輩必是一位武林奇人……」

老叫化不再回答，來到樹旁，伸手自樹幹枯洞中掏出一個包袱，交給岳家宇，道：「把這個拏着！」

岳家宇既答應聽他指揮，只得照辦。

二人來到陳留大鎭，上了酒樓，大吃大喝一頓，由岳家宇付了錢，找回的零碎銀子，老叫化接過去裝入自己腰包內。

岳家宇也不在乎這一點，心想，眞是小廟的鬼，見不得大香火。

二人出了酒樓，已是華燈初上之時，此鎭之繁華，在豫省來說，僅次於開封及洛陽，街上遊人如鯽。

二人來到一道高牆之後，老叫化道：「到了，你進入此牆，向前走五十步，有個地下室小門，一托門楣，小門自開，進去下了石階，就是五座大鐵櫃，鐵櫃中有個小盒子，大約有三寸見方，是用牛角製成，一看便知，你把盒子拏出來給我就行了……」

岳家宇不由一震，勃然大怒，道：「原來你叫我去偷東西，還說不是壞事，簡直是……」

老叫化一瞪眼，冷冷地道：「你知道什麽？那小盒之中，是一把金鑰匙，有了金鑰匙，才能開啓一個倉庫的門，能進入倉庫中，才能獲得一些臉譜，獲得臉譜之後，才能找到那魔頭！你說說看，這是偷東西麽？」

岳家宇點點頭道：「這當然也是偷東西，不過這種偷，是仁義之偷，不算壞事，但我有一事不明……」

老叫化道：「問吧！老夫必須使你心甘情願！」

岳家宇道：「前輩是說那魔頭在武林中變化萬千，以不同的臉譜出現？」

「不錯！」

「那倉庫在什麽地方？」

「先別急！辦好第一件再辦第二件！你到底幹不幹？」

「幹？前輩還有什麽事要交待的？」

老叫化道：「進入鐵櫃中找到那小盒，也有危險，萬一鐵櫃外面上了鎖，把你關在裏面，那你就無法出來了，所以老夫爲你準備了脫困之法，以防萬一！」

岳家宇道：「前輩有何脫困之法？」

老叫化指指那包袱，成竹在胸地道：「這裏有一套衣服，和一支洞簫，若你被鎖於櫃中，就穿上衣服，吹起洞簫，自然可以脫困……」

「這……」岳家宇不由疑心大起，忖道：「這老叫化來歷不明，很可能會出賣我，他的話不能相信……」

老叫化哼了一聲，道：「想不到你這小子是畏首畏尾之人，你若不幹只管聲明，老夫也懶得管你的閒事了！」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最好請你說明一下，穿上包內的衣衫，吹起洞簫，怎能脫困？」

老叫化大聲道：「信不信由你！這只是預防萬一，並非一定要用！」

岳家宇搖搖頭道：「這眞是令人不敢深信之事……好吧！爲了紫琴……我只得冒一次險了……」他猱身翻入牆中，依照老叫化說的方向，來到地下室小門前，四下一看，果然是一個儲藏之地，立即托了一下門楣，小門依依而開。

他順着石階走下，小門又自動閉上。

地下室非常寬敞，五座大鐵櫃，高可一丈五六，寬約六七尺，只是扣着，並未上鎖。他打量地下室中，只見到處都堆着一些塊狀東西，上面蒙着蔴袋，他掀開一看，竟是一些金磚！

岳家宇心中一動，忖道：「老叫化這人總是有些可疑，這裏分明是官家儲藏黃金之地，一旦事敗，非同小可。」

但既然來了，自然要到櫃中看看，況且老叫化只叫他取一個小盒，並未叫他取金磚。

他首先開了第一座大櫃，「嘿！」裏面盡是玉石飾物和寶石，霞光萬道，耀目生輝。仔細找了一遍，並沒一個牛角盒，立即掩上，再找第二座。

一連找了四座，都是極爲貴重的寶物，沒有小盒，他又拉開了最後一座大櫃。

這下他楞住了，這大櫃之中，盡是小盒，只是大小顏色不同，有牛角、鐵、木、銅、金、銀及玉石所製，共分五層，大大小小不下百多個。

而且光是牛角小盒，就有二三十個之多，大小都差不多。

「找吧！」岳家宇首先揭開一個小盒，裏面是一塊印章，乃是玉根所做，想必這雕刻家是古代名家，因爲玉根並不太珍貴。

第二個小盒中，是個水晶雕成的金魚，手工之奇，令人叫絕，金魚肚中的腸鰾，都可以看得清楚。

一連又看了幾個小盒，仍然未找到有金鑰匙的一個，這時突聞小門一響，有人走下石階。

岳家宇連忙自內掩上櫃門，心中狂跳不已。他長了這麽大，從未拿過別人的東西，現在深深體會到做小偷的尷尬。

以他的身手，就是被人發現，仍可從容逃走，但作賊者心必虛，他在櫃中連大氣也不敢喘！

外面之人似乎檢點金磚和櫃中之寶物，良久，才把鐵櫃上了鎖。

「卡」地一聲，岳家宇當眞若鎖在櫃中了。不由大感恐慌。等了一會，聽到那人出了地下室小門，將門帶上！

地下室中立即一片死寂。岳家宇忖道：「設若老叫化所說的脫困方法不靈，那我……」

他用手敲敲鐵櫃，不由心中一涼，估計足有兩寸多厚，大羅神仙也休想弄破這鐵櫃！

他用力推推鐵門，紋風不動。心想，不管它，先找到那小盒再說。

他暗中摸索，找了很久才算得手，立即換上包袱中的衣衫！

這件長衫是什麼顏色？不得而知，只感覺大小甚是合身，而且上面好像繡着花草！

至於那支洞簫，好像是熟銅所製，比普通的簫略粗略短。

他在山中跟師父學過洞簫，深知吹簫要得訣竅，要是亂吹，非但不響，且傷元氣。

貼脣一吹，聲音極響，震得他的耳朵也隱隱作痛，這是因爲在櫃中聲音無法散之故

吹了一曲「滿江紅」，側耳聽了一下，沒有動靜，一顆心直往下沉，心道：「若是老叫化騙我，那就完了！」

接着又吹了一曲「大風歌」，由於這曲子十分雄壯，震得鐵櫃「嗡嗡」作響。

不一會，外面傳來紊亂的步履聲，大聲喝問及哨音。分明是聽到櫃中的聲音而來的

岳家宇停了一會，只聞有人大聲道：「停止了，恐怕不是鐵櫃中傳來的吧？」

另一人道：「小弟確實聽到是櫃中傳出，不信開櫃看看！」

另一人道：「要開櫃看看，也得請主人來！豈能隨便開啓……」

岳家宇心想，吹吧！必須使他們開啓閂子，才能脫困，於是又吹了一次「大風歌」。

不久，只聞外面有人大聲道：「主人來了，閃開……」

岳家宇立即停止吹奏，只聞有人宏聲道：「是誰藏在櫃中？」

岳家宇不敢說話，却又吹奏起來。

只聞那人厲聲道：「大家閃開，這是家師的『搜魂簫』，莫非是家師在鐵櫃之中？」

他立即肅聲道：「櫃中是師父麽？」

岳家宇不敢答話，只是全力吹奏，但他却隱隱猜出，可能老叫化是叫他冒充此處主人之師。而此人的師父所用的簫名爲「搜魂簫」

突聞那人宏聲道：「啓櫃！」

只聞櫃上鐵鎖響了一陣，櫃門大開，岳家宇停止吹奏，向外望去，只見櫃外跪滿了人！

跪在最前面之人，身材極高，仰頭一看，立即叩了三個響頭，道：「弟子葉成龍，叩見恩師……」

岳家宇不敢怠慢，重重地哼了一聲，長身掠過跪着的人頭頂，落在短階上，出了地下室小門

葉成龍聽師父冷哼了一聲，竟未訓他幾句，就掠出地下室，不由大爲驚奇，回頭望去，岳家宇已失踪。

疑心大起，一躍而起，掠入櫃中，只是掃視一匝，立即狠聲道：「我們被騙了！快追！」

他不禁罵道：「此盒乃爲最珍貴之物，叫我如何向盟主交待……」

岳家宇出了園牆，只見老叫化回頭疾行，也立即跟着出了陳留大鎭，但他却冷冷地道：「前輩，晚輩對於這件事，仍是十分懷疑，因爲那是儲藏鉅量黃金珠寶之地！」

老叫化冷笑道：「可不是！若非裏面有大量黃金財寶，令人着了眼紅，老夫何必叫你去辦這件事？」

岳家宇不由一怔，道：「前輩這話是什麽意思？」

老叫化道：「若是老夫進去，難保不順手牽羊，撈點黃金珠寶回來，所以才派你去」

岳家宇忖道：「這人唯恐自己被黃令所誘，而做出盜竊之事，才派我去，由此看來，這人還不算壞！」

岳家宇道：「前輩，現在我們到那裏去？」

老叫化道：「當然是到那倉庫去盜那臉譜。」

「不知道那倉庫在何處？」岳家宇追問着。

「不遠了！盞茶工夫就到。」

爲了萬紫琴，他願受任何折磨，只要她能復活就行。同時心中對白琬也恨恨不已。

大約不到三更天，來到一個大鎭上，岳家宇不由一怔，心道：「紀曉嵐的莊院應是就在此鎭之中？」

一點不錯，老叫化帶着他來到紀曉嵐院牆之外，道：「此宅第三重院落中有個八角亭，亭上有個花崗石桌，你只要以這把金鑰在桌下孔中一扭，立即沉下去，裏面有五個臉譜，帶來就行了……」

岳家宇沉聲道：「這不是紀曉嵐的住宅麽？」

老叫化不由一怔，道：「原來你認識他，那更好了！這老賊沽名釣譽，不作好事，順便帶點金銀出來，也不爲過！」

岳家宇哼了一聲，心裏暗道：「果然露出馬脚來了！反正你這老傢伙也不是好人……」

岳家宇道：「紀曉風已經死了，前輩似不應有何忌諱，自己可以進去！」

老叫化冷笑道：「你胡說些什麽？紀曉嵐那老賊好端端地，五天前我還見過他一次……」

「哼！」岳家宇輕蔑一笑，道：「前輩這次扯謊，可無法自圓其說了！紀曉嵐確已死去，除非前輩見了他的鬼魂……」

「小子，咱們打個賭好不好？」

「好！晚輩說他已經死了！」

「我說沒有死！」

「前輩賭什麽？」

「腦袋瓜兒！」

「我也奉陪！」

「不必了！」老叫化道：「假若老夫輸了，腦袋瓜任你摘去，你若輸了，七日之後，再聽我指揮一月！」

岳家宇道：「但必須待晚輩救活了萬姑娘之後才行！」

「那當然是啦！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岳家宇長身一掠，進

入牆內，紀家一切，他最熟悉，眞沒想到殺了紀曉嵐之後，仍要回到這莊中來。

想起紀夫人和紀露露，心中有點惻然，不由自主地奔向紀夫人的臥室窗外，向內望去，裏面沒有人。

不由心頭一涼，忖道：「我殺了紀曉嵐，他們夫妻情感極篤，紀夫人會不會以身殉夫？」

思忖間來到佛堂門外，裏面傳來木魚聲。

他側身進入佛堂，只見紀夫人跪在佛龕前蒲團上，虔誠地唸着佛經，頰上淚痕未乾。

岳家宇黯然一嘆，正要退出，突聞紀夫人喃喃地道：「菩薩……求妳顯顯靈…：救救我的露兒吧……她遇人不淑，被一個小賊糟塌了身子，結果又被毒手打傷…：胸骨全碎……正在……」

岳家宇悚然一驚，忖道：「是那個糟塌了她又將她打傷？好賊子！我要替她報仇……」

他不由義忿塡膺，暫時擱下面譜之事，向紀露露房中奔去。在窗外一聽，屋中寂靜無聲，向內一看，不由心痛如絞。

她倚臥在床上，面如白紙，氣息微弱。胸前包紮着藥布。一燈如豆，搖搖欲滅，正和她的生命即將斷絕一樣。

他雖然心中只有萬紫琴，却因紀露露對他十分體貼，而且曾經默許終身，不由悲從中來，不管三七二十一，進入房中！

他站在床前，隱隱聞到濃烈的藥漬味道，只見桌上擺着數十張附近名醫的處方箋。顯然找遍了名醫，都無法治癒她的重創。

兩行清淚順頰滑下，他伏身輕輕喚道：「露露……露露……露露啊……」

紀露露努力睜開眼睛，木然地望着岳家宇，道：「你是誰？」

岳家宇悲聲道：「我是岳家宇呀！露露是誰傷了妳？快快告訴我，我一定爲妳報仇……」

紀露露面蒼白的面孔抽搐一下，吶吶又止，道：「小妹……命該如此……不說也罷……」

「不！妳必須告訴我……也好略贖我的罪孽……」

「你一定要知道？」她仍然閉着眼睛，但那乾燥的嘴唇抽動一陣，兩顆大淚珠，終於湧出眼眶。

「我一定要知道……莫非是你表兄凌雲飛？」

紀露露嘴角掛着哂意，冷冷地道：「是你！」

「我？」岳家宇苦笑一下，道：「露露……妳的神智恐怕不大清楚了，我豈能向妳下此毒手……」

「是的！你不會，但你會向爹爹下手！我爹爹沒有死！想想看，我是怎樣受傷的？」

「妳……」岳家宇心頭大震，面色大變道：「莫非那夜妳躺在令尊床上，企圖代他受死？」

紀露露凄然點頭。淚下如雨，岳家宇混身顫抖，心坎上像有無數鋼針刺戳着。

岳家宇明白了一切，這才知道紀露露早已得悉他要向紀曉嵐下手，也知道岳家宇已下了決心，無法改變。因此，他只得躺在爸爸床上，以被蒙頭，冒充爹爹，挨了岳家宇一掌，無怪老叫化敢打賭紀曉嵐未死了。

岳家宇萬分內疚，吶吶半天，道：「露露，這是我的錯！但是，妳又何必自苦如此？」

「不……這不能……怪你……是我的錯……是家父的錯……我們紀家……罪有應得……」

岳家宇淚如泉湧，道：「我覺得對妳太殘酷了，坦白的說，令尊才是罪有應得！妳代他受過，眞是最大的不幸，我對妳有無限的惋惜！對紀曉嵐更加痛恨！露露……妳這是何苦呢？」

紀露露微弱地道：「岳大哥……你快走吧！若被家父看到……恐怕就不容易逃脫了……」

「哼！」岳家宇冷峻地道：「我就怕他不來！」

「岳大哥……請看在我的面上……饒了家父吧……最低限度……在我未死之前……你不要向他下手……這是我唯一……的要求……岳大哥……你不會拒絕吧？」

「這個……」岳家宇暗暗一嘆，道：「我答應妳！露露，請告訴我，我怎樣才能救回妳？只要有辦法，我是不會怕任何困難……」

「不行了……」她淚光流轉，道：「你能來看看我……我死了也瞑目了……岳大哥……我絕不怪你……」

「我知道……」岳家宇偷偷擦去淚水，說：「露露，妳會好的，我馬上爲妳設法，我要盡人事而聽天命！」

「嗨！」他幽幽地道：「不是寃家不聚頭，這是命運……」

「露露，請記住我的話！我將盡最大的努力，爲妳治療，妳必須堅定信心，耐心等着我！我去了……」

他握着她的雙手，搖撼一陣，淚眼相望，都忍不住一泡淚水，順腮滑下。

岳家宇鬆手轉身出屋，感覺步履沉重，心情大亂，好像肩頭沉重的担子還未放下，如今又加上一倍。

出了月亮門，紀曉嵐迎面而來，岳家宇本想迴避一下，但已被他發現。

紀曉嵐嘿嘿獰笑道：「小子，露露被你害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自來送死，可別怪老夫！」

岳家宇切齒道：「紀老賊，爲了露露，我本想暫時饒你一命，可是你作惡一生，作惡不悔，我也顧不得露露了……」

他運起「一元罡」緩緩欺近，但紀曉嵐臉上却泛出輕蔑的陰笑，似乎是有恃無恐。

岳家宇不相信他的武功會比自己高，因上次那兩個蒙面女人向他襲擊，他曾吃了大虧，他有多少斤兩，岳家宇心裏已有數。

岳家宇冷峻地道：「紀曉嵐，你和盟主的靠山有何淵源？」

紀曉嵐微微一震，冷冷地道：「小子你死到臨頭，還管別人的閒事……」

雙掌一翻，狂飈呼嘯而至，岳家宇也不遺餘力，全力推出一道罡風。

「蓬」然大震，兩人同時退了三大步，岳家宇不由暗吃一驚，由此看來，這老賊上次輸給那個女人，似乎並未出全力。

紀曉嵐獰笑道：「小子，你可知道老夫上次為什麼要輸給那兩個女人麼？」

岳家宇沉聲道：「原來你老賊深藏不露……」

「忽」地一聲，又集十二成內力推出一掌，紀曉嵐立時還以顏色，「轟」地一聲，月亮門被震塌一角，又是平手之局。

岳家宇心想，我既然答應了露露，在她未死之前，暫饒老賊一命，似不該令她失望；況且老叫化在外面等我，紫琴的一線生機，也掌握在我的手中……。

他趁勢倒縱，喝聲「照打」！紀曉嵐還真不敢輕視他，急忙一閃，岳家宇已經越過一重院落。但故意向相反的方向掠去。

紀曉嵐長身疾追，但岳家宇並不想空手而回，急忙閃於竹叢中，眼看紀曉嵐向前追去，他立即回頭急掠，來到那八角小亭之中。

四下看看，闃無人跡，取出金鑰，向石桌下小孔中一插一扭，石桌之下方圓三尺之地，立即向下沉去。

下落一丈，已到地面，亮起火種一照，牆上果然掛着三個臉譜，立即取下來，竟是硬紙殼製成，三個臉譜無一相同。

他不敢久留，躍上石板，又緩緩向上昇去，恢復原狀。

現在他已相信老叫化並沒有騙他，確實有點名堂，而紀曉嵐在地下機關中藏有那魔頭的臉譜，證明他們之間必有密切關係。

出了小亭，急忙掠到莊外，只見老叫化焦急得來回踱着，見他已經得手，不由大喜，道：「小子，你做事有板有眼，甚是可靠，看起來老夫和你打賭是估盡了上風……」

岳家宇慨然道：「前輩，紀曉嵐果然未死，算我輸了！此番事了，自然要聽前輩指揮一月！」岳家宇把那些臉譜交與老叫化，道：「尚幸不辱使命，晚輩雖然輸了，却十分慶幸，設非打賭，晚輩可能遺憾終生……」

老叫化道：「你在紀宅中，又發現甚麼怪事了？」

岳家宇戚容道：「有一件事須向前輩商量一下，請問一個人胸骨全碎，奄奄一息，能否救治？」

老叫化冷冷地道：「那要看是男人還是女人！」

岳家宇肅然道：「男女不是一樣麼？有什麼分別呢？」

老叫化哂然道：「男女之骨骼不同，若是男人，十之八九活不成，但要是女人嘛……」

「怎樣？」岳家宇焦急地問。

老叫化漠然地道：「也不過多活幾天而已……」

岳家宇面色大變，道：「前輩是說根本回生乏術了？」

「也差不多了！小子，你問這件事做什麼？」

岳家宇愴然道：「真的沒有其他辦法了嗎？」

老叫化冷冷地道：「好小子！你的花草可真不少！先是一個，現在又多了一個，再過些日子，難保不再增加一個，老夫可不上你的當……」

岳家宇肅然道：「晚輩絕無害人之心！只是不忍看著一個人行將死去，設若前輩能順便救活此人，在前輩來說，也是功德一件，在晚輩則不啻再造爲人！」

老叫化冷笑道：「小子！這個人和你有何關係？是男是女？」

岳家宇愴然道：「是女的……她是晚輩的……朋友！」

「朋友？」老叫化道：「是那一個打傷了你的朋友，竟如此狠心！」

岳家宇面色愴然，吶吶地道：「前輩若能帮忙，晚輩終生感激不盡，若是不能帮忙，晚輩也不能怪您！你用不着追根問底……」

老叫化冷冷地道：「既然如此，老夫也不便管人家的閒事！我們走吧！」

說畢，回頭大步走去，岳家宇只得緊緊跟隨，道：「前輩休怪……是晚輩把她打傷……因此，晚輩若不將她救活……永遠無法安心……」

老叫化邊走邊道：「小子！你好狠心啊！她既是你的朋友，那你又怎能向她下手？」

岳家宇只得說出，兩家有仇，志在殺死紀曉嵐，却誤傷了她。

老叫化點點頭道：「原來如此！好吧！老夫接受這個條件，七日之後，你要聽我指揮一月！」

岳家宇道：「一言旣出，如白染皂！但吾友奄奄一息，朝不保夕，尚希前輩能及時治療……」

老叫化冷笑道：「你以爲老夫能治麽？老夫不過是代你設法而已！並非有十分把握，那只能看她的造化了！」

岳家宇道：「謝謝前輩！晚輩也知道，這只是儘人事而聽天命！自無十分把握！不知咱們現在到何處去？」

老叫化道：「臉譜旣已到手，自應按計行事！」

岳家宇茫然地道：「前輩是說，那魔頭曾以這三種臉譜，出没於武林？」

老叫化道：「不錯！」

岳家宇沉聲道：「如此說來，紀曉嵐與那魔頭必是同路人了？」

老叫化冷笑道：「不是！他們乃是仇家，紀曉嵐收藏那魔頭的臉譜，乃想對付他，只是暫時尚不敢動手！」

岳家宇不解地道：「一個人戴上這種硬殼的臉譜，難道人家看不出來？」

老叫化道：「你以爲這臉譜是戴在臉上的麽？哼！那只是一個模型而已！」

二人來到郊外，老叫化把三個臉譜放在地上，沉聲道：「小子！你聽仔細了！這三個臉譜，代表三個人，這三個人年紀相仿，武功也差不多，只是相貌與個性迥然不同！」

岳家宇向臉譜望去，老叫化續道：「第一個紫臉膛，眉毛極長而上捲，蒜鼻闊口之人，綽號『紫面金剛』，名叫柳鶴圖，性烈如火，說一不二！」

岳家宇搖搖頭道：「前輩剛剛說過，這三個臉譜是那魔頭一個人，怎又說是三個人？」

老叫化大聲道：「小子，你聽著就行了！現在告訴你也沒用！」

他續指第二個臉譜，道：「第二個黃臉譜，兩耳招風，沉默寡言，但說出一句話來，就叫人無法忍受！」

岳家宇道：「晚輩不懂！是此人口才凌厲，一針見血，抑是蠻不講理，出口傷人？因爲在兩種情形之下，都會使人無法忍受！」

老叫化冷冷地道：「當然是口才凌厲！一針見血，不說則已，每一句話，都叫人無法立刻回答！此人名叫魏寶初，綽號『病修羅』！」

老叫化續道：「至於第三個，英俊瀟洒，美比子都！乃是一位好好先生！却十分風流！記住！此人雖然風流，却不下流，年已四旬，看來不過二十許人，此人名叫梅友竹，綽號『聖手潘安』，這三人的武功，都自成一家，柳鶴圖以掌成名，魏寶初以『修羅十三棒』威震武林，至於梅友竹，是以劍術聞名於世……」

岳家宇道：「這三位武林高手，面貌各異，個性不同，若要冒充他們，甚是不易……」

老叫化面色一沉，冷峻地道：「天下沒有容易之事！小子，你自己斟酌一下，救兩個妞兒容易，抑是冒充三個不同個性的高手容易？」

岳家宇肅然道：「都不容易！但不知前輩之意如何？」

老叫化大聲道：「老夫就叫你冒充這三人，到三個地方去，騙取三種寶物！」

「騙取？」岳家宇大聲道：「又是作壞事？」

老叫化冷峻地道：「爲什麽要加一個『又』字？老夫何時叫你做壞事來？」

岳家宇大聲道：「盜金鑰及臉譜，那是偷竊行爲！怎說不是壞事？」

「那好！」老叫化收起臉譜，冷冷地道：「現在咱們拆夥，各走各的！你小子再囉嗦老夫，可別怪我翻臉無情！」

岳家宇想起兩女生死一綫，立即暗暗一嘆，道：「算是晚輩說錯了話！請前輩告知，去那三個地方盜三種寶物，有何用途？」

老叫化冷聲道：「你小子最好下定決心，今後不再犯牛脾氣，不然的話，老夫決定不管這件事了……」

「晚輩發誓照辦！請前輩原諒！」

「哼！」老叫化冷笑道：「盜寶的目的，雖是救人，但盜竊的本身，仍算是做壞事！你小子可別後悔，而且……」

老叫化誠心吊他的胃口，續道：「你必須記住！這三次冒充的任務，必須全部完成，假如有一件失敗，全盤皆墨！那兩個妞兒不治身死，可怪不得別人，也就是說，兩個妞兒的生命，全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這……」岳家宇激動地道：「晚輩認命了！請問那三件寶物是什麽東西？盜寶的目的，是完全爲了救人，抑是另有其他用途？」

老叫化哂然道：「想不到你小心眼還眞不少，坦白告訴你，救人是次要目的，當然另有妙用！」

岳家宇心道：「原來他救兩位姑娘，只是趁機利用我爲他完成更重要的使命……」不由冷冷地道：「前輩可否告知，前輩不能自己去盜的取理由？因爲依晚輩猜想，前輩乃是絕世高手，若親自動手，可能事半功倍……」

老叫化哼了一聲，又猶豫一會，吶吶地道：「告訴你也不妨！以老夫的身份，不屑冒充那三個人物！如此而已！你到底幹是不幹？」

岳家宇冷冷地道：「晚輩早已認命了！事不宜遲，即請前輩加以指點，晚輩立刻前往！」

老叫化道：「剛才我已說過，不願再說第二遍！總之，那三個人個性不同，一言一行必須與他們配合，才能瞞過對方，你現在先冒充『聖手潘安』梅友竹，到中條山逍遙谷中去盜取『墨玉誅心球』！」

岳家宇不由一怔，道：「什麽叫著『誅心球』？」

老叫化肅然道：「要明瞭『誅心』二字的意義，老夫必須告訴你，世上有些病入膏肓之人，乃是自絕生機，唯求速死，這種病人，就是扁鵲重生，華陀再世，也將束手無策！而石棺中的妞兒，正是如此！因此，除了曠世仙藥之外，尚須以治本之法，徹底糾正她的心念，使她恢復求生之意……」

岳家宇不由暗暗點頭，心道：「由於白琬從中弄鬼，使紫琴情場失意，產生厭世之心，若不根除此念，當眞是藥石罔效，徒勞無功了……」

岳家宇肅然道：「『墨玉誅心球』雖是人間至寶，但怎能根治一個人的絕望之念？」

老叫化冷笑道：「因爲玉球中有一些天然生成的景物，只要病人能看到那些景物，求生之慾，油然而生，再加以珍藥治療，必定事半功倍……」

岳家宇半信半疑地道：「晚輩孤陋寡聞，難以臆測此寶之奇，却不能不信！現在就立刻起程吧！」

二人立即奔向西北，老叫化又道：「不過老夫要鄭重警告你！此去逍遙谷，危機重重，可能有殺身之禍——」

岳家宇冷聲道：「就是赴湯蹈火，晚輩亦在所不辭！」

老叫化沉聲道：「所謂危機，並不僅指那谷主心狠手毒，武功奇高，還包括一些意想不到之事，你必須在『忍』字上下功夫！」

岳家宇冷笑道：「晚輩若不能忍耐，恐怕早就和前輩拆夥了……」

老叫化冷然一哂，道：「但願你能貫徹到底！但有些事在某些人來說，也許求之不得，得其所哉！但在你來說，却是無法接受之事，須知『忍』字，本是心上一把刀啊……」

岳家宇心中一動，道：「不知是何困難之事？」

老叫化神秘地道：「天機不可洩露，到時自知，希望你看在救人份上，時時克制自己，在『忍』字上下功夫……」

三天後來到中條山，老叫化把他帶到逍遙谷，向谷內一指，道：「小子，這就是逍遙谷，成敗利鈍，生死存亡，全操在

你自己手中，去吧！別忘了你是『聖手潘安』梅友竹，凡事隨和，風流成性！」

岳家宇抱拳肅容道：「此去也許要費些時間，前輩在谷外相候，不知以幾日為限？」

老叫化冷笑道：「此刻是掌燈時分，距明晨只有一個對時，無論如何困難，一夜功夫，總該够用，明晨黎明前，你若不能出谷，老夫就不等了……」

岳家宇抱拳淒然道：「前輩，明晨在此相見……」說畢向谷中疾掠而去。

這山谷中有一片巍峨山莊，在陰鬱樹木籠罩下，雖是星月無光，也可可以看出粉牆綠瓦，和一幢幢高大的樓房。

但偌大一片莊院之中，竟無半點燈火，且無聲息，就好像這裏根本沒有生物存在。

來到谷底，只見高大的門樓上有一巨匾，上寫「黑暗別府」四個大字。

「好怪的名字！」岳家宇冷冷一哂，心道：「此府主人必定大有來歷，老叫化曾說，他不屑冒充三個高手，也許言不由衷……」

他低頭看看一身打扮，不由心中忐忑不安，他穿了一身白緞夾衫，身揹長劍，頭戴文生巾，足蹬青靴，臉上被老叫化以不同的彩筆鈎劃了一陣，與他本來面目不同，却更加俊逸瀟灑。

「我就是『聖手潘安』梅友竹！個性隨和，風流成性！我必須謹記此言……」

「但是……我來此目的……又是為了什麼？」他不禁猶豫起來。

「黑暗別府……莫非這大宅之中，永不點燈？這是什麼意思……」

「我還是不要多想了！連老叫化本人都是一個不可解的謎，還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他伸手拍那大門上的巨大獸環，在空谷之中，發出極大的聲音，不久，大門開了一扇，露出一個奇醜的面孔來。

此人一臉大麻子，而且塌鼻斜嘴，極為醜陋。乍見岳家宇，本是一臉冷漠之色，繼而看清岳家宇的面貌，立即躬身道：「原來是梅大俠，快點請進。」

岳家宇心道：「原來『聖手潘安』和此府主人有極深的友誼，我冒充他，豈能不露破綻……」

他點點頭，進入大門之內，樓閣連雲，千門萬戶，却都是漆黑一片。

對面來了兩個侍僕，向岳家宇深深施禮，道：「梅大俠一年未來，家主十分惦念！家主正在客廳之中……」

岳家宇不由暗自稱奇，這兩個僕童，也是十分醜陋，身高不過四尺，身形有如水桶，扁臉尖嘴，斜眼塌鼻。

岳家宇點點頭，臉上略現笑容，向前走去

進入第二重門，迎面是個大廳，傳來男女笑語之聲，却沒有燈光。

岳家宇猶豫了一下，心道：「若被看出馬脚，前功盡棄，我必須沉住氣隨機應變……」

他壯壯膽子昂然推門進入大廳之中。

大廳中人影幢幢，却看不出是男是女，估計有十五六位之多，因門窗皆都緊閉，又未點燈，饒他目光如電，剛進大廳，也是有目而不能視。

岳家宇不覺猶豫了片刻。

「啊……梅大俠……梅相公……眞是稀客呀！什麼風把你吹到『黑暗別府』來啦……」

人影幢幢，香風陣陣，撲面而來，岳家宇不由瞠目不知如何作答，原來是十二三個年輕女人，將他團團圍住。

而且有的扯著他的衣襟，有的拉着他的手，有的抱着他的腰，那柔若無骨的手以及溫軟如棉的胴體，肌膚相接，使他熱血沸騰，臉上一陣爆熱！

好在大廳中並無燈光，尷尬之色不會被人看到，但這時他已略為習慣在黑暗中視物。

他已看清四週十二個年輕女人，無不是各具姿色，環肥燕瘦。

只見大廳正中桌上擺滿了山珍海味，一位身材極矮小之人，坐在首席上紋風不動。

岳家宇凝目望去，只見此人前額極高，下顎又長，鼻樑扁平，兔唇露齒，一雙豬眼中却射出黃光。

「這眞是世上最醜陋的人了，此人如此醜怪，就勿怪他的手下沒有一個像樣的人！」

岳家宇用力掙脫那些女人，大聲道：「妳們放穩重些……」

那些女人被震出兩步，不由同時一怔，道：「喲！梅大俠敢情是另有新歡了！何必疾言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

岳家宇心中一動，忖道：「『聖手潘安』梅友竹的個性，應該是好好先生，風流成性，我這樣極易露出破綻……」

他立即朗朗一笑，說道：「我還沒有坐下，妳們就來纏擾着我，在下實在受不了……」

他說着話，心中不住地盤算，老叫化並未告訴我這『黑暗別府』主人之名，他不向我打招呼，我只得裝糊塗……」

「但是，剛才開門的僕人，曾說主人很想念我，他此刻既已見到我，為何端坐不動，一臉冷漠之色？」他這時眞是焦急萬分，忖道：「『聖手潘安』如果是這主兒的好友，而這些女人又是這主兒的婢美妾嬌，她們怎敢當着主人之面向我大獻殷動？」

「梅大俠，快來嘛！我們也是剛剛才動筷呢！」她們連拉帶扯，硬把他拉到桌邊，把他按在座位上，與那主兒面對面

「天哪！這人眞是個怪物！由於上額突出太大，後腦也向外突出，一個小身子挑着一個大頭顱，活像一個大元寶！他到底和梅友竹是何關係？」

這工夫十餘隻玉手，拿着杯子，送到他的面前，那衣袖中的陣陣幽香，使他陶然若醉。

他知道，此刻多說話總是危險，這主兒若非絕世高手，老叫化不會煞費心機，派他前來。

「梅大俠……請先吃我的……」

「不！先吃我的！」

「不，我先敬的酒，自然應該先吃我的嘛……」

岳家宇朗朗一笑，便伸手將十餘杯酒全都推了開去，再向那主兒抱拳道：「請

了……」

那知那奇醜的主人冷冷地道：「什麼請不請的！你梅友竹既然來了，自應盡興而歸，難道這些貨色你一個也未看上，非她不可？」

岳家宇不由一楞，一時之間，實在無法回答，但他隱隱猜出，這些女人，可能是這主兒的侍妾，梅友竹每次前來，必是左摟右抱，極盡人間艷福，但梅友竹志不在此，必定另有一個更美的女人，尚未得手。

他苦笑了一下，攤攤手，這種無言的表情，可以代表默認對方的話，也可以代表否定對方的話。

只聞那奇醜的主兒冷冷地道：「梅友竹，咱們可不是一半天的交情，我康八為人作嫁，一無所求，只希望你為我留下種子……」

「留下種子？」岳家宇更加迷惘了，不知對方言中之意代表什麼？他聳聳肩，無法作答。

「難道你非她不可麼？」那主兒晃着奇大的腦袋，醜惡的臉上，神色十分駭人，沉聲道：「須知我康八苟活於世，也只是為了佩佩。難道你連這一點也不能體諒我？」

岳家宇越弄越糊塗，含糊地道：「你是知道，梅某一生別無所好，只是對絕色女子有所偏愛！但必須是傾國傾城，舉世無雙的殊色才行……」

那主兒面孔扭曲了一陣，冷峻地道：「康某答應你便是，但你必須為我留下種子，不能光是不關痛癢地調笑弄一番而作罷！」

岳家宇恍然大悟，原來這主兒叫他為他傳宗接代。不由大為震怒，心道：「世上那有這等卑鄙無用之人？把自己的妻妾送給別人玩弄，而他自己只要孩子……」

「莫非他失去了傳宗接代的本能？」他言不由衷地道：「梅某在未看到佩佩之先……不便向你保證……」

那主兒哼了一聲，拂袖而起，道：「跟我來……」

岳家宇茫然站起，只感五六隻玉手，同時在他的大腿上狠命捏了一下，他差點兒叫出聲來。

只聞她們冷冷地道：「姓梅的，你有什麼了不起的？光是玩弄人，從不來實在的！難道我們有豬頭送不上廟門不成？」

岳家宇苦笑一下，眞是有苦說不出，跟着康八穿過三重院落，來到一座圖畫般的小樓之前，道：「珮珮就在此樓之上，希勿使我失望……」

說畢，晃着大腦袋回身離去。

岳家宇怔立在樓下，不由手足無措，上樓？人格有損，不上樓，此行任務無法辦到。

「既來之則安之！」他喃喃地道：「況且，事在人為！我可以其他方法達到目的，不一定非那樣不可……」

他邁着沉重的步伐，走上樓梯，只聞一面嬌滴滴的聲音道：「梅大哥……」

岳家宇悚然抬頭，只見一個傾國傾城，弱不勝衣的絕色女子，倚在欄杆上，以一雙奪魂索魄的美目凝視着他。

二人相距三四步，岳家宇已可聞到陣陣清淡的幽香散發過來，較之大廳中那些女人身上的香味又自不同。

「珮珮……」他只能說出這兩個字，因為他所知道的只有這些。但最重要的是，這女子所給他的第一個印象，楚楚可憐，美態撩人。

他覺得對這種女人若是口是心非，實是於心不忍。

「梅大哥……你眞的喜歡我嗎？」

「這……這當然不是假的……」

「進來坐吧……」她輕移蓮步，阿娜動人，步履輕靈得像落英墜地。

進入樓中，岳家宇突感香氣懾人，和暖如春，一切佈置固然極盡豪華，但却華而不俗。

岳家宇自動坐下，她為他端了一杯茶，坐在他的對面，她的美幾乎是集萬紫琴，白琬及紀露露的優點總和。而且另有一種嫻靜典雅的氣質，令人不生邪念。

她微微一笑，道：「梅大哥，詩作好了沒有？」

「詩？」岳家宇含糊地道：「作好了……」

他的心「卜卜」地跳着，不知是什麼詩？也不知道何時她要他作詩？

珮珮幽幽地道：「小妹的已經作好了！不知梅大哥的……」

岳家宇心中一動，道：「既然珮妹的已經作好了，就請先給小兄看看……」

珮珮伸手掏出一張粉紅色短箋，上面是簪花小楷，遞給岳家宇。他立即伸手接過，珮珮望着他的手，微微震顫了一下，立即一瞬不瞬地望着他。

岳家宇當然沒有發現她的表情，却在看她的一首詩。

這前四句首詩是：「君留吳越妾江東，數載情深一場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每恨當年羅奇難，相逢難把姓名通！」

後面四句，是岳家宇續上的，無非是傾訴自己的悲慘身世，以及無法成其美事之意。

他放下筆，突感她那一隻手，忽然加勁，抓住了他的肩井穴。不由大吃一驚，道：「珮珮，你……」

她冷冷哼，道：「珮珮姓什麼？」

岳家宇吶了半天，無言以對，呆在那裏。

珮珮冷笑道：「你這騙子眞是色胆包天的繡花枕頭！你旣要冒充梅友竹，就該打聽清楚！梅友竹到底是什麼樣子？告訴你吧！文事方面，你不在梅友竹之下，武功如何？尚不得而知，但你忽略了一件大事，梅友竹左手多了一個小指，所以他的綽號又叫『六指潘安』……」

岳家宇暗暗一嘆，心道：「大事未成，一敗塗地！這怎能怪我？老叫化並未告訴我梅友竹左手多一個指頭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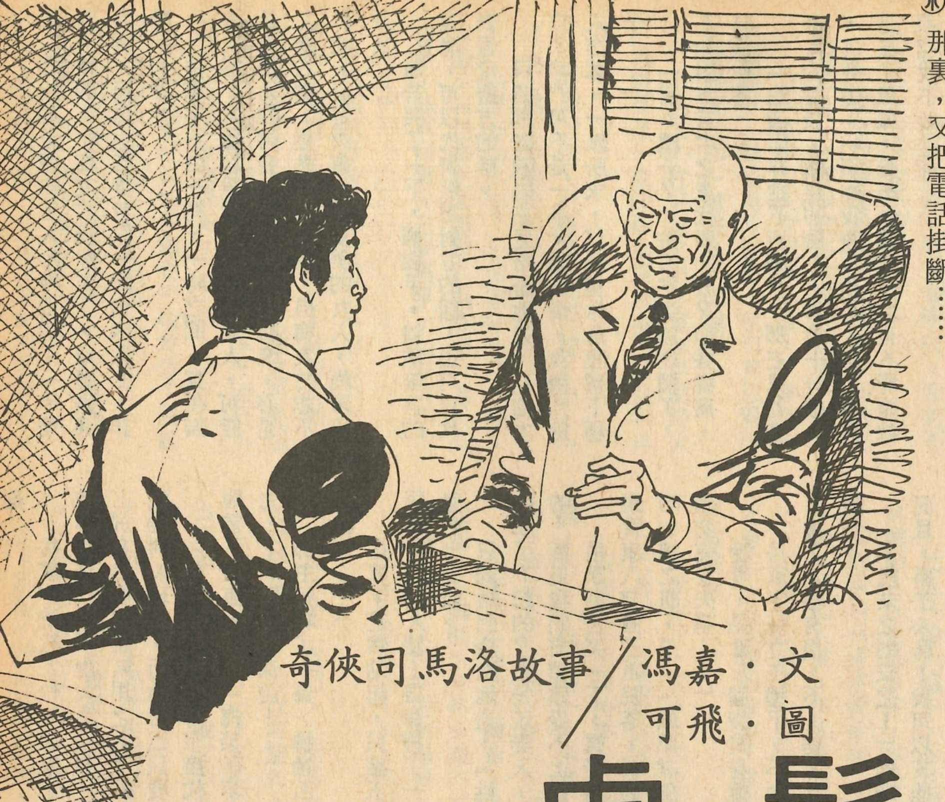
他冷冷地道：「不錯！在下確是前來冒充梅友竹，旣然事敗，就請妳給我殺個痛快！」

珮珮冷冷地道：「你叫什麼名字？師門何人？」

「不必多問，事已至此，只有一死而已！」

（未完・十）

上文提要：司馬洛的車子在停車場中被巨人破壞，司馬洛和巨人打鬥一陣之後，巨人打輸了，他願意幫司馬洛做事，司馬洛便留他做保鏢……張小姐到訪，兩人談論賈美珍的去處，突然有個探員與兩個警察到來，探員硬要帶司馬洛回警局，張小姐出面冒認是司馬洛的律師，探員因自己理虧，見有律師在場，不敢硬來，並匆匆離去……賈美珍又來電話，但當她知道張小姐在司馬洛那裏，又把電話掛斷……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虎鬚

查探奇案　多番受阻

司馬洛也知道這正是如此，這就是快要爆炸之先兆。一爆發起來，她會像變成另一個人，會做什麼很難說。他說：「她還常常說有人要害她。」

「是呀！」張小屏說：「不是害她就是害我、害她賈家的人。」

「也許賈裕光並沒有做錯，」司馬洛說：「她是必須留在醫院裡療養的。但不可以對她用强！」

張小屏忽然流出淚來，說：「可惜這病是治不好的！」

司馬洛也知道，這是不能治癒的病，事實上到目前爲止醫學家都不明白爲什麼會有這種病，不過卻是有葯可以壓制的，長期服葯，就可以安定下來，不過人也會變得較爲呆滯，而且受不住刺激。假如她有對她好的家人，最好是丈夫，那她可以長期服葯，安定地生活下去。但是她沒有這個。

司馬洛輕輕吻着她，安慰地說：「不要担心，我們是會解決這件事情的。」

她還是坐在那裡咬着指甲，衣服還未曾穿回。在此之前，司馬洛實在很難想像，像她這樣本事的女人如何會有楚楚可憐的樣子，但現在他看到了，有時環境的影響就是那麼奇怪的。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可以假定賈美珍實在是並沒有到美國去，她是被送進了醫院，但是她又不知如何逃出來了。她約我，叫我救她的弟弟。」

「救她的弟弟？」張小屏說：「兩次都是說救她的弟弟！」

「她跟她弟弟的感情很好嗎？」司馬洛問。

「她與賈小明是同母親的，」張小屏說：「所以感情也是最好的。而賈小明對她的刺激也是相當之大。假如小明不是這樣不長進，她也許不會那麼糟。」

「這仍然是時間問題，」司馬洛說：「她還是會被其他的事情刺激。」

這一種病，其實是佔了都市精神病的大部份，醫學界不明起因也沒有方法治根，但他們知道是人的腦部產生不平衡，不平衡到某一種程度就會精神分裂。弟弟也只是一個藉口而已，沒有弟弟的煩惱，還是會有一個其他的藉口。

張小屏說：「她老是說有人害她，不是害她就是害她的弟弟。時常是這樣。」

「看來，」司馬洛說：「你也不需要去找那位醫生施用美人計了，現在你已經知道是什麼事。」

「不，」張小屏說：「我知道是一件事，我還要他們知道我知道。他們不能不告訴我，雖然賈美珍是賈家的人，但我是她的好朋友，也是她的代表律師！」

司馬洛點點頭：「這也是眞的，你有權知道。賈裕光的做法是太專横一些，也許有你陪伴着，賈美珍的情形會好一些。」

「我就不明白爲什麼賈美珍不跟我聯絡，」張小屏苦惱地皺着眉頭：「也許她是怪我沒有跟她一起去醫院？」

「很可能是這樣，」司馬洛說：「在這種情況之下的人總是胡思亂想的。而這種病況的人，也是往往不講道理的，也不容易跟她講道理。」

張小屏說：「好了，我也得早些去找那醫生算帳了。既然賈美珍是逃脫了，你會幫我把她找回來嗎？」

「我會幫你，」司馬洛說：「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也是沒有什麼辦法。人海茫茫，我到何處去找她呢？我祇是希望她會再與我聯絡。」

張小屏在他的家中洗了一個澡，再穿回衣服，就離開了。但是她一離開了之後就沒有了消息。

她是約好了夜間再與司馬洛通電話的，但是她的電話沒有來。司馬洛打電話到賈氏山上去找她，家裡的人說她不在。

＊　＊　＊

過了兩天，張小屏還是毫無音訊。她沒有找他，而他也找不到她。賈美珍亦沒有再打電話來。

司馬洛的探長朋友倒是找上門來了。探長找上門來，司馬洛招待他在廳中。探長來，一定是有事的。

探長說：「朋友，你這一次是做了一件吃力而不討好的事情。賈裕光施了很大的壓力，制止任何人調查這件事。」

「你就是來叫我不要管嗎？」司馬洛問：「這幾天我根本沒出街。」

「我不做這種事情的，」探長說：「不過我知道已經有我的同事上門來麻煩過你了。」

「那是幾天前的事了。」司馬洛說。

「爲什麼你不對我說呢？」探長問。

「我想知道他們還會繼續麻煩我到什麼程度。」司馬洛說：「但是沒有來了。」

「這件事情令賈裕光很生氣！」探長說：「在他而言，這已經是很嚴厲的手段了，他通常是不喜歡這樣做的。」

「你是來爲他說話的嗎？」司馬洛問。

「媽的！」探長說：「我已經對你講過，我是不會受這種壓力的。而且我是來告訴你一件我剛剛發現了的事情。上頭不要調查賈美珍的事，但是我還是要查。我找到了兩個目擊証人，看到那天晚上車子墮海的情形。」

「那好極了。」司馬洛說：「經過情形是怎樣的？快講出來吧。」

探長告訴司馬洛，他醒起那架車子墮海的地方，晚間是有很多情侶在那裡停車談情的，他就在晚間去騷擾。他相信這些情侶不會祇是來一次，有些是天天晚上去，有些是隔天或是隔一兩天的。這些情侶照例看見什麼也不會出聲，出聲就等於承認自己是在那裡，張揚出去是很難爲情的。但是探長去騷擾他們，很容易捉到他們衣衫不整，要麻煩他們是很容易的。在公衆地方做不道德行爲是犯法的，不過這種情形的犯法對人無損，對人無害，就沒有人理會吧了。探長就是拿這個來對他們作軟性威脅，假如當夜看見什麼就說出來，大家都將就，不張揚出去。

果然有兩對男女都看見。

他們所見的，却是與司馬洛所猜的不同。他們看見的是一個女人把車子開到海邊，自己把車子推了下海，步行走掉了。又沒有死人傷人，又不關他們的事，他們便不出聲了。

司馬洛聽到了，也甚感意外。

他說：「他們說是看見開車的女人自己把車子推下海？賈美珍自己把車子推下去？」

「是不是賈美珍就不知道了！」探長說：「他們不認識賈美珍，而且距離也是太遠了，看不清楚，不過打扮是跟你所見的一樣。而且，賈美珍怎麼會另找一個女人來替她把車子推下海呢？」

司馬洛撫着下頷沉吟着。探長祇是說了這幾句，却是說得很有道理的。把車子推下海的人，似乎不大可能是另外一個人。假如是賈美珍被人遇到了，而那些人把她捉走，另外派人把車子推下海的話，那爲什麼要派一個女人呢？這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要派也是應該派一個男人。司馬洛的車輪當時就是給人割破了，把他的車輪割破的人就應該是一個男人，這個男人就可以做這件事。

似乎應該是賈美珍自己把車子推下海的。但是她正在被人追趕，怎會有時間這樣做呢？這樣做是一件並不聰明的事，沒有車子，更難逃走了。

探長說：「我已經告訴你很多了，你有什麼可以告訴我嗎？」

司馬洛把張小屏的事情告訴了探長。他是很少如此的，多數都是會有所保留，所以現在是相當破例了，不過有些時候是應該這樣做的。

探長說：「原來如此！賈美珍有精神病，這秘密守得眞好，我也是一無所聞。既然賈美珍有這種病，那麼她所說的是不足信的。」

「不完全足信！」司馬洛說：「但是也沒有理由說她一定是說謊的。」

探長說：「那你認爲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不明白！」司馬洛說：「看情形並不是賈裕光派來的人捉到了她，否則她就不會仍能打電話給我，她應該是在醫院裡的。」

「也許她又逃出來了？」探長說。

「第一次可以逃出來！」司馬洛說：「但是第二次要逃出來，就恐怕沒有那麼容易了。」

「你知道我怎麼想嗎？」探長說：「我認爲你是上了她的當。」

「上當？」司馬洛問。

「是呀！」探長說：「有人追她，她怎會還有機會跟你說話呢？你已經注意到當時是有人監視着了，但那些人又沒有制止她。她走，不叫你護送，這是很不合理的。你的車輪割破了，你不能夠追她，但是她却把自己的車子推下海。以我的經驗來看，這個局面應該是她製造的，她不是有危險，她是聯同一些人製造一個局面，使你以爲她有危險。」

「我現在也正是開始這樣想。」司馬洛說：「但是，她這樣做又是爲了什麼呢？」

「也許是爲了激發你，使你去救她的弟弟，」探長說：「也許是要使你找賈裕光的麻煩。一個人有這種病，會胡思亂想，但同時也會機智到令你難以置信。」

「那麼！」司馬洛說：「張小屏沒有了消息，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也許是賈裕光把她說服了。」探長說：「假設現在賈裕光已經把賈美珍捉回去了，他們就沒有了麻煩，張小屏也就不需

要你了！」

司馬洛不出聲，他不認爲是這樣。這種感覺，他是很難對探長解釋的，因爲探長沒有把張小屏抱過在懷中，而他明白張小屏並不是對他行使美人計。張小屏與他相好的時候已經不需要如此做了，雖然有些女人的演技是非常之好的，但他不認爲張小屏是在演戲。

司馬洛說：「這件事，我還是要弄清楚。」

探長說：「你還是不怕捋虎鬚？」

司馬洛說：「我什麼時候對你說我怕過？比賈裕光更有勢力的人我都遇過不少了。」

「猛虎不及地頭蟲！」探長說：「賈裕光就是一條地頭大蟲。他是當選市長希望最大的人；假如他成爲了市長，他的權力就會更大。」

「你是在勸我不要多管閑事嗎？」司馬洛問。

「不是！」探長說：「我祇是說你需要我的幫忙。」

「我需要你時我會找你的。」司馬洛說。

探長走了之後，司馬洛就跟着出去。

＊　＊　＊

司馬洛開着車子兜來兜去。現在他的車子已換了新的車輪，這事是不必自己做的，打個電話給相熟的車房就辦妥了。

他兜了幾圈之後就發現了有一部車正在跟着他，他開到了一個僻靜的地方，在路邊停下來。那部車也來了，在前頭停下，車中的人就是巨人，很容易認的。巨人高大，好像把車子塞滿了似的。

巨人走過來，說：「我看你是要找我。」

「對了！」司馬洛說：「你的保護工作也做得眞不錯。」他幾天沒有出外，一出來巨人便跟着他了。

「有什麼事嗎？」巨人問。

「我要到醫院去。」司馬洛說。

巨人說：「你有病嗎？」

「不是！」司馬洛說：「我是要到精神療養院去，說不定我在那裡會遇到危險。」

「有我跟你一起。」巨人說。

「我又不想你一起來！」司馬洛說：「我祇是担心我不能出來。假如天黑之後我還不能出來，你就得設法把我弄出來。」

「這個沒有問題。」巨人說：「假如你是被關進了監獄裡，你叫我把你弄出來我就辦不到；但是一間醫院——這精神療養院我聽過，是私家醫院。」

「是的。」司馬洛說。

「不是公立醫院，那又好辦一些！」巨人說：「必要時，我可以把它拆掉。我有許多朋友。」

「你也許不需要你的朋友！」司馬洛說：「你需要我的朋友。」

他把探長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告訴了巨人。假如他不出來，巨人就要與探長聯絡，商量合作。

巨人說：「與警探合作，我不大喜歡。」

「這是一位朋友！」司馬洛說：「我說是朋友，就是朋友。他會給你很適當的幫忙。」

巨人祇好同意。他開車跟了一段路，就停了下來。

司馬洛繼續開車到療養院去，巨人就在那裡等着。那個路口是到療養院去的必經之路，司馬洛的車子出來，巨人會看見。

但是司馬洛担心自己，却忘記了爲巨人担心。

他還沒有出事，巨人就先出事了。有兩部汽車開來，一部停在前頭，一部停在旁邊，巨人沒法開車逃走。

巨人立即下車。

那兩部車上的人亦下來了，一共有四個人。四個對一個，打架起來巨人也未必會佔便宜。但是他們也不需要打。其中一個人向巨人出示証件，是警探。

巨人說：「我犯了什麼事嗎？」

那人說：「前幾天停車場有兩部車被破壞了，我希望你跟我們回去協助調查！」

「我現在沒有空。」巨人說。

「你乖乖地來，還是要我們帶你走呢？」那人問。

巨人說：「我跟那件事沒有關係。」

「有人看見你在現場！」那人說：「假如認過了人是跟你沒有關係的，我們就不會麻煩你。你來不來？」

巨人沒有辦法。這些人既然是警探，身上就有槍，打起來的話，他會更吃虧，他祇好乖乖地跟着走。他回到車子裡，其中一人坐上他的車子，坐在他的身邊，那兩部車子一前一後，把他護送走了。

司馬洛是沒有後盾了。

＊　＊　＊

司馬洛在那醫院的等候室中等了半個鐘頭，那位薛醫生才出現。

薛醫生是禿頭的，一如張小屏所說，在他的禿頭上吻一下就可以使他神魂顛倒。

薛醫生也是一個年紀相當大的人，總有六十歲了。

司馬洛說：「我是張小屏的朋友，我想問你一些事情，我跟她有些事情弄不清楚——你可以現在打一個電話給她，讓我跟她講一講……」

這是一個與張小屏聯絡的好辦法。他聯絡不到張小屏，薛醫生也許可以爲他做成這件事。

薛醫生說：「你是爲了賈美珍的事而來的？」

薛醫生的合作，令司馬洛感到意外。

司馬洛說：「正是。」

薛醫生說：「這件事情，是有一點誤會。你對張小姐說賈美珍找過你和打過電話給你，但是賈美珍一直都是在這裡。張小姐很生氣，她認爲你是對她說謊。」

司馬洛說：「但是我說的的確是眞話！」

薛醫生說：「我現在帶你去看看賈美珍！」

他帶領司馬洛通過走廊，到了另一間房間，說：「你在這裡面等着，我帶她來；不過，你得合作一些，不要亂說話，她現在的情況不大穩定，她是受不住刺激的。」

「我明白了。」司馬洛說。

薛醫生出去了。司馬洛就在那房中等着。

薛醫生却久久都不再出現。他走過去推推門，却推不動。這門是從外面開進來的，但是從門內却推不開，因爲門上並沒有抓手。門的上端是玻璃，玻璃裡面有鐵絲格子，是不容易打破的玻璃。他立即回頭望，這房間有很多窗子，但都是關閉的，而且這些窗子的玻璃一定很厚，不易打破，這是爲了防備病人發起狂性而亂來的設計。房中有一張木桌和兩張木椅，也是拿不起來的，因爲脚都是用螺絲旋緊在地上，這也是爲了防備病人把桌椅拿起來擊破玻璃。司馬洛透過玻璃看見薛醫生出現在門外的走廊中，祇是站着看他。

司馬洛搖動那門，叫道：「喂！放我出來！」

薛醫生並不過來，仍然祇是站在那裡看他，而司馬洛此時開始頭昏腦脹，有軟弱的感覺。他連忙撲到窗前去，要把窗子推開。房內是空氣調節的，他懷疑空氣有古怪。

但是已經太遲了，他發覺他已經無力開窗。一陣天旋地轉，他就倒了下來，他希望把身上的槍取出來，射破兩隻窗子，把麻醉他的氣體漏走，而混進新鮮空氣來，但是他已經辦不到，他的手就是不聽話。這種情形，當發現了的時候，總是已經太遲了的。

司馬洛就是這樣在地上睡着了。

＊　＊　＊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已經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他仍然很軟弱，人是躺在一片很軟的地上，有白光從頭上射下來，周圍也是一片白色。他漸漸看清楚這是一間白色的房間，地面眞是軟的，墻壁也是軟的，因爲都是舖了軟墊。天花板特別高，白色的燈光就從天花板上一塊奶色玻璃後面透出來。而司馬洛無法動彈，那是因爲現在他的身上已經穿上了一件特別的衣服，這件衣服是沒有袖的，是堅韌的帆布，而他的兩臂又是裹在帆布的裡面。除非他有能力掙破這衣服，他才可以動。這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這裡是精神病院，這種衣服乃是用來制住發起狂性的病人的，縛住手脚都不受控制的時候就用這種衣服。縛住手脚，假如狂性太厲害，被縛的地方也會勒傷。這衣服連發狂的人用無情力也掙不破，他就更加不可能了。這裡的地板和墻壁都是軟的，就是使發狂性的人爬起來亂跳亂撞，也不會受傷。假如撞到天花板上，那是會受傷的，但是天花板特高，又跳不上去。

司馬洛躺在那裡苦笑着，他知道這一次他是脫不了身。他看過表演魔術的人能夠脫出這種衣服，但這種本領他却是沒有。

他也不打算亂跳亂撞，他祇好等。也許巨人會來救他出去？但是他不知道巨人也是自身難保。

巨人此時正在被扣留着，根本不能脫身。他雖然不知司馬洛那樣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也是麻煩得很。不過巨人到底並不是犯了什麼嚴重的罪行，所以他在接受了一番長時間的盤問之後，就由律師保釋出外。

那個警探說有人看見他在破車的現場，那是因爲管理停車場的人在車子進入停車場的時候看見了他。車子進入停車場是要拿計時咭的，管理員一定可以看得見，雖然每天進出的車子不少，管理員是應該麻木了的，不能夠記得那許多，不過巨人却是會令人記得的，就是因爲他的個子特別高大。但是，也因爲巨人高大到塞滿了車子似的，而他不是坐在靠近管理員的那邊，管理員是看不到他的面貌，所以又不能夠肯定。高大是一個特徵，但是像巨人這樣高大的人，世界上又不祇他一個。

所以巨人還是能夠脫身出外。

不過巨人雖然脫身出外了，還是得不到自由，因爲他發覺有警探長期跟踪着他。

他們現在是互相走法律隙了。巨人明明是與那車子有關係的，但是沒有証據，他可以不承認。警探若是跟踪着一個人，這個人也是可以提出証據的，但是他不能証明是跟踪，剛好有警探在附近不可以嗎？而且以巨人的身份和處境，他亦是不便提出什麼抗議的。而這樣一鬥法，就是巨人輸了。若是有警探在他的附近，巨人就什麼都不能做。

＊　＊　＊

另一方面，司馬洛就是這樣給棄在那房間裡，有時會有人透過門上的小窗向他望望，但不出聲。司馬洛也是不出聲，他不認爲開口有什麼用。

他極力忍耐，假如他不忍，他眞可能會變成瘋狂了，因爲一個人手臂不能動，眞是苦極，尤其是痕癢起來的時候。

平時痕癢可以抓，此時他癢起來却不能動手抓，而且心理作用，越不能抓就越痕癢。這種痛苦，眞是難以形容。一個眞正發狂的人，可能沒有這問題。

司馬洛在這裡面不見天日，不知道究竟過了多少時間，但他相信有三天了，那是憑餵食的次數計算的。每天有人來餵他吃東西三次，並且拿盤子來給他大小便。三個大漢，他不可能乘機發難。而且大小便都要依時。

司馬洛發誓要把這個薛醫生殺掉。

第三天晚上，司馬洛睡着了的時候，却被開門聲驚醒了。那三個大漢進來，爲他把那帆布的無袖衣解下來。

他第一件事就是不斷抓癢。此時已經不是心理作用了。三天未洗過澡，實在痕癢得很苦。

他的手臂也因爲久束着而很不靈活，手不斷發抖着，也常常抓不中目標。還是其中一人代他用手在身上揉擦了一遍。這些人是在這裡工作的，很懂得這些事情。

然後他們說：「來吧。」

他們押着司馬洛走，他想不走也不行。司馬洛此時手臂仍然軟弱而不受控制，他並不認爲是一個發難的好時候。而且，他們現在又是放了他。

他說：「現在拿我去解剖嗎？」

「不是。」其中一人說：「有人來接你！」

他們把司馬洛送到了一間房間，司馬

洛注意到這裡的門是可以從裡面拉開來的。

而且張小屏竟在房中等着他。

那三個大漢走了。司馬洛說：「現在又是玩什麼把戲？」

張小屏說：「我來接你出去。」

司馬洛說：「那個光頭醫生呢？我要跟他算帳？」

「你也不能怪他，」張小屏說：「他只是奉賈裕光之命。」

「那麼我會出去找賈裕光算帳。」司馬洛說。

「你這個時候說這樣的話，不是吃虧一點嗎？」張小屏說：「假如你不答應我不亂來，我就不放你出去。」

「你眞令我意外，」司馬洛說：「原來你也是賈裕光的走狗！」

「我不是他的走狗，」張小屏說：「我不知道他們這樣對你。我剛剛知道了，我就來了，我到底是你的代表律師。不過，你也是令我意外，你居然替林偉工作。」

「誰是林偉？」司馬洛問。

「你不知道誰是林偉？」張小屏說。

「假如你是指那個與賈裕光競選市長的人，」司馬洛說：「那我是聽過的。」

「就是他了。」張小屏說。

「但我並不是爲他工作的，」司馬洛說：「我跟這個人完全沒有關係。」

「我就是相信這個，」張小屏說：「所以我才來弄你出去。我是在想，假如你是爲林偉工作的，你爲什麼會笨到跑到這裏來自投羅網呢？」

「我來是想找你，」司馬洛說：「爲什麼你忽然失踪？」

「我發現了你騙我之後我就不想見你了。」張小屏說。

「什麼我騙你？」司馬洛問。

「我離開你家就是到這裏來找薛醫生的，」張小屏說：「我在這裏見到了賈美珍。賈美珍一直是在這裏。」

「但你聽着她打電話給我的。」司馬洛說。

張小屏說：「電話是你聽的，說是賈美珍打來，我聽的時候沒有聲音，那可能是任何人打來的電話。」

司馬洛說：「你還是認爲我在說謊？」

「我不知道，」張小屏說：「當我知道你是在騙我的時候，我很傷心。我一直以爲我很會判斷人。」

「我也是，」司馬洛說：「我一直以爲我很會判斷人，我認爲你不是使用美人計，但是當我被困在那房間裏——」

「我不知道這事。」張小屏圓睜着眼睛：「我只是覺得你騙我，我就不想再跟你來往。」

「但是我並不是說謊，」司馬洛說：「的確是賈美珍打電話給我。你說賈美珍一直是在這裏，那麼你可以帶我去看看她。」

「她不在這裏，」張小屏說：「她幾個鐘頭之前走了出去。」

「她在這裏，她又不在這裏，」司馬洛說：「你還說不相信我，我卻應該相信你才對。」

「我離開你家之後到這裏來確是見到她，」張小屏說：「我還跟她說過話。薛醫生也說她一直是在這裏。就當薛醫生騙我，她在我去找你之前幾天不在這裏吧，但那天她確是在這裏，她不可能打電話給你。」

「算了吧！」司馬洛說：「現在，我可以離開這裏，還是回到那房間去呢？」

「你可以離開這裏，」張小屏說：「但是你先要等我說完。我認爲像你這樣一個人，沒有理由要爲林偉工作。」

「我不是爲林偉工作，」司馬洛說：「我根本不認識林偉這個人，這是我第二次說，我不希望再說第三次，我不喜歡你說我說謊。」

張小屏說：「我也認爲你不會是爲林偉工作的。」

「那你爲什麼問我呢？」司馬洛說。

「因爲賈裕光認爲是如此，」張小屏說：「而在我知道你來這裏之前我也認爲是如此。」

「你仍然是賈裕光的走狗。」司馬洛說。

「我仍然是爲賈家工作，」張小屏說：「我知道你不贊成，不過我要說公道話，林偉用卑鄙的手段對他，他是有權自衞的。」

「他叫人割破我的車輪，打電話恐嚇我，這也是公平的嗎？」司馬洛說。

「他並沒有這樣做。」張小屏說。

「他說沒有這樣做你就相信了？」司馬洛說：「他把我關在這裏，又如何？難道又不是他的主意？」

「這是他的主意，他也承認了，」張小屏說：「就是因爲他承認了這件較嚴重的，而不承認那些較輕微的，所以我相信他。他承認是他叫警探上門向你找麻煩，但是沒有割破你的車輪，也沒有打恐嚇電話。他是在你去賈氏山找過我之後才知道你這個人，那時他才開始注意。賈美珍進了精神病院，你看來是要揭發這件事，打擊他的聲譽，他不能容忍，這是可以原諒的。你還找上醫院來，他就叫人把你關起來幾天，教訓一下。」

「好吧！」司馬洛說：「我受過教訓，現在我可以走了嗎？」

「可以了，」張小屏說：「你先去洗一個澡，我跟你一起走。」

「我不要留在這裏，」司馬洛說：「我可以回家洗澡。你叫他們還我衣服。」

張小屏說：「隨便你吧。」

她叫人帶司馬洛到更衣室去，司馬洛穿回了原來的衣服。他也得回了他的槍。

張小屏在門外等着他，他出來，她挽住他的手臂，卻皺起眉頭道：「你眞臭。」

「你像我這樣在這裏困幾天，你也不會好嗅的，」司馬洛說：「我們走吧。」

「還有一件事，」張小屏說：「你……可以幫我找回賈美珍嗎？」

「這需要我嗎？」司馬洛說：「賈裕光沒有這能力？」

「這件事更不便張揚，」張小屏說：「賈裕光不能夠叫警察替他找。」

「哦！」司馬洛說：「這就是他叫你放我的原因。我有利用價值。」

「不是他，」張小屏說：「是我。你肯不肯幫我？你不肯，那就算了。」

「好吧！」司馬洛嘆一口氣：「是爲了

賈美珍。不過，似乎我也幹不了什麼。我對她的爲人不熟悉，我也不知道她會逃到什麼地方去。但是……她可以逃出去，連我都逃不出去。」

「這事我看我們最好跟薛醫生討論一下。」張小屏說。

* * *

薛醫生那光頭還是使司馬洛很討厭，他一看見薛醫生就有一種念頭，就是想把他那光頭當鷄蛋殼那樣敲破。

但是薛醫生很誠懇地對司馬洛道歉。他說：「我是不對的，雖然我當時相信你不懷好意而來，我也不應該用這方法對你。我是醫生，我違反了醫德，是不值得原諒，我希望我以後不會犯這種錯誤。」

道歉是很有效的，尤其是誠意的道歉。司馬洛又不想打破薛醫生的頭了。

薛醫生告訴司馬洛，賈美珍的情況與司馬洛不同，她用不着這樣困在那房間中，她是可以相當自由地來去的，所以她能夠逃出去。而她的嘴巴很滑，有經驗的女護士也給她騙倒了，不提防，她就在半夜裏逃掉了。這裏並不是監獄，要她出去是不難的。

「她的嘴巴很滑？」司馬洛問。

張小屏說：「她原本不是這樣的。」

薛醫生說：「這種病有一個我們做醫生也不明白的地方，在沒有藥物控制的時候，病人會表現出另一種性格，與本人完全不同的，似乎很正常，但是特別狡猾，千方百計要離開這個地方，知道自己是在接受治療，又要逃避治療。我們只知道藥物能壓制住這另一重性格的出現。」

這也是如司馬洛所知的相同。

司馬洛說：「你說沒有藥物控制的時候就很狡猾，她是住在醫院裏，沒有藥物控制？」

「她每天要服藥兩次，」薛醫生說：「規矩是要護士看着她服下去的。但是她顯得很急於得到治療，沒有到服藥的時候已經要求服藥，我猜護士就是這樣給她騙倒了，把藥交給她自己服她卻丟掉。護士當然不敢承認，但我知道這種事是常有的，也有時病人是不把藥吞下去，事後偷偷吐出來。總之，是狡猾得很有條理，逃了出來之後，別人也不會看出她是有問題的。但是沒有服藥一個時期就狂性爆發了，會變回初進來時一樣。我就是最担心這個，假如她一出去就發狂亂來的，人們一定很快就會報警，她無處可躲。」

司馬洛說：「她進來的時候就是亂性的嗎？」

「是的！」薛醫生說：「她完全亂性了，否則她也不會進來。我們起先也要把她縛在床上，後來慢慢用葯，她的情緒才漸漸穩定下來。但過了一個時期，她就開始狡猾了。」

司馬洛說：「她有沒有可能在醫院裡打電話出去呢？」

薛醫生說：「有時病人和護士談得好，是可以說服護士爲她打一個電話到外面去的。這裡沒有公用電話，電話是職員用的，護士決不可能任從病人自己打電話，也不可能不在旁邊聽着。但是我告訴你，即使她能打電話出去，她也沒有可能出去找你。」

司馬洛說：「那麼你對我與她見面的事情又如何解釋呢？」

「我沒有解釋，」薛醫生說：「我祇是能夠解釋我這裡發生的事情。」

司馬洛看見薛醫生避開他的眼光。薛醫生也許仍是認爲他說謊，而不願意直斥。但是司馬洛亦是仍認爲薛醫生與張小屏是可能說謊的，因爲他們說賈美珍一直都是在這裡，他們却不能夠把賈美珍拿出來給他看。

司馬洛說：「你是主診賈美珍的，你認爲我們要找賈美珍最好是循什麼路綫呢？」

「還是她的弟弟，」薛醫生說：「我跟她談得很多，而護士跟她所談的，亦是會向我報告的，我所得的印象就是她最關心她的弟弟。」

「那麼，」司馬洛說：「我們就去找她的弟弟。」

* * *

司馬洛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家裡去，而他回到家去就是先洗一個澡，然後他就與張小屏一起等。

他是要等巨人向他報告。

巨人是負責調查賈美珍的弟弟賈小明的下落。巨人是有他的綫路的。司馬洛是用電話通知了他。現在沒有警探跟踪巨人了，是張小屏解決了這問題。這是賈裕光的主意，她給賈裕光一個電話就可以。

張小屏也一直跟着司馬洛，她對他又親熱起來了。她說：「來呀，你在那裡面受了這許多苦，我應該服侍你，作爲補償。」

「我現在需要的是好好地吃一頓，」司馬洛說：「那療養院裡的東西不是人吃的。」

住過醫院的人都知道，醫院裡的伙食似乎不是爲人而設的，不論你多麼富有，住進裡面都是受罪。即使初學烹飪的人，弄出來的水準還更高，爲什麼會如此，就眞是不知道了。

張小屏說：「我知道，差不多來了。」

她剛剛這樣說着時，門鈴就響了。

是餐廳送來的一份精美大餐，顯然是張小屏打電話叫來的。他們要等消息，不方便出去，最好就是在家裡吃，而自己弄是很難有這樣豐富的。張小屏也並沒有說她是否弄得出精美的菜，也許她是不會的。

司馬洛本來對吃也是相當講究，現在就更是稱心如意了，他在療養院裡雖然有人餵食，却也是等於捱餓。

吃過了之後，張小屏就熱情地靠在他的懷中，與他一起看電視。他對電視節目是從不感興趣的，不過此時，在良好的氣氛之下，他也覺得並不討厭。

張小屏仍然是一個那麼喜歡主動的女人，她的手在他的胸膛上活動起來。她說要檢驗他的骨還痛不痛。他是早已不痛了，但是也因此就特別容易興奮。

她也是特意要使他興奮起來的。

他很快就忍不住了，把她抱着。但是她仍如上次一樣，把他按住，說：「你不要動，讓我來爲你服務！」

司馬洛倒是相當欣賞她這做法的。他讓她替他把衣服除去了，然後她自己也是

除去了衣服，跪在他的旁邊，美妙的雙手在他的身上活動。

在他來說，她就像一個女奴在服侍他。

但是從她的觀點而言，她則是正在操縱他的感覺和反應。

這是一場遊戲，也是一場戰爭，但只是一場不流血的戰爭，亦是會有美滿的收場。除非是電話响起來破壞了氣氛。

但是司馬洛又不願意把電話掛起來，他們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正在等電話。

這一次的享受是更高的，他的肉體也可以享受，眼睛也可以享受。他就是不能動手，因爲一動手就會使她不能集中精神爲他服務了。

後來，他忍不住了，手又移動起來，這移動亦使她軟了下來了。她終於躺了下來，於是又變成了他是主動者。

他完全佔了主動的地位。張小屏幽幽地說：「你在療養院裡受苦，在我身上索回吧！」

他現在又覺得，得到這個補償，他受苦也是值得的了。

、不過，她也並不是在受苦，雖然有時她的表情也像是在受苦。極樂與痛苦，表情似乎相差不大。

電話响起來了。

但已不破壞什麼，因爲這時他們已經是小睡將醒，電話鈴聲正好把他們叫醒。

這就是巨人打來的電話。

司馬洛聽完了巨人的報告，他放下了電話之後就把巨人的報告向張小屏轉告。巨人說據他的調查，賈小明是完全失踪了。

兩個月之前有人見過他，這之後就完全沒有人見過。

「這情形似乎很不妙，」張小屏說：「我們沒有他的消息，那不出奇，因爲我們並沒有如何落力去調查。但是那些人，他們是應該有他消息的，却忽然沒有了。那些人是應該知道的，假如忽然沒有了消息，他就可能是出事了。已經兩個月！」

司馬洛說：「還有一件不妙，起先他祇是吸大麻，吃迷幻葯之類，但是後來他已是吸海洛英，而且毒癮已經很深了。」

張小屏皺着眉頭：「假如他已經有很深的毒癮，那就更不可能沒有了消息。他一定要去買毒品，他也一定要向那些人買，那些人不會不知道他的消息，除非……」

「暫時不要胡思亂想，」司馬洛說：「也許他是轉到了另一個地區去買去吸呢？目前我們祇是用了很短的時間，我們還需要多用一些時間查下去。」

「多用一些時間！」張小屏說：「現在我們却是急着要找回他的姐姐！」

「你肯定賈小明不會是回到了賈氏山嗎？」司馬洛問。

「不可能，」張小屏說：「那些私家護衞員會知道的，而且賈氏山也不可能買到毒品。而且，賈小明這個人是決不肯回去的。」

「即使他已成爲了一個癮君子？」司馬洛說：「一個人成爲了癮君子，就沒有所謂志氣了。」

張小屏說：「他沒有回去，回去也祇有回到賈美珍的屋子，除此之外沒有別家會收容他的。」

這倒是一個很有力的理由。

司馬洛說：「那麼我們等吧，除非你有什麼別的地方可以帶我去試試的。」

「沒有。」張小屏說。

司馬洛沉默着躺在那裡。

後來，張小屏說：「你在想着什麼？你好像不大高興似的。」

「我還是在想着賈美珍的事情，」司馬洛說：「我見到賈美珍，你却說那時她是在療養院，總有人是說謊的，我知道我沒有說謊。」

「我的確是在醫院見過她。」張小屏說。

「那麼薛醫生說謊，」司馬洛說：「我見到賈美珍的時候，你沒有見到她，你不能肯定她是在療養院裡。」

「但是賈美珍打電話來之後我就到醫院裡，看見了她。」張小屏說。

「那祇是一個電話，」司馬洛說：「賈美珍沒有親自出現，她是可能在醫院裡打這個電話的。」

「薛醫生說不可能。」張小屏說。

「我們就是要相信薛醫生的話？」司馬洛說：「我知道我沒有說謊，那就是薛醫生說謊了。也許薛醫生放她出去，又讓她回來。」

「薛醫生是可靠的！」張小屏說：「這個我肯定。」

這時電話又响了。

司馬洛拿起來聽聽，又放下了。

張小屏問：「又是……賈美珍？」

司馬洛的臉沉着說：「不是——祇是又來一個警告電話，叫我不要多管閑事！」

張小屏看着他。

司馬洛說：「也許你又以爲我是騙你了，祇因爲你沒有聽見。」

張小屏說：「我沒有這樣想。」

司馬洛按了一個掣，剛才的電話錄音就放了出來。現在他已經接上了電話錄音了。上次賈美珍打來的電話他沒有錄音，難以証明，現在他則是有錄音爲証。

那邊一個男人的聲音說：「朋友，你不要多管閑事，你亂搞，你找的人就要死掉！」

「誰會死掉？」張小屏捉住司馬洛的手，擺着他叫道：「爲什麼你不問他？」

司馬洛祇是指指錄音機。張小屏也知道自己問得很笨，因爲那人一講完就掛斷了電話，從錄音機中可以聽到。司馬洛是根本沒有機會發問的。

張小屏仍然很急，說：「他說的是誰呢？我們又要找賈美珍又要找賈小明。」

「兩個人都是有關連的，」司馬洛說：「就當他說的是兩個人好了。」

張小屏說：「那麼我們兩個都不能找嗎？」

「我們兩個都找，」司馬洛說：「你不是小孩子了。你應該明白，恐嚇的人就是怕我們去找，所以才打這樣一個電話來。要殺他們早已殺了，假如打這樣一個電話來通知我們，他們實在又怕我們找，又不能殺。」

「也許兩個人都已在他們手中？」張小屏說。

「假如是，」司馬洛說：「他們就早已說出來，也會放一段錄音之類了。我猜是他們也在找，而怕我們先找到。」

張小屏焦急地說：「那麼我們更該快些去找了。」

「好！」司馬洛說：「快穿衣服！」

張小屏立即起床拿衣服。

司馬洛說：「我們到哪裡去找呢？」

張小屏說：「是你說去的呀！」

司馬洛說：「你說要快，要快就現在到街上去試試看能不能碰到，什麼目的地我却是不知道了。」

張小屏丟下手中的內衣袂，瞪着他：「我不是不喜歡開玩笑，但是現在並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司馬洛說：「對不起，但是目前我們還是祇能在這裡等而已。」

他還是好整以暇地躺在那裡。兩手放在腦後，張小屏則是急得不願意坐下來。

他又說：「我們剛才所說的也是值得研究。假如薛醫生把賈美珍放過出來，我們就應該在薛醫生的身上調查了。」

「薛醫生是可靠的，」張小屏說：「你得相信我。」

「要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就是不相信自己。你相信他就是不相信我！」

「我也相信你，」張小屏苦惱地皺着眉頭：「我也不知道事情怎會這樣的。」

司馬洛不出聲，她走過來低頭輕吻着他說：「眞的，我並沒有不相信你。我現在這樣跟你在一起，又是爲了什麼呢？難道我會帮賈裕光或者薛醫生騙你而這樣做嗎？多少錢什麼面子都不可以使我這樣。」

司馬洛輕撫她的頭髮：「好了，這個問題暫時擱下，等找到了賈美珍時，她自然會有解答！」

張小屏伏在司馬洛的身上。

他可以感覺到她的呼吸緊促。她總是不能鬆弛下來，她對這件事情非常之緊張。

司馬洛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他在多數情形之下都是能夠鬆弛下來的。不過，他也是應該沒有張小屏那麼緊張的，因爲她對賈美珍有很深厚的感情。

張小屏又問道：「我們等什麼呢？」

「等巨人告訴我，最後一個見到賈小明的人是誰，」司馬洛說：「一個人雖然是失了踪，也總有一個人是最後見他的面，這最後見他的人，應該是最能供應資料給我們的人。」

張小屏說：「那麼，賈美珍呢？」

「等她打電話來！」司馬洛說：「或者是希望找到賈小明的時候也找到她。」

「希望！」張小屏說：「希望。全部都是希望！」

「希望在人間呀！」司馬洛說：「而且我們也不祇是在希望，我們是一面希望一面盡力。」

「最好是賈美珍打電話來！」張小屏說：「假如有人打電話來，就讓我接。」

「隨便你吧。」司馬洛說。

張小屏又說：「我要不要帶槍去呢？」

司馬洛笑起來：「你會用槍嗎？」

「你教我，」張小屏說：「這是危險的事情。」

「對我是危險，」司馬洛說：「對你則是並不危險。」

「爲什麼呢？」張小屏說問。

司馬洛說：「因爲你不要去什麼地方，要去就是你自己去。」

張小屏立即跳起來提出抗議。

她說：「我不可以不去！」

「你能夠帮什麼忙嗎？」司馬洛問。

「我……我可以跟賈美珍講！」她說：「她會聽我的話。」

「她不會聽你的話，」司馬洛說：「她連醫生的話都不聽，她又怎會聽你的話呢？而且她是向我求救，而不向你求救；假如她是聽你的話，那她早就應該向你求救。」

張小屏張開嘴巴又閉上，要說的話不說出來。她要說的顯然就是早一些時爭論過的話題，就是賈美珍在醫院裡，不可能來向司馬洛求救。但這話是不宜再說了。

她終於說：「我不能夠就這樣不管這件事情，我一定要參予！」

「你當然要參予，」司馬洛說：「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留在這裡，替我把地方收拾得齊齊整整。」

張小屏又瞪着他：「你當我是什麼？」

「你是一個女人，」司馬洛說：「你雖然是一個律師，但你也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做這種事情，難道算是侮辱嗎？」

她說不過他，但還是瞪着他。司馬洛又說：「我出去了，還是要有人在這裡負責聽電話的。萬一賈美珍打電話來呢？」

這其實才是他的眞正原因，而張小屏也覺得這樣說是很有道理的，她吸着嘴不反對。

司馬洛說：「人是各有所長的，應該做自己最擅長做的事，假如賈美珍來電話，你就要運用你的口才，說服她回來。回到這裡。假如我出去了，我還是不時會打電話回來告知你情況的，你不會不知道事情進行得如何了。」

張小屏說：「好吧！」

司馬洛說：「那你就需要住在這裡了。」

「是呀。」張小屏說。

司馬洛說：「你何不回去拿衣服呢？這裡沒有衣服給你替換！」

張小屏說：「我不穿衣服就行了。」

「不穿衣服？」司馬洛說。

「不穿衣服，我就不必換衣服，」她說：「這樣一套就行了，要出街時再穿上。」

司馬洛笑起來：「這倒是一個好辦法，用不着穿。」

她說：「我不能亂跑呀。假如我走了之後你又要出去，那我們就失去聯絡，沒有人在這裡接電話了！」

司馬洛說：「我的另一個衣柜裡倒是有一些衣服，可以暫用的。是女人的衣服。」

「女人的衣服？」張小屏說：「你這裡怎麼會有女人的衣服？」

「以前有些女孩留下來的。」司馬洛說。

她皺皺眉頭說：「好不衞生！」

司馬洛說：「都是已經洗乾淨的。」

「我不感興趣！」她仍然搖頭。不過他知道她是吃醋多過重視衞生，她到底也是

一個女人。

他說：「那不要緊，你不穿衣服比穿衣服更好看！」

她瞪他一眼，說：「現在我得去洗一個澡！」

她去洗澡時他就躺在那裡休息着。她還沒有洗完，電話又响起來了。她匆匆跑出來接聽，但這電話仍不是賈美珍打來的，是巨人。

她把聽筒交給司馬洛，又跑回浴室中去了。

當她再出來時，司馬洛却已穿上了衣服。

他說：「我要去工作了，你留在這裡接電話。」

她說：「你也不洗一個澡？」

司馬洛說：「沒有時間。」

「你們男人眞是！」她嘆息道。

其實司馬洛不是那麼髒，他回來之後是已經洗過了澡的。而她在去洗澡之前也已經拿一條濕毛巾來替他抹過。將將就就，也無所謂了。不過有些女人就是這樣的，對於清潔的問題就是非常講究。

司馬洛要趕時間，就匆匆出去了。

＊　＊　＊

司馬洛駕車到達了城市的另一個地方。

那裡是一個較落後的地方，有許多較古舊的建築物，還沒有高層大厦。這裡的屋子祇有四五層，而每一層的面積也很大，比一般新建的大厦大得多了。

司馬洛要去的乃是十四號樓下，他却到十五號樓下去按門鈴。

一個老婦人來開門。

司馬洛說：「對不起，老太太，我是來租地方的。」

老婦人說：「甚麼租地方？」

司馬洛說：「我是想租地方開個派對。」

老婦人十分憤怒地說：「不是這裡！是隔壁！你去找那個烟鬼吧！」

於是司馬洛就知道隔壁果然是他要找的地方，以及有他要找的人了。他說：「烟鬼？」

「他是吸白粉的！」老婦人說：「我警告你，假如你開派對又是那麼吵，我就要報警了！」

「烟鬼？」司馬洛說：「那我就不租了！」

那老婦人甚爲喜悅道：「那就最好了，原來你是正經人。他們也眞是討厭，又吵鬧人又雜，這樣弄下去，我會給他們逼走，不得不搬家了！」

司馬洛離開了那老婦人，還是到隔鄰去。

開門的一個青年人，雖然打扮及髮型都很新潮，但却臉色灰黑，看他的臉色就知道他果然是一個癮君子。司馬洛看這些是頗有經驗的。

司馬洛說：「你就是積奇？」

「是的。」那人說。

司馬洛對他說了一句暗語，積奇就把他帶進去了。這裡面幾乎完全沒有傢俬，因爲這裡是專門出租給人家開派對的，開派對需要的是空位而不是傢俬。

積奇領司馬洛在裡面看了一遍，問道：「滿意嗎？這裡地方夠大，現在不容易找到了。」

「是呀！」司馬洛說：「不過，好像有一股奇怪的氣味！」

「沒有呀！」積奇說：「這裡是打掃得很乾淨的，也許是昨夜留下的香烟氣味。」

「今夜却沒有人，」司馬洛說：「近來生意不好嗎？」

「這很難說！」積奇說：「時時不同！」

「這氣味……」司馬洛說：「呀！對了，是白粉的氣味！」

積奇的臉色一時之間變得更不好看，他連忙說：「這種話，最好不要亂講！」

司馬洛說：「東西放在什麼地方？」

積奇說：「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司馬洛說：「我把你捉回去扣留七十二小時，你癮發的時候，就什麼都要說了！」

積奇大爲恐懼，他自然以爲司馬洛是警探。司馬洛沒有直接說，是他以爲而已。

這是司馬洛常用的詭計。積奇這一類人自己有見不得光的地方，就也不敢强硬而要求索閱他的証件之類了。

積奇說：「你究竟想怎樣呢？」

「這屋子傢俬不多，」司馬洛說：「我要找出你的東西相信不難，沒有多少地方藏得起來的。」

積奇更爲恐懼。他顯然是在這裡藏有那些東西才會恐懼的。他又苦着臉說：「你究竟想怎樣，你告訴我吧！」

司馬洛說：「你自己害自己，我不理，但是你也害人，就不大好了。」

「那不關我的事！」積奇說：「我又不是賣那個。他們帶什麼來，是他們自己的事。」

司馬洛說：「你以爲我能不能把你的東西找出來呢？」

積奇聽他這樣講法，就知道是有條件可講的。他說：「錢我就沒有多少了，你知道啦，我的環境也是不好。假如你要我合作……」

司馬洛說：「我想找一個人。」

「假如我知道這個人在什麼地方，我一定告訴你。」奇說。

司馬洛不必動粗就可以使積奇就範了。不過通常癮君子都是沒有什麼義氣的，他也用不着動粗。

司馬洛說：「賈小明。」

積奇說：「我跟他不熟，他已經很久沒有來過。」

「是多久之以前？」司馬洛問。

「一個多月了。」積奇說。

「他最後就是到你這裡來的。」司馬洛說。

「是呀！」積奇說：「但他最後是一個多月之前到我這裡來，我不知道他離開了之後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是說，」司馬洛說：「他最後一次出現就是到你這裡來。以後就沒有人見過他了。」

積奇皺眉頭道：「你即是說他失踪了？」

司馬洛說：「假如我找得到他，那就不算是失踪。」

（未完・三）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上文提要：

酒樓之上，羣雄與百毒教的軍師翁公孫飛及四大天王之姚鷹及何宣亭碰頭，而何宣亭正是該酒樓的老闆，所以衆人吃過有毒的酒菜，皆感四肢發軟，坐在地上，而岑少風發覺唯獨是兪劍峯沒有中毒，何解？……岑少風獨自行至一山頂上，看到七位武林英雄圍坐在一起……

危急關頭　英雄救美

「岑某問道：『與小人同層人物？』

「趙爺嗯了一聲道：『那七位對手便是。』

「岑某緊接著問道：『可還有他人？』

「趙爺想了想道：『有可能還有，只是不知罷了。』

「岑某道：『前半月小人曾與一人接了一掌，那人功力略遜小人，不知——』

「趙爺道：『呵，你原來是打聽——』

「岑某道：『那日小人目睹那人殺害武當』——」

岑少風說到這裏突然停下話來，他身形斗然之間一偏向左，猛然打出一掌，掌風嘶的一聲擊向陸其昌。

陸其昌雙目圓睜，斗然一橫雙掌，自胸前向外一振，兩股力道一觸而散，岑少風面寒如冰，冷冷道：「陸其昌，錢仲合大俠的絕門內力是什麼功夫？」

陸其昌呆了一呆道：「這……」

岑少風冷哼一聲，呼地六個人都站了起來，把岑少風圍在中央，陸其昌忽然冷笑一聲道：「千斤罩！」

岑少風面上陰晴不定，哼了一聲道：「岑某剛才故事尚未說完——」

那郝倫冷笑一聲道：「岑大俠方才一掌是什麼意思？」

岑少風想要說什麼，但是他却忍住了，只是哈哈一笑道：「岑某自是要試試這位陸兄究竟夠不夠資格代表錢仲合老爺子。」

那陸其昌冷笑道：「陸某受北翁錢老爺臨終所託，只道是此行將可會見天上第一條好漢趙鳳豪，如果曉得是趙鳳豪的佣人，陸某不來也罷。」

岑少風微微一笑道：「陸兄說北翁去世，這只是出自陸兄之口，如何叫岑某信得過呢？」

陸其昌面露怒色，但是只霎時之間，他的怒色便隱退了，他淡淡笑了一笑，盤膝坐著動也不動，整個身軀忽然宛如被什麼托著昇了起來一般，忽地昇起半丈之高，又緩緩落了下來，依然是盤膝坐在原地。

他這一個小小動作，使得坐著的其他六人臉上全帶驚色，禿鷹方互忍不住叫出來：「活佛飛昇！北翁的手式！」

陸其昌道：「北翁錢老爺子要過去的時候，陸某問他：『陸某一生隱在深山之中，若要代表錢兄赴約，有誰肯信？』

「北翁道：『我傳你一式活佛昇天。』

「北翁傳了陸某這一招『活佛昇天』後，不久就去世了，如今各位可信了？」

岑少風雙目牢牢盯著陸其昌，目中射出一種異樣的光采，他似乎是在考慮一椿極爲奇怪的事情，又似發現了什麼重大的線索，只是目不轉睛地瞪著陸其昌。

陸其昌乾咳了一聲道：「現在咱們人已到齊……」

岑少風忽然打斷他的話說道：「北翁錢仲合岑某人雖是不識，可是曉得他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他原出於少林寺中，當年雖被少林寺方丈趕出門牆，但是後來少林方丈被韃靼人困在涼山之上，錢仲合單槍匹馬衝上涼山，三拳敗四敵，斷指全信的故事傳遍武林，大伙兒一提到錢仲合，莫不翹指讚一聲好男兒，大英雄，是

也不是？」

那虬髯道長道：「一身忠骨義胆，那是不用說的了，岑兄說這個幹什麼？」

岑少風道：「各位對北翁錢老爺子自從那年在此地與敝主趙老爺子一戰之後，可還見過面？」

除了陸其昌外，其他六人都微微搖頭，岑少風却又轉過頭去問陸其昌道：「如此說來，錢老爺子去世之時，你是在場的了？」

陸其昌翻動了一下眼珠，然後答道：「是又怎樣？」

岑少風追問一句：「是你親眼看見他斷氣的？」

陸其昌想了想道：「是又怎樣？」

岑少風微微一笑，轉過臉來問其他六人道：「岑某敢問一句，北翁錢老爺子可是身高肩闊，雙目斜飛入鬢，左手只存拇指食指二指？」

那六人全都點了點頭，陸其昌喝道：「方才你不是說你不識錢仲合麼？怎麼現在又像見過似的？姓岑的，你不要弄什麼玄虛了，那趙鳳豪派你赴約，便是要你來胡說八道的麼？」

岑少風並不理他，只是冷冷地道：「不錯，方才岑某是不識北翁，可是現在却是識得了。」

這兩句話說得好不陰森，陸其昌喝道：「你胡說些什麼……」

那神風劍仙馬道長却肅然站起來，他打斷陸其昌的話道：「岑兄請將此話解釋一下！」

岑少風道：「各位方才說自從那年在此地與趙老爺子一戰後，各分東西，沒有人再見過北翁錢老爺子，小弟此刻想來，倒有個故事想說給各位聽聽……」

他說到這裡停了一停，繼續說道：「岑某自幼隨敝主，平日看看趙老爺子練武，有時也就暗自跟著學一點皮毛，如此匆匆十年過去，直到趙老爺與諸位一戰回家……」

他斜眼瞟了那陸其昌一眼，繼續道：「趙老爺子自從那一戰回家，便整個人完全變了，他每天背著手踱步苦思，不再出門遊歷，但見人回來比前時心情更是沉重，面色更是難看，直到有一天晚上，岑某正在自己房中偷練劈空掌力——」

他說到這裡，立刻就被那七人的驚咦之聲打斷，那禿鷹方互道：「這是說你無師自通，練到劈空掌力？」

岑少風道：「我偷看主人練過一式，便照著樣練，起初總是不行，後來被我想透了運氣與當掌之間的道理，能隔空將三丈外的鐵胆震動了……」

禿鷹方互與神風劍仙馬道長這聽了話，兩人相顧駭然，岑少風却是絲毫沒有感覺到，繼續說道：「就在那天夜裡，趙老爺子把我叫去了，他滿面喜色地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老天可憐趙鳳豪，終於讓我找着人啦。』」

那七人聽了這話，全都暗自駭然，馬道長心中暗道：「能夠無師自通練到劈空掌的地步，那確是百年一見的練武奇材了，趙鳳豪自己已是得天獨厚，靈秀鍾於一身，却不料到了窮途末路之際，居然又發現了這麼一塊奇材。」

岑少風繼續道：「然而在第八年頭上，岑某發現了一樁事……」

他說到這裡又望了望那陸其昌，然後道：「有天夜裡，岑某一個人爬到屋後絕頂上，對著明月練那上乘吐吶之氣，正當我漸入忘我之境時，忽然我聽到一個悽厲的吼聲從後面傳來：『老天若是有眼，姓俞的，你這樣做必然不得好死！』岑某當時便大吃一驚，這絕嶺峻峭無比，錯非具有上乘輕功，絕難上得嶺上，聽那聲音分明只在數丈之外，我忍不住便悄然向那聲音來源之處飛縱過去。」

岑少風說到這裡，加上他先前無頭無腦間的一些話，大家雖然猜不透他究竟是什麼意思，但都知道必然有一樁重大而陰險不爲人知的事要揭曉了。

只聽得岑少風繼續道：「岑某縱躍過去之時，只見一個人影狂喊一聲被另一人一掌打下懸崖，另一人則仰天長笑，箭步如飛而去。

「岑某趕到崖邊，只聽得那落崖之人猶自狂吼：『只——要——大——爺——不——死——咱——們——走——著——瞧——』

「那聲音一字比一字急，然而却足足拖了五個呼吸之久尚未及地，可見那落崖之人正在施展一種神奇高深的古怪輕功，圖減低下落之速度，然而到了第六個呼吸之時，崖下終於傳來一聲慘叫！」

岑少風說到這裡，停了一停，繼續道：「試想天下輕功只在比較一個快字上，而那落崖之人竟能把下落自然之勢硬生生化慢，那已不是一般的輕功，而是仗著驚世駭俗的氣功方能爲此，岑某當時站在崖邊不竟呆住了，那懸崖千丈，下面全是森然怪嚴，掉下去是必死無疑！」

岑少風歇了一歇，嘆口氣道：「到了第三天夜裡，岑某正在屋前清雪，忽然雪地中爬來一個遍體鱗傷的大漢，那大漢渾身是傷，右手已斷，血泥難分，掙扎著一點一點爬到我的脚前。

「當時岑某吃了一驚，連忙問道：『兄台有什麼需要幫助的……』

「那大漢張口叫嘶，說不出半個字來，岑某見他氣若游絲，眼看就要不行了，但他說不出話來，不由急得汗流夾背，待要返身進去尋一枝筆來——

「那大漢却似迫不及待，忽地伸出左手來，在石階上刻畫道：『內傷藥，解毒藥！』

「六個字筆筆深入石階數分，一時之間，石屑紛飛，宛如斧鑿，這等指上功夫簡直令岑某驚得呆了。」

岑少風說到這裡，停了下來，然後一字一字地道：「就在這時候，岑某看清楚了，這大漢的左手只剩下拇指和食指兩根指頭。」

那邊七人聽到這裡全都不禁驚噓，岑少風繼續道：「岑某一面要想去拿療傷之藥，一邊疑思道：『他怎麼知道咱們這裡一定是武林中人而藏有傷藥？

「那大漢聰明絕頂，他只瞧了岑某一眼，便伸手指著屋角，岑某抬頭一看，屋角下掛著一副練八步神拳用的鐵八卦。

「當下岑某連忙取了解藥出來，那大漢用冷茶把藥喝下去，那藥是趙老爺子秘

藏的靈藥大還散，天下傷藥沒有比這更好的，那大漢服下傷藥，不到一盞茶時分，已是體力恢復大半，岑某告訴他這裡沒有解毒之藥，並問他中了什麼毒？

「那大漢似乎已啞，說不出話來，他猛一抬頭，忽然看見屋門上貼著一付對聯，下面寫著：『屋陋室而觀天下，坐茅屋以度乾坤』

「旁邊署名『湯陰趙狂人』

「那大漢看了這一副對聯，忽然臉色大變，仰天長嘆一聲，岑某一時楞住了，只見他忽然又伸出手指來，在石階上刻道：『滴水之恩，泉湧以報，十年之約，一筆勾消。』

「岑某見他那鐵劃銀鈎，石屑紛飛的指上神功，心中忽然閃過一念，便問道：『敢問閣下可是前日在後山絕嶺上跌下懸崖之人？』

「那大漢略帶驚疑地望了岑某一眼，然後點了點頭，忽然轉身揚長而去了。」

岑少風說到這裡，轉過目光來對著陸其昌瞪了一眼道：「那大漢說『十年之約一筆勾消』，岑某拜別主人時，趙老爺子對岑某說：『少風，你此去敵人只有六人了。』

「如今這裡不僅坐著七人，還有一位是親眼看著錢老爺子嚥氣的好朋友，郝大爺方才問岑某幹什麼要打陸先生一掌，現在岑某可解釋清楚了麼？」

他說到這裡一停，大家都望著陸其昌，陸其昌却在這一霎時之間，忽然仰天長笑起來，他笑聲宏亮之極，震得四周枝葉飄動，衆人不知他笑什麼，都不由得愕住了。

陸其昌笑完之後，指著岑少風大聲道：「這位岑兄可說是陸某這生所見最會說故事之人了，哈哈哈哈，編得好，造得妙，當眞是天衣無縫。」

他說到這裡，回過頭來，冷冷地對其他六人道：「各位，陸某也有一個故事要給各位聽聽——」

他雙目一翻，不待衆人回答，便開始道：「那年，北翁錢兄離開了六位後，便回到了呂梁山故居，陸某與錢兄訂交在二十年前，正好那時陸某上呂梁山拜訪錢兄，咱們在山麓上就碰到了。

「錢兄本來是要上山的，結果既是碰上了陸某，咱們便商量索性遊歷一番天下名山大川再回來，於是咱們就開始雲遊各地。

「咱們到了一個荒山之上，正準備作秉燭夜遊，錢兄忽然道：『其昌兄，小弟與那趙鳳豪訂下十年之約，只是不知小弟的壽年還有沒有十年。』

「當時我笑道：『錢兄說得什麼話？以小弟看來，錢兄內功精湛，正值盛年之際，怎會有什麼年壽的擔憂？』

「豈料錢兄正色地道：『不瞞陸兄說，小弟的命運早已算定，從八字推算，今天乃是天羅地網，絕難倖渡得過。』

「我那時只是笑他迷信，就拖著他立刻上山，到了絕嶺之上，已是夜瀾人靜了。」

陸其昌一口氣說到這裡，滔滔不絕，他略爲一歇，又道：「咱們正自賞月，忽然聽到有人厲聲慘叫：『老夫若是有眼，姓俞的你這樣做，必然不得好死。』」

其餘六人一聽到這句話，全都怔住了，因爲這正和方才岑少風講的一模一樣，他們相互對望了一眼，全都露出一分奇詫的表情。

陸其昌望了大家一眼，繼續道：「當時咱們聽那聲音吼得悽厲，忍不住飛縱過去看個究竟，只見不遠處一個人正對著另一個行動遲緩似是身受重創的人猛下毒手，當時錢兄恨那人狠毒，反手便是一掌拍去，奇的是那人見錢兄來，不迎敵，反而飛撲向身邊一塊平石上，伸手把石上放著的一支綠色人形人參搶在手中。

「當時陸某就立在樹下觀戰，這人爲了一支人參把方才那人害了，瞧那情形，兩人原來分明是伙伴的。

「這時，錢兄已落在懸崖邊上，和那人動起手來，那人的功力竟是出人意料的高，北翁錢仲合的掌上功夫竟在十招之內無法佔得上風，到了三十招上，北翁一招得勢，立時殺著擊出，然而就在這時，錢兄忽然叫道：『糟了，我中了毒！』

「當時我大吃一驚，正待衝出，只見錢兄已在這一刹時之間奮起神威，一掌把那人逼落懸崖——」

陸其昌說到這裡，臉色忽然變得十分沉重黯然，他接下去道：「錢兄狂笑而退，他用眞氣逼住毒素，匆匆趕離山嶺，萬萬沒想到，錢兄所中的毒竟然是不知名的異毒，既無解藥，以錢兄的功力竟然逼它不住，終於在一個風雨之夜，錢兄去世了……」

陸其昌說到這裡，只是一片噓唏之聲，他一口說完，絕不像是有絲毫揑造，那六人都在心中暗暗盤算，岑少風與陸其昌每人說了一個故事，說的是同一件事，其中大部相同，却是整個故事的關鍵；如果掉下崖的不是錢仲合，則岑少風是在一派胡言，如果掉下崖去的是錢仲合，那麼陸其昌不錯是撒謊，而且是謀害錢仲合的最大嫌疑者了。

更妙的是兩個故事不同之處也可以解釋得通，陸其昌和岑少風同時都聽到有人悽厲慘叫「老天有眼，姓俞的你這樣做必然不得好死」，但是兩人所說的落崖之人却是兩個不同之人，如果設想岑少風聽到慘叫之聲離得較遠，等他趕到現場之時，第一人早已被逼落崖下，他不知道在崖上決鬥的已換成了錢仲合，那麼就兩方面都解釋得過去了。

如此說來，則莫非是陸岑二人都沒有說謊，乃是巧合的誤會？

六個人在心中不斷得推想著，雖然對陸其昌也並不是沒有懷疑，但是一則陸其昌的故事處處合理，二則大家見過他露了「活佛昇天」，有了先入爲主的觀念，是以漸漸對陸其昌的疑念減少了。

陸其昌這時大聲道：「姓岑的！你既是代趙鳳豪來赴約，你我方才所說的事，誰對誰錯大家心裡有數，現在也不便硬硬揭穿你，咱們還是動手吧！」

郝倫站起身來道：「不錯，岑兄劃下道兒吧！」

岑少風笑了笑道：「這幾年來，趙爺對楊兄的那一掌是刻骨銘心，時時不忘，他叫在下千萬別錯過領教的機會——」

楊韋冷冷道：「岑大俠請吧，楊某隨時奉教。」

岑少風吸了一口眞氣，刹時他的面色嚴肅起來，他知道楊韋的內家掌力號稱無敵天下，江湖上能夠接下他五拳的寥寥無幾。

楊韋緩緩走前兩步，雙手擧在胸前，岑少風運氣雙拳，輕輕向外一翻。

楊韋嘿地吐了一口氣，右拳沖起一迎而上，兩股內力一觸，岑少風只覺手一麻，心中暗駭，眞力源源不斷入手心，那楊韋頷下白鬚徐徐而動，岑少風只覺對方眞力時斷時繼，起初以爲是楊韋誘敵之計，但接連了好幾次，心中不由動疑。

抬頭一看，只見楊韋額上汗漬微現，自己吸了一口氣，忽覺胸口一窒，他駭然一震，慌忙凝勁爲外家散力，拍的一聲，兩人雙掌分開，各自被震得晃了一晃。

岑少風只覺心中猛跳不已，第一個念頭便是：「中毒了！」

一霎時，他只覺冷汗從掌心滲出，但他轉念忖道：「分明是有人暗下毒手，這毒藥好陰狠，中了之後半晌尚不自覺，若非萬幸方才吸了一口眞氣發覺，今日死無葬身之地矣！現在中毒尚輕，但若要逼出這毒，非得靜坐，用功不可，這……」

他只覺一股怒火上衝，抬頭道：「趙爺一生將諸位視作英雄，嘿嘿，今日一見——」

他的話戛然而止，只因他忽見楊韋額角的汗漬，想起方才楊韋內力出奇的時弱時繼，分明他也有了中毒的跡象，他忍住口中之言，心中飛快忖道：「這毒藥陰狠，不知楊韋發現沒有，這樣看來，毒藥不是他們下的，哼，哼，陸其昌，陸其昌……」

這一刹時之間，他只覺遇到了生平未有的險境，最可怕的是對方到底是什麼人都弄不清，他本是城府很深的人，心念連動，暗暗下了決心忖道：「只得如此冒險了。」

這時那楊韋緩緩走回，岑少風雙目如電，環視一周，忽然仰天長笑起來。

衆人都抬了一抬，見他方才面色忽睛忽陰，現在又大笑起來，郝倫忍不住道：「岑大俠此笑爲何？」

岑少風冷冷地道：「岑某笑那趙爺一生英名，竟是在這種情形下喪失的……」

郝倫面色一變，怒聲道：「岑大俠請明言，是在什麼情形下喪失的？」

岑少風面色如冰，却是默默不語。

那武當馬道長，上前一步道：「岑大俠須知武林中人往往將名譽一事較之生命猶爲重視——」

岑少風故意臉色一沉，大吼道：「你——你們好卑鄙——」

「嗆」的一聲，馬道長的長劍寒光顫閃，一抽出鞘，岑少風冷笑道：「你們下了毒！」

他身形閃電般一側，雙目中閃閃吐出神光逼視著，那陸其昌神色一呆，馬千里顫聲道：「什麼？」

岑少風伸出手，嘴角一張，却面上一陣灰白，雙膝一軟，坐在地上一句也說不出來了。

馬千里哼了一聲，反過頭來道：「郝兄，是——是你下的毒？」

郝倫似乎對這突來之巨變，驚得呆了，但他一聽那馬道長之言，雙目之中登時冒出火來！

「馬道長，你這是什麼意思？」

馬千里却仰天長嘆一口氣，不理會他的問話，喃喃道：「郝倫，今日之約，咱們就一定會敗了？强如趙鳳豪親身與會，那年咱們都能闖過，你……唉，現在咱們是沒面目了，只有一死了之。」

他右手一橫，長劍倒轉，正要抹向頸間，那郝倫斗然之間厲吼一聲：「馬千里，你說話小心一點。」

馬道長鐵腕一振，收住劍勢，仰天長嘆道：「趙大俠，貧道對不起你，只有——只有來生……」

郝倫大吼一道：「你憑什麼說是老夫？」

那陸其昌冷笑一聲道：「郝兄號稱毒翁，嘿嘿，果然好毒的手段。」

郝倫怔了一怔，他這時怒火上升，急怒攻心，右手一揚，一掌打向那陰然冷笑的陸其昌。

陸其昌身形向後一飄，口中冷冷道：「郝兄，只是如此作未免太不光明了。」

郝倫回過身來，只見每個人的臉上，都是驚疑憤慨的神情注視著自己，他只覺全身一冷，大吼道：「你們……」

忽然他只覺心口一陣劇痛，話聲未絕，身形一個踉跟已倒在地上。

這一下衆人却是一驚，馬千里叫道：「郝兄……」

馬千里只覺像是晴天霹靂，一個念頭閃過他的腦際，仍大叫道：「各位，咱們怕是中了毒了。」

他緩緩提了一口氣，自丹田而上，沖過紫宮，只覺全身一顫，那一口眞氣再也提不起來，散向四肢百骸，混身無力。

同一時間，各人都發現了這個情形，面面相覷，那郝倫忽然睜開雙目，瞪了馬千里一眼，緩緩地道：「這……這就是傳言之中的無影之毒——咱們中之已深，萬萬不可運功。」

他外號稱毒翁，對用毒之事自然清楚萬分，衆人聽見那「無影之毒」在武林之中只是一種傳話，但百年來這傳說越來越可怕，雖然沒有人見過，但大家都知道這種毒性不激烈，中于人身一時不會發作，但任何再高功力中了決覺察不出，到了相當時候，毒素深沉內藏，再好的內功，也不能將之逼出。在場的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內力造詣自然非同小可，但這時見機太晚，已失去提集眞氣的能力。

楊韋方才和岑少風對了一掌，動用了眞力，這時毒素入侵，雖是他內力最爲深厚，但這時只覺一身無力，頭腦中一片昏昏沉沉。

馬千里長嘆一聲：「不知這無影之毒，究竟是誰人下手？」

衆人都有著同樣的疑問，但却都無確實答案，那禿鷹方互轉過身來，望了那陸其昌一眼，陸其昌大聲叫道：「他下了毒後，又裝著中毒，先發制人，想令咱們——咱們不會懷疑上他……」

他四下望了望，却見衆人目中疑色不但未因他此言減輕，而露出釋然之色，反

而越來越重，怔怔注視著自己，他不由呆了一呆，不自主地停下來話。

那楊韋忽然開口道：「請問陸兄，北翁錢仲合可也是死在這無影之毒上？」

陸其昌面色大變，冷哼道：「楊韋這話是什麼意思？」

楊韋却一語不發，緩緩走到方互身邊，俯耳低語一番。

陸其昌見方互面上神色連變，目光不斷瞟向自己，他心中暗暗盤算，這時那楊韋和方互已緩緩向他走來，他心念一定，不待兩人走近，身形一掠，來到岑少風盤膝的地方，口中大聲道：「岑少風，你下的毒，陸某和你拚了。」

他雙掌一揚，對著岑少風「太陽」死穴撞去。

岑少風面如金紙，眼看就要遭毒手，這時那楊韋忽然一步跨到陸其昌對面，大吼道：「慢著！」

陸其昌一怔，突然之間，那禿鷹方互左掌一揚，拍在楊韋背心之上，楊韋虎吼一聲，右掌一曲，猛可平平推出。

陸其昌面目失色，他本能雙手一揚，楊韋拳力號稱「移山手」，果然不同凡響，掌力才吐，嗚嗚怪聲大作，陸其昌倉促之間內力一吐，强弱立分。

强如趙鳳豪，都曾自認楊韋掌力驚人，陸其昌只覺一股驚天動地的內力擊在雙臂之上，上身一陣軟痲，身形倒退三步，口中不住喘息。

那方互突然仰天吐了一口鮮血倒在地上，楊韋面上黑氣直升而上，他指著陸其昌一字一字道：「你……你沒有中毒！」

話聲方落，身形一斜也倒在地上。

陸其昌呆了一呆，這才知道原來方才是方互捨出護心眞氣助楊韋提氣發掌，但眞力一動，激發無影毒性，兩人再也支持不住。

陸其昌摸著酸痲的雙臂，心中駭然，這楊韋號稱掌力天下無雙果是名不虛傳，這時馬千里、簡公林，一齊走上前來，馬千里手中長劍不住顫動，沉聲道：「陸其昌，你到底是什麼人？」

陸其昌冷冷地望著他們，突然仰天大笑起來，好一會才道：「無影之毒，天下無雙……」

馬千里怒吼道：「你……你爲什麼要下毒手，咱們與你無怨無仇……」

陸其昌冷然道：「莽莽神州，唯吾獨尊。」

忽然之間，岑少風睜開雙目指著陸其昌道：「你……你，原來是你！」

原來那日在孤屋之中岑少風受驚，發現武當掌門，天山鐵氏兄弟等慘遭毒手，那時一個神秘紅袍老者出現時，曾仰天長笑，他當時所說的也是：「莽莽神州唯吾獨尊」八字，岑少風登時記憶起來，陸其昌呆了一呆，突然哈哈笑道：「岑少風，總算被你認出來了。」

馬千里不知他們說的是什麼，這時陸其昌身形一掠，便向岑少風身前一掠去。

馬千里長劍一橫，陸其昌只覺那劍勢走的位置格是佳妙，自己身形一動，對方長劍已罩住全身，心中不由暗暗嘆息，但他心知馬千里眞力已失，口中冷笑一聲，左掌一震，馬千里身形便被震開一邊，他一掠到岑少風身前，猛吸一口氣道：「岑少風，當日你打我兩掌，我曾疑爲蓋世神仙，今日一會，原來是趙鳳豪的代表，那是難怪了，天意叫我今日一網打盡……」

岑少風嘆了一口氣道：「你……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陸其昌一怔，狂笑道：「天下無雙……」

岑少風搖了搖頭：「以我看來，其意不盡于此！」

陸其昌怔了怔，大吼道：「廢話少說！」

他右掌一揚，岑少風嘆了口氣，道：「你眞實姓名？」

陸其昌狂笑道：「告訴你也好教你死得明白，老夫姓俞……」

岑少風緩緩閉上雙目道：「果然是你害死北翁。」

陸其昌冷笑道：「岑少風，上次饒你不死，這一次，嘿嘿，非得眞屍陳死不可了！」

他話聲方落，一掌對著岑少風頂門拍下，呼地一聲，馬千里簡公林等都瞑目不忍再看。

刹時之間，岑少風雙目斗然圓睜，呼地站起來，陸其昌駭然一呼，岑少風右掌一橫，猛可直擊而出！

陸其昌作夢也沒有料到岑少風竟然功力全在，又來了一次裝死，他駭然後退，雙手勉强全力推出，兩股力道一觸，陸其昌身形登時被打得飛了起來，落在三丈之外！

他一落地身形便是一個跟蹌，馬千里等望著這急轉而下的局面都驚得呆了，岑少風威風凜然，大吼道：「姓俞的，天網恢恢，你……」

他話聲未落，突然之間陸其昌大吼一聲，右手伸手入懷，猛地向空一揚，只見天空一片粉紅霧氣，岑少風駭然變色，身形如風，兩手抓起郝倫及楊韋倒在地上的身子，右足一挑，將方互的身子挑得平平飛出三丈之外一片草地上，馬千里等也飛奔退開。

那粉紅霧氣隨風而落，岑少風大吼一聲，雙掌用力推出，雄厚的內力透過霧氣，霧後的情形雖然看不見，但隱隱聽見一聲悶哼。

巨大的掌風將霧氣括散了，却再也沒有陸其昌的人影。

岑少風長吁了一口氣，馬千里望著他那氣吒山河的雄壯氣慨和那石破天驚的內力，不由驚得呆着了。

岑少風緩緩轉過身來道：「在下對方才禍生蕭牆之事甚感遺憾……」

馬千里嘆了口氣道：「岑大俠，咱們方才錯怪你了。」

岑少風搖了搖頭道：「那陸其昌的身份太爲複雜，各位不知道，在下却親身經歷一事……」

馬千里和簡公林方才曾聽岑少風與陸其昌的對話，這時聽岑少風再度提及，都仔細傾聽。

岑少風嘆了一口氣道：「當前武林中宗派的主持人都已死在這陸其昌手中……」

說着便將親身所歷的遺遇說了出來，

馬千里聽了沉吟了一會道：「照岑大俠如此說來，陸其昌是專爲了一網打盡天下的高人了？」

岑少風道：「這一點用意已然甚爲明顯，只是，在下懷疑他可能尚有其他的陰謀。」

馬千里道：「那無影之毒傳說性並不烈，只是不動用眞力，一時倒也無大妨，只是……」

岑少風點點頭道：「楊大俠與方大俠方才動用了眞力，毒氣已然上冲大脈，好在他們內力極爲深厚，但也得立刻去找尋解救之策。」

他口中雖如此說，但心中却明白這無影之毒號稱天下無雙，不單是楊韋、方亙，就是馬、簡、郝等人，也均生機甚小，面上神色不由一慘。

馬千里嘆了一口氣，岑少風又道：「方才在下與楊大俠對了一掌，內力發到八分，便知中毒，是以見機得早，立刻用內功相逼，總算及時成功……」

馬千里道：「岑大俠內功精厚，幾能百毒不侵……」

岑少風苦笑一聲道：「若非方大俠捨出護心眞氣，楊大俠發掌阻止了那陸其昌一下，那時在下內力正練到玄關大穴，非當場斃命不可。」

他緩緩走了過去，伸出右掌放在楊韋心口大穴，長吸一口眞氣渡入體內，楊韋雙目一睜，他內力極爲深厚，加上外力一導，立刻散向百骸，面上的黑氣登時便淡褪了不少。

岑少風又同樣用眞力助方亙、郝倫等清醒了過來，然後對馬千里道：「事不宜遲，咱們得快設法解毒不可。」

馬千里嘆了口氣，想到方才雙方仍處於敵對的局面，這時反須對方設法相救，他們幾個人，這十年以來朝夕不忘便是爲了今日一場約會，萬萬料不到得了這樣一個殘局，眞是不知如何開口才是。

岑少風望了他一眼，他也明白馬千里等人的心理，他何嘗不是將這場約會視着第一等重要之事，尤其是身受趙爺十年心血之重托，但是敵人意外的失敗，又豈能忽視？這樣的勝利，就是趙大爺也絕不願接受的，何況自己的性命又是楊韋捨命所救，他走到楊韋身前，一揖倒地道：「十年前楊大俠移山重手打了趙爺一掌，今日義重如山，捨命替岑某接了一掌，咱們這算是一筆勾消。」

楊韋微微一笑不語，岑少風又道：「今日之會，若非楊大俠方大俠仗義援手，在下原本敗亡了，應該自行認輸才對，只是此事關係趙爺，岑某斗胆請求各位，今日之會就不算吧，咱們約好日子再行相會。」

馬千里道長和簡公林對望了一眼，他們心中很感激岑少風爲他們保全名面，但也不知回答些甚麼才好。

好一會馬千里道：「岑大俠既是如此說，咱們求之不得……」

岑少風道：「現在，咱們得討論如何下手解此巨毒……」

他停了停，見衆人都默默無語，其實他心中也並無半分把握，只得咬咬牙道：「以在下愚見，只有找那陸其昌一條路可行。」

馬千里道：「那陸其昌方才接了岑大俠一記硬功，已受了內傷，後來岑大俠神力隔着毒霧又給他挨了一下，想來受傷不輕，雖然不會逃得太遠，但多半覓地調息，尋之不易。」

岑少風點點頭道：「話雖如此說，但這是唯一的辦法。」

他望了望馬千里、簡公林、郝倫等人，略略沉吟道：「在下這就準備動身追趕了，道長，你幾個人最好能找一處隱密所在，咱們相約一下……」

他說到這裏，想到自己是一分把握也全無，這一分離說不定便是訣別，登時說不下去了。

郝倫突然哈哈笑了起來道：「岑大俠若是找不着那陸其昌，那可是劫數難逃，咱們命數已盡……」

岑少風暗暗咬牙大聲說道：「郝大俠此言差矣，岑某上天下地也得找出陸其昌來，須知咱們尚有未完之約，你們放心等着吧。」

馬千里點點頭道：「貧道知道距此南去約一里，有一處道觀，人跡絕少，咱們便在那觀中靜候。」

岑少風點了點頭，想再說幾句，却再也說不下去，他緩緩轉過身來，嘆了一口氣道：「這可惡陸其昌下的竟是無影之毒，這種毒百年未在江湖上出現，他竟然懷在身上，咱們是除了找他之外，其他解毒方法聽都未聽說過……」

他的話斗然一止，身形好比旋風般轉了過來，只見一個人正在十丈開外，從樹林中鑽了出來。

衆人心中都是重重一震，岑少風身形如風一掠擋在衆人之前，他定目一看，忍不住叫出聲來：「俞兄，是你！」

只見來人年約二十左右，正是俞劍峯，岑少風心中暗暗一動，這姓俞的少年神出鬼沒，此時此地竟又幽然而到，但此時心中不暇多想，那俞劍峯走近了，四下看了一眼，對岑少風道：「在下方才好像聽見岑兄說起甚麼無影之毒，天下無人能解之語……」

岑少風呆了一呆道：「俞兄，你有甚麼辦法麼？」

俞劍峯微微一笑道：「在下曾親眼目睹一人輕而易舉破了此毒！」

岑少風驚呼道：「你……這人現在何處？」

俞劍峯道：「四川唐門人物，前幾日在下曾在長安城中和他相見……」

岑少風不等他話說完，一把抓住他的手，大聲道：「俞兄，咱們快到城中去吧！」身形一起，急奔而去。

＊　＊　＊

一路上岑少風與俞劍峯一齊上路了，這時已是午後時分。

岑少風道：「俞兄雖是一介書生，但是急人之難，大有江湖好漢的行徑，岑某佩服得緊。」

俞劍峯淡淡一笑道：「岑兄過獎了。」

岑少風心中暗暗想道：「自我認識這少年後，也不知見過他幾次，只是每次見着了他，總使我更增添幾分神祕的感覺，眞不知這個少年打的是甚麼主意。」

俞劍峯和他走了一程，忽然道：「岑兄，小弟想請教一個問題……」

岑少風道：「不敢，俞兄有事請問。」

俞劍峯想了一想道：「世上練武之人何止千百，縱說武學之道如汪洋大海，絕無止境，但是一個人可不可能練到立在水面不沉下去的地步？」

岑少風怔了怔，他沒料到俞劍峯會提出這個問題來，他也想了想道：「俞兄是說一動也不動，靜立在水面之上？」

俞劍峯道：「不錯，靜立在水面之上而不下沉。」

岑少風搖頭道：「昔年達摩老祖一葦渡江之時，已是練成金剛不壞的功力，況且是借着一葦之力方能橫渡大江，那一動也不動靜立在水面之上如何可能？」

俞劍峯一直凝神顯得是認眞地聽着，他聽岑少風如此說，立刻好像深爲同意的模樣重重地點了點頭道：「不錯，不錯，岑兄這話深含寓意。」

岑少風在心中盤算思忖，他暗暗道：「他忽然問我這個問題，也不知是甚麼意思……」

想到這裏，他脫口問道：「俞兄，可是你曾聽說過……或是親見過，有人能用輕功靜立在水面之上麼？」

俞劍峯的臉忽然閃過一種肅然而悽然的神色，他點了點頭道：「不錯，小弟曾聽人說過……」

岑少風暗思道：「這話多半又是僞的。」

他口頭上只淡淡一笑道：「以岑某半生浸沉武學來說，雖然算不上甚麼大行家，但是耳目之見聞還算得上一個博字，岑某以爲此乃不可能之事，俞兄所聞只怕有些傳說失眞了。」

俞劍峯沒有再說甚麼，只道了聲：「謝岑兄指敎。」

便不再言語，只是默默趕路，岑少風斜地裏用眼角瞟了他一眼，心中暗暗生出一絲難言的提防之意。

他們走了一回，忽然之間，小徑兩邊的樹林之中發出一種古怪之極的呵呵之聲，那聲音又是沉重又是悲涼，令人聽了立刻感到十分不舒服，俞劍峯叫道：「甚麼東西？」

岑少風道：「熊。」

俞劍峯道：「甚麼熊？」

岑少風沒有回答，却伸出手來，在頭上樹枝上摘了一把葉，他猛一開口，大喝道：「人熊！」

同時間裏，岑少風抖手一揮，一把樹葉如一張張鋼片一般，挾着嗚嗚的怪聲，呼嘯着直向樹叢後飛了出去。

只聽得滑啦啦一陣暴响，那樹叢中的樹葉竟被這幾片同樣的葉子掃了一大片來，但是除了這以外，甚麼動靜都沒有。

岑少風不禁暗暗咦了一聲，他原來判斷叢林中必然是藏着一個人的，沒想到竟是甚麼都沒有。

他微微皺了皺眉，但是仍然繼續趕路，那知道走了不到半里，那呵呵的怪聲又在路邊響了起來……

岑少風這一次聽眞了，那完全是一個人壓着喉嚨故意裝出來的聲音，他頭都不偏，只是笑對俞劍峯道：「俞兄，你瞧這小徑兩邊的樹林一邊當陽一邊當陰，是以一邊好生茂盛，一邊却好生枯萎……」他一面談笑，却忽然如閃電一般撲向左邊叢林中，那身形之快，足可叫天下任何高手爲之結舌。

然而當他撲到叢林中，竟然仍是一無所獲，岑少風不禁驚得呆住了，在他估計之中，沒有人能夠比他這一撲閃得更快，然而事實擺在眼前，的確有人比他更快了。

俞劍峯道：「岑兄，是怎麼一回事？」

岑少風愕了一下，道：「我覺得有人在跟踪我們。」

俞劍峯道：「跟踪咱們？我看不會吧，咱們兩人有甚麼值得跟的？」

岑少風冷笑一聲道：「你等着瞧好戲吧。」

俞劍峯沒有說話，岑少風在這一霎時之間，忽然又是疾如閃電的撲到叢林之中，這一次只聽得一聲暴吼從林中傳出，緊接着一條人影冲天而起。

岑少風功力駭人，他脚足方才觸及一根樹枝的尖端，身體已經如一支疾矢一般彈了起來，樹枝不過輕輕微搖而已。

空中那人堪堪昇到極處，岑少風的頭頂已到了他脚下不及三尺，那人猛一扭身，極其巧妙的一個翻身，立刻頭下脚上倒落下來……

岑少風只覺那人一揚手，他立刻感到一股平生未遇的強大掌力，對準自己的腦門直擊過來，那掌勁剛中帶柔，柔中帶剛，不過可知那發掌之人內外兼修雙臻絕頂境界……

岑少風神色一凜，他左手一指閃電點出，右手一記大力鷹亘功直抓向那人脉上五穴，出招之準，下手之狠，全是出人意料之外。

只聽得呼呼之聲不絕，岑少風與那人從三丈高空落了下來，在空中一口氣換了十招，硬拆三掌，兩人誰也沒有傷着誰，岑少風甚至連對方的面孔都沒有看清。

那人一落地就反身飛縱而去，岑少風只覺這人功力之深，簡直不可思議，他此時只有一個慾念，就是立刻追上去弄清楚這一個突然殺出的絕頂高手究竟是甚麼人。

他回過首來大聲叫道：「這人武功不得了，我得追去瞧瞧……」

俞劍峯也大叫道：「我在此地等你麼？」

岑少風此刻已在五丈之外，只聽得他的聲音傳來：「你先走，我會趕上你的……」

再看他的去向，已經看不見他的影子了。

俞劍峯望了一會，臉上忽然現出一絲難以形容的表情，他轉過身來，終於繼續趕路了。

俞劍峯木然看着岑少風的身形消失在前面樹叢中，心中起伏不定，正要回身往城內走去，忽聞背後頭頂上「嗡」「嗡」之聲大作，俞劍峯回頭一瞧，只見是一大羣馬蜂，也來不及細想，連忙躲在樹後，忽然一陣清脆的笑聲傳來，一個少女的聲音叫道：「別怕！別怕！讓我來收拾這羣厭物。」

俞劍峯緩緩回轉頭來，眼前白光閃爍，嗤嗤破空聲大起，那大馬蜂紛紛落地，竟是沒有一隻逃掉，俞劍峯心中佩服，一個溫馨的笑容掛到嘴邊，但只有一刻，那笑容收斂了，俞劍峯道：「是華山女俠麼？多謝姑娘出手替在下解了大圍。」

這時從別一株樹後走出一個十六七歲少女來，正是華山派的寶貝小師妹，她似笑非笑的望着俞劍峯，想說兩句謙遜的話，但她從來被師兄們縱容得慣了，沉吟半晌，那裏說得出口。

俞劍峯忍不住多瞧了兩眼，眼光愈來愈是柔和，他人本生得朗朗若玉，但神情漠落冷峭，令人不願親近，此刻冷漠一去，更加了幾分俊雅，那華山邵女俠也發覺了，被他瞧了幾眼，無端端臉紅了。

俞劍峯心神一收，向邵女俠連連搖手，要想挽留，却又不好意思開口。

俞劍峯柔聲道：「姑娘有事要問在下麼？」

邵女俠心中砰然亂跳，彷彿心事被人揭穿了，臉上紅暈立生雙頰，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她雖在家中威風八面，但一離開師門，尤其是大師兄那護身符，簡直稚嫩得可憐，上次她向顏眞卿挑釁，主要也是仗着四個師兄在旁，撒嬌使少女性子。

她思量了半天，才結結巴巴地道：「我……我向……我……你打聽，打聽一個人。」

俞劍峯道：「姑娘儘管相詢。」

他不稱目前這少女爲「女俠」，而喊她「姑娘」，實在是因爲心中對她生出一種親切感，邵女俠却期期艾艾，半天沒有下文，俞劍峯心中暗笑忖道：「這姑娘多半是要問那顏姓的少年，她不好意思開口，我且逗逗她。」

邵女俠瞟了俞劍峯一眼，只見他臉上笑意愈來愈濃，心中大感羞愧，接着的反應便是無理的發怒，脫口道：「喂，你笑甚麼？這兒有甚麼東西好笑？」

俞劍峯含笑不語，邵女俠賭氣，白了她一眼道：「你不告訴我便罷了，我不會自己去打聽麼？」

俞劍峯啞然，一時之間，他彷彿聽到遙遠之處，有人撒嬌地叫着：「大哥哥，紅的蘋果都被鳥兒吃了，怎麼辦？」

「妳養鳥養在蘋果樹上，又不准人打它們，那有甚麼辦法？」

「你不幫我想辦法便罷了，我自己不會想麼？」

那聲音實在太遠，飄忽得不可捉摸，俞劍峯一定神，看到的是一雙清澈如水的大眼睛，帶着疑惑的眼神正瞧着他。

俞劍峯忙道：「好，好！我告訴妳，妳別生氣。」

邵女俠見他發了一陣呆，又冒冒失失說出無頭無尾的話來，想到自己根本沒有說出問他甚麼，再也忍不住呵呵笑了起來。

她是少女生性，一笑之後，對俞劍峯竟然熟悉不少，當下道：「我原先想向你問一個人，想想忽然不想問了，可不可以？」

俞劍峯連聲應諾，那邵女俠道：「我師哥說『百無一用是書生』，肩不能擔，手不能提，一天到晚『子曰』『夫子』的，酸氣冲天令人不耐。」

俞劍峯笑道：「依姑娘看，則又如何？」

邵女俠正色道：「我師哥的話是不錯的，喂，我問你，你辛辛苦苦從故鄉趕來長安考試，考中了却又能怎的？」

俞劍峯道：「如果能考中狀元，哈哈！那不但是光耀門楣，祖宗後人都有殊榮，便是同鄉同族都要沾光，別人一提起某某狀元，便會說某某地方甚麼人傑地靈囉……甚麼……」

邵女俠插口打斷俞劍峯話頭道：「那你讀書便是爲了考中狀元了？」

俞劍峯故意逗她，笑道：「當了狀元，那好處一時也說不完，最重要的便是能娶公主爲妻，哈哈，那便是平步青雲，當了駙馬爺呀！」

那華山邵女俠愈聽愈是不耐，聽他說到後來，臉上全是厭惡之色，哼了一聲道：「你這人原來是這麼……這麼，對了，眞夠稱得上『俗不可耐』，怎麼像市儈一般氣質。」

俞劍峯滿臉羞愧地道：「功名富貴，實在是人生大事，人生大事。」

邵女俠恨恨地道：「我可懶得聽你囉嗦，今天眞倒霉，原想到郊外清靜一下，豈知聽到你這一大堆無聊之言，喂，你快去鑽營吧，莫要躭擱了時光。」

她秀眉緊皺，一臉深惡痛絕的樣子，她可忘了自己要纏住人家打聽。

俞劍峯笑笑轉身便去，忽又站住道：「我要去找那姓顏的兄弟去。」

邵女俠一怔，臉上不由自主流露出期望的表情，但她嘴硬，淡然道：「你找你朋友，與我何干？」

俞劍峯哈哈笑道：「我那姓顏的兄弟却說：『華山邵女俠人雖頑皮，心腸倒是好的，那暗器手法更是絕妙，眞想再見見她。』」

邵女俠心中暗喜，忍不住問道：「他怎知我心腸好？這人驕傲得緊，那裏還會稱讚別人？一定是你胡亂編出來討好。」

俞劍峯道：「能讓我那顏兄弟如斯惦掛的，姑娘只怕還是第一人哩！」

邵女俠啐了一聲，忖道：「我怎的要他關心惦掛？眞是怪事。」

但畢竟高興，對俞劍峯嫣然一笑，原來邵女俠和四個師兄來到長安，她整天閒着無聊，便又想起在路上遇着之少年，這日在郊外散心，正好遇到俞劍峯，她找不到好的理由上去詢問他關於顏眞卿之事，便趕起樹上一窩馬蜂，又出手除掉，好和俞劍峯見面談話。

她原來是一心一意打聽顏眞卿行踪，但此時和俞劍峯談得投緣，便覺眼前這少年也甚是友善可親，那思念顏眞卿的心情減了一半，她又不願示弱，當下當眞不談顏眞卿，俞劍峯嘖嘖稱奇。

邵女俠又聊了幾句，便回城去了，俞劍峯待她走得遠了，臉上寂落神色又現了出來，他默默地望着日影漸斜漸沉，心中不住暗呼道：「只有在這天眞刁蠻的小姑娘面前，我才能將一切戒備解除，她……她那無理的自負怎麼像一個人喲。」

俞劍峯呆呆出了神，踏着大步往長安

城走去，臉上又恢復那種深沉平和的神色。

他走着走着，心中算算距長安大會的日子還有三天，不由自主的激動起來，穿過兩片棗樹林，天色已向晚，俞劍峯心想：「長安大會，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便要被揭露了，這樣……這樣……天下武林都會對百毒教起而攻之，但那事……這樣……眞是百毒教主幹的麼？」

他又想到一個問題，爲了這個問題，他會冒生命危險去追索眞相，得到的是點點滴滴不全之線索，費盡了腦汁也不能得到完整的解答。

正沉思間，忽見前面一處小村莊，他知道過了這小村莊便是直達城內的大道，打點精神要趕一段程路，要在天色未全黑時進城，忽聞前面一陣爭吵之聲，俞劍峯不由加快步子，上前瞧個淸楚，才一進林子，只見四五個小童圍着一個少女爭執，那少女體態輕盈，淡淡斜陽洒在她臉上、頭髮之上，都映成了金黃色，影子拖得好長，正是那華山邵女俠。

俞劍峯心中暗笑：「這人天性頑皮，和這些頑童打交道，倒是相得益彰，不知又會玩出甚麼花樣兒？」

他站在遠處觀看，只見衆童七嘴八舌的向華山那寶貝女責難，怪她不該驚走即將落網的痲雀羣，邵女俠笑嘻嘻地一點也不生氣，等衆童吵聲稍斂，她神祕地道：「你們捕雀兒用網子，那眞是太笨了，又費時又費事，喊聲好姊姊，我用一個法兒，包管你們滿載而歸。」

衆童半信半疑，猶自吵鬧要她賠償，邵女俠挾着一株高大槐樹道：「你們瞧這樹上總有二十多隻雀兒，我變個戲法給你們瞧瞧，全都給我閉上眼睛，不然法術便不靈了。」

其中一個頑童嚷道：「莫中了她的詭計，她想乘我們不注意時溜掉。」

邵女俠又好笑，又好氣，當下伸手入囊中悄悄取了數十枚鋼針，雙手就在長袖之中道：「我叫雀兒下來，牠便乖乖下來。」

衆孩童那裏肯信？只見她口中喊道：「下來！下來！一隻，二隻……五隻……」

那槐樹上小鳥竟眞聽話，一隻接一隻墜下來，衆童驚得呆了，不約而同揉着眼睛，邵女俠爽朗一笑，正要走去，突然迎面來了數名大漢，每人背上背了一個大竹簍，一股腥氣從簍中透出來，邵女俠也覺胸口一窒，幾乎嘔吐，回顧那幾個孩子，都已吐了起來。

邵女俠閉住氣，她滿心發作，但那腥氣實在太濃，她巴不得那數人趕快走遠，但那數人走近，看看落地小雀，都瞪着邵女俠，邵女俠心裏發毛，强自充好漢叫道：「你們是甚麼人？竹簍中是甚麼惡物，趕快替姑娘走得遠遠的，不然，哼……」

她說話之間，又嗅進了些腥氣，只覺胸中蠕動欲吐，數人中一人道：「這雀兒是妳射下來的？」

邵女俠點頭，她不敢再發聲吐氣，那漢子嘿嘿冷笑道：「聽說妳鋼針暗器的功夫很不錯，射死本教不少毒蛇，來來來，今日妳再顯點本事出來。」

他一揮手另外三個漢子一列排好，動作一致放下竹簍，打開簍罩，一時間，噓噓之聲大作，從竹簍中遊出無數條五色斑然的毒蛇來。

邵女俠在一刹那間腦中轉了千百轉，她忖道：「如果施展輕功一走了之，要逃過蛇羣原是不難，但這幾個孩子無辜，百毒教中都是喪盡天良的人，一怒之下難免找孩子出氣，以飽蛇吻，爲今之計只有拚命抵抗。」

當下雙手抓滿鋼針，凝神屏息等蛇羣遊近再出手，那幾個孩子嚇得面無人色，其中兩個已仆地昏倒。

那爲首漢子吹着竹哨兒，蛇從四面湧來，邵女俠瞧得清晰，雙手一揚，滿天針光閃爍，她這發鋼針手法，的確是武林一絕，落地之際，竟是長了眼睛一般，每一針刺中一蛇，吱吱亂噓，却是深深釘住，動彈不得。

那幾個漢子站在一旁，絲毫不在意指揮蛇羣繼續前遊，邵女俠鋼針不斷發射，伸手一摸，只剩廖廖幾根，心中不禁慘然。

那爲首的漢子道：「這樣美滴滴的小娘子，我可不捨得讓毒蛇咬噬，哈哈！小娘子，你認輸不認？」

邵女俠大怒，又發了數枚鋼針，眼看毒蛇自四面八方湧來，紅信吞吐，只有閉目待斃，那幾個漢子見勝算在握，口中更加輕薄起來，邵女俠又氣又急又奈何不得，眼淚瑩然，抬頭只見夕陽將渺，心中忽然瀰漫着捨生救人的情緒，不再害怕了，但心中不住的道：「這是我最後看到太陽了，明天早上太陽還是一樣出來，我可看不見了。」

雙目緊閉不再看，心中只覺得毒蛇已遊近身體，開始咬噬，但良久不覺痛苦，鼻子一陣濃香，忍不住又睜開眼睛來，只見眼前形勢大變，那蛇羣一條條如死般不再遊動，那四個漢子正在圍攻一個少年，她定神一看，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那到長安來趕考的少年俞劍峯，此刻正威風八面的和四個漢子打鬥。

邵女俠一生之中再也沒有此刻更興奮的了，竟忘了上前幫忙，俞劍峯手起足抬，只片刻工夫把那四名大漢打倒，點了穴道，拍拍身上灰塵，洒然站在一旁，邵女俠睜大眼睛，半晌才說出一句話：

「你……你原來……原來武功高深得緊，眞……眞把人給騙了……騙慘了。」

俞劍峯微微一笑道：「比起姑娘絕技，眞是小巫見大巫了。」

邵女俠搖搖頭道：「你別再哄我成不成？你本事大，用甚麼法子把該死的蛇羣制服了？」

俞劍峯從懷中取出一個鴨蛋般的紅色丹丸，發出濃烈香氣，邵女俠瞧着俞劍峯那深沉的目光，一時之間，忽然覺得長大了許多，她帶着哭音道：「你放心，我不會洩露你的秘密，便連大師哥跟前我也不會講。」

俞劍峯愉快的點點頭，對於這個巧慧伶俐的女孩子，他從來便覺應該保護她，不應使她受半點委曲。

俞劍峯道：「邵姑娘，我送妳進城吧！」

（未完・四）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驤找出了武當內奸之後，正想協助玄機道長去處理武當出現的問題，玄機不想他參加，會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吩咐小道士先送龍驤回紅葉精舍休息，小道士原來是金蜈天尊的夫人派來冒充道童，伺龍驤不提防，猝然出手，制服龍驤，帶去見金蜈夫人，這個少年叫白摩勒，另一個少年叫黑摩勒在半路相迎，見白摩勒如遞解囚犯對龍驤不禮貌，便將他解開穴道，雙方誤會先大打出手，經過了解之後，知道金蜈夫人是派二人來迎接去紅葉精舍，說是將自己身世之謎說知，便跟黑白摩勒去見夫人，原來她就是嚇退金臂劍臂援救自己的人……

私生子身世　半信又半疑

金蜈夫人道：「我說龍鉞是什麼東西，那有拿他跟你父親作比，你可曉得你父親是誰？」

龍驤道：「夫人不必混淆視聽，故作驚人之語，在下出身峨嵋，家父神龍龍雲鶴……」

金蜈夫人道：「你出身峨嵋沒錯，但那龍雲鶴却不是你的父親，若是論起輩份，他該是你的師兄……」

龍驤怒道：「夫人！在下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請妳不要……」

金蜈夫人冷哼一聲道：「二十多年以來，你一直都被人蒙騙着，此刻，我想把事情的眞相告訴你，你却不聽，你……」

她的面貌隱藏在黑紗之下，使人看不清她面色的轉變，可是從她激動的語氣看來，可見她的心情起了很大的波動。

龍驤被她這麼一說，心頭也起了一陣疑雲，不過他回心一想，忖道：「自幼及長，我一直都是呆在山上，父母親是那麼慈祥的照顧我，他們又怎會不是我的親人？唉，龍驤，你今天怎麼攪的，竟然聽信他人之言，而懷疑起你父親起來。你還是人嗎……」

他心中迅快絕倫的忖思着，還沒來得及說話，已聽得金蜈夫人道：「神龍龍雲鶴不過在江湖上浪得虛名罷了，他怎能跟一代劍神相比？」

龍驤心頭大震，顫聲問道：「妳是說袁……」

金蜈夫人沉聲道：「對，他便是你的父親。」

龍驤怔楞了一會，猛然搖頭道：「不！絕不可能的。」

金蜈夫人冷笑一聲，道：「你難道不願有這麼一個傲視天下的父親？」

她這句話的聲音極爲冷酷，彷彿有一層寒冰隨着她的話聲而出，使得龍驤情不自禁的打了個寒顫。

他打了個寒顫之後，突覺胸中熱血沸騰，情緒異常激動。

但聽他沉聲道：「不！袁老前輩爲本

門百年以來唯一的奇人，他替本門增添無限光彩，替武林留下一段史話，在下固然希望將來能追得上他老人家的成就，却不願拋棄生身之父，認他爲父親……」他停頓了一下，又說道：「因爲那樣不但不能使我增光，反而是我的恥辱，在下不屑爲之。」

「好！有志氣，」金蜈夫人說道：「可惜你縱然不願意承認，他却是你的生身之父，而龍雲鶴只不過是養育了你這些年罷了，他對你只有養育之恩，而無骨肉之親。」

龍驤道：「這個在下……」話聲及此，那個名喚小苓的清麗少女已端着一個食盤，珊珊地自廂房行了出來。

她走到龍驤身前，把食盤往桌上一擺，黑亮的眸子瞥了龍驤一眼，微啓櫻唇，道：「龍公子！請用膳。」

龍驤正與金蜈夫人在爭論之際，本來不想用飯，待要開口謝絕，已見小苓把蓋子揭了開來。

頓時，一股香氣飄進鼻來，使得餓了半天的龍驤情不自禁的嚥了一口口水。

擺在食盤裏的是四色小菜，一個清湯，此外飯鉢，飯碗和筷子全都擺得整齊。

那四色小菜中極爲平常，並不是什麼名貴的菜餚，却由於調配得宜，烹飪得法，不但色彩悅目。並且芬芳撲鼻。

別說龍驤已經餓了半天，就算他剛剛吃過飯，看了這等精緻的食具，美味的菜餚，也會禁不住食指大動，更何況他早上饑腸轆轆了。

他嚥了一口口水，待要動手吃飯，却又覺得不宜如此冒昧，一時之間，楞在那兒。

他這種樣子使得那端食盤來的小苓忍不住掩唇輕笑，「噗嗤」一聲轉過臉去。

她這一聲笑聲，引得站立在金蜈夫人身後的其他三個少女也笑了起來。

金蜈夫人輕聲叱喝道：「妳們不要笑他。」

她的話聲一聲，那些少女果然不敢再笑，小苓低垂着頭，緩緩走回金蜈夫人的身後站立着。

金蜈夫人柔聲道：「孩子，看你這樣子是餓極了，快點食用吧，我們的話等你吃完後再說。」

龍驤猶豫了一下，沒有動手，已聽小苓道：「龍公子，這是娘娘親自下厨，替你燒出來的，你還不謝謝娘娘？」

金蜈夫人輕叱道：「鬼丫頭，要你多嘴？」

龍驤頗爲尷尬，一時之間，不曉得動手的好，還是不動手的好。

他正在猶豫，門外已探進了一個腦袋，白摩勒笑着，說道：「娘娘，他是怕中毒！」

金蜈夫人叱道：「小白，你多嘴什麼，替我跪在門口。」

白摩勒沒料到自己開個玩笑，會落得罰跪門口，哭喪着臉縮回探進屋裏的腦袋，趕緊跪在門口去了。

龍驤本來還沒想到武當膳堂被人下毒，毒死不少弟子之事，聽得白摩勒一說，頓時心頭一凜，警戒之心立起。

金蜈夫人似乎曉得龍驤的心情，連忙道：「孩子，你以爲老身會在飯菜裏下毒嗎？」

龍驤默然不吭，金蜈夫人道：「孩子！你的武功雖說不錯，但在老身眼中看來，還僅是皮毛，老身若要謀害於你，還得用着下毒這一招嗎？」

龍驤一想金蜈夫人的神奇武功，別說是自己了，就算是把當今武林九大門派的掌門一起找來，聯手相抗，也不見得能會贏。

那麼，她若得要謀害自己，還用得着在飯裏下毒嗎？像這種卑鄙的手段，絕非像她這等絕世高手所屑於爲的。

他的臉色一紅，抱拳道：「請夫人原宥在下失禮。」

金蜈夫人淺笑一下，道：「老身曉得你這些日子吃了不少苦頭，以致養成這種不信任任何人的心理……」

龍驤被她這麼一說，更加覺得不好意思，紅着臉，道：「在下……」

金蜈夫人笑說道：「孩子，看你那樣子，好像是個大閨女似的，連耳朶都漲紅了。」

她這話一出，那站在身後的四個少女，全部掩唇偷笑，直把個龍驤笑得窘迫無比，坐立不安。

金蜈夫人拍了拍手，道：「好了，好了，丫頭們，別再笑了，再笑的話，龍公子會說金蜈宮裏沒有一點規矩了。」

那四個少女臉色全都紅馥馥的，拚命咬着下唇，不敢笑出來。

龍驤看到她們的樣子，自己眞是哭笑不得，要想拂袖而起，却又覺太過冒失，但是，坐在那兒，更覺窘迫。他只有盡量讓自己的心情保持寧靜，臉上現出坦然之色，不再注意那四個少女。

金蜈夫人輕輕的咳了一聲，道：「其實，一個練武的人，最不可缺少的便是這份警戒之心，不要隨便相信任何人……」

她似是想到了什麼，話聲微頓，輕輕嘆了一聲，說道：「當年，你父親便是因爲太過相信別人，以致墜入陷阱，枉自有那麼高的武功，却……」她說着說着，聲音有點顫抖，到了後來，話也沒說完，便垂下頭，默然不語。

龍驤確實不能接受金蜈夫人所說的，那二十年前名震天下的劍神便是他父親之言。

他從有記憶以來，便知道自己父親是峨嵋掌門神龍老人，並且姓名也是父親給他取的，從來都沒聽到有人說過他會不是神龍老人龍雲鶴的兒子這種話。

當然，使他不相信金蜈夫人之言的主要原因，是他心中一直認爲現在的父親是一個好父親，好得沒有第二個人能夠比擬的……

他默默地暗忖道：「這種話就算是爹爹親口告訴我，我都不會相信，更何況是出自金蜈天尊妻子的嘴！」

他略一沉吟，揚聲說道：「夫人，我們不必再討論這個問題了，在下不會相信的！」

金蜈夫人驀然抬起頭來，沉聲道：「你這麼說話，若是你的父親在這兒，他聽了之後，不曉得會多傷心！」

龍驤嘴角撇了一下，道：「夫人，你

既然說過本門的劍神袁前輩便是在下的……」

他不好把「父親」兩個字說出口，話聲微頓，接下去道：「但是據在下知悉，他老人家已在二十年前，被崆峒掌門帶同其他三大劍派的掌門逼着喝下毒藥，跳下金頂絕崖而死，他旣已死去二十多年，此刻又怎會復生呢？」他臉上帶着一股諷刺的微笑，道：「夫人！你的話是不是說錯了吧？」

金蜈夫人聽到龍驤的反駁，她毫無驚奇之態，緩聲說道：「老身的話，並沒有說錯。」

她話聲一停，側首道：「妳們都跟我出去，把門關上，不許任何人進來，老身要跟龍少俠長談！」

那四個少女齊都以驚異的目光望着龍驤，顯然她們從未遇到這等情況，要廻避開去……

她們不再多說什麼，齊都應了一聲，快步走出客廳，並且把大門帶上關好。

金蜈夫人望着她們離去，這才啓口道：「老身鄭重的告訴你，當年的劍神並沒有死，他只不過換了一個名號罷了。」

她的眼中突然又射出那股凌厲如刀的光芒，透過罩在面上的黑紗，凝注在龍驤的面上。

龍驤不知她爲何又以這種目光凝視自己，他急忙提氣凝神，預防對方將會施出不利於自己的手段。

他的眞氣剛一提起，金蜈夫人的那股冷酷凌厲的目光立即又收斂而起。

但聽她繼續道：「你旣然曉得他被四大劍派的掌門所逼，服下毒藥，躍入絕崖之事，定然知道二十年前武林中的那一段辛秘了……」

龍驤道：「夫人是說金蜈天尊意圖雄霸天下，結果被鐵心孤客和大宗師聯手擊敗，退回南疆的那件事？」

金蜈夫人頷首道：「對！就是那一件往事。」她反問道：「你可曉得那鐵心孤客是誰？」

龍驤本想將鄭公明死前告訴他，關於對鐵心孤客的揣測說出來，但是，略一沉吟，還是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金蜈夫人道：「老身告訴你，劍神便是鐵心孤客，鐵心孤客便是昔日跳落金頂絕崖的劍神。」

龍驤雖說會聽鄭公明說出他的推測，可是鄭公明也僅是猜測之言，不敢肯定，不像金蜈夫人這樣堅定的說出此事。他的心頭微微一震，問道：「夫人有什麼證據認爲他們兩人是同一人？」

金蜈夫人道：「這根本用不着證據，我親眼看見的，絕不會有錯。」

龍驤奇問道：「夫人認識劍神袁老前輩？」

金蜈夫人反問道：「你問我認不認識他？」

她話聲一落，突然發出一聲長笑。笑聲充滿了整個房宇，幾乎震得窗櫺都在「格格」作響，十足顯出她的功力無敵，深湛如海。

龍驤臉色一變，卻沒有把耳朵掩上，他的目光閃都沒閃一下，一直凝注着金蜈夫人，隨着那陣笑聲，心中湧起一陣陣的疑雲。

因爲他從金蜈夫人這陣笑聲中聽出了她的悲慟，凄苦，自嘲等等複雜情緒。

龍驤曉得眼前這個功力深不可測的金蜈夫人，必定是跟劍神有一段不可解的恩怨。

好一會兒，金蜈夫人才停住了狂笑，回復原先的神態。

她伸出右手，輕輕的掠了掠鬢際的髮絲，道：「孩子！沒嚇着你吧？」

龍驤只見她抬起的右手雪白如玉，細長的手指猶如春筍，若是從這隻手上看來，金蜈夫人應該是年僅二十的少女才對，但……

龍驤滿腹疑雲，忖道：「她的話頗爲蒼老，並且也以老身自居，可見她的年紀已經不輕了，但是這隻手……」

聽得金蜈夫人的問話，他趕忙收斂起雜亂的思緒，應聲道：「在下並沒有被嚇着。」

金蜈夫人微微頷首，道：「孩子！也許你會認爲我不太正常，可是，任何一個女子若遇到老身親身所經歷的情形，她都會變瘋……」她挺直了身軀，傲然道：「但，我並沒有被命運擊倒，並且我還扭轉了命運，練成了這一身武功，放眼天下，已沒有第二個敵手了！這份成就，他若是曉得了，也會爲我驕傲的。」

龍驤明白金蜈夫人話中所指的「他」便是「劍神」，也就因爲這樣，他更加弄糊塗了！

想一想看，金蜈天尊乃是崛起南疆的天下第一高手，他的夫人又怎會與峨嵋出身的劍神認識？

並且她還口口聲聲把劍神稱作「他」，顯然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很是密切，而非僅是見面之交。

這份複雜的關係，龍驤就算早生二十年，也未必能弄清楚，更何況他的年紀才僅這麼一點大？

金蜈夫人說完了那句話，情緒似乎稍稍平靜，她又恢復原先那種低沉的語聲，道：「我們別把話扯遠了，現在讓老身回答你的話，你不是認爲鐵心孤客和劍神並非同一人嗎？好，老身解釋給你聽。」

她的話聲一頓，搖搖頭道：「不！我還是等你用完飯後再告訴你吧，你一定餓了。」

龍驤爲那一段詭秘的武林舊事所吸引，早已忘了肚子餓，此時聽她一提起，頓時又想了起來。

他摸了摸肚子，望了食盤中的菜餚一眼，搖頭道：「不，在下等夫人說完話以後，再食用便是，反正現在也不太餓。」

敢情他急於想曉得當年那件錯綜複雜的事情，寧可弄清楚了之後再吃飯。

金蜈夫人柔聲道：「孩子，看你的樣子眞餓了，別等菜冷了再吃，那樣對身體不好的。」

龍驤聽她左一聲孩子，右一聲孩子的稱呼自己，頗覺不是滋味，但他又無法改變這種稱呼，只得隨她怎麼說了。

他搖搖頭，道：「不，在下確實不很餓。」

「不很餓，並不是表示不餓！」金蜈夫人截斷了他的話，說道：「孩子，這樣吧，你一面吃飯，一面聽我說話，這樣可好？」

龍驤望了食盤一眼，點頭道：「好吧！只是這樣有些失禮了。」

金蜈夫人笑了笑，道：「不！老身很願意曉得自己做的菜合不合你的口味，你吃吧！」

龍驤也不願多說話了，盛好了飯，抓起筷子便開始吃飯。

他等了這麼久，飯都已經凉了，入口沒有那份酥軟的滋味，可是當他挾了一筷子菜放進嘴裏，他突然發現那很普通的素菜竟是如此美味。

頓時，他食指大動，筷子如飛，每一樣菜都嚐過一遍。

嚥下了第一口飯，他讚嘆地道：「在下有生以來，從未吃過如此美味的菜餚，想不到夫人妳不但武功絕世，並且這一手烹飪的手藝，也是如此高明，可說是當今的第一名廚，也比不過妳老人家。」

金蜈夫人道：「眞的嗎？」

她的話中掩不住那份欣喜之情，笑着道：「只要你喜歡吃，以後有機會，我會把我拿手的菜，一樣一樣的搬出來，做給你吃！」

龍驤皺了皺眉，忖道：「她怎會說出這種話來？」

確實，金蜈天尊在武林中的名望何其響亮，一提起他來，九大門派全都爲之震慄不已，他的金蜈信符所至之處，沒人不敢不聽。

龍驤何許人也？他在武林中雖然博得銀衫劍客之名，但是跟金蜈天尊比較起來，何止天淵之別？

如今，金蜈夫人竟說要親自烹煮她拿手的菜餚給他吃，這……這是誰也不會相信的事。

龍驤皺眉忖思之態，金蜈夫人彷彿沒有覺察到，她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多少年以來，我時刻的渴望看能有這麼一個靜靜的時刻，跟你好好的談一談話，可是方才我在塔旁看到你的時候，却不敢現身跟你相見。」

龍驤聽了她這番充滿感情的話，心中更是疑惑不已，一時之間，腦海之中在忖想着許多問題，都忘了吃飯。

金蜈夫人好像陷入回想之中，繼續自言自語道：「記得你小的時候，又乾又瘦，我深恐你會長不大，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你變得如此英挺不羣，看到了你，就使我想起你父親年輕的時候……」

龍驤忍不住打斷她的話，問道：「夫人！妳眞的認識家父？」

金蜈夫人彷彿從瞑想中被龍驤的話所驚醒，她哦了一聲，問道：「孩子，你在跟我說話了？」

龍驤道：「在下請問夫人，是不是認得家父，在下的意思是本門的掌門人。」

金蜈夫人頷首，說道：「當然認得，那時候，龍雲鶴才二十多歲，剛剛定親沒多久，他見到我，還得恭恭敬敬的叫我一聲……」

龍驤道：「這樣說來，夫人與家父是很久以前便認識了？那麼在下怎麼從未聽過他老人家提起您呢？」

金蜈夫人冷笑一聲，道：「他怎敢提起我來？」

龍驤忖道：「爹爹想必親眼見過金蜈天尊施虐武林的情形，他旣然沒對我說起金蜈天尊，自然不會談到金蜈夫人……」

金蜈夫人默然一會，道：「其實憑良心說起來，龍雲鶴對我還不壞，若不是他，現在我也看不見你了。」

龍驤問道：「夫人！妳說過在區區孩童之時已見過我，請問，那時候，我有多大？」

金蜈夫人說道：「從你一生下來開始，直到滿了週歲爲止，我每天都見到你，幾乎沒有片刻分離，那時，你眞是又乾又瘦……」

龍驤沉吟一下，道：「這麼一說，夫人那時是住在峨嵋了？」

金蜈夫人搖頭道：「不！那時我在崆峒呢？」

他苦笑一下道：「在下實在弄不清楚，能否請夫人詳細的說明一下？」

金蜈夫人默然無語，沉思了片刻，搖頭道：「現在不是時機，以後老身會明白告訴你的了。」

龍驤道：「夫人旣是不願見告，在下等到此次劍會完後，回到峨嵋，一定要問問母親她老人家……」

金蜈夫人搖頭道：「她不會告訴你的，除了我之外，沒有第二個人會把你的身世告訴你……」

她哦了一聲，徐徐的問道：「秋心好嗎？二十多年沒見到她，老身對她頗爲懷念。」

龍驤見到金蜈夫人一口便將自己母親的閨名叫了出來，曉得她確實是在年輕的時候便認識父母親了。

因爲他的母親陸秋心，自從嫁給龍雲鶴之後，龍雲鶴嫌她那秋心兩字合起來是個愁字，所以替她改了名字。

峨嵋派上下近三百名弟子，只知道掌門夫人名喚陸莫愁，沒人曉得陸秋心乃是她的閨名。

龍驤也是結婚之後，才聽到父親在談笑之間，將這一段無人知道的往事說出來的。

因此，他相信金蜈夫人必是父親的素識之人，也就由於這個原因，他對以往的舊事，更加的感到迷惘，而急於想明白。

他點了點頭，回稟道：「多承夫人垂問，母親她老人家很好！」

金蜈夫人沉思了一下，問道：「她對你還好吧？」

龍驤道：「家母膝下只有我一人，她老人家對我疼愛無比，可說是慈母。」

金蜈夫人突然叱道：「不要再說了！我不要聽。」

龍驤一怔，停住了話聲，凝目望着金蜈夫人，他眼中強烈地露出了不悅，和震驚之色。

金蜈夫人垂下頭去，幽幽地一嘆，緩聲道：「孩子，請你原諒我，我不是有意的……」

她抬起頭來，龍驤只見她幪在面上的黑紗已經濕濡。

「她爲什麼要掉眼淚呢？難道她想到了什麼傷心之事？」

她的話聲一頓，從黑紗中又透出兩道

凌厲的光芒，那隻垂落的右手倏然在桌上一拍，大聲道：「陸秋心，我恨你！」

金蜈夫人說完了話，立即伸手探進黑紗裏擦拭流在臉上的淚水，她那優雅高貴的姿態，在這一個小小的動作裏充份的顯露出來。

那隻素潔晶瑩的玉手一落在桌上，只見整張八仙桌起了無數細密的裂紋，然後變成一片片的碎木落地。

擺在桌上的食餚，隨着桌子的分裂也裂成片片，米飯菜餚濺得一地都是。

龍驤幾曾見過這等神奇的武功？他眼見整張平滑堅硬的桌子，於頃刻之間碎裂成片，彷彿變成爲朽木，墜落於地。

他的心頭震顫凜駭，兩眼鼓得老大，一時之間都忘却閃開，以致被濺開的菜湯洒得滿脚都是。

金蜈夫人那隻手依然平平的擺在面前的虛空裏，她的情緒得到了發洩，又恢復原先的冷靜。

當她看到了狼藉的情形，看到龍驤震愕的神情時，她的那隻看似柔軟，實則堅強無比的玉手，竟然會起了一陣微微的顫抖。

她顫聲道：「孩子，我……」

龍驤驀然站了起來，怒道：「不要叫我孩子！除了我的爹娘之外，任何人都不能這樣稱呼我！」

他的話如同一枝箭樣的射進金蜈夫人的身上，使她起了一陣大大的震顫。

她霍地站了起來，沉聲道：「你……你怎可對我如此無禮？」

龍驤右手按着劍柄，毫無畏懼地道：「你要動手，在下絕不畏懼，除非妳殺了我，否則妳不能制止我怎樣說話。」

金蜈夫人似被龍驤的威武之態所懾，竟然軟弱地站立不住，坐倒椅子上。

她顫聲道：「孩子，你……」

龍驤沉聲道：「不許叫我孩子，聽到沒有？」

金蜈夫人低聲的說道：「孩……不，龍驤，你不會曉得我的苦心，我……這些年來……」

龍驤沉聲道：「我不要聽妳那些故事了，我也不想了解妳的苦心……」

他抱拳道：「夫人，在下告辭了。」

也不等金蜈夫人答應，他便轉身向着大門走去，態度從容，步履鎮定，竟然不怕金蜈夫人會在後對他施以暗算。

他才走了幾步，便聽得金蜈夫人呼喚道：「龍驤，你回來，我有話對你說。」

龍驤冷哼一聲，傾過頭來，道：「在下不願跟你再說什麼了！」

「爲什麼？」金蜈夫人道：「老身已經向你道過歉了。」

龍驤道：「在下不需要妳道歉……」他轉過身來，才說道：「妳既然跟家母有仇，便是跟在下有仇，在下不願跟仇人多談。」

金蜈夫人猛然站將起來，伸手指着龍驤，大聲斥責道：「你曉得什麼？你又懂得什麼？」

龍驤冷靜地道：「在下是不懂什麼，但是在下懂得正義，懂得眞理，不像妳們這些人，心裏一直都想獨霸武林，奴役所有武人……」

他的眼中射出精光，沉聲道：「告訴妳，只要在下一日不死，妳們便一日不能達到這個夢想。」

他見到金蜈夫人默然無語，話聲一頓，又道：「在下雖然曉得自己的力量不大，武功不高，但是只要我不死，一定要儘全力阻止你們。」

金蜈夫人道：「孩子，你誤會了，老身並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樣……」

龍驤冷笑道：「夫人，妳也不必強辯了，這些日子來，在下親眼看見許多事情，絕不會再受你們矇騙。」

金蜈夫人嘆了口氣，道：「唉，孩子，看到你這樣子，使得老身不由得想起當年你父親年輕的時候，他也是跟你一樣的容易衝動，富於正義感……」

龍驤原先對金蜈夫人還有好感，由於她的情緒反覆無常，並且還出言辱及他的母親，使得龍驤對她的好感盡去。他冷笑道：「妳不要再說故事了，在下不會相信的。」

「你……」金蜈夫人道：「你怎麼這樣固執？」

龍驤道：「在下就是這樣的人，夫人也不必多談了，在下這就離去，讓妳們留在這兒休息吧！」

說着，他又待走開。

金蜈夫人喝道：「你站住。」

龍驤手腕一動，握住長劍，沉聲道：「夫人硬要留下區區？」

金蜈夫人搖了搖頭道：「孩子，你不要這樣好嗎？」

龍驤沉聲道：「在下說過，不許再叫我孩子……」

金蜈夫人道：「好……我不叫就是了，龍驤，我們講和了，好嗎？我要把你父親未死的事情告訴你，你願意聽嗎？」

她作了個手勢，道：「老身保證絕不再胡亂發脾氣。」

龍驤道：「在下預先聲明，我並不相信你的話，而是我願意曉得本門袁老前輩的生死之謎，他老人家只要還活着，對整個武林便只有好處而沒壞處的。」

「好」金蜈夫人道：「你坐下吧，讓我慢慢的告訴你，哦，我叫她們進來，把這兒打掃乾淨……」

龍驤搖搖頭道：「不必了，夫人請說吧。」

金蜈夫人略一沉吟，問道：「我們方才說到那裏了？」

龍驤緩緩坐了下來，道：「夫人說起鐵心孤客便是劍神，在下要夫人拿出證據來……」

「對了，你還問起我是不是認識他。」金蜈夫人問道：「你現在總相信老身認識他了吧？」

龍驤默然無語，他的目光在地上一掃，忖道：「咦，屋裏鬧得這麼大聲，他們站在外面怎會一點都聽不到？或者是他們不敢進來？」

他腦海中雜亂的思潮很快被金蜈夫人的話聲所打斷，只聽她緩聲道：「龍驤，你練過了這些年的武功，該曉得一個人的功力到達某種地步時，能夠百毒不侵？兵刃不傷吧？」

龍驤道：「是的，在下曾聽家父提起

佛門的心法和道家丹術中有這種神奇的武功，但是却從未聽說誰練成過，也許是傳說的。」

金蜈夫人搖頭，道：「並非是傳說，那是事實，在佛門說來，那種功夫叫做『金剛不動神功』，在道家說來則叫『仙學』，其實天下那有可以成仙的？只不過仗着精湛的內功，練到寒暑不侵，百毒不加，體輕目明，較常人多活百多歲罷了，由於他們達到常人所無法達到的境界，並且經過道士的渲染，才把這種內家龍虎交合的上乘功夫神秘起來，而成爲一種『仙學』……」

她的話聲稍稍一頓，道：「就當今天下來說，大概只有寥寥的幾個到達了這種境界，佛道兩門已於心法的殆失，而無人練成了……」

龍驤問道：「夫人的意思是袁老前輩那時已練成了這種神奇的功夫？所以沒被毒死？」

金蜈夫人搖頭道：「不，那時他並沒練成這種功夫，並且功力也還不足以衝過天地之橋，進入龍虎交會的地步……」

龍驤詫異地道：「那末袁老前輩當時又是怎樣逃過那鉅毒腐腸的刼難呢？」

金蜈夫人道：「據老身的推測，他是跳下金頂絕崖後，遇到了奇遇，使他不但驅除體內的鉅毒，並且還練成了道家失傳數百年的『罡氣』功夫。」

龍驤的目光閃出奇異的光芒，嘴裏輕輕的哦了一聲道：「夫人是在何時見到他老人家的？」

金蜈夫人道：「是在各派掌門於死亡谷遭刼後，金蜈天尊傾其全力，自南疆進軍中原，欲得一統武林之時見到他的，那時，老身跟震天結褵還不到一年！」

他解釋道：「震天便是金蜈天尊的小名，剛才我說當今天下已練成百毒不侵神功的人僅只寥寥數人，這裏面便包括震天和老身，此外也只有鐵心孤客了。」

龍驤很感興趣地問道：「夫人爲何不把邪派的大宗師包括進去？難道他還不能做到『龍虎交會』嗎？」

金蜈夫人冷哼一聲，道：「他雖然身爲邪派的大宗師，活得比誰都久，可是他壞就壞在根基立得不好，以致練了七八十年的武功，始終無法衝破天地之橋，在老身眼裏，他只不過是一流高手罷了，尚不夠資格爲絕頂高手。」

龍驤驚問道：「那大宗師練了七八十年的內功，請問夫人，他今年有多大年紀了？」

金蜈夫人道：「二十二年前，他已有八十多歲，你想想看，他現在有多大年紀了？」

龍驤倒吸一口涼氣，道：「他豈不已有百歲開外？」

金蜈夫人點頭道：「至少也有百歲了吧！不過，龍驤，你別爲他活得如此久長而吃驚，其實你若是經過老身指點，不要十年工夫，便可以不被他擊敗，不出十五年，便就可以成爲天下第一高手……」

龍驤搖頭一笑道：「在下倒沒有那種奢望，其實人就算成爲天下第一高手，又怎麽樣？到那時，他的內心只會更加感到孤獨，更加空虛……」

金蜈夫人楞了一下，道：「每一個練武的人，他的最大希望，便是想要成爲武林第一高手，這不單是一種榮譽，並且還是人生終極的目標，怎麽你却……」

龍驤淡然一笑，才說道：「在下也認爲那是一種榮譽，可是要想獲得這種榮譽，非要犧牲人生的樂趣、幸福，經過一段極長的時間，苦心修練之後，才能達得到的……」

他的身子往前傾了一些，道：「夫人，你想一想，一個人假如成爲天下第一高手，也站在武學的巔峯上，極目四望，武林中竟然沒有一個敵手，他還會愉快嗎？他只會更孤獨，更寂寞。」

金蜈夫人默然了，她的心中反覆的咀嚼着龍驤所說的話，喃喃的說道：「的確，一個人假如沒有了對手，他會很寂寞的。」

龍驤的臉上帶着一絲微笑，道：「所以，在下從來就沒有要成爲天下第一高手，因爲我不願拋棄我所享有的幸福。」

金蜈夫人問道：「聽說你已經娶了妻子？她是有中原第一美人之稱的孟麗君是嗎？」

龍驤頷首道：「夫人的消息，非常確實。」

金蜈夫人問道：「你就是因爲她，而不想苦心修練，成爲天下第一高手？」

龍驤頷首道：「這也是原因之一。」

金蜈夫人的眼中，又射出那股凌厲的精芒，問道：「你認爲她就是你幸福的來源？」

龍驤頹然道：「我們夫妻之間的感情的確很好。」

他的話聲稍頓，反問道：「夫人，妳爲什麽要問這些問題？」

金蜈夫人道：「因爲我想使你成爲天下第一高手，這不單是我的願望，也是你父親的願望。」

龍驤道：「家父並沒有這麽對我說，，他老人家固然希望我能光大峨嵋一脈，却沒強迫我要成爲天下第一高手。」

金蜈夫人道：「老身所說的你父親，並非是龍雲鶴，而是袁君達，昔年的劍神袁君達，今日的鐵心孤客。」

龍驤猶疑一下，答道：「在下並沒有獲得證據，證明我便是劍神袁老前輩之子，好，就算我是吧，並且袁前輩也有這種願望，但，夫人爲何也有同樣的願望？」

他的嘴角浮起那絲淡淡的笑容，道：「夫人，你要曉得，如果在下能夠成爲天下第一高手，對於金蜈天尊是最大的不利。」

金蜈夫人頷首道：「這一點老身當然也很明白。」

龍驤道：「夫人既然明白，還會有那個願望？」

金蜈夫人堅決地道：「老身的願望，絕不會改變的。」

龍驤收斂起了笑容，問道：「這爲什麽？」

金蜈夫人道：「最主要的原因是老身受到你母親臨終前的託付！一定要設法使你成爲天下第一高手，以往，我沒有這份力量，如今，我可以做到了……」

她的聲音忽然變得出奇的嚴肅，道：

「龍驤，你既有這種天賦，也有超於常人的智慧，爲什麽却不想上進，老身認爲你只要肯下苦功，必定能做到人所不能做的事，不僅成爲天下第一人而已，並且還可在浩瀚的武學領域中，開拓一個前無古人的新境界！」

「多謝夫人的誇獎，在下非常感動，」龍驤也嚴肅地道：「只是夫人可曉得人各有志，有些人終身勞碌，但求溫飽，有些人竭盡一生的力量與時間，去追求一個空虛的幻夢，也有人是沒多大理想，他只是一步步的脚踏實地去做，更有人只求擁有現實，在下對於人生沒多大的奢望，只求偕同麗君，渡過平安的一生。」

金蜈夫人霍地站了起來，顫聲道：「龍驤，你……你眞使我失望，我……沒想到你是這樣的沒出息，只求終身沉溺在溫柔鄉裏……」

她厲聲道：「你……你這樣做，對得起你死去的母親？對得起你那受難中的父親麽？」

龍驤肅然道：「夫人，在下要請你認清楚幾點，第一，在下的雙親尚存。第二，夫人你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劍神袁老前輩便是我父親，而我那『母親』已經亡故，第三，夫人身爲金蜈天尊之妻，與在下可說是處於敵對的狀況，在下絕不會輕易相信敵人的話。第四，夫人這麽做，若是給金蜈天尊曉得了……」

金蜈夫人大聲喝道：「不要再說了，我不許再說下去。」

龍驤雙手一攤，道：「好，在下就此閉嘴不說，可是，夫人妳也可以休息了吧？在下明日尚要參與劍會……」

金蜈夫人搖了搖頭，道：「龍驤，你會後悔的，你今後一定會後悔。」

龍驤道：「也許吧！但在今日，區區並不會後悔。」

他站了起來，抱拳道：「多謝夫人的菜餚，以及夫人的一番盛意，在下雖與夫人處於敵對的情形，依然衷心感激。」

他這是下逐客令了，金蜈夫人怎會不知？她默然凝視着龍驤片刻，緩聲道：「龍驤，儘管你對我如此無禮，我依然不會責怪你，因爲你並不明白自己，當你明白自己的身世後，你的眼淚會垂落在脚背上。」

她說到這裏，話聲一頓，道：「你口聲聲的說要證據，老身也不能給你什麽證據，只想告訴你一點，當年你母親在崆峒上清觀後的小屋裏生下你時，曾被她的哥哥，當時的崆峒掌門紅雲道長責罵，並要你母親將你拋去，由於你母親不肯，於是他憤而拔劍，欲待將你殺死……」

她看到龍驤臉色凝重，全神諦聽着自己說話，苦笑了下，繼續道：「那時你母親剛剛產後，雖然全力抗拒，結果仍舊被紅雲道長將包在你身外的棉被劃破，劍尖在你的背上割破了一條長長的傷口，流血不止……」

她的情緒似乎愈來愈激動，說到此處，已無法說下去了，喘息了一下方始道：「你一個人好好的想想吧，老身走了。」

她說走就走，話聲一了，已啓門走了出去。

龍驤耳邊清楚地聽到金蜈夫人在門外吩咐道：「我們走吧！」

可是他的全身彷彿被一座大山壓着，動都沒法動一下，心中雖然要跑出去，向金蜈夫人問個詳細，但，這個念頭僅在腦海中閃現了一下便已隱滅。

他木然的站在寬廣的客廳裏，好一會，全身起了一陣顫抖，似乎支撐不住身上的沉重壓力。

拖着重逾千鈞的脚步，他吃力的走到椅子旁邊，忙不迭地將自己投落在那張太師椅上。

他的目光呆凝的落在牆上懸掛着的長軸，眼中雖有古畫的形象，腦海裏却反覆的閃現着金蜈夫人臨去之前所說的那番說話。

從金蜈夫人跟他說第一句話開始，他便一直抱着懷疑的心情與傾聽着，就因爲如此，他跟金蜈夫人起了好幾次的爭執。

金蜈夫人費盡口舌，說了那麽多的話，他始終沒有改變心中原有存有的懷疑之念。

但是她最後所說的那段話，却如同一枝利箭，深深射進龍驤的心底，使得他心頭受到大大的震撼，連站都站不住了。

他臉上的肌肉突然起了一陣痛苦的抽搐，嘴角牽動了一下，喃喃道：「這……會是眞的嗎？」

這幾乎使他不能不相信，因爲，他背上的那條長長的傷痕，是他從有記憶以來，便曾有的。

那道疤痕隨着他身體的漸漸健壯，長大，也跟着更加的寬長，就如同一條淡淡紅色的蛇樣的，盤踞在他的背上。

他記得自己第一次發現背上有那麽一條疤痕時，是在十二歲的那年夏天。

當時，他曾如此問過父親，可是龍雲鶴僅是淡淡的告訴他是幼時不小心被兵刄劃傷的，並沒有告訴他，爲什麽會被兵刄劃傷，而且劃得那麽深。

他那時年紀還小，心裏雖不滿意父親的答覆，却也不敢多問。

由於他從小便常常被人誇獎長得俊秀可愛，故此對於身上那道醜惡的疤痕更加感到討厭，而竭力設法去掩飾它，就連他的妻子也都不曉得。

他自信天下除了他的父母以及他本人之外，已沒有第四者曉得他的背上會有那麽一條長長的疤痕。

「但是……」他喃喃地道：「她却曉得我身上的疤痕，她……她是誰？她爲何會曉得呢？」

他失去了繼續往下想的勇氣，頹然地垂下了頭，讓自己綣坐在太師椅裏。

儘管他逼着自己不再忖想那個痛苦的問題，他的思緒依舊沒有聽從控制，鮮明而深刻地印在他的腦海，就如同留在背上的那條淡紅色的疤痕，使他無法忘却，無法除去。

他很明白，如果自己相信金蜈夫人的話，那麽他的整個生命都會有所改變。

他將要拋棄他一直認爲是親生父母的龍雲鶴和陸莫愁，爲了探明自己的身世，他將去找尋鐵心孤客，他將會改變自己的姓氏……

並且，最嚴重的是，他將要拋下摯愛的妻子，去爲父親的理想而奮鬥，去爲血

親的死而報仇。

像這種驟然而來的變故，豈是他一時之間能夠接受得了？他的心將如何能承担得了如此重的負荷？

但是，他假如不相信金蜈夫人的話，他的良心將會一生都不安，他的心裏永遠都會留下這個陰影。

這個陰影將會一直逼迫着他，使他永無寧靜之日，直到死爲止。

如此重的心裏負荷，永遠壓在他的心頭上，恐怕他不等到老去，便會變成瘋狂，變成白痴。

他痛苦地以手掩面，喃喃道：「我……我該怎麽辦？」

痛苦的聲音在空洞的廳裏不住的廻縈着，有如一股無形的力量在催逼着他。

驀地，他從椅子裏跳了起來，道：「不！我不能這樣下去，我一定要問問清楚，她到底是誰？我倒底是誰？」

他有如一陣旋風樣的捲出了客廳，衝到外面。

屋外是一片靜悄悄的，淡淡的月華自穹空洒落，把近處的楓葉塗上了一層淺淺的銀色，遠處，有燈光在閃爍着。

良夜悄悄，微風拂面，極目四顧，一個人影都沒有，那還看得見金蜈夫人？黑白摩勒？

龍驤站立在屋前的石階上，茫然的四下顧盼，默然片刻，有如發狂似的，着山下飛奔而去。

淡淡的月光下，龍驤恍如一條銀龍，矯捷地飛掠着。

夜風不住地吹拂着他的臉，使得他的神智愈來愈清醒，也使得他胸腔裏的血液愈來愈熱……

他那顆狂熱的心，幾乎要自胸腔裏跳了出來，血液似是要衝破血管的約束。

一面在飛奔着，他一面高聲呼喚道：「金蜈夫人，金蜈夫人，妳聽到我在呼喚妳沒有？我是龍驤，我有話跟妳說！」

他這樣反覆的呼喚着，嘹亮的聲音，幾乎傳遍整個武當山，可是當他奔出數十丈之外，依然沒有聽到金蜈夫人的答應之聲。

反而因爲他的大聲呼喚，惹着隱藏在林中，草叢的道士，全都現身出來，紛紛加以攔阻。

龍驤的身形是多麽快捷？豈是那些道士所能攔阻得上的？

他們只見到一條銀白色的人影在眼前一閃，立即騰閃在空隙，乘風飛掠而去，別說是追趕了，連龍驤的面貌都沒看清，便眼睜睜的望着他遠去。

刹那之間，從草叢裏，從疏林中，一道道的焰火，冲天而起，如同元宵節，城裏所放的歡慶焰火，那一簇簇的火光，綻放在夜色裏，顯得格外的美麗，格外的耀燦……

龍驤一路飛奔着，毫無目的呼喚着金蜈夫人，對於身後昇起枝枝焰火，彷彿毫無所覺。

他又奔出，數十丈遠，已來到一座峭立的山壁邊，方始停下了脚步，不再繼續前奔。

他目光呆凝地望着眼前矗立的峭壁，微微的喘着氣，暗自思忖道：「她爲什麽又不願見我呢？她找我的本來用意，便是要將我的身世告訴我，但，我如此的喚她，她還不出來見我，莫非是我眞的把她氣壞了？」

他站在峭壁之前，默默的忖思着，全然不知身後數十條人影已飛奔而來。

一直等到那些人來至身後不遠，他才陡然驚醒，霍地轉過身去。

目光一閃，他只見大約有二十多個道士，全都手持長劍，向自己這邊奔來。

他這才覺察到自己方才失態高呼，所引起的事端竟是頗爲嚴重。皺了皺眉，他忖思着該要如何解釋自己的失態行爲，那些道士已來到身前。

他們三三兩兩的站立着，成一個半圓形將龍驤包圍在內，顯然是一種陣式，只要龍驤想要突圍而出，劍陣立即便可開始運轉。

龍驤看到這等形式，抱了抱拳，正待思忖該如何措詞解釋，已聽得那些道士中有人驚呼道：「這不是龍大俠嗎？」

龍驤向着那發話之處望去，只見是一個瘦削的中年道士，他上山之後，見過那麽多的道士，也看不清楚那個中年道士是誰。

他含笑道：「在下正是峨嵋龍驤。」

那些道士都曉得龍驤乃是峨嵋派來參加此次劍會的高手，他們的臉上現出驚態，全都詫異地望着龍驤，不明白他爲何會如此。

那個瘦削的中年道士向前行了兩步，打了個稽首，然後問道：「龍大俠，不知你……」

龍驤曉得他將要問什麽，答道：「在下是追趕一個人，所以一時失態……」

那個中年道士詫異地問道：「哦，不知龍大俠是追趕何人？」

龍驤道：「金蜈夫人！」

那個中年道士滿臉迷惑驚奇之色，問道：「金蜈夫人？」

龍驤不曉得那個道士是不是沒有聽過金蜈夫人的大名，還是被她的威名所震懾住了。

他連忙解釋道：「便是金蜈天尊的妻子……」

那個中年道士全身一震，驚退了一步，瞪大了兩眼，不相信地望着龍驤，好半晌，方始失聲，說道：「你是說的羅刹娘娘？」

龍驤道：「或許是吧，在下曾聽得她的手下稱呼她爲娘娘，不過在下只稱他金蜈夫人！」

那個中年道士倒吸一口涼氣，道：「龍大俠，你莫非欺騙貧道？」

龍驤怒聲說道：「在下爲何要欺騙道長？」

那個道士凜然道：「龍大俠，你也許不曉得羅刹娘娘的威名，武林之中沒有一個人曾經見過她之後還留得性命的，更別說是與她談話了，是以貧道……」

龍驤也頗感驚奇，問道：「哦！有這等事？」

那個中年道士道：「不然，她怎會有羅刹娘娘的綽號呢……」

他的話聲未了，但聽身後傳來一聲驚呼：「滌塵，你說什麽羅刹娘娘？」

那個中年道士側身過來，只見兩個老道並肩飛奔而來，他連忙躬身道：「見過兩位師叔！」

那兩個奔來的老道正是武當僅存的四個長老中，玄機和玄黃兩位。

他們齊都見到龍驤，却只對他點了點頭，便同聲追問滌塵，道：「滌塵，你提起羅刹娘娘做什麽？」

濃塵恭聲把龍驤所說的話，對玄機和玄黃兩人重述說了一次。

玄機和玄黃兩人對望了一眼，臉上都掩不住那份驚惶之色。

玄黃搶先問道：「龍大俠，你眞的見過羅刹娘娘了？」

龍驤頷首道：「在下不但見到了她，並且還跟她說了不少的話……」

玄黃吸了口氣，道：「貧道眞不敢相信。」

龍驤沉聲道：「在下並没有理由欺騙道長，道長爲何不敢相信？」

玄機看龍驤的神態嚴肅，知道事情必非尋常，他連忙道：「龍大俠，我們等會再談論此事。」

他揮了揮手，揚聲道：「你們快同原來各人的崗位去，且莫將今晚之事說出去，聽到没有？」

那些道士齊聲答應，飛快地奔同各自崗位而去，轉眼之間，有如潮水般散了開去，只留下龍驤等三人。

玄機道長輕輕的咳了聲，道：「龍大俠，請你將經過的情形告訴貧道……」

他似乎覺得自已措詞不太禮貌，補充道：「因爲羅刹娘娘出現江湖之事非同小可，傳說中，她的足跡所到之處，没有一個生靈能够留得活命，是以貧道……」

龍驤看到玄機道長面上的憂懼之色，曉得事情確實嚴重，他驚忖道：「想不到羅刹娘娘比金蜈天尊還要使人可怕，但是她爲何又要對我如此容忍？」

他的心中反覆忖想着在紅葉精舍中跟羅刹娘娘相對時的整個情形，將她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都重新同憶一遍。

玄機道長見到龍驤默然不語，還以爲他不願回答自已的問話。

他搓了搓手，爲難地道：「龍大俠，此事不但有關本門的存亡，並且牽連到整個武林的大勢……」

龍驤没等他把話說完，問道：「那羅刹娘娘眞有你所說的那麽厲害？」

玄機道長苦笑道：「龍大俠，你有所不知，當年金蜈天尊挾其絕世之武功，幾乎將整個中原都囊括於掌中，後來雖有鐵心孤客和大宗師出面，聯手約他挑戰，也只不過與金蜈戰個平手，那時，羅刹娘娘只要插手進去，這二十多年來的武林大勢就不同了。」

龍驤問道：「她當年爲什麽不插手進去呢？」

玄機道長搖頭道：「這個就非貧道所曉得了。」

他似是頗有凜意，呼了口氣，繼續道：「結果羅刹娘娘不但没有與金蜈天尊聯手，她反而要金蜈天尊住手，與鐵心孤客立下誓約，只要鐵心孤客還在一日，他就絕不踏進中原一步。」

龍驤暗忖道：「你不曉得什麽原因，我可很清楚，想必那金蜈夫人跟鐵心孤客有一段很深的淵源，她才這麽做的……」

他略一沉吟，問道：「這二十年來，武林局勢的末有起大波瀾，既然是羅刹娘娘的功勞，你們爲何一提起她來，使害怕成這個樣子呢？」

玄機道長苦笑道：「龍大俠，你有所不知，羅刹娘娘一生就只做了那一件好事，此外，她的足跡所至，不論正邪，只要見到了她，全都無法逃生。」

龍驤問道：「既然無人逃生，你又爲何能曉得那些人是羅刹娘娘所殺的呢？」

玄機道長道：「龍大俠，難怪你不曉得了，那些被殺之人，身上都留下了羅刹娘娘的獨門標誌，每一個人都是中了南疆羅刹門的絕學！羅刹指……」

「哦！」龍驤好奇地問道：「用羅刹指殺人會有什麽特殊的標誌？」

玄機道長眼中露出恐怖之色，道：「每個人的眉心出現殷紅的一點，頭殼裂開，腦髓變成焦黑……」

龍驤聽他這麽述說，也不由得抖了個寒噤，咋舌道：「手段確實毒辣可怕！」

玄機道長說道：「所以貧道一聽大俠言及羅刹娘娘，忍不住心中驚慌……」

龍驤沉吟一下，問道：「道長，在下還有一事不明，請問你，既然無人在羅刹娘娘面前逃生，你又如何曉得羅刹娘娘就是金蜈天尊之妻？」

玄機道人眼中露出悲慟之色，道：「大俠可曾聽過二十多年前，各派掌門至死亡谷一行，結果全都死去之事？」

龍驤頷首道：「在下略爲曉得，那些掌門人没有一個回來過……」

玄機道長說道：「其實他們……」

玄黃道人突然出言打亂他的話，道：「師弟！你……」

玄機道人側首道：「龍大俠乃峨嵋弟子，可說同是受害人，此事跟他說清楚也没關係。」

「等一等」玄黃道人說道：「待我先請教龍大俠一個問題。」

龍驤道：「道長請說無碍。」

玄黃道人說道：「龍大俠，你自承見過羅刹娘娘，並且還跟她談過話，請問你，她是什麽模樣？」

龍驤忖想一下，道：「她身穿一件綠色綢衫，下面一襲綠色長裙，拖曳地上，蓋過脚背，頭上雲髻高聳，插着一枝金步搖。」

玄黃道人迫不及待的問道：「她長得什麽樣子？」

龍驤搖頭道：「在下不曉得她的容貌怎樣，因爲她始終以黑紗幪着面，没有取下來過。」

玄黃道人打了個寒噤，道：「錯不了，她就是羅刹娘娘……」

他惶然問道：「師弟，我們現在該怎麽辦？」

玄機道人悲慟地說道：「本門先有金蜈使者的出現，後有羅刹娘娘，看來只好束手待斃了……」

他的心中顯然極爲恐懼，連話都在微微的顫抖，說到後來，幾乎都要哭了。

（未完・廿一）